



阴阳人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第一章 求婚

五月初十，北方春风和煦，旭日送暖的时节。

在南国，怕已是暑热之际，日照暖风，人人思凉。但在这冰雪刚化的北国，却刚刚吹绽了红柳上的毛狗狗儿，吹化了小溪里残留的冰块，化出了千奇百怪的冰花花来，狗虾也在溪里抱着滚，这是兽禽思偶、少女思春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男人都躁热，一冬的懒散都在与女人的痴缠中得到舒张，骨骼在咯咯响，眼睛也瞪得圆。女人缠住了男人，让他在狂热中满足。女人则像猫般依偎在男人怀里。

奉天府是北方一大通衢要镇，自大江以北，幽燕之外，当数奉天府热闹。在奉天府西大街上，有一座三层的古旧酒楼，这酒楼是名闻天下的“北方春”。酒楼的建构自然同南方那清秀俏雅的风格不同，它楼左侧有圆木搭砌成的楼梯，楼梯是用一根根圆木搭上去的，在人脚踩踏之处用斧子刨出鱼鳞状的面儿来。从这楼梯上去，进了酒楼，就更不同于那些寻常酒楼了，里面有整整十张桌子，都是整整块块的木头割成的方桌，方桌边是凳子，都是那很笨重很厚实的柞木凳子。别说这凳子上坐着一个人，就是三五个酒醉的大汉一齐踩踏上去，这凳子也会纹丝不动，完好无损。

五月初十，本来不是什么节庆之日，在江湖之人看来，就更没什么特殊可言，但在这“北方春”酒楼上，竟然聚集了许许多多的江湖人物，从一楼到三楼，都有些江湖人物围聚在桌边，默默饮酒。他们的衣着服饰各不相同，居然有南国公子模样儿的，有北方夷狄服饰的，还有的披发赤足，身披麻布长衫，脸上冷冷漠漠，像对这周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这些人各自守着桌子，静静地喝酒，从早晨开始，直至中午，也不见有人下楼去，所有的人都不吵不嚷也无人贪杯，都细细品啜着美酒佳肴，更有的只是在手里玩

着酒杯，不去喝杯中的美酒，手边的玉箸也不曾动过几下，任由那满桌佳肴变凉变冷。

只要是楼梯有响动，众人目光便向那响处望去，注视上楼来的人，待等得看清这上楼之人不过是店伙计，端着菜肴，或是美酒时，这些人不由得脸上显出些失望来。

日已近午，众人的神色便有些不耐烦起来。

楼梯又响，众人又不约而同将目光投注在这楼梯处。

上来的是一个白衣书生。这人穿一件白布长衫。长衫是细布做的，且有几分陈旧，但又不破烂，显然这人穿衣很是用心。他走上楼来，看看二楼楼面上的人坐得满满的，就不停步，向三楼上走去。及待到了三楼，一看这些江湖人物，不由得脸上略显惊异。但也只是略为迟疑了一下，便慢慢走向前去。

在那十张桌子正中，有一张桌刚好闲着，桌边没人，桌子也是空的。

他慢慢坐在这桌子边上。

众目所视，他仍不慌不忙，静等着店伙计来侍候。

旁边一桌有个大汉，额角边生一块斑痣，是红红的朱砂痣，这痣使大汉的脸相带几分凶恶，他走过来，站在白衣书生面前，冷冷问道：“不知这位先生同俏梅山庄有什么渊源？”

白衣书生斜睨了大汉一眼，早已把大汉瞧了个清楚：这大汉背后背一柄松纹古剑，剑梢长而有悬绦，剑身也较一般长剑长那么三四寸。这大汉穿一件赭色道袍，道袍上印有暗色寿字纹花。白衣书生心中暗道：看来这人是平阳山三清观的人了，身手也自不弱。

白衣书生懒懒地看他一眼：“在下口渴肚饥，要上这酒楼图一个温饱，什么是俏梅山庄？俏梅山庄又与我有什么相干？”

周围九桌之人，皆是江湖人士，见这道人与白衣书生搭话，便都凝神倾听。众人看这白衣书生，人很落拓，神情落寞，虽然满面风尘，却无一个包袱在身，无琴囊剑袋，自然不是游侠雅士，无包裹随从，更不是什么富家公子。看他那寂寞神色，又多半是那

种读书不第的落魄文人。这种人最好的命运是替大户人家课子授业，每月混三五两银子花销，连个像样的婆娘也娶不起。再落魄些的，就在大街上游来荡去，为人家写个书信，替丧家吟个挽幛，图上一顿两顿饱饭而已。所以众人一听这穷酸书生说他只是要上楼图一顿饱饭，便个个笑而点头，知这人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更不是俏梅山庄差遣之人，对他不再留意了。

额角生痣的道人心里暗暗好笑，知这白衣书生只是一个痴呆之人，并不是俏梅山庄之人，他连俏梅山庄是哪里都不知道，更说明他不是武林中的角色，就嘻嘻一笑道：“如果你不是俏梅山庄的人，就请不要坐这张桌子了，这张桌子原是一些朋友们订下的，在等人，等一位很尊贵的客人。如果相公肯到一边去吃饭，相公的这一餐饭钱便由我来付，好不好？”

白衣书生望望这个道人。道人额角上的痣很是怕人，但脸上带笑，笑意殷殷，倒像是一个和气道人。

白衣书生不由得一愣，他看着这道人，像是不明白这道人为什么要为他付这餐饭钱，他抬头盯住道人：“我兜里自有银两付饭钱。”

有痣道人是好脾气，笑道：“我不是怕相公付不上饭钱，而是想求相公照应照应咱们这些朋友。这些朋友从早晨等到现在，为的就是等这俏梅山庄的贵客。这张桌子是众位朋友一大早就订下的，相公是不是照应一下这里的朋友们？”

白衣书生脸色绯红，他知道这九张桌子边的人都在看他，等他下楼。他不想下楼去，更不想在众人面前悻悻而去。人虽穷，但志气不穷，他为什么要下楼去？听这有痣道人说他们早订好这张桌子，也未必可信。如果他们真的早就订好了这张桌子，为什么不在这桌边上坐上那么三两个人？为什么让这张桌子空起来？明明是谎话，也明明是欺他人穷，他怎么能忍受这些人的凌辱？

白衣书生仍稳稳坐在桌子边，望着这有痣道人一笑道：“如果你的客人来了，我一

定把这张桌子让给他，这样好不好？”

额角有痣的道人一愣，他没想到这个白衣书生这么难讲话，也没想到自家会碰上这么大的钉子。他额角那痣突然胀成紫红，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说话虽然很客气，脸上带着笑容，但对这白衣书生甚是轻视，根本没料到这穷酸书生敢于推拒，道人冷冷一笑，心内寻思：“当着这么多江湖人物的面，难道要我三清观折了自家威风不成？观主就坐在一边，必定会怪我办事不力，出乖露丑，不用等俏梅山庄主人到来，只碰上这么一个穷酸书生就束手无策。我今天不给你一点儿厉害看看是不行了。”想到这里，他的额痣胀成紫色，脸上也带了煞气，慢慢伸手出去，把手掌砍向白衣书生的右臂。

他这一招，是想把白衣书生的手少阴心经脉穴道制住，然后一拎而起，把他从楼梯摔下去。

白衣书生不是武林中人，看样子就似乎浑然不觉，他右臂正舒舒服服地放在桌上，在四处张望，等店伙计来侍候。他大概是看出了这三楼上一桌桌的客人都不是寻常人，就十分好奇地东瞧西望，全然不知江湖上的禁忌，也不知道这额角有痣的道人此时正要封他穴道，摔他下楼。

九张桌子边的人都冷冷看着他们，看着这白衣书生出丑。

有痣道人身手不弱，他手掌甫出，便很快递向白衣书生的手臂。但这时，忽然从楼梯边飞来一物，这物飞得极快，叭地一下就飞到了有痣道人手边，哗地展开，立于桌上。原来这是一柄折扇。折扇的扇柄插入桌子，而折扇又大大展开，就在这白衣书生与有痣道人中间隔了一道小小屏障。有痣道人的手仍在递出，看来他要碰白衣书生，势必要先击飞这一折扇了。

有痣道人并不想罢手，他的心思在那白衣书生的手臂上，虽见飞来一柄折扇，意在阻拦他动手，但他心里寻思在这偌大酒楼之上，众目睽睽之下，自己决不能轻易罢手。如果不出头便罢，若要出头，无论如何也不能当众折了威风。

但这时坐在旁边桌上的三清观观主冥海忽然喝一声道：“住手！”

有痣道人的手马上就要触在那柄扇子上了，但这一声断喝很是及时，让他生生住了手。他的手臂仍停在空中，回头看着三清观观主，等他吩咐。

三清观观主不理睬他，脸上带笑，向楼梯口朗声说话道：“既然是俏梅山庄来了人，为什么不上来一晤？”

九张桌边，几十个人的目光都瞅向楼梯口。

就有人嘻嘻而笑，笑声之中，慢慢走上来一个弱冠少年。这人生得极美，明额俊目，面如满月，做男人颇有些过于俊俏，做女人也是国色天香。他身资又极轻柔，在楼梯中冉冉而升，只见人渐渐上来，却不闻楼梯有一丝儿轻轻响叩之声，转眼之间，人便站在有痣道人与这白衣书生面前。

这俊俏少年轻轻一笑，露出一排洁白如贝玉齿，向四周桌边英豪一揖道：“在下就是俏梅山庄半个主人，梅英向各位致意行礼，累各位在此久等了。”说毕这话，他那俊目四下一扫，眉目之中满是笑意，这一扫让那九张桌子边的人都暗暗兴叹：果然不差。闻听说这俏梅山庄男女主人是孪生姐弟，二人相亲必然相像，这梅英就如此俊俏，文雅，大方，那个瑛梅就更该是国色天香，艳绝天下了，难怪四方豪杰都来这北国求亲。

俊俏如这俏梅山庄男主人梅英一般的男人，天下根本寻觅不到，而那个只是天下武林中人人传闻的，总是神龙不见首尾的俏梅山庄女主人瑛梅就更让人歆羡不已了。

梅英道：“这位道长，是不是看在在下的薄面上，让这位书生自便才好？”

有痣道人未及答话，旁边三清观观主冥海就朗声长笑道：“既然有俏梅山庄少庄主做主，一切事情都好说。明禅，还不退下？”

那有痣道人躬身向梅英施了一礼，便退回至三清观观主身后。白衣书生漠然看着这一切，好像争执并不由他而起，也好像这争执与他无关，而他只是一个想在这酒楼上吃一顿饱饭的人。

店伙计见这梅英到来，马上穿梭一般往来，把这一张原本空空的方桌摆满了酒肴珍馐，转眼之间，这张桌子便摆得满满的了。

白衣书生浑然不觉，像没看见这一桌酒菜，也像没有看见这个徐徐落座的年轻人，他喝住了一个店伙计，吩咐道：“给我来一壶酒，胡乱弄两个小菜下酒就是了。”

店伙计一惊，愕然瞠目，注视着他，这才知道白衣书生并不是同俏梅山庄少主人一齐来这里喝酒的。店伙计顿时大惊，忙满脸堆笑道：“相公，你看，这里众位大爷都在陪俏梅山庄少主人喝酒，这是人家的大事。如果相公方便的话，请移步下楼去，楼下自有空桌，相公一个人吃吃喝喝也是十分方便。”

白衣书生看来也不识趣，任这店伙计一番好话说着，仍是摇头：“不，他们自议他们的事，干我何来？我要吃过喝过，去办我自己的大事，你快快给我上酒上菜来好了。”

店伙计也没想到一番好话换来这一句抢白，无奈地只好看看坐在白衣书生身边的那个俊俏后生，他等着这名闻天下的俏梅山庄少主人梅英讲话。或许这少主人三言两语就可以打发走这个碍事的倔犟书生。

众人也都凝目而视，看这俏梅山庄的少主人如何讲话。

这白衣书生不光占了俏梅山庄少主人的桌子，而且是坐在主人之位上。他竟然扇面对着九张桌子，让真正的贵客俏梅山庄少主人梅英打横而坐。梅英这一陪在下座，就十分不妙，有那么三四桌人只好看着梅英的脊背了。

这三四桌人马上面有怒色。

俏梅山庄少主人梅英很是精明，他看着白衣书生，朗声而笑道：“相公如果喜欢，就坐在这里好了。有什么要紧的。各位要对俏梅山庄所说的话，梅英也一定听得见。”

众人都愕然，不知这俏梅山庄的少主人怎么有了这么好的脾气。

见梅英的身子一动，那张很笨重很结实的柞木长凳就转了一个圈子，他随手一挥，长凳的半边便被挥断，他只坐半爿长凳，凳边搭在方桌横撑上。梅英笑望着众人，这一

来，就变成了他也同白衣书生一样，面对着九张桌子边的人了。但不同的是，白衣书生打横坐在主位上，而俏梅山庄的少主人梅英坐在右边的陪座上，像是成了白衣书生的随从。

梅英仍然在笑，对白衣书生道：“桌上有酒有菜，如果相公不嫌弃，就请吃喝好了。”

白衣书生仍是双眼迷惘，望着这俊俏少年，像不明白，他与这少年素不相识，为什么少年对他如此客气，竟然约他一同吃喝？他慢慢看着俏梅山庄的少主人，大概也因为这俊俏少年实在英俊，让他不能久视，于是他转过头去，说道：“多谢公子厚意，但我素不相识，我不愿叨扰公子。”

俊俏少年不以为意，转身对店伙计笑道：“既然这位相公不肯吃我的酒菜，你为什么不去给相公弄来酒菜？难道这‘北方春’就连一壶酒，两碟菜也弄不起么？”

店伙计见俏梅山庄少主人梅英这样吩咐，哪里还敢怠慢，连声答应，匆匆下楼而去。马上就弄来了酒菜。

白衣书生点点头，低头喝酒，吃菜，不再与闻他们这些人相互之间的酬酢之声。

众人从清早等到日上三竿，又有这一个白衣书生搅了这么一阵子，有的心里十分恼怒，但碍着俏梅山庄少主人的面子没法儿发作，有的暗暗在心里骂娘。也有的好整以暇，在桌边慢慢把玩酒杯，等着这俏梅山庄少主人发话。

梅英终于道：“各位英雄，每年五月初十，蒙各位英雄来此关顾，虽不能对各位有所眷顾，但实在愧领众位的拳拳爱心，在这里代俏梅山庄谢过了！”

梅英说罢起立，拱手行礼，遍及众人。

众英豪纷纷还礼，脸上带笑。既然俏梅山庄少主人如此客气知礼，他们等上一等又有什么关系？

梅英礼罢落座，静静凝视着桌上那些菜，微微一笑，竟不动箸。九张桌边，自然有九个身份高贵之人。这些人的名头都不小，江湖上的人都可以历数他们的一件件一桩桩

事迹，讲得快快活活，津津有味。因为这些人都是江湖上极有名头的人物。

不知他们一大早就坐在这里等着俏梅山庄的少主人，想做什么？

最靠窗边坐的是一个虬髯大汉，这人与其余八张桌上的人又有不同，他只是要了两盘冷碟，但分明很能喝酒，无人之桌上除了两碟小菜，竟摆了十几个酒壶。他举杯向梅英一笑道：“在下长枪王敬，江湖朋友错爱，称我长枪王。我去年并未来俏梅山庄，但也听得有五月初十之约，愿来一晤俏梅山庄之人，也好知江湖上传言不虚。如果俏梅山庄女主人果真如江湖人言，则长枪王敬愿以长枪一柄求得佳偶。”

长枪王，也是名闻天下的一条好汉。但他只是说说，手中并无长枪，谁知道他是不是长枪王？

只见他微微一笑，手从桌下一抖，抖出一根粗如儿臂，长只有二尺的短棒来，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之下，他手握短棒，轻轻一顺，咔咔几声脆响，短棒就变成了杆长枪。

“好枪！”众人之中就有人喝彩。

果然是一杆好枪，枪身赤色，镶金嵌银，闪闪烁烁，枪尖烁光，像喝血毒蛇，有无限杀气。

有多少豪杰死于这一杆枪下？有多少人闻听这杆枪惊惧而逃，惊惶失色？

长枪王轻轻一点，长枪便顿立于桌边，像是长枪王的随身仆从，随时听候主人差遣。

俏梅山庄少主人梅英笑一声道：“果然是好枪！”

他这一声称赞，长枪王脸上已满是笑容。能得到这位俏梅山庄少主人的垂青，想成为艳绝天下的俏梅山庄女主人的入幕之宾就有望了。

第二桌上是一个少年公子，如果没有眼前这个俏梅山庄的少主人，少年公子应该说是很英俊的了。他目光傲慢，睥睨一切，眼睛竟瞅也懒得瞅周围桌上的那一位位豪杰。他此时见长枪王敬那得意之笑，就冷冷哼了一声。

俏梅山庄少主人回头看着他，似乎也惊讶这公子一表人才。

少年公子笑道：“在下江门之子，名叫江玉，出身江南。”

他神色倨傲，只是说出他出身于江南江家，在座的武林人物都知道他是江南江家公子。江南江家、福州云氏、四川唐门、关东关家是名闻天下的武林四家，他身为江南江家公子，自然有他的骄傲之处了。俏梅山庄少主人梅英抱拳一笑道：“承蒙江南世家公子前来，真让我俏梅山庄蓬荜生辉了。梅英这边有礼了，见过江公子。”

江玉也抱拳一笑，傲然坐下。

这边剩下的另外七张桌子边的人都自作介绍，站起来与梅英寒暄一番。这七张桌子边除了有平阳山三清观观主冥海之外，还有一个武当派年轻道人，有一个辽国王子，还有一个一言不发的黑衣客，两个使短剑的丁氏双剑丁长山与丁短山，一个浑身白衣的少年剑客和一个乞丐。

众人一顿寒暄，都分别与这俏梅山庄少主人梅英见礼。梅英不骄不矜，与这些人一一见礼，道几句客气话，然后落座。

梅英向众人陪笑道：“家姐自三年前愿嫁，至今已然是第三载待嫁择婿了。承蒙江湖豪杰、武林名门世家公子垂青，又来光顾我俏梅山庄。还望今年能有人合家姐之意，成就了这一门美好姻缘。”

众人都点头称是。

白衣书生在一边喝酒，不去理会这里的应酬对答，俨然是与己无关，漠不关心。他只是眼睛瞅着两碟菜肴，凝神注目他自己的酒杯，仿佛众人和这酒楼都与他无干。

俏梅山庄少主人梅英见他在这场合下仍能独自斟酌，一丝不苟，不由得向他一笑。

白衣书生似乎未见到这一笑，自然也就没有想他这笑的意思是揶揄还是嘲弄。

江玉道：“俏梅山庄女主人艳色天下一绝，又且能文能武，实为古今奇人。在下从江南千里迢迢赶来，正是为了赶这五月初十一试，或者苍天眷顾，让我江玉有此福气，能成为俏梅山庄新人，也未可知。”

众豪杰都微笑，江玉一语说出许多人的心意。

三清观观主冥海嗓门很响，说道：“既然少庄主已经来了，为什么不开始试一试？看看今年究竟谁有这好运气，能得到这俏梅山庄的绝世佳人？”

众豪杰都齐声称好。

武林人士大都知道，自从三年前江南一游，俏梅山庄女主人女侠瑛梅就传讯江湖：凡有愿与俏梅山庄女主人结成连理的，可于五月初十日赴奉天一行，到时在“北方春”大酒楼上一试，如能一试而胜，即可入俏梅山庄求婚。

江湖人颇有人愿意来求婚的，但一连两年，都没人能通过这俏梅山庄少主人梅英的一试，没人能去得俏梅山庄。

双梅武功，独步天下。双梅巧思，奇绝天下。

来求婚的人从来没有踏入过俏梅山庄的，没有人在梅英这一试中过关。但江湖人都好奇，且又好胜，愈是艰难便愈有人想尝试，第一年来的未必是江湖上的名士风流，第二年便有些江湖好手趋之若鹜，及至第三年，来的这九家都是江湖上的名门，甚至连大辽国的王子也来俏梅山庄求婚。

他们都静静等着，等着梅英一试……

俏梅山庄少主人梅英向这武当派年轻道人一揖道：“武当派功夫奇绝天下，让在下不胜钦敬，也知俞少侠是武当派新人之秀。在下这就出题，请俞少侠一试。”

武当年轻道人俞文仲至多也就那么十八九岁，站在众人面前，脸色绯红，十分羞赧，觉得当众求婚，且又被人当众一试，实在有些羞人。

梅英知他心思，轻轻说道：“武当派有太极两仪剑法，其中有一招‘阴阳昏晓’，不知是不是这样用法？”

梅英一回手，从身后随从背上抽出一柄宝剑来，他轻轻反手，将剑斜斜挑出，手腕用力一抖，剑便挽出一片剑花，剑花抖成一团，又偏偏剑尖总在剑花之上跃动。

好一招“阴阳割昏晓”！

众豪杰便纷纷喝彩。

俞文仲不曾喝彩，但看他瞅梅英试剑那神色，便知他心里暗暗吃惊，知道这梅英一招极见功力，知道连这个少年得意的武当剑客也不如梅英这一剑。

梅英看着俞文仲，俞文仲只是点点头。

梅英道：“这‘阴阳昏晓’，本是学前朝诗人杜甫‘阴阳割昏晓’名句，被武当剑派用来做了剑招。但知这招有十分文雅，却不知这其中又蕴含着机变。俞文侠想想，这太极两仪剑法，是不是可以阴阳分割，各走自己的剑路？”

俞文仲一惊，知梅英这一问很是蹊跷，这一问也是极是精深，让他一时难以答对。

但他又必须回答。

俞文仲沉吟半晌，才慢慢说道：“太极混沌，是普天之像，万物无不纳入其中。太极生两仪，两仪分阴阳，便有生象，两仪相生，可繁衍无穷，可继世无穷。我以为，两仪剑法，或动或静，或阴或阳，互补互成，方为一体，实在做不得什么分割，如只有两仪之阳，便太刚太强，易折易污。如只有两仪之阴，则太柔太弱，易变易屈。这是万万行不得的。”

众豪杰中有人点头，以为这俞文仲一番言语仍有他的道理，说得极是。又有人在心中暗暗一叹，看来这俞文仲不是平庸之辈，他在武当派中，是少年得意，属少年一辈中的佼佼人才，在江湖上很快博得了少侠英名，也决不是侥幸得到的。

只见梅英欣然一笑道：“天下之事，决不可轻易断言有无。家姐日前曾据这武当剑法太极两仪创出一套剑法，既合这两仪剑法之风范，又能皆以阴柔之法使剑，端得是一手好剑法。在下这里献丑了，就将这一套剑法以阴阳两路去使，请俞少侠指正如何？”

俞文仲自然只好请梅英一试。

在座的武林豪杰也都叫好。本来大家齐聚“北方春”酒楼，是想去俏梅山庄一晤这

名动天下的美人瑛梅，在这酒楼枯坐闲谈，也只是闲说来去的，不如动手过招，也让人一眼可以看得明白，知道这俏梅山庄去得去不得。

梅英知大家心意，也就不再言语。他握那一柄剑，就手一试，挥挥洒洒，使起这一套变两仪为阴柔的武当剑法来。

自然是武当派的剑法。但这又是从杜甫的那一首《望岳》诗中化生而来的。

梅英出剑平刺，先出一式“岱宗夫如何”，这便是一派剑宗大师气象。岱宗是泰山，平指出剑，势如泰山，自然有泱泱之风了。随后又出剑，剑尖回荡，转成反刺，这一剑又阴阴弱弱，有一声剑嘶问讯，换成十数团剑花，这是一招“齐鲁未青”，随后剑势越走越迟滞，竟然像拖一千斤重锁，却又娇柔无力，浑然不似一个男人所使剑势，使出“阴阳昏晓”、“荡胸层云”、“决眦归鸟”、“当凌决顶”、“一览众山”这五式。他用剑之式，本就奇妙，又恰恰为婀娜之状，像女人用剑，潇洒飘逸，十分俊美，直把众人看得呆了，认定天下众山之王泰山也就是一个婀娜女人，也就是舞姿轻曼，一步一摇，顾盼生姿，眉目生辉，让人生羡。更有人当时恍惚，便以为这舞剑之人已不是俏梅山庄的少主人梅英，而是那个由一首平凡的杜甫诗句从太极两仪剑法中生化出一套六式剑法的俏梅山庄女主人瑛梅了。这时的众豪杰睹剑思人，更生渴慕之心。

梅英轻轻收势，含笑而注视着俞文仲。

俞文仲暗暗吃惊，他吃惊的是梅英能用这阴柔之法用剑，其剑式也娇柔，却有缠绵细密之功，这一套剑法如果缠绵使来，决然不比武当剑法的太极两仪威力更差。他心中暗暗一惊，知他实在是看低了俏梅山庄。俞文仲轻轻一叹道：“看来俏梅山庄女主人不但聪慧，而且直如天人，能把太极两仪剑法变为缠绵阴柔却更具功力，让在下佩服了。”

梅英一笑道：“我还想告诉少侠，我已经把家姐这一套六式阴柔剑法完全变为男人阳刚之式，同样合两仪剑法之规，不知少侠是不是想看？”

梅英这一问很是平淡，但也是想向俞文仲讲明他刚刚那一句话，讲明他可以把两仪

剑法或阴或阳地用出，并不是要向俞文仲炫耀他的剑法。

俞文仲轻轻一叹道：“既然已见一次，又何必再见？”

他转身推窗，身子一跃，从窗子飘然落去。

众豪杰中有人暗暗吃惊，知道了这俏梅山庄确实难进。

这武当少年侠客俞文仲，虽然出道不久，但已在江湖上闯下了不小的名头，只由这少主人梅英几句闲语，几乎剑式便被逼退，转身而去，可见俏梅山庄难去，美人之面难睹了。但世人偏偏心思都一样，越是难于到手之物越是盼着得到，越是难办之事越想尝试尝试，所以众人只是目睹武当剑客俞文仲铩羽而去，却无心知难而退，还有人心中暗暗快活：如果其余八人都退去，独我进了俏梅山庄，得美人垂青就更有望。

梅英向那个独坐饮酒的乞丐一笑道：“不知阁下是疯丐，还是毒丐？”

那乞丐一笑道：“不是疯丐，也不是毒丐，我是笑丐乐平。”

梅英一怔，江湖上最大的帮派该说是这丐帮，但丐帮最有名的乞丐是疯丐和毒丐，哪里有人听说过有一个笑丐乐平？

笑丐见他神色微变，心中便知其意，冷冷道：“在下在丐帮之中，不是什么筐头儿，也不是勇于拚死的劈头，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乞丐罢了。”

梅英神色镇定，向他一笑道：“既然俏梅山庄允诺江湖，愿求佳婿，自然情愿天下英豪皆来求亲，那样于我俏梅山庄甚有光彩，也由此可一睹天下英雄风采。”

笑丐一笑，不再言语。

众人都凝神梅英，不知他会以何等难题去诘难这个在江湖上名头并不很响的笑丐。

梅英道：“北方丐帮自从总筐头俞波儿以来，已历四世，那就是俞波儿、鱼漂儿、牟熊、马风扬。天下人皆知丐帮有两大神功，一是传自米离的寂寞剑，一是来自病虎曹春的百兽舞，不知笑丐身怀绝技，擅这两大绝技么？”

众英豪都心中一惊，知他确实是在诘难这个笑丐乐平。谁都知道自从丐帮鱼漂儿总筐头仙逝，就不曾把百兽舞与寂寞剑两大绝技传于牟熊，为此牟熊曾千方百计去江湖上寻觅这两大绝技的图谱与剑器，在江湖上搅下血腥风波，后来传至马风扬，虽说又习得了寂寞剑与百兽舞，但那气势已远不如牟熊时，更不要说及得上武林中人人钦敬的鱼漂儿了。

如今梅英向丐帮中一个普通乞丐问讯丐帮这看家本领两大绝技，分明是在难为笑丐乐平，他做为丐帮中一个普通乞丐，决不会是擅这两大绝技的传人。

不料笑丐乐平竟然点点头：“在下对这两大绝技也略知一二。”

众豪杰一惊，马上都诧异地注目这个年纪轻轻的乞丐。知他不是丐帮中普通乞丐，如果他不是丐帮要人，丐帮总筐头马风扬决不会将这两大绝技传与他。

梅英一笑道：“好。家姐对这两大绝技很是钦敬，恨不能与大侠米离、女侠鱼漂儿生于同世，好一睹奇侠风采。所以她对这百兽舞及寂寞剑都很是看重。如果我提出一事，笑丐能予以解答，便可入俏梅山庄了。”

笑丐神情一振，道：“请讲。”

梅英轻轻一叹，似此题目甚是让人嗟叹世事沧桑，他问道：“如果你手中有剑，面前是你的情意中人，恰巧又做出你认为伤天害理之事，你这柄寂寞剑要不要刺向她？”

笑丐一愣，他很难答这句话。

如果他答允要仗义杀人，便是无情而有义。如果他不用剑杀人，便是因情而忘义。这件事让他十分为难，竟然微微怔住，不知一时如何答言才好。

笑丐道：“在下不会碰上这类难题。如果在下去求亲，至少也会求得一个贤淑聪慧的女人，她不会做什么恶事，在下也决不会向她弄剑，有杀情之心。”

梅英摇摇头，分明认定笑丐乐平在闪烁其辞，他坚执不允，不想让笑丐辩解，冷冷说道：“可你偏偏就是遇到了此事，譬如鱼漂儿面对米离，米离是一恶人，剑法自米离

得来，情意又系于米离一身，知他是恶人，出不出这柄寂寞剑杀他？”

笑丐乐平不动，这时见他脸上一阵苍白一阵红润，分明像是情人在场一样，他心里交织爱恨，沉思良久，他长长一叹道：“如果是那样，在下只好转身走开了。”

众豪杰见他这么一叹，有的心里在笑他孱弱，有的暗暗赞他知情执义，也有的以为他这一言，肯定入俏梅山庄已然无望。

笑丐乐平也已知道他入庄无望。美人在庄内待聘，却只会要那不顾生死，一心一意想入庄去的少年英雄。似他这种闪烁其辞，避而走开的人决不会受到美人青睐，他又何必等梅英断言？自己走开便是。他没料到，入俏梅山庄千难万难，到他这里只因了一句话，就使他只好自惭而退。他心中暗生悔意，早知如此，何必前来出乖露丑？

梅英见他想走开，就轻轻一呼：“笑丐请留步！”

笑丐乐平知他尚有话说，就站住了。

梅英看看笑丐乐平的背影，缓缓说道：“笑丐这一诘而退，似乎少一种信心。须知求美人与求武功一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笑丐一诘而退，心里便隐隐生出悔意，以为此来举动颇为孟浪。这不独是污你自己的行业，也是对美人的亵渎。”

笑丐乐平慢慢转过身来，他神情颇为不悦：“依少庄主之说，在下不独不可入俏梅山庄，就是今后行为举止，亦应该有些涵养，多些毅力才是？”

梅英笑道：“在下有此意，这是奉劝笑丐。”

笑丐的脸色绯红，心里已渐渐满是怒气。

梅英忽然向笑丐一躬而揖，说道：“在下俏梅山庄梅英代家姐向笑丐施礼，请笑丐移步去山庄小憩几日，不知笑丐肯不肯光顾？”

笑丐愣了，周围的人也都愣了。

莫非梅英出了毛病？莫非俏梅山庄女主人已然三年寻婿，急着出嫁，否则决不会让笑丐如此轻易就入得俏梅山庄的。

长枪王敬向梅英一揖。

他少年出道，近日已成为幽燕一带名侠，一条长枪有鬼神不测之机，他神情豪宕，向梅英一笑，显然并不将这一试放在心上。

梅英一笑，他见过的人多了，便知道这类人决不会将女人看得比他的名声更重。遇上这种人极多，他便有了见识，知道长枪王敬这种人自认为自己是麒麟，而至多把所求的美人当成要披挂在它颈上的美饰颈圈而已。

长枪王自然高傲，以为他决不会过不去梅英这一试的。他刚才看了梅英与武当道人俞文仲刚试那一路剑法，认为太阴柔，阴柔之剑，恰恰会被他刚猛无匹的长枪杀败，在他这长枪之下，那剑法会无法施展，如果他面对的不是武当道人俞文仲，而是长枪王敬，梅英今日必定会当场难堪，哪里还会有什么洋洋洒洒的大道理可讲？无论梅英出题试什么，他都不会难倒长枪王敬。

梅英向王敬一揖道：“在下只是奉与长枪王一言，不知长枪王肯笑纳否？”

长枪王敬愕然不解，说是要一一遍试诸豪杰，不料对他长枪王敬却只是要奉赠一言，不知这一句话是什么？

长枪王敬笑道：“好，请讲。”

梅英向这豪猛汉子道：“我想劝长枪王别进俏梅山庄去。”

一言甫出，便惊四座。

长枪王敬脸色甚是难看，他扬名幽燕，人人敬畏，不敢道他一个“不”字，如今兴冲冲来趁这俏梅山庄的热闹，却被俏梅山庄少主人梅英一句话劝其退去，不由得当场羞惭愤怒，愤懑不平。

他刚想冷冷说上两句话讥讽梅英，突见梅英两手一前一后，作势振枪状。长枪王敬话未出口，心中惊讶一愣，见梅英那两手一翻拧，姿势极美，极快，转眼之间便两手放开，悠悠闲闲地看着长枪王敬。

长枪王这一句便噎在了喉咙间。

他看得清清楚楚，刚才梅英比划的这一式，极像是他长枪三十六式中的最后一式“五龙夺珠”，但这一式又不十分像，还像他长枪王家传四十八式中的第三十七式“凤还巢”。如果这一式是“凤还巢”，他宁愿给俏梅山庄的少主人梅英磕头，也要讨教这王家失传的几式枪法。

梅英一句话，让他脸色大变。

梅英笑道：“凤还巢。”

长枪王的脸色一会儿绯红，一会儿苍白，他再也没有了那倨傲，他脸上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又是快活，又有些迷惘，终于他向梅英一揖，十分恭敬地说道：“如果俏梅山庄少主人肯赐教这几式枪法，这俏梅山庄么……不去也罢。”

众人当时吃惊，不明白为什么梅英只那么轻轻比划了一下枪式，这长枪王便神色阴晴不定，马上就答应不去俏梅山庄，也放弃这一试的机会，难道梅英那一比划是制胜长枪王的克敌绝招么？

梅英一笑道：“好。”

他转身过去，从随从手里接过一张纸卷，将它递与长枪王，长枪王敬匆匆接过，看了两眼，忙向梅英施以大礼道：“多谢梅庄主，大恩不言报，长枪王敬去了。”

他竟然看也不看众人，匆匆下楼而去。

丁氏双剑，江南豪杰。

双剑极短，据说丁长山的剑比丁短山的剑更短，两人都是手持一双短剑，与人对敌，兄弟同时，十分默契，练就了一身短兵相接的剑术，人绕敌身，剑如飞雨，在江南曾击败许多豪杰，是江湖上声名鹊起的武林新秀。

兄弟俩向梅英一揖请试。

梅英对丁氏双剑显然极为客气，因为这丁氏双剑不光是武功超群，且又生得好，两

个人都面如敷粉，人如潘安。他向丁氏双剑笑道：“今年何幸，竟然使这些名闻天下的武林新秀接踵而至？”

丁氏双雄，天下闻名，不知二位到俏梅山庄之意，是不是心诚，只好得罪了，由在下出一试题，请二位兄长答话。”

丁氏双剑一揖道：“少庄主，请讲。”

梅英一笑，显得有些狡黠，他笑道：“丁氏双雄亦同我与家姐，乃一母同胞，孪生兄弟，便有心气相求之说。这一点我一直不信，不然为什么家姐聪慧，我反而呆笨？家姐贤良，我反而放浪？真是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连孪生姐弟也是如此，不知丁氏双雄是不是也同我们一样，脾气禀性不大一样？”

丁长山与丁短山相视一笑，丁长山道：“我兄弟倒无此说，两人很是默契，甚至行动举止，没一分相冲突悖难之处。”

梅英沉吟道：“这可奇了，我与家姐怎么没这福气？两个人常争常吵，弄得总也不快活，怎么能像丁氏双雄这般相契，该有多好？”

梅英年少之人，也能有一丝烦恼，那俊俏如玉的颜面上，升起了一丝忧愁，但他毕竟少年心胜，这忧虑只是轻轻淡淡，挥之即去，转眼之间就眉开眼笑了。他向丁氏双雄一揖道：“如果家姐选中丁氏双雄，又恰恰看好了你们两位，又迟迟不能取舍。你们怎么办？”

丁长山与丁短山相视愕然，不知梅英竟然闲谈置问，难道这就是他向丁氏双雄所提之问？他就只有这么一个问题么？

丁长山道：“我想，决不会如此。也许我们进不得俏梅山庄，也像方才两位一样，知难而退呢。”

梅英毅然道：“我说会如此，或许就会如此，丁氏双雄不是很相信孪生兄弟的心心相印么？或许这件事我梅英也可先知道家姐之心呢。”

丁长山与丁短山相互一看，这一望之中也有惊喜，也有惶惑。那时他们怎么办？

丁长山道：“如果那样，自然可以让我兄弟同俏梅山庄结成秦晋之好，这对于我丁家是一样的光彩。”

丁短山忙道：“不不，如果俏梅山庄可以让我兄弟入庄，当然还应该是我哥会梅姑娘结缡，从来没有弟先兄后之理。”

兄弟两人在礼让。

梅英冷冷一笑，这一笑笑怔了当场的众豪杰，也笑冷了丁氏双雄。

梅英冷冷说道：“丁氏双雄，兄弟情意绵绵，让在下十分佩服，但家姐寻找的并不是江湖义士，也不是武林豪杰，要寻找的是一个可以生死相依的知心之人。像丁氏双雄这样，把女人之心看成可以兄弟礼让之物，又何必来这里寻亲？江湖之上，待价而沽的女子有的是，丁氏双雄为什么不一起去求婚？”

这番话又冷又刻薄，马上让丁氏双雄脸色大变。

丁长山的脸色胀紫，他双手摸向后背，双剑自后背出。

丁短山的脸色苍白，他双手摸向股侧，双剑自股侧出。

但未等他二人出剑，梅英就哈哈一笑道：“如果丁氏双雄可以宽恕小弟的话，下一次求聘时，小弟还是望丁氏双雄求一位可以为她而死，可以为她而做一切的女孩子。那时，那个女孩子便是天下最有福气的人了，名闻天下的丁氏双雄双剑之一肯钟情于她，她也不枉此生。是不是？”

这末一句竟然语气变得温婉，似乎惋叹之情胜于说理之心，这让丁氏双雄的怒火马上冰释。

梅英的话未必没有道理。他们兄弟二人，本来就不是从心里倾慕这瑛梅姑娘的，只是闻听她在江湖上名声响，为人好，且又武功高强，这才好奇来俏梅山庄走走的。其实梅英的话也有道理，他们爱自己的兄弟之谊远胜于对这瑛梅的渴慕之情，梅英之责又有

什么不对？

丁氏双雄相互一笑，彼此心意相通。

兄弟两人对梅英一揖道：“多谢梅庄主指教，丁氏兄弟告辞了。”

话一说毕，两人身分一分，一人向右一人向左直欺向梅英身侧，这身形变化之快，让在场的豪杰们都大吃一惊，这兄弟二人站在梅英之侧，几乎都可以随时出手，让梅英猝不及防，马上制他于死地。但梅英不动。

丁长山一笑，笑声咯咯响，声音短促如风哨：“梅庄主果然好定性！”

丁短山一笑，笑声洪亮，声音柔细而曼长：“梅庄主果然好手段！”

笑声未落，两人已奔向楼梯，两人不分先后，看不出拥挤，竟然像一人双身一人四足同时谐步冲下酒楼。待得两人下楼而去，这两句赞叹才响在楼上诸人耳中。

梅英只是浅浅一笑。

梅英向那个一言不发的黑衣客一揖。

黑衣客竟然不起身答礼，只是定定地呆望着他的酒杯。

酒杯中无酒，无酒的酒杯有什么可瞧的？

黑衣客很年轻，脸颊很瘦，似乎人还未长成，自然颌下就没有胡须。但这人的脸色很白，像没有血色的苍白。

梅英见惯不怪，颇有气度，向这位黑衣客问道：“在下梅英，向少侠行礼了。”

黑衣客神色冷漠：“我不是什么少侠。”

梅英仍在笑：“请问少侠尊姓大名？”

应该说来“北方春”酒楼的是有头有脸的江湖名人，自然该一上来就如脸上贴了标签一样，被人认了出来。这不是俏梅山庄的人眼尖，而是你的来头大。如果你上了“北方春”酒楼，想做俏梅山庄的女婿，被俏梅山庄的少主人客客气气地问上一句尊姓大名，实在该自己羞愧。

但这黑衣客竟然无一丝羞涩，只是冷漠地看梅英一眼。

梅英心中一惊，这黑衣客的眼光深湛，竟然像有极深的内功火候。

黑衣客冷冷地说道：“我在江湖上没名，我姓唐。”

梅英愕然，转而长笑道：“蜀中唐门，少年弟子人人了得，除非不入江湖，一入江湖，哪一个不是叱咤风云，占尽风流的人物？但不知少侠是谁，能否以名讳相告？”

也许是因为梅英的神态甚是谦卑，也许是因为这黑衣客心里此时畅快一些了，他说冷冷地答道：“我是唐黑。”

他就是唐黑？

在座之人都微微变了脸色，除了那个在梅英身边慢慢喝酒，静静剔牙的白衣相公之外，人人都知道唐黑这个名字。

要想在江湖上行走，有几个人你必须认识。而这个蜀中唐门的唐黑则是你必须认识的人之一。

如果不认识唐黑，你就可能稀里糊涂地早早就去见阎王了。

有人说：“遇唐帆，快定棺；遇唐云，早觅坟；遇唐黑，不立碑。”

这意思是说，你遇上唐门的年轻一代高手之中的这唐帆，唐云、唐黑，都是生命悬于一线之时，但好在唐云、唐帆要杀你，你还可以定定棺材，找找坟场，可以有点从容地去死。但遇上了唐黑，你如何死都不知道，你死在哪里也不会知道，你将会死得极快或者极惨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是谁杀死了你。

唐黑的暗器出神入化，无手法而言。没有手法的手法让天下武林人士都感到头疼。

谁也没见过唐黑，连那些死在他手里的人也有一多半不知道是死在唐黑之手，在阴世间报到时也支支吾吾讲不清是谁杀死了他们。

江湖人士断言，唐黑必然是一个文弱纤细，四十岁左右的人，是一个心智极深行踪绝密的唐门第一高手。可这个年轻的只有十七、八岁的人竟然冷冷一言，竟让四座豪杰

变色。他就是唐黑？！

梅英一笑，忙施礼道：“蜀中唐门，当代高手，当首推少侠了，少侠何必如此自谦？”

唐黑仍然语气很冷：“过奖。”

看来，这个唐黑很有些名头，竟然让这俏梅山庄的少主人微微沉吟，不知向他提些什么话来好了。唐黑突然向辽国王子、白衣少年剑客、三清观观主冥海一揖道：“对不住各位了，唐黑唐突，在这里向各位施礼了。”

众人不知他为什么先是冷漠而后是恭敬，莫非他想先发制人，在这“北方春”酒楼里用他那当世无双的暗器功夫逼退众人，好让他一个人去俏梅山庄见女主人？

众人中有的就暗暗警惕，在心里匆匆打着主意。

辽国王子在冷笑，白衣少年剑客的手去抓宝剑，连那个刚刚被梅英礼让可以请去俏梅山庄的笑丐乐平此时也要振衣而起。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为何唐黑要独自去享受这快活？他难道就不畏惧这众人之怒么？

唐黑却不理会众人神态，只是站在梅英面前，双目凛凛，逼视着这俏梅山庄的少主人。此时他的目光很凌厉，让这刚刚还谈笑风生，智计百出的梅英竟然神情惴惴，颇为不安。唐黑道：“我可不可以问少庄主几句话？”

这话问得好生奇怪。既然都是来“北方春”候俏梅山庄一行，既然是向俏梅山庄求婚，即便是大辽王子、各门剑客、风流少侠，也都只好一屈其尊，听任这位少庄主随便问讯。

你想求人家美人，不向人家陪上笑脸，你哪能得到美人青睐？

在这里，只有人家梅英问你的份儿，你又何必要逞强充能，问人家梅英什么话？

但梅英只是稍稍一愣，又点点头，他没法儿不让这蜀中唐门的第一年少高手问话。

唐黑一句话让在座之人又都吃了一惊：“梅庄主上个月是不是去过蜀中？”

梅英沉吟道：“我去过蜀中么？”他像是回身在问他的随从，但随从之中无人敢答他的问话。于是梅英很快活地一笑道：“我是不是去过蜀中，我也忘了，反正上个月我是去了江南，在那边好好地玩了玩.....”

唐黑脸色仍然十分冷漠，他静立半晌，双目竟然不曾眨上一眨，这让梅英心中暗暗惊叹。泰山崩于面前而目不交睫，这该是大英雄的本色。在暗器高手唐黑，这目不交睫就更具一层深意：他眼也不曾眨，如果他时时刻刻想盯着你的命的话。难道这不很可怕？

唐黑道：“有人在蜀中见过你。”

梅英的脸色也有些微苍白，他笑道：“是么？我去过四川，那一定是去看佛像，那儿的佛像不错，让人看了顿生向佛之意，忽有避世之心.....”

唐黑道：“你去了蜀中唐门，进了唐家堡.....”

众人目光一惊，忙看这梅英。

他曾进去过唐家堡？他竟然敢入那天下武林人人远避之唯恐不及的唐家堡？他去唐家堡做什么？他能进唐家堡后全身而退，这就叫人不能小视。

梅英一笑道：“唐黑兄何必说笑？我去唐家堡做什么？我又不是不想要我这条命了。”

唐黑竟冷漠着脸色一叹道：“天下人人畏惧的唐家堡，你确实是去过了，你又何必矢口否认？俏梅山庄之人，难道就这么畏事么？做过了的事，为什么不承认？”

唐黑手里叭地一声，酒杯被他捏碎，碎片化成飞雨，直漫天飞向梅英。这些碎片似琼花碎玉，似漫天飞雪，飘飘摇摇，跌跌撞撞，有的直飞，有的斜走，有时碰撞，有时拐弯，直奔向梅英而去。

梅英的身形变化很快，他用“俏梅迎雪”身形走动，眨眼间便避开了所有的碎片，人又笑吟吟地立在原地。梅英身后的人就很惨了，眼见得这些碎片像飞雪一样扑面而来，却不能动，因为身后就是楼梯口，又几个人簇拥着梅英少庄主，都站在一起，便来

不及动作，只好出掌去推那些碎片，但愿不被那些碎片击中。但那些碎片竟然在空中飞旋，回旋至梅英原来之处，像有绳牵鬼扯，全都扑簌簌扎在地上。

掌风也只是把几片碎片击飞。

梅英转眼间就站在原地，又笑吟吟地望着唐黑。他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得意。江玉、冥海、辽国王子都一齐叫了声好。只有那个白衣相公吓得呆了，连动也不敢动，紧紧闭上了眼睛。他坐在梅英身后，吓得腿不住簌簌地抖。

唐黑一击不中，人居然不恼不怒，还拍拍双手，像是要示意他不再出手，迤迤然坐下来，看着那酒壶，用它来往嘴里倒酒。

梅英道：“在下不知唐少侠竟这样粗鲁，一字不合，便动手动脚，向人抛掷杯子，看来江湖传言，唐黑所为种种，都不是真话了。

唐黑道：“你想说是什么？”

梅英道：“蜀中唐门，唐黑为最高高手，就是这点手段么？”

唐黑道：“这点手段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我刚才一捏碎杯子，向你掷去的大小碎片共是六十七片，六十六片是要逼你躲闪，只有一片是要击中你的……”

梅英神色一变：“胡说！你根本没击中我……”

唐黑的声音仍然很冷：“那一片碎片很小，打在你后背上，在肩井与正风门两穴之中，它只打破了你的衣服，钻入你肉内。你所以不知道，是因为你向旁边一闪时，那肌肉肌腱在动，你就没什么知觉。但你现在已经中毒了，你和我讲话时，身体血液之中正行走着毒液。这正是唐门最毒的暗器毒药‘笑人’，你如果在我数十个数字时，不从怀里掏出你从唐门偷去的那包解药，吃上一粒，你的命就没了。

梅英蓦然回头，问道：“我的后背……真的有破处么？”

身后的随从忙答道：“公子，你右背后，肩井与正风门两穴间是破了一处……”

梅英顿时面色苍白，双眼圆瞪，定定地注视着眼前的唐黑。

唐黑重重地放下了酒壶，开始数起来。声音冷冷，漫不经心：

“一、二、三、四、五……”

第二章 哀求

谁都看出唐黑并不是在说笑。

江玉想动，他身子一飘，人已到了唐黑身边。

唐黑冷冷一笑：“想为俏梅山庄出力么？晚了！”

江玉愣愣地站住：“如果你杀死他，我一定要宰了你！”

在两个人说这话时，已然过了唐黑念叨数字的时刻，众人凝视着梅英，只见他匆匆从怀里掏出一粒药丸，吞进嘴里。

唐黑在冷笑：“江公子何必着急，你看梅庄主不是已经服下药了么？”

江玉冷冷一笑，身形一飘，又回到桌边坐下。

他这一走一坐，动作极为干净俐落，身姿极美，让众人不觉暗暗赞叹。唐黑道：“梅庄主，今日是你家择婿好日子，我何必在此扫兴？我约梅庄主在城外西郊见，明日午后等你。”一言说毕，唐黑的身子平平向后射出，叭地撞开了窗子，人向楼下跌去。

酒楼上仍然有许多人，但要求去俏梅山庄的人已然不多，只剩下辽国王子、江玉、白衣少年剑客、乞丐和冥海。

这时，梅英的神情颇有些尴尬。一着落败，输在了唐黑手里，这让他十分恼怒。他有些沮丧，但又无法向别人发泄。

正颇为尴尬时，江玉长声而笑道：“俏梅山庄择婿一法，却也叫江湖人皆为艳羡。在下虽身在江南，但也听说了俏梅山庄女主人不独武功精深，而且美绝天人，又心地贤

慧，所以不远千里，前来求婚，情愿请梅公子一试。”

江玉这一番言语讲得极为热诚，认真，让梅英的尴尬神情随之消失。梅英心里很是感激江玉，就还礼一笑道：“既然江公子情愿入庄，就随在下入俏梅山庄好了。还有冥观主、李王子、这位少侠、笑丐，都请一同入庄就是了。”

众人一揖，都随梅英下楼上马，一同向城外驰去。

俏梅山庄无梅，只是叫俏梅山庄。

山庄却多松，庄子在松之拥抱之中，蓊蓊郁郁，很是气派。山庄也很是宽广，一行台阶，如登天梯，既阔又高，登阶而上，拾级几十，方望见一间极为宽敞的正屋，屋形如殿，抬头见匾额，上书两个大字“俏梅”。匾额是黑底金字，阴文凿刻而成。梅英将一行众人揖让入大厅之后，一一请他们就坐，然后说道：“今晚在下要略做准备，只好请诸位各自安歇。从黄昏时起，家姐将请各位分别去见她，但愿诸位之中会一幸运之人，使俏梅山庄喜得佳婿。如果诸位与家姐见过，则请各行其是就是了，明日我则不再见诸位了，今夜但有吩咐，俏梅山庄都可以办得到。”

一揖之后，梅英身子一飘，人入后堂，倏忽不见。

俏梅山庄的人把几拨人领至屋内，每一间屋内都有摆好的饭菜，还有上好的醇酒。饮酒待暮，期美人召见，这让人心中忐忑。但眼前有酒有菜，只好慢慢吃去，等待来人召唤。

夕阳西沉，玉兔渐升。

白衣少年剑客神情落寞，他依在桌上，一杯一杯地饮酒。他已经饮尽两瓶上好陈年佳酿，正在饮第三瓶。

他身边站着一个使女，俏梅山庄的使唤丫头。她叫枝梅。

俏梅山庄无梅，只有松。俏梅山庄有梅，梅皆是女人。连俏梅山庄的使唤丫头，也都有十二分的俊俏。

白衣少年剑客仍在呷酒，他想不停地喝下去。他的手已经在微微颤抖。突然，一直侍立在身后边的侍女枝梅轻声一叹道：“公子也许不该喝这么多酒，小姐会不会先想见你？”

白衣少年剑客把酒倒进嘴里，不理睬这枝梅的劝告。

突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更小巧玲珑的女孩儿，她总是脸上带笑，笑成了嘻嘻的神态，她抿嘴一笑道：“白少侠，小姐有请！”

白衣少年将杯一掷，起身就走。

这浅笑低颦的女孩儿领他向后进院子走去。出堂入厅，转廊回室，直走入很深很静的巷院。院内有淡淡的香气，雕窗画廊，显得无限清雅。

笑女孩儿悄声道：“到了。”她凝神看着白衣少年剑客，笑得悄悄：“白少侠，告诉你，我叫点梅。”

屋内无声，无声的屋内会有一个静静待人来的绝世佳人，她是不是在翘首盼望，在盼望一个如意郎君悄然而至。

白衣少剑客竟然有些紧张。

点梅看出了他的心境，笑了，轻轻说道：“小姐脾气禀性都极好，你不用紧张，她待人再好不过了，绝不像我们少爷……”

点梅突然噤声了，她四外看看，像是惧怕她那个少爷兀然从天而降。白衣少年剑客淡然一笑，突然朗声道：“在下白鹰，远来俏梅山庄，但求一见姑娘。”

少顷，才有人轻启朱唇，曼声而语：“既然是江湖上人人称道的白鹰少侠，为何不请进来相见？”

门就缓缓开了。

有一个丽人，正坐在桌边。

这屋子像闺房，又像是书房，有琴有书，又有剑挂在墙上。淡淡清香自室内出，让

人闻了精神一爽。白鹰缓缓走进室内，看见了这个江湖上人人称羡的绝色天人瑛梅。

“白少侠请坐。”

白鹰慢慢坐下了。

这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女子，看了这个女人，你才明白男人宁死为红颜的道理，你才知道为什么古人会说“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那焦虑，你才明白世上会有很美很漂亮的女人存在，而且这样的美人会让人生爱慕之心，生崇敬之意，却没一点儿淫褻心思。

美人之美，十分端庄。

白鹰稳稳地坐下了。

白鹰是江湖豪客，在绣红绮绿丛中乐过，却也不敢凝视瑛梅这一双如水秋目，他在这一双美目顾盼之下，冲天豪情已化成一腔羞涩，不敢仰视这女人。

瑛梅淡淡一笑，眉宇之间似有无限闲愁。

“我既能请白鹰少侠来俏梅山庄，自是把少侠当成自己的朋友。我之所以请以请少侠来，是想向少侠告知我的心事。”

白鹰一愣，他不明白瑛梅何以推心置腹，说出这句话来。他起而欣喜，认为这俏梅山庄的女主人钟情于自己，但马上又转而沮丧，他想起来被请到俏梅山庄来的人决不是他自己，他凭什么很快活？他凭什么可以认定这个瑛梅对别人不会更是推心置腹，更是深情款款？

他突然妒从心生，嫉妒这女人把自己的求婚向世人提出，世人皆可入赘这俏梅山庄，或许你只要在江湖上名气极重，或许你在武林中大有名头，都可以入这俏梅山庄向这女人求婚。但美女瑛梅只有一人，她会答应谁？

男人都是血气豪爽的江湖客，被她这番挑来拣去，多多少少总该有些羞辱感。

白鹰突然抬头，看着瑛梅。

这是美得令人目眩的女人。

如果最后能被美女看中，成为这俏梅山庄的佳婿，即或受些委屈，又有何妨？

白鹰的声音很轻，他很惊讶他自己竟然会这么温柔地讲话：“姑娘有什么心事，不妨向我讲讲，月白风清，静夜悄来，不正是谈说心境的大好辰光么？”

白鹰就听到了一个很伤心的故事。

俏梅山庄是武林世家，不幸父母在她与弟弟梅英十岁那一年就双双去世，留下她与他一对孤儿，幸亏有朋友照料，照料他们的又都是父母在江湖上最好的朋友，于是她和他都学了武功，都学了琴棋书画，都成为青年一代中的有名高手。但近来她发现弟弟梅英多次去江湖上向正派人家寻衅，偷人家的剑谱，学别人的不传之秘，又在江湖上大立恶人名头，虽然很多事江湖上并未传得开来，但迟迟早早总会传遍天下，说俏梅山庄的少主人梅英是黑道中人，那时她怎么办？

瑛梅的眉宇之间蹙满忧愁：“本来我可以在三年前择婿嫁人，一走了之，他在江湖上的行止、口碑我眼不见心不烦。但我深知他的禀性，是被宠坏了的，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顾忌江湖上的规矩、道义，只怕这样下去，他会死在江湖正义之道手中。”

白鹰一叹，见瑛梅虽忧心如焚，却不知有何主意。

他是年少剑客，是江湖上一个名声极响的少年豪侠。但他此刻却无话可说，如果他能想出一个主意来，就可以帮瑛梅一次。瑛梅不惜以此择婿，向他讲女孩子心中的深深忧虑，他不帮瑛梅，谁来帮她？

白鹰道：“姑娘放心，在下一定帮忙。”

瑛梅又惊又喜，一丝笑意同羞涩一齐自脸上涌来，顿使面色绯红，人更增几分妩媚，让白鹰心神为之一荡。

瑛梅轻轻道：“如果白少侠能帮我，我.....”

这一句轻轻话语，不啻重锤响鼓，敲在白鹰心扉之中。

白鹰年少血激，几曾经过这绮丽情景？便心儿激跳，人亦痴迷，痴痴地望定瑛梅，说不出一句话来。

此时，让他为瑛梅粉身碎骨，他也会毫不犹豫。好长一会儿，白鹰才镇定心神，问道：“瑛姑娘，不知道我如何帮你？”

瑛梅深情地望白鹰一眼：“我只有这一个弟弟，就无法去顾江湖道义，只好他做恶事，我自行善。或许天可怜见，终有一日，让他有悔悟的一天。但我不想让他死掉。不想让他被江湖人士杀死。父母死时，双手紧握我与他的手，要我好好照看他。要是让他被人杀死，我怎么能安心地独自活在这人世上？”

说到此处，瑛梅心中一阵酸楚，泪水竟然长流。

白鹰双目凝视着她，泪水之中的女人更是楚楚动人。他想如果他有一日把这女人搂在怀中，他就会是这世上最幸福最快活的男人了，他将不再求其他的，财富、地位、武林江湖上的争执都会离他很远。

他恨不能为这女人擦去泪水。

白鹰沉声道：“瑛姑娘不必哭，只要吩咐好了，但有所命，无有不从。”

瑛梅一叹道：“如此则委屈少侠了。”

白鹰无语，他在等瑛梅讲话，只要她说出，白鹰就会去照做。瑛梅向白鹰长长一揖，这一揖既深情又恳切。

“白少侠，我如此择婿，虽然是孟浪之举，但也有我为人之道。如今我自己尽管顾不得梅英之事，但我会时时跟在他身后，他在何处做恶事一件，我必然在那里做上一件善行，以此为他赎罪。如果白少侠肯帮我，就请少侠在三年之内，救他三次。如果少侠可以救他三次，我一定答应少侠，生为少侠之人，死为少侠之鬼。期以三年为限，以救他三次为限。不知少侠肯不肯答允我？”

白鹰看着瑛梅，心中一阵阵激动。这女孩儿为了柔情，竟然会想出这种办法来。即

或是她不喜欢白鹰，白鹰也会为她做到这一点。救梅英三次，白鹰一定去做。

白鹰看着瑛梅，女孩儿的心思他明白，为了救她的弟弟，她才决心如此择婿。这是个深明大义的女孩子，她不独可亲，亦很可敬。

白鹰向瑛梅深施一礼道：“好，我去了。”

他慢慢走出屋子。

屋外，已经没了那个小小的笑女孩儿点梅。她莫非已经知道了白鹰从这间屋子走出，已不必回到那间他喝酒等待的小屋里去了？还是她不耐春夜风寒，自回去躲闲偷懒？

白鹰只是一笑。

他身子忽然一振，长身而起，人飞向松树之间，又腾身一跃，人便飞在松上，踏松尖如碧波，人如滚滚白云，瞬间无影无踪。

正是掌灯时分。

平阳山三清观观主冥海慢慢走进屋子。

他足有三十二、三岁，人很威猛，神情也很倨傲，全然不像刚刚走出的白鹰那样羞涩不安，完完全全是一种经过风雨见过温柔的男人神情。

他先找好一张椅子，很平静地坐下来。

他直直地盯着瑛梅，直把瑛梅瞧得羞涩不已，脸色绯红，低下头去。冥海突然哈哈大笑道：“好，好！果然是大家闺秀，绝世佳人！”

瑛梅被他这一赞更赞得抬不起头来，好半天不能讲话。

冥海心中暗暗得意，又有几分好笑。这女人很美，但毕竟是闺中女子，虽然是江湖女侠，但论及婚嫁之事，多半也是羞口难言，对这样女孩子的心思，他心里明镜般清楚。

冥海笑道：“静夜中宵，难道瑛姑娘要我来，只是这么静静地坐着么？”

瑛梅一笑，她显然很难变得极是大方，因为她毕竟是女孩子。她是江湖中人，她不

能总是忸怩难言。她的话语温柔动听，一句句直说到冥海的心中去了：“听说冥观主丧妻不久？”

冥海点点头，不以为怪。人家要找人择婿，自然会知道你做过些什么。冥海已娶过妻子，妻子亦是江湖中人，刚在年初死去。瑛梅此时一提此事，顿教冥海心中一怔。难道瑛梅很看重这事不成？

瑛梅道：“听说冥观主与妻子感情甚笃？”

冥海摇头道：“也算不上情感甚笃，只是一同在江湖上走，刀头上舔血地过日子罢了。”

冥海心中突然一阵悲怆，想起了妻子，本是同门师妹的妻子的种种好处，蓦然涌上心头。冥海顿时没了男人那豪气。他轻轻地说道：“嗨……她死以后，我诸事无心，三清观的名头在江湖上渐渐不那么响亮了。”

瑛梅看着他，目光中有一种安抚，有一种劝慰，让他瞧了这目光，想把心里的话一吐为快。

冥海是一个直汉子。他朗朗而言道：“我虽新近丧妻，不该来寻姑娘。但江湖上人人都称道姑娘好身手，人且又很温柔贤良。我三清观在江湖上地位日衰，这也与我这人行事心粗有关。我不揣冒昧，想请姑娘帮我，以壮大三清观之势，使我三清观能在江湖上名声日隆。为了这个，我才匆匆自河洛而来，赴姑娘的五月初十之会。我自知我人老又丑陋，不当姑娘之意，但情知姑娘心慈，或许会帮我，使三清观的威名不至在我这第七代观主手中衰败。”

冥海言语侃侃，这一个直性汉子不愿多语，为什么在这个素不相识，从未曾谋过一面的女孩子面前一吐心中积愆？为什么他要把三清观的苦乐哀愁一古脑儿讲给这个女孩子听？

瑛梅纤手轻轻，把一杯酒放在他手边。

这纤纤玉手辉映玉杯，使酒色令人沉醉。

瑛梅轻轻一叹，这一叹如感同身受，仿佛是对冥海这一片衷肠的深深理会：“冥观主同我一样，心中满是苦楚。”

瑛梅讲了她，讲了她的家，讲了她那个弟弟梅英。

冥海相信她的话，不光是从她那闪光的泪水中相信的，还从江湖上隐隐知道的这个梅英的一些作为，他此时听瑛梅一谈，更是知道，她心里有比他冥海更多的苦楚。这些苦楚放在三清观主身上也还罢了，但要在一个纤弱如水的女孩子身上，她怎么承受得了？

冥海向瑛梅一揖道：“姑娘有这许多烦恼，冥海竟然还给姑娘添烦，这岂不是有些罪过么？在下这里向姑娘告罪了。”

瑛梅一叹道：“冥观主错了。我之所以把这件事也向冥观主提起，是因为我已把冥观主引为知己。人家都说：家丑不可外扬。我之能向冥观主提这件事，是有向冥观主仰仗之处。”

冥海剑眉一竖，朗声道：“姑娘请讲。”

瑛梅道：“我敬冥观主的为人，想把我弟弟之事托付冥观主。虽然这颇有伤道义，但想以冥观主的身手，这些事必然会做得到。”

冥海静静地等着瑛梅讲话。

瑛梅道：“我虽做善行，但梅英总做恶事。若他被人杀死，我怎么向死去的父母交待？如果冥观主答允我，三年之内能救我弟弟三次。三年之后，我一定去三清观，此一生陪冥观主，为壮大三清观门派而尽力。”

冥海道：“此话当真？”

瑛梅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冥海道：“好！”

他不复再言，转身向外走去。

不一会儿，庄门外便响起了一片驰骤声，渐渐远去。

瑛梅默默挑剔灯心，愁眉紧锁。

月已爬上中天，已然是真正的北方春夜了。

笑丐乐平慢慢走进了这间屋子。

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乞丐，他可能从来也没进过这么漂亮的屋子，他左顾右盼，看这屋里的一切。“这么多的书？你都读过？”

瑛梅惊讶他的率直，他像个孩子，两眼中只有好奇。

瑛梅的目光俊美，直瞅得他有些局促不安。

他喃喃支吾道：“其实，我也……不是，不是……想，我是个乞丐……喂，你是不是看不起乞丐？”

瑛梅摇摇头。

笑丐很沮丧：“我是个乞丐，既不是个筐头儿，又不是人人羡慕的劈头，我只是一个普通乞丐。我怎么能娶你？我只不过是听人家说过，他见过你，好几晚上都睡不着。我以为他一定是有病。可现在看到你了……”

瑛梅一笑：“是不是很一般？”

笑丐呲牙而笑道：“他还是个蠢人。见了你这样的美人，几晚上睡不着算什么？该几个月，几年睡不着啊。”

瑛梅也笑，在陪着他笑。她是不是觉得这年轻乞丐的羡慕很是好笑？她是不是见了这笑丐乐平，比见到其余的人更轻松，更自在？

瑛梅一笑，愁眉竟得以舒展，也使她那笑靥染上了千娇百媚的模样。

笑丐突然不笑了：“姑娘，我虽然只想一睹你这人的美貌，但可从来没想到我这叫

化子可以娶你这么天仙一般的美女，那样做就是神仙也会打雷劈死我，我只是想看看你就是了。这里向姑娘一揖，就此别过。”

笑丐长长一揖，转身就走。

瑛梅见他回身向外就走，不及讲话，就只好轻轻一叹。

这一叹直如西子陈情，王蔷倾心，一叹三折，马上把笑丐乐平钉在了当场。

笑丐道：“姑娘叹什么？”

瑛梅道：“连我那个不争气的兄弟都知道不把乞丐当贱人，能引少侠到这里来，少侠何必自轻身份？如今北方帮派，首推丐帮。丐帮自前辈鱼漂儿起，兴旺发达，三十八万众如一统天下，号令进退，俨然一人。笑丐何必自谦？这倒反而显得有些矫情了。”

笑丐慢慢回身，惊讶地看着瑛梅。

瑛梅含笑凝视笑丐：“少侠何不过来坐下，听我细细讲一番此中情由？”

这笑如春意暖人，又有无限情意，让笑丐不由得不走近，不坐下，不听她述说。

天已经很晚了，正是富贵人家不夜天时。

江玉坐在床上，他沉凝静坐，内视中天，正在做吐纳功夫。

他知道，他应该沉住气，他应该是最后一个被瑛梅唤去。

何必要苦苦寻觅？她所中意的如意郎君不就在眼前么？不就是他江玉么？

美女择人而嫁，好酒待价而沽。对好酒，他可以多付银子，甚至比别人多付出几倍银子；对美女，他要下功夫，可以比别人多下几倍的功夫。江门公子知风流。

这时，门“笃、笃”轻响。有人来唤他了。

他轻轻唤道：“进来！”

是那个一脸笑意的小丫头点梅。

点梅笑道：“江公子如不嫌夜深，可去小姐那里一谈。”

江玉长笑道：“静夜谈话，正好，正好。”

江玉跟在小丫头点梅身后，一边走一边摇头道：“这俏梅山庄藏了多少美人？真让我开了眼了，有你们小姐那人人羡慕的美人不算，就连你这个小丫头也很有姿色啊。”

点梅咯咯笑道：“公子爷说笑了，咱们这小丫头如何跟小姐比，那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呢。”

江玉笑道：“地下已是美妙，天上妙绝人寰。”

点梅笑道：“到了，公子如有诗可做，为什么不去做给小姐听听？也让她欢喜快活。”

江玉站在瑛梅面前。饶是他见过许多南国佳丽，却仍被这瑛梅所震惊。南国美人，失之纤弱。而眼前的瑛梅，却是一个活生生玉一般洁净的天上丽人。

瑛梅看着他，双眉一展，梨窝浅现，轻轻一笑：“江公子，请坐。”

江玉竟然忘了他那谐趣观乐的的本事，忘了他那伶牙俐齿，只是静静地看着瑛梅。

瑛梅一笑道：“江公子为什么不讲话？只是这么瞅着我……”

江玉一叹道：“在下在江南听说北方奉天府有五月初十之约，以为不过是江湖武人选婿，知心求友这一类佳话。到了北方，听武林人谈及小姐丽姿绝色，以为不过是传闻，如今得见，果然不虚。看来还是武林中英才不多，不然怎么只坐满了‘北方春’那区区十张桌？”

瑛梅知他这是奉承，只是浅浅一笑。

江玉道：“家父让我到北方一游，本是想让我历练，长见识，却没想到我会决意寻来。瑛姑娘，以我自己的本事，以江南江家的势力，难道不能中姑娘之心意么？姑娘为什么不决意南下，随我同归，成为江门之妻，为我红颜知己？”

江玉毕竟是江家公子，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一旦心中主意已决，就斩钉截铁，向瑛梅谈起婚事。

瑛梅也许是今晚说得太多，也许是被江玉的直言所动，就没了一丝儿女孩儿的羞涩，向江玉说：“公子坐下来，让我好好对公子讲讲我这么做的初衷。”

江玉坐下，听瑛梅讲她的心事。

谁能知道江玉此时的心境？

一对璧人一样的男女，在静静的春夜里，对面而坐，倾心交谈，话题是一个男人，她的一个不争气的兄弟，他做了许多坏事，让她心焦欲焚。她没办法去阻止梅英，只好哀求武林中的绝顶高手，在梅英急难时救他性命。瑛梅望着他，她眼中无泪，她的泪水似乎已经流尽。

江玉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瑛梅望着他：“因为你是江门公子，你是江玉。”

江门公子，这在江湖该是极响亮的名头，江门公子，在江湖上该是威风赫赫的人物。她不向江玉求助，又向谁去哀求？

江玉道：“我想知道的是，你是不是向别人也做出这个允诺？”

瑛梅的脸色胀红了，她很羞愧地低下头去。

“我没有办法，我决不能让他被人杀死，我决不能让他被人杀死！”

江玉凝视着瑛梅，他心里很震惊。

江玉道：“我只想问你，如果江湖上有好几个人都救过梅英，他们都救过梅英三次，当最后他们都来到你面前，你怎么办？”

江玉这一声问很是绝情，但他想到这里，就只好说出来。

瑛梅吃惊地盯住江玉。她没想到这个，因为那要过三年，三年之后再怎么办，她从来没想到过。

江玉一叹道：“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如果你不想明白，你就会没一点儿办法了。”

瑛梅低下了头。她沉吟了好一会儿，她没有办法，她如果能救得梅英了，就可能使她自己处于困境，她那时就会处于一个极尴尬的境地。她要嫁给谁？她答应嫁给谁？

瑛梅的泪水流出来了，她自言自语道：“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会有什么办法？”

江玉突然轻轻一笑道：“为什么会没有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你知道，人活在这世上，就一定会有办法。”

瑛梅泪眼婆娑地看着他。

江玉道：“你记住，他们都会救梅英，如果没有人出手救他，最后还会有我。我一定会救他。到了三年时，我来为你解难。你说好不好？”

瑛梅眉一扬：“真的，我真……真感谢江公子。”

她眼中有泪，又那么极有深情地一瞥。

江玉笑了，他相信用不了三年，他就会获得这绝世佳人的倾心。江玉转身走了，他走得很稳，他知道，只有让这女孩子明白，江玉公子是她的靠山，是可以为她赴死的知心朋友才行。

夜更深了。

瑛梅慢慢坐了下来。

她是不是已经很累了，她想休息么？可她还有一个人未见，这就是那个始终在“北方春”酒楼上一语未发的辽国王子。他来求婚么？他为什么会却王公贵族的绝色女人不去求，而来这俏梅山庄寻找她？

她转过身去，想呼唤点梅去带辽国王子来。

她愣住了，她对面正坐着那个辽国王子。

他的功力很奇特，轻功尤其神妙，在瑛梅凝神思索那么一会儿间，他就静静地入室，坐下，静待她了。

她惊讶地看着他。

辽国王子道：“我叫耶律思楚，不知姑娘是不是想叫我来？”瑛梅仍盯着他，点了点头。

她看不透这个辽国王子，从“北方春”酒楼引来的几个豪杰中，她对这辽国王子最

没信心。

耶律思楚笑道：“姑娘为什么不坐？”

瑛梅从他那目光中看出了笑意，看出了殷勤，看出了敬重，她的心里才稍稍有些安稳。

她已经很累了。

奉天府西郊，春色盎然。春天是从那流溢着的绿色中走出来的。奉天府西郊，是奔向荒凉的坟场的去路，这里有一片树林，树刚刚展叶，有一片淡色的绿。

一行人慢慢驰向西郊。这是俏梅山庄的少庄主梅英和他的随从。他们谈笑风生，似乎并不是去约斗一个武林高手，而只是去乘兴郊游。到了西郊外。

坟场边，静静地站着一个人，这人是唐门第一高手唐黑。他一身黑衣，神情悠闲，静静地站在梅英面前，脸上有一些嘲弄的神色。

唐黑悠然道：“我以为你会躲在俏梅山庄，不再出来见人。”

梅英冷冷一笑道：“我为什么要躲，就因为你要杀死我？江湖上想杀死我的人又不只有你一个，可我仍是活得很好。”

唐黑道：“我并不喜欢谈江湖。你只有两条路，一是跟我回四川，去见当家的唐大少奶奶，再就是死。”

梅英莞尔一笑道：“不知那位唐大少奶奶漂亮不漂亮？”

唐黑马上变了脸色：“你污辱唐门掌门人，就只好一死了！”

梅英慢慢走过去，他又掏出那一把折扇来，对着唐黑笑。

唐黑知道他用不着担忧，只要他的暗器出手，这个梅英必然会死在当场。可他见梅英那样子不光是无所畏惧，而且颇为悠闲。他凭什么这般悠闲？就因为他从蜀中唐门偷来了那一包解药？还是他另有仗恃，有唐黑所没见到的奇世武功？

唐黑的心中有些踌躇。

他冷冷道：“梅英，那几包解药救不了你的命，我只要一出手，你身上的大穴就会被我击中，你会一动不动，连手也伸不出来，有解药也没有用。你还是跟我回四川去吧？”

梅英笑笑：“四川没什么好的，我已经去过一次，不去了。”

唐黑不再讲话。他知道他必须一战。唐黑和唐帆、唐云不同，唐帆嗜杀，常常不问因由就动手杀人，而且杀人的手法极其残忍。唐云杀人讲究一个“慢”字，慢慢地杀人，像在品茶啜酒，像在欣赏女人，慢得让旁观的人也恨不能去替他杀人，恨不能杀死他唐云。可唐黑轻易不动手杀人，如果他想动手，则这被杀之人会必死无疑。

唐黑轻轻解开衣襟。

世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装束，黑色衣褂之内，身躯上绞缠一鱼皮短褂，短褂似披甲，闪闪有光，闪光的是像鱼鳞片形状的大大小的亮片。也不知这些亮片就是暗器还是亮片下那鼓鼓囊囊的才是暗器。唐黑解开了褂子，双手又轻轻地放了下来。

梅英此时不再看唐黑的脸色，不再看唐黑的身子，只是盯着他这一双手。这是一双很削瘦很苍白的手，手指很长，似乎没有什么指肉，很稳很和谐贴在唐黑的两腿侧。

只要这双手一动，就可置梅英于死地。

看来，这俏梅山庄的少庄主并不怕死，他的脸上浮现出笑意来，这笑有几分调皮，又有几分调侃，还有几分揶揄与嘲弄。他冷冷地望着唐黑，说道：“人家都说：遇唐帆，快定棺；遇唐云，早觅坟；遇唐黑，不立碑。是不是说遇上唐门的唐帆、唐云这两大高手，就必死无疑？遇上你这个唐黑就没什么了不起，至多是受一点暗器之伤就是了，所以也不用去找石头立碑，对不对？”

唐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唐黑的手没动。唐黑知道，梅英说这些话，只是想激怒他，只要唐黑一怒，发出的暗器便只有怒气而没有冷静了。冷静可以杀人，可以杀得很准、很狠、很快。怒气只可

以伤人，也许会给人以可乘之机，反而伤了自己。

唐黑的手颤都不颤一下。

这让梅英心惊。

他站在唐黑对面，离唐黑有两三丈远，他应该站得更远些，或者更近些。更远些，唐黑的暗器一出手，他可以有时间躲避；更近些，他可以不等唐黑出手就欺身而上，用他的这柄折扇击打唐黑身上的大穴。那样，唐黑必然会无法出手无暇去使用暗器。

但梅英不敢动，唐黑的手只要一动，他就有生命之忧。

梅英在笑，尽量笑得自然些：“唐黑，我只是出入了你们蜀中唐门的唐家堡一次，你何必如此认真？再说，你们唐门的最好解药‘笑人’又不是我偷的，你为什么要杀死我？”

唐黑冷哼一声：“不是你，又是谁偷的？”

梅英一笑：“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决没偷你们唐门的解药。”

唐黑道：“我要你跟我回蜀中唐门，你去不去！”

梅英摇摇头道：“不，我已经去过了。”

唐黑道：“好！”

一声好说毕，唐黑的手就动起来了，他双手摸向胸前，瞬间往返，十指伸开，箕张的手指变幻无穷，像幻化成无数根指头，梅英就像看见了眼前的幻景，漫天中亮闪闪飞动着无数颗流星。

梅英忙催内力，纵身飞起。

他想这一回一定不像在“北方春”酒楼上那一次，他要身子疾飞，在飞动之中躲过唐黑这一片漫天暗器。他不知他是不是躲得过，但他一定要试一试。

他身子在空中翻飞了两次，然后又斜斜一蹭，飘落下来。

扑——扑——正好两枚暗器打在他身上。

梅英觉得他手臂一麻，手少阴心经脉受制，两枚暗器打在他极泉、少海两穴上。

梅英手里的折扇叭地落地。

梅英身后的随从急忙要向前冲去，去救他们的少庄主。

“别动！”

唐黑一吼，手又一扬。一排暗器排打在随从面前的地面上。

梅英的随从不敢动，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的少庄主。

唐黑冷冷地一笑道：“不知俏梅山庄的少庄主是不是改变了主意？要随唐黑去一次四川？”

梅英却仍在笑，一双俊目中漾着笑意：“我告诉过你，我已经去过一次四川了，我怎么还会再去？”

谁也不曾注意到，在唐黑与梅英旁边，不知何时站了一个紫衣女郎。

这女人轻轻一叹，叹气声让唐黑和梅英都马上为之一怔。

唐黑的双眼盯住了她。

他想问这女郎：你是谁？但他又没问。他是唐黑，他做事从来谨慎，他绝不多管一点儿闲事。现在，他要的是这个俏梅山庄的少庄主梅英，只要把梅英带回四川，否则就割下他的头去向唐大少奶奶缴令，别的他一概不管。

唐黑不语，紫衣女郎却有话。

“你是唐门年轻一代的第一高手唐黑？”

唐黑虽然是唐门年轻一代的第一高手，但他从来不自矜自大，所以对别人这一称呼也十分不惯，他只是很生涩地点了点头。

紫衣女郎一笑道：“我与这俏梅山庄少庄主甚有渊源，所以不揣冒昧，特地来求唐少侠放他一次。好不好？”

紫衣女郎说话莺啭鸟鸣，极是动听。

唐黑凝视着这紫衣女郎，但她用罗纱蒙面，让他看不清伊人面目。

唐黑道：“你是谁？为什么不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

紫衣女郎一笑道：“恐怕污了你的眼，我长得很丑呢。但我与这俏梅山庄少主人极有渊源，所以来求唐少侠，给我一个面子。”

唐黑盯着紫衣女郎看。这女人他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是谁？难道她就是俏梅山庄的女主人女侠瑛梅？或者她不是瑛梅，却是梅英的知心朋友？

但不论她是谁，也阻止不住唐黑要拿获梅英的决心。

“你知道，他擅闯唐门，偷走了唐门的最好解药‘人’……”

紫衣女郎道：“此事我已知道，待得异日，我自让他去唐门赔罪……”

女郎说着，手一扬，一件东西飞向唐黑。

唐黑手上戴着鹿皮手套，自然不怕这飞来之物有毒，就伸手一接。看时，却正是俏梅山庄少庄主从唐门偷去的解药“笑人”。

紫衣女郎道：“那袋中正好是三十八粒解药，我这里尚余一粒，是给他服用的。”

紫衣女郎慢慢走向梅英。梅英闭着双眼，似乎不愿意看这位紫衣女郎。紫衣女郎一叹，像对他百般无奈。

梅英道：“你知道，我根本就没有偷他的解药。”

紫衣女郎轻轻一笑道：“你不必说，我心里都明白。”

梅英点点头，他不再讲话了。

紫衣女郎似对他很疼爱，她倏忽出指，疾点他身上三处大穴，然后把这一粒药喂在梅英口中。

唐黑默默注视着这一切。他一句话也不讲，但心里很震动惊。看来，这紫衣女郎定然是瑛梅，是俏梅山庄的女主人。她刚才一定在暗中窥视，看着他与唐黑这一搏，所以

她才一上来就出手解开穴道，又熟练地给梅英喂了一丸药。她对这梅英极有情义，不是瑛梅是谁？据说这女人是天下第一侠女，自从前辈女侠鱼漂儿几十年前谢世之后，如今江湖上已久没见过叱咤风云的女中豪杰了，江湖中人皆言这个瑛梅为人行事皆豪气，堪称当世女中第一人。

唐黑看着她用纤纤玉手给梅英喂药，看着梅英一见了她那忽阴忽晴的脸色，便知道他们是骨肉亲情，一胎同胞。唐黑被那一双纤纤玉手所震惊，他蓦然想起了“北方春”酒楼，想起了在酒楼上静静等到日上三竿的那几个江湖名人：江南江门公子江玉，据说他的功夫在江南已大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有辽国王子，那个被称为大辽国第一勇士的耶律思楚；还有少年侠客白鹰；丐帮中的一个笑丐。虽然唐黑从来也没听说过笑丐的名头，但他的眼力非凡，一眼就看出这笑丐的内功火候决不弱于酒楼上的其余几个人。还有那个三清观主冥海，武当道人俞文仲、丁氏双剑、长枪王。除个那个坐在梅英身边的白衣书生之外，酒楼上的哪一个主儿都身手不弱。唐黑惊讶这五月初十之约竟然有这么多人响应。他当时只是冷冷一笑，以为这些人都是附庸风雅，都是无聊透顶之人。为了一个女人，就不惜这么千里迢迢来求亲？

但他现在看到这一双纤纤玉手，马上明白了，他想错了。只看这一双手，就足以让人心荡神迷。那面纱之下的绞美面容，肯定是绝世之美了。

唐黑生在唐门，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在他的记忆之中，只有他唐门的九妹唐琳的手才这么纤美。九妹唐琳是唐门四十八姐妹之中最美的。

但这个瑛梅肯定更美，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来求亲？

唐黑的喉咙有些发紧。

他冷冷说道：“你就是解开了他的穴道也没有用，我说过，我一定要杀死他！”

紫衣女郎道：“解药已经在你手里，你又何必再来逼他？”

唐黑道：“偷唐门解药，擅闯唐门，就是死罪。”

紫衣女郎轻轻一笑：“唐少侠何必这样说话，这该授人以柄了，你们唐门总不会是龙潭虎穴，也不会是阎罗殿吧？唐门秘药是不传之秘，相传是只传儿媳不传女儿的，这‘笑人’更是唐门秘药的上品，别人就是得到，也不会知道它是如何制作的。如今四十粒解药已归还你三十八粒，另外两粒都给他服下了，唐少侠该没什么不放心的吧？至于说擅闯唐家堡，更是很欠周密的说法了。据我所知，唐家堡除了十大忌日之外，每日开门，来来去去的客商武人随便出入，做买卖晤友人的在唐家堡来去无阻。唐家堡好气派，近三百年在武林之中声名不堕，是因为唐家决不像其他门派那样怕人入堡，怕人暗算，唐家在武林中从不怕人暗算。这原因当然也极简单，因为任何暗算也比不上唐家的暗器那么可怕。如果唐少侠说人以擅闯唐门为罪名，恐怕江湖朋友们笑话的不是俏梅山庄，而是唐门了。”

唐黑一怔，他想不到紫衣女郎会如此能言善辩。他有些犹豫，但他不能不执行唐家大少奶奶的命令，掌门之命，虽死不改。

紫衣女郎道：“我知道唐门规矩大，但我也可以与唐少侠一搏，如果唐少侠以刚才这一暗器手法击我，也同样可以令我穴道受制，我自服输，任由少侠将梅英带去便是了。如果少侠这一击不中，又该怎样？”

唐黑一震。

他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儿会向他挑战。

瑛梅的功夫一定比梅英更强，不然她决不会这么大胆向唐黑挑战。

唐黑在犹豫，在踌躇。他不想让瑛梅当场难堪。女孩儿家面皮薄，如果被他打倒在地，怕要结一悲子仇怨。他知道唐门与这瑛梅并无仇隙，就是梅英与唐门也不过是窃药之怨。他认为唐门掌门人大少奶奶那一阵子雷霆之怒也是有些过了，但他是下人，就无法去劝阻大少奶奶，掌门人之令，令出如山倒，他只好来执行。但他决不想杀死梅英，更不想与瑛梅动手。

可瑛梅在这里向他挑战，他怎么能示弱？他如果输了，就无法把梅英带走了。

他一定得同瑛梅动手。

唐黑一叹：“瑛姑娘，你别逼我。”

紫衣女郎道：“除非你答应不带走他，把这件事一笔勾销。”

唐黑毅然摇摇头：“不行！”

唐黑站在紫衣女郎对面。

他只好向瑛梅出手。

唐黑冷冷说道：“瑛姑娘，我这一招是‘十八罗汉赴云台’，十八粒暗器出手各异，快慢不同，你小心了！”

紫衣女郎微微点头。

唐黑暗暗喟叹，只向她说明十八粒暗器，不明白这十八粒暗器如何出手，飞向何处，她又怎能避得这一招“十八罗汉赴云台”？唐黑知道，她决避不过这一招。

紫衣女郎不再讲话，只是拔剑在手，盯住唐黑的手。唐黑这一双手，曾送无数人去了鬼门关。

唐黑手一扬，十八粒暗器嘶嘶破风，向紫衣女郎飞去。

十八粒暗器有的斜飞，有的直射，有的极缓，有的疾速，有的直射向紫衣女郎，有的飞向一边。

紫衣女郎身形向上一纵，又变势为斜斜飞出，在斜飞时一剑递出，击飞了射向身前的两粒铁莲子。十八粒暗器她躲过了六粒，闪空了四粒，击飞出两粒，被击飞的两粒又碰撞上缓缓飞来的两粒，她又一回手，去闷住飞向后背的两粒铁蝶花。但还有两粒暗器呢？那两粒她认定很难躲过的铁相思刺哪里去了？

紫衣女郎缓缓起立，凝视着唐黑，显然很是惊异：“还应该有两枚暗器，两枚铁相思刺……”

唐黑沉声道：“不错！”

他轻轻地伸出手来，他的手里正握着两枚暗器。这是唐门几代高手继铁蝶花之后又打造出来的新暗器，相思刺，相思刺骨，刺骨销魂。

唐黑道：“我败了，我答应你这一次不动梅英。”

紫衣女郎的声音有些哽咽：“多谢了。”

唐黑道：“你也许不知道蜀中唐门，掌门人如果发话，那就是命令。她命令我，如果他要活着，就带回四川。如果他死了，就带回他的人头。唐黑做不到的事，唐帆、唐云都可以做到。”

唐黑走了，他转身而去，连看都没有看梅英一眼。

梅英也未抬头。他是不是觉得有些羞愧？他是不是因为有唐黑的两次出手而感到惭愧？他站了起来，走到紫衣女郎面前。

紫衣女郎不动，静静地等着他。

梅英回头道：“你们先回俏梅山庄去！”随从们应诺，都转身而去，只剩下紫衣女郎与梅英。紫衣女郎仍静静凝立，似乎再也无话可说。

梅英叹道：“你不再对我讲话了么？你真的以为我再也不行了么？我告诉你，我会成为江湖上的第一高手，我只要三年时间。到那时，连这个唐黑跪在我面前，我都不屑理睬他。你相信我么？”

紫衣女郎轻轻一叹：“可是，你又何必要盗走她的解药？解药在哪里？”

梅英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包，包里有唐门的解药，他这一包解药竟然还有三十九粒。

紫衣女郎道：“我的解药给唐黑拿去了。”

梅英道：“那怎么办？我可以把这一包解药送给你。”

紫衣女郎摇摇头：“你既然从唐家堡拿来它，就一定有很大的用处。我不要。”

梅英犹豫着，终于说道：“这解药对于我很宝贵，我一定要有它。没有它，我就不能完成我的计划。”

紫衣女郎无语。

梅英慢慢把解药包好，放回怀里。梅英凝视着女郎，他不知道她现在想什么，她是不是仍在惦念那唐门派来的杀手是不是赶来杀他？唐黑说他如果不成，唐门就会派唐帆或唐云来杀他，她是不是在想脱身的办法？她有什么让唐帆、唐云无法杀死他？

梅英慢慢走上去，抚摸着紫衣女郎的肩：“走吧，天有些凉了。”

紫衣女郎的身子一阵颤抖，因为这一次抚摸。这抚摸令她的心一抖，这一次抚摸使她再不复只是一个思春的少女。他抱住了女郎，他的手很不老实，那滑动令她气喘，她越来越气短，越来越难耐。莫非她老远地赶来，就只是为了这抚摸吗？他轻声说：“你救了我，便救了你的另一半。”

她吃吃一笑，说道：“为什么是我的另一半？”

他再复窃笑：“你就是我，我也就是你，你要救我，我也要救你。”

说着话，他的手伸向她的乳，她狠狠打了他一下，说道：“别偷！”

他笑，说道：“不偷，抢总行了吧？”

两人越说，身子挨得越近，他们的身影快叠到一起去了。蓦地，他抱住了女郎，把深深的唇吻印在她的唇边，令她窒息，好久好久，也不松开。她支吾说话，但能吐出什么，他的唇怎么那么软啊，那么甜，令她心醉了。她喃喃说道：“我来，就是找你，我只为找你……”

他的手更不老实，伸向隐处。

她打了他的手一下：“老实做公子吧，别学坏男人的样儿。”她吃吃而笑，那笑让他脸皮更厚，他的手更不老实了……

他们的身影慢慢走向俏梅山庄。

俏梅山庄很大，比这奉天府更早地落入薄暮之中去了。

梅英向紫衣女郎笑道：“你今天到俏梅山庄，恰巧我姐姐也在家，你可以见一见她，她准会喜欢你的。”

紫衣女郎没讲话。

两个人的手扯得很紧。

紫衣女郎的手比梅英的手更热。

第三章 心曲

入夜，奉天府很冷清。

城门处，有兵卒在昏昏欲睡，料峭春寒一阵阵袭人，兵卒冷僵了，只好在城门洞内来来回回地走动。城内，也只有几家赌坊，几家小酒店还有昏黄灯火，连最热闹的妓馆“醉红院”都没了声息。红男绿女都不再做他们的绮梦了，他们有的正搂着心上人在睡，有的在喃喃梦呓着他们的美景。有几思春的男人女人在这昏夜里不寐呢？

这是奉天府的沉沉春夜。

在陋巷之内，有一家不曾关门的小酒馆，酒馆内有一个又聋又哑的老汉做店主人，又雇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厮做店伙计。这小店平时也不兴旺，只有些浑浊的劣酒，有烧烤的猪脚猪尾下酒，便没多少人光顾，来喝酒的多半是巷里的蠢汉。酒店里人不很多，平时早早就打烊关门，聋店主和巧伙计都去楼上睡了，偏偏今晚有一位客人坐在那里不断地喝酒，一言不发地喝酒。

店伙计跟他说了三百六十句，也没换来一句答话。他只是阴沉着脸，没酒时喊一个字：“酒！”就再也没话了。

店伙计向聋老板比划，这个客人已经喝了十六壶酒。

这是一些劣酒，烧得胃像燃着烈火似的劣酒。

他仍在慢慢喝酒，小店的店主人和伙计就只好等，等他喝完，但他好像永远也喝不完这酒。

他穿一套黑色衣服。

夜半三更，陋巷里连梦呓犬吠之声也没有，陋巷在沉睡。

忽然，走过来一个精瘦精瘦的汉子，这人身穿一件长袍，袍子的袖子有些油渍，袖口也破绽了线。他目光痴呆，走到这小店门前，犹豫着，似乎在琢磨要不要进店来喝上一杯，以抵御这料峭春寒。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拖着沉重的脚步，“沓，沓”地走进店里。

他看着小店，一共有五张桌子，只有一张桌子有人，有一个黑衣人在默默喝酒。他偏偏走到这黑衣人面前坐下，看着黑衣人，不语，只是默默地看着他喝酒。聋店主这时挥了一下手，伶牙俐齿的店伙计走过去，关上了店门。

店主人和店伙计竟然都一齐来到这张桌边，坐下了。

三个人都看着黑衣人，像在欣赏他喝酒时那醉态。

黑衣人的手抖了一抖。

瘦汉子冷冷说道：“你喝酒时从来不醉，手也从来没抖过。”

黑衣人漠然：“是么？我不知道我还有这么两样本事。”既无情感，也无热情，像冷冷的冰。

瘦汉子道：“东西拿来了没有？”

黑衣人无语，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放在桌上。

瘦汉子打开小包，这包里赫然是那三十八粒药丸，黑衣人从紫衣女郎手里接过来的那三十八粒药丸。

瘦汉子在细细看。

黑衣人的声音很冷：“看什么？难道这不是我们唐门的解药么？难道我会弄错么？”

他的话中没有怒气，只有一点点委屈和愤懑。

瘦汉子长吁了一口气，看来解药不错。

对于唐门的仇人来说，这三十八粒药丸就是三十八条性命。

瘦汉子把这药丸用手指轻轻捏起来，放到鼻子下去嗅。

黑衣人的脸色已经变得难堪起来。他不能忍受瘦汉子这么做，但他又必须忍受，虽然他是唐门年轻一代的第一高手，但也一定得忍受这瘦汉子的轻慢。

瘦汉子悠闲地说道：“唐黑，这药不对。”

这明明是唐门最好的解药，三十八粒，怎么会不对？唐黑的眼睛也睁圆了。瘦汉子冷冷一笑道：“你弄错了。这药虽然对了，但数目不对，而且也不是那个俏梅山庄的少庄主梅英偷去的那些解药。俏梅山庄梅英进我唐家堡，是有人帮他的，所以他才能盗走这四十粒‘笑人’。可他是一个男人，身上绝不会有这种味道，有这种香味儿的，一定是女人，一个总把解药揣在怀里的女人。这是九妹身上那特殊的香味儿。”

唐黑的脸色一变。

九妹唐琳！

只有这个九妹唐琳，最得死去的唐家三老爷子宠爱的九妹唐琳，才会在怀里揣上一包“笑人”，在江湖上逛来逛去，也只有这个九妹唐琳，才会对唐家掌门人大少奶奶不理不睬。

店主人不聋不哑了，忽然很惊讶地哦了一声，这一声很响。

伶牙俐齿的小伙计却不敢讲话了，张大了嘴，不敢出声儿。

九妹唐琳，难道那个紫衣女郎是九妹唐琳？

唐黑很喜欢唐琳，但他不敢接近唐琳。他知道他在唐家堡的地位，他只是一个武功

很高的杀手，像唐门大少奶奶手里最好使的一枚铁相思刺。但他决不是唐门中的要人，不是唐门中的嫡亲子弟，他是唐门的旁支，或者说是唐门的管事中的子弟，几辈前做唐家奴才赐姓唐的奴才之子。

虽然他长得很白，但他被叫做唐黑，并不是因为他穿一身黑衣才叫唐黑，也并不是因为他喜欢穿这一身黑衣。

瘦汉子冷冷一笑：“你并没杀死他？”

唐黑摇摇头：“有一个紫衣女郎，我以为是他姐姐瑛梅。”

瘦汉子冷笑道：“她决不是什么瑛梅，她只会是九妹。”

唐黑道：“她约我以一招‘十八罗汉赴云台’较胜负，我没有打赢她……”

瘦汉子厉声道：“胡说！即使她是九妹，她也决躲不过你那一招。”

唐黑缓缓道：“我只出手了十六粒暗器，扣住了两枚铁相思刺……”

瘦汉子愕然，他不解地看着唐黑。

唐黑为什么要扣住这两枚铁相思刺？没有这两枚铁相思刺，哪里能成为十八罗汉？哪里会赴云台？唐黑此举，岂不是痴人么？

瘦汉子心中暗道，唐黑没看出这三十八粒“笑人”是九妹身上所带，可能是情之所至，人也痴迷了。但他没向那个紫衣女郎出手，显然并非早已知道她就是唐家的眼珠子宝贝九妹唐琳，而是误把她当成那江湖上人人传艳的女侠瑛梅了，所以他才有这扣住铁相思刺一举。

瘦汉子冷冷说道：“三叔，小儿，你们知道九妹到了奉天么？”

那个又聋又哑的店主这时说道：“我不知道，她来奉天，根本没来这里，不知她住在哪里。”

小儿道：“我这几日问过几个街头乞丐，他们说这个紫衣女郎住在西街的那“北方春”酒楼旁边的一个小店里。她自己租了一间屋子，恐怕已经住了三四日了。”

瘦汉子道：“小儿，她去没去‘北方春’赴五月初十之会？”

小儿摇摇头，他不知道。

瘦汉子道：“三叔，你去一趟，把九妹领回来。”

店主人顿满脸愁容：“我.....我.....”

显然那个九妹并不那么好相与，她足以让这个屡经风霜的老江湖头疼。

小儿笑了：“三爷爷，要不要我替你去？”

店主人马上来了笑意：“你去？你去，好，你去就你去。”

小儿暗暗地把手伸出。瘦汉子一笑怒叱道：“快去，人小鬼大，竟然敢向三爷爷讨银子，不怕讨打么？”

小儿咯咯笑着：“你们等着，我去把她骗来！”

瘦汉子道：“黑弟，爹在世时，一直夸你办事心细，说你是唐门最得力之人。爹一弃世，大少奶奶掌门，头一回办事，你就如此不力，她怕不会轻易答应你。”

唐黑无语，只是静静地看着酒杯。

酒杯已空。

店主人想去给唐黑倒酒，但瘦汉子阻住了他。

瘦汉子拍拍唐黑的肩头说道：“江湖上都把咱们三个人，一并提起，唐帆、唐云、唐黑，唐家的三兄弟，不该在这奉天府摔跟头。你不去，我明天去，去找那个梅英。说什么也要把他拎回去，交由大少奶奶发落。”

唐黑无语，他只是默默看着店主人：“三叔，我想喝酒！”

店主人不敢动，看一看瘦汉子，瘦汉子点点头。

俏梅山庄内。一间很典雅的屋子。

紫衣女郎静静地坐在这里。

刚刚走的那个让她日思夜想的俏郎君梅英，他向紫衣女郎宽慰地一笑道：“别紧张，

告诉你，我姐姐的脾气最好了。你就坐在这里，等她吧。”

梅英走了多久？像足足有一个时辰了。

紫衣女郎突然觉得很羞涩，也很害怕。

她头一回来奉天，就跟一个男人来到他家里，静夜对坐，这是不是很唐突？她与梅英偕入俏梅山庄，又不拘小节，与他共餐，之后又闲谈至夜深。如果瑛梅责怪她，她该如何回答？她没有什么话可说。她怎样向瑛梅解释？她久已闻瑛梅大名，知道瑛梅是江湖上人人钦敬的女侠，她很敬佩瑛梅，又很喜欢梅英。她知道梅英做事有时心术不正，但他有一个很好的姐姐，他还能坏到哪里去？他姐姐会管他的，他们不是双胞胎兄弟么？他们的感情一定很好，每逢听见梅英说起他姐姐来，那眼中总是闪着很诚挚的光，他对他姐姐不是很尊敬的么？

她是唐琳，在四川，在唐门，她不知道什么叫害羞，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她什么也不用怕。可在这里，这是俏梅山庄，她怕，怕瑛梅看不起她。如果瑛梅认为她是一个行为不端的疯丫头，她该怎么办？她能向瑛梅说明白她为什么要帮梅英从唐门盗解药，从唐门走出么？她能让瑛梅认定她是梅英的最好伴侣么？她能让瑛梅认为她又稳重又可靠么？

她害怕，她几乎想喊梅英，喊梅英回来，不让他去叫瑛梅。可屋内没人，夜很静。她不敢喊，怕喊来一些别的人，那样她会更难堪。

她不禁去抓酒杯，喝了几口酒。她马上又后悔了，她不该喝酒啊，如果瑛梅见到她喝得脸红红的，她会怎么想，该不会认定她是一个酒鬼吧？

她听到了脚步声。脚步声很轻盈，像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她很焦急，着急见到她。那脚步声也很脆，道出了走路人的心境极是愉快。终于，她见到了江湖上人人羡慕的女侠瑛梅。瑛梅极美，她的脸庞同梅英一样，极是英俊美貌。

她说话声音就同梅英不一样了：“你等急了吧？急得想喝醉，是不是？”

她笑了，她的一切担忧都是多余的，她明白，女侠瑛梅一定会是她的知心人，一定会同意她同梅英在一起的。她刚才的那些担忧都是多余的，是她的胡思乱想。

瑛梅在笑，笑得很端庄：“对不住，琳姑娘，我刚才是急来见你的，但又被那个调皮鬼缠住，非要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你们的故事。他借酒盖脸儿，也弄得我满面通红的。你是不是等急了。”

唐琳看着瑛梅，看愣了：“怪不得，人人都说.....你真的比他还.....漂亮。”

她们是两个女孩儿，两个未嫁人的女孩儿。说话的声音轻轻的，悄悄的。

瑛梅问：“你喜欢他？”

唐琳点点头。

瑛梅一叹：“可惜他总也不干好事儿。你能管得住他么？你如果见他干坏事，就给他个‘十八罗汉赴云台’。”

唐琳忍不住笑，她的笑很迷人。

瑛梅看着她，点头道：“怪不得，梅英的眼力不错。你确实很美。”

唐琳心里一阵暖，这是瑛梅在称赞她，瑛梅是江湖上人见人羡的美人，她称赞唐琳，让唐琳心里非常快活。

瑛梅在笑：“你别不好意思，其实他也很喜欢你。”

唐琳心里像有块蜜，在化。

瑛梅道：“他有时想入非非，近日又对我说，他要练成一种稀世神功，如果有三年，他就可以练成。在家里弄一个密室，天天去练。练功没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但他总是到处惹祸。去了一次四川，竟敢到你们唐门去偷解药，要不是有你，他这回哪里还有命在？”

唐琳只是在笑，她喜欢梅英。

唐琳是在唐家堡认识梅英的。

那一天梅英在唐家堡内的“唐家酒店”喝酒。

唐家堡在武林中立几百年，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泱泱大镇，有闹市，有街区，又有酒店，饭铺，各种各样的买卖都热热闹闹，而且东西决不比外面的差，价钱也决不比外面的贵。如果有人进入唐家堡做买卖，会朋友，那你就可以随意来去；如果你想来唐家堡探秘寻仇，你就只会死在唐家的淬毒暗器之下。在这里，你可能看不见名闻天下的唐家高手唐帆、唐云、唐黑，也看不见一些佩着宝剑，身披华衫的唐家剑客，可如果有人要动手，你要夜间探秘的话，原来在你身边的一个蹒跚老婆子，一个卑琐店小二都可能就是能制你于死命的武林高手。

梅英知道这个。他来到蜀中，千里迢迢来到唐门，决不是来玩的，他想得到唐门的最好解药“笑人”。

他必须得到“笑人”。

梅英来唐家堡已经三日子，他不敢轻举妄动，他天天在堡内游逛，天天来这“唐家酒店”喝酒。

唐家酒店，有两层意思，一是它确系在唐家堡，由唐家人办的。但这层用意并不很重，唐家堡的几万人说不定都姓唐呢，唐家酒店有什么稀罕？奇特的是，唐家酒店的第二层寓意是指这酒店的一切都仿前朝大唐制物。酒店的镂花窗饰是唐朝的重釉深色，酒店的桌椅板凳都是唐制的，在“御花园”这间厅子里，俨然是前朝的长安御苑，秋菊牡丹，都在花园之中竞放。有一班子细伶吹吹打打，竟然也奏前朝名师李龟年的曲子，也会奏那不知真假的“霓裳羽衣曲”。用的器皿自然也是唐制的，是重釉三彩式的，翻转底胚，可以看见“大唐开元三年制”、“大唐龙朔元年制”的字样，可知这确确实实是大唐之物。就是上菜的酒保儿，当垆的女人，也都穿着唐人的衣饰，长衣宽袖，峨冠博带，像前朝之人。上的菜更是浓汁肥腴，宽汤大量，有唐人的豪爽。

梅英喜欢这家“唐家酒店”，就天天来这里饮酒。饮的是唐代的名酒“竹叶青”与

“梅酒”。

在唐家酒店饮酒，自然花费极大，所以这里常有人，却无常客。一连三日，梅英都在这里喝酒，且一人静静聆听雅乐，慢慢啜酒。他人如龙凤之姿，又英俊异常，就招唐门人的注目。

这时，从楼下上来了一个女孩儿。这女孩儿也就十六七岁年纪，长得十分俊俏，她一上楼，就问那当垆酒女：“他们念叨的那个酒鬼在哪里？”

当垆酒女一吐舌头，笑笑点颦，意指梅英就在她的身后。

这女孩儿猛一回身，就看见了正在啜酒的梅英。

她怔在了当场。她从没见过这么美貌的男人，唐门子弟上千，却没一个男人生得有他这么器宇轩昂，貌如潘安。

女孩儿愣了。

这时，梅英竟莞尔一笑道：“你说的酒鬼是不是指我？”

女孩儿脸色羞红，却又十分大胆，定定地盯着梅英，半晌才道：“除了你，还有谁肯泡在这里，一连喝上三日酒？”

梅英笑道：“人要闲极无聊，就只好喝酒。喝上三日五日，又算个什么？人活着，不是有许许多多的三日五日么？”

女孩儿笑了，她觉得这个英俊少年很是好笑。

他穿着质地考究的绸衫，带一把显然是武器的折扇，一个人坐在这里，呆呆傻傻地看这些前朝遗物，喝着梅酒，花去大把大把的银子，听着一遍一遍奏着的“霓裳羽衣曲”，他不可笑么？

女孩儿道：“如果你想喝酒，西街东街上到处都是酒店，那里的酒同这里的一样味道，却花不了几个钱，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摆阔气？”

梅英笑道：“你错了。走遍天下，到处都唱的是大宋词曲，谁肯为人奏上一曲‘霓

裳羽衣曲’？想人家唐玄宗，为了听这一支曲子，竟然相思入骨，你在这里花上几十两银子，就可以听李龟年的笛，唐玄宗的鼓，吃着唐朝御厨的菜，岂不是很便宜么？”

女孩儿愣了，她头一回听有人在“唐家酒店”说这儿的花费很便宜，她觉得很新鲜，很好笑，很可气，也很可恼。这人不是闲得无聊，就是存心扔钱摆阔。

女孩儿看着他面前的那鼎肥腴肉、油汤鸡，问道：“你觉得这些菜很好吃？”

梅英左右顾视，轻轻说道：“你要我说实话？”

女孩儿点点头。

梅英苦着脸：“不好吃，很不好吃。”

笑了，她觉得这人有趣了。

梅英悄声道：“而且这里也没有唐人那风采。你看那个弹琵琶的女孩子，长得没你俊，当然也就不是白乐天写的那个琵琶女了。‘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各属教坊第一部’。人家一弹琵琶，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而这个女孩弹得竟是‘大弦崩崩似弹棉，小弦沙沙似心烦’。”

女孩儿一笑，露浅浅酒涡，很迷人：“那你为什么还坐在这里受罪？”

梅英一叹道：“无处可去。”

女孩儿就在梅英对面款款而坐。

梅英惊讶地看着她喝酒，她喝酒的样子很好看，很女人气。“你是谁？你来这里做什么？”

女孩儿笑了：“我是唐九妹，是这里的总管。”

梅英吃惊：“哎哟，我怎么当着总管的面说你这儿不好！”

女孩儿嫣然一笑：“不好就是不好，为什么要说它好？”

梅英也一笑。他指着酒店里的一切：“这些都是你想出来的？”

女孩儿笑道：“不是。我爷爷那时，就有这个酒店了。它没什么起色，奇怪的是它名气越来越大了。”

梅英笑，他从女孩儿那眉尖上看到了她的愁郁，无聊。

“为什么用一个女儿家来管这酒店？”

女孩儿惊讶地看他：“人家问我一百回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乐意干的。你想，坐在这里是不是比坐在家里缝缝补补刺刺绣绣的好玩儿？”

梅英一笑道：“不错。”他注视着这个女孩儿。这是个既大胆又好奇的女孩儿。她在唐家一定是个宠儿，是个不知什么叫艰难什么叫挫折的宠儿，她叫什么名字？

女孩儿看出了他的心思：“我是唐家九妹，我的名字叫唐琳。你叫什么名字？”

梅英摇了摇头：“你何必要知道我？”

女孩儿一笑道：“这很容易。”她抬头向那个当垆的女孩儿示意，那女孩就走过来，向她施礼道：“小姐，有什么吩咐？”

女孩儿竟然神色肃然，冷冷道：“告诉我，他这位公子，你都知道些什么？”

当垆女孩儿一愣，随即答道：“这位公子姓梅，乃北方奉天府人氏，自幼父母双亡，与姐姐瑛梅女侠为孪生姐弟。他叫梅英，十八岁，曾学过武当剑法，也曾习过少林武功，擅使一柄折扇，折扇亦是兵器，也会发十六枚扇骨做暗器。梅公子和瑛梅女侠有一家俏梅山庄，俏梅山庄是北方武林一大家。梅公子年方十八，尚未……”

唐琳突然一喝道：“好，够了！”

当垆酒女一愣，随即施礼，脸色不变，慢慢走向酒柜之后去了。

唐琳看着梅英，梅英有些愕然。他知道唐家堡很灵通，可决想不到他的一举一动，连同他的根底都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当垆酒女说出来。看来，她们知道他的一切。

他想一想，突然笑了：“我想你准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唐家堡。”

唐琳盯着她：“我很想知道。”

梅英道：“我刚才坐在这里喝酒，还在想我为什么要来唐家堡？唐家有名与我何干？我现在可知道了我为什么要来了。”

他的眼睛盯着唐家的九妹唐琳，眼光里满是情意。唐琳突然脸色绯红。她是女孩儿，偏偏又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儿。

梅英推杯而笑：“如果你没话说，我可要回去睡觉了。”

他蹒跚下楼，回客店去了。

这一睡直睡至半夜。他起来，穿好夜行衣，从客店里溜出来。

他一直在街角上走，瞅街上无人，就身子一提，人飞到房脊上，在房上纵飞，直来到唐家后院。

他看到了唐家掌门少奶奶的屋里还亮着灯，轻轻蹿过去，直飞至少奶奶屋后，这里就是唐门放解药、毒药的库房。

摸到门边的一个狮子吞口，就摸摠狮子的鼻头，门轧轧打开，他一闪身，进了甬道。他记住了，甬道很长，有十三道机关。十三，赴冥幽之路的数字。

他脚用力一踏，身子飘飞向后，恰恰退出三步。两边机关发动，从身边射出几十支枪刺。

他再向前一纵，翻板飞开，从翻板上射出一道白光，十几支匕首都射在顶棚。梅英——破了甬道内的机关，一直来到内室。这里，是唐家在江湖上能够纵横几百年的依靠，淬毒的毒药，解毒的解药，全都在这里放着。

他直扑过去，记住了，有一只碧玉透明的坛子，坛子有半尺左右高，坛子边贴着一纸签贴，签贴上是一具交叉的骷髅。这就是唐门最灵的解药“笑人”！

他冲过去，伸出手，去摸坛口。蓦然觉出身后有一股杀气，一道冷冷的杀气。

这是一道剑气。

“我现在可知道你为什么要来了。”有人冷冷地说。

他愣住了。九妹，他身后用剑直指着他的是唐门九妹唐琳。

梅英不知道唐琳是不是想杀死他。他只是愣了一会儿：“我要转身了，如果姑娘不动手的话，我就要转过身来了。”

他慢慢转身，很奇怪的是，他毫无防范之心，转身时神情很安然，像眼前没这一柄利剑。

唐琳冷笑道：“你为什么要偷人家的药？”

梅英一笑：“如果唐门的人在江湖上不胡乱杀人，我也不会偷药。”唐琳默然。她知道唐门淬毒暗器的厉害。没有这些暗器唐门就没有这么威赫的势力。但她的剑无法收回去。

因为唐门有规矩，每夜有一个嫡亲子弟看守这存放毒药解药之屋。今夜正当她轮值在此，她决不能让梅英窃药而去：“你不该擅闯这里，你擅闯这里，只有死罪。”

梅英笑了：“我已经知道你在甬道里，如果我一进甬道，在踏到了第一道机关时，就把手里的十六枚扇骨都射向左边的那个暗洞，你早已经死了。”

唐琳一震，心中暗道：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他一进暗室，如果真的把那十六枚扇骨在发动第一道机关时射出，那时她只好死在他的扇骨之下，因为她进也无路，退也无路。

可他为什么没这样做？是因为他早就知道今夜站在这里的唐九妹么？是因为他早就知道唐九妹不会忍心杀死他么？

梅英双目凝视着唐琳：“我没有杀你，你当然也不会杀我。”唐琳的手在抖。她并不惧怕，只是心乱。她决不能让他拿走解药。她清清楚楚看到，梅英是奔这解药“笑人”来的。

梅英向她一笑道：“你该让我拿走这解药，我只要四十粒。”

唐琳喝道：“不行！你以为这是什么仁丹丸？四十粒，就足以活四十条人命。”

梅英的声音很温柔：“唐琳，你想一想，我拿走四十粒药，也不过是去救人。你该相信我，虽然我救的是唐家下手所杀的人，但我能向你发誓，我救的人决不会再危及你唐家。否则，我跪在地上，自刎在你面前。”

唐琳道：“不行不行，为什么你偏偏要在我看守这儿时间闯来？”她的心绪很乱，声音中也明显有些哭意，有些沮丧。

梅英一叹道：“我早已探明了，虽然这是唐门的最大秘密，但我心中清清楚楚。我只能在你看守这里时来，这并不是害你，是因为唐老爷子活着时最心疼你。唐家大少奶奶虽然很是严厉，但她决不会罚你，她不敢对你怎么样，换上别人，就是唐帆、唐云，也会受罚的。让他们受罚，我心中不安。”

梅英只能这样说，因为他明白女孩儿家的心思，他只有这样说，才可以打唐琳的心，让她觉得心中有些快慰，让她的自尊心得得到一种安慰。这样想不独是因为她，而且也为了唐帆、唐云他们，这让她对梅英更多了些好感。

既然他只是用唐家的解药去救人，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让他去救好了，唐家如果要杀死谁，恐怕不等他把解药送到嘴边，就会割下他的脑袋。

唐琳的心很乱，剑仍然指着他的前胸：“不行、不行！你快走开！”她明白，如果唐家用淬有断肠致命的暗器杀人，那人一定是唐家的仇敌，她不愿意让梅英去救唐家的仇敌。

梅英道：“你可以一剑刺死我，否则我一定要拿走解药！”他闭上双眼，等着唐琳杀死他。

唐琳的剑刺不下去，她狠不下心来。她藏在甬道那个暗洞里，一见他进来，心里就扑扑直跳，她马上猜到了他是谁，果然不错。她的心里是不是已经很喜欢这个俏梅山庄的少庄主了？

梅英轻轻说道：“九妹，九妹，你帮帮我，你帮帮我，好不好？”

他的脸上有些伤心凄情。

唐琳慢慢收回了她的剑。

后来，梅英走了，他什么时候走开了，她根本就不知道。

她的心里很乱，她知道再过三日，唐家的掌门大少奶奶会亲自来这里，查看这些暗器，毒品和解药，那时一定会被发现的。她狠了狠心，她不怕被发现，唐家大少奶奶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她轻轻叹气，也慢慢走出甬道。

唐家大少奶奶果然发现少了四十粒解药。

她把看守内库的几个唐家兄弟姐妹都找了来。这几个人是唐帆、唐云、唐生、唐琳、唐梅、唐举、二少奶奶寄云。

唐家大少奶奶冷笑道：“你们几个都在这里，看守内库的轮值也不过三回，就有人从内库盗去四十粒‘笑人’。这四十粒解药决不是小事，也许会有四十个唐门仇人被人救活，他们会再来寻仇的。也许我们唐门会受损失。我只想知道，在你们这七个人中，是谁看守内库时被盗的……”

七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回话。

唐家大少奶奶从前是峨眉派传人，剑法极精，内功又强，但她脾气极躁，很容易着急上火。

“难道没人知道？是谁偷去了解药？这人也够精明，居然把咱们甬道内的十三道机关弄得明明白白，如果他是白日来，决不会躲过我这里上上下下几百双眼睛。他肯定是夜间偷偷入了甬道！这时，该是你们七个人中的一个站在甬道内的暗洞里，他没伤到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也决不会让你们安安静静躲在甬道里。是不是你们七个人谁拿了这四十粒‘笑人’？为什么要拿解药？要把它送给谁？送给哪一个伤在唐门暗器之下的人？”

七个人都静静地看着她。

唐帆突然道：“我没拿，我也没看见谁走进甬道。”

唐云道：“如果有人进甬道，我会杀死他。”

唐生道：“我没看见人。”

唐梅道：“我也没看见。”

二少奶奶嫣然一笑：“我轮值时根本没事儿。”

唐举看看九妹唐琳，啾啾着说道：“我，我也没看见什么异常。”

大少奶奶和其余六个人都看着唐琳。

大少奶奶的口气突然变得温婉，她对这唐门最娇性的大姑子也心存几分忌惮：“琳妹，总该不会是在你当值时被人偷了解药去吧？”

唐琳轻轻一叹，看定唐举道：“举哥，其实你也明白是我头一晚上出了差错了。”

唐琳轻轻回顾众人，说道：“是我放了他，是我把他放了，你们要罚要杀，明天告诉我一声。今天太晚了，我要去睡了。”

她转身迤迤然走出去，不敢回头。她知道如果她回头，一定会让几个哥哥嫂子看到她脸上的泪水。

唐云想去追她，被大少奶奶喝止住：“别管她！其实我这个当家人，真就当不了她的家，老太太活着，如果我动她了一个手指头，老太太会去寻死觅活的。我怎么办？”

唐帆冷冷道：“一定要找回解药，四十粒解药‘笑人’，足以让唐家所有走出门去的杀手对自己的暗器没信心。”

大少奶奶道：“何必问她？我们唐家堡的人决不会都在白白吃饭。来人，传唐松！”

唐松进来了，给大少奶奶磕头，给唐家其余六位行礼。

大少奶奶问道：“唐松，上月下半月，都有谁有唐家堡来去，你拣武林中有名堂的说一说。”

唐松是胖子，胖得浑身的肉直哆嗦，他念念叨叨，如数家珍：“上半月有山西驴帮来咱们这里做了五天买卖。但他们之中没什么像样子的人物，领头的是个首领叫铭杰的，用一口刀，武功极差。有从幽燕来的三剑客之一白云剑客，他在唐家玩了三天就走。还有红花镖局的少局主邵梅辰，他护镖交到成都府，就来唐门闲游，再有就是北方奉天府俏梅山庄的少庄主梅英，他来‘唐家酒店’，喝了三日酒，还有‘康顺成’绸店老板、‘一柄尺’布店老板一同来做买卖……”

唐云道：“他们之中，有谁是在上月末二十八、二十九日这两天走的？”

唐松想了一想道：“白云剑客、邵梅辰、北方俏梅山庄少庄主梅英都是在这两日走的。”

大少奶奶一笑道：“好，唐松，退下去吧，这里没你的事儿了。”

唐松悄悄退下。

唐帆道：“我去找白云剑客。”

大少奶奶道：“还得有人去找那个俏梅山庄的少庄主梅英。”

唐举道：“我去。”

大少奶奶慢慢道：“你不要去了，我不想让唐家堡再有什么闪失，让唐黑去找这个梅英。”

唐琳知道的就是这些，她向瑛梅细细讲述，边讲脸上还带着笑。她明白大少奶奶决不会让偷药人轻易逃脱，她一定会派人杀死梅英的，她不放心，就随后跟来了。

瑛梅皱眉道：“天下武林，最让人头疼的就是蜀中唐门，暗器奇绝天下。梅英这次盗解药，也不知是想救谁。但无论他救治谁，都会得罪蜀中唐门。看来，俏梅山庄与唐门这仇隙算是结下了。”

唐琳道：“我拿了三十八粒药，还给了唐黑。”

瑛梅皱眉道：“恐怕没那么容易，他们迟早会发觉的，那时不光梅英仍会被杀，也

会连累你的。”

唐琳低下了头，轻声说道：“我不怕。”

瑛梅看着唐琳，沉吟半晌，方才说道：“唐琳，我想你一定喜欢梅英，梅英也很喜欢你。你是一个江湖奇女子，如果你不反对，我想让你同梅英订成一门亲事，以这玉镯为证。”

瑛梅拿出两块玉镯。这是两块纯净无暇的白玉，从中分割，合为一环，分则成一龙一凤。瑛梅道：“如果你能同梅英在一起，我也大可放心，让他少去做些恶事，岂不更好？这一块凤你收着，算是你与英弟的信物。”

唐琳脸色绯红，她满心想去接这玉镯，却又羞涩万分，怯怯地不好去接。

瑛梅见她迟疑，惊讶道：“莫非九妹不很乐意这门亲事？”

唐琳羞涩不安：“还没……没告诉家母……”

瑛梅抓住唐琳的手，把这块玉凤放在她手中。

唐琳心里很快乐，但她低下了头，很羞涩。

瑛梅扯住唐琳的手，带着她转过许多屋子，来到了瑛梅的居室。瑛梅的居室很女人气，也许是过于女人气了。到处都是很香的气味，花瓶很多，被衾也满是红红绿绿的大朵团花。只是墙上挂着一柄剑，才像是女侠的饰物。

案上有琴。

瑛梅向唐琳一笑道：“九妹是不是喜欢弹琴？”

唐琳笑道摇头，她从不喜欢弄琴，她坐不住。

瑛梅道：“你一点也不会抚琴么？好，我来弄琴给你听。”

瑛梅坐了下来，轻轻地抚琴。

唐琳看着她的手，很惊讶她弹琴时左手竟然有一个中指与无名指夹在一起弄弦的

习惯。瑛梅的琴弹得很好，琴韵清雅，又缠绵深长，让唐琳听了心中很快活，很舒服，竟想起唐老爷子在世时那天天快乐的天伦之乐。她笑了，痴迷迷地笑了。

瑛梅让唐琳和她住在一间屋里。

隔榻而息。

瑛梅睡觉有个习惯，不乐意吹熄灯火，就让蜡烛一夜烧至白昼。她向唐琳笑道：“你是不是不惯点灯睡觉？如果你不习惯，可以吹灯。不过那样，我可就不习惯了。”

唐琳一笑，说她不在乎。

瑛梅很快就睡着了，睡得很熟。

唐琳睡不着。她在想这个俏梅山庄，想这北方的冬寒之夜。如果她嫁了梅英，就要忍受这北方的冰天雪地了，她能不能受得了？她要住在这俏梅山庄么？她有些不大习惯这里。这里虽然也像唐家堡一样，富贵宽绰，有许许多多的房屋，但这里却没有唐家堡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没有唐家家族那么热闹。她要嫁给梅英，会不会很寂寞？

唐琳在胡思乱思，不能成寝。

有人笃笃敲门。

瑛梅低声问：“谁？”

“是我。”

唐琳心中一热，她听得出来门外之人正是那个梅英。

瑛梅笑了，说道：“唐姑娘已经睡了，你为什么还不走开？”

梅英听来也颇不好意思，他说道：“好，好，我走，我走。”唐琳睡了一觉，直睡到大天亮。她起来时，小丫头点梅为她盛水，洗脸梳妆。

瑛梅走了，她有事要去办。唐琳留心一看，她注意到墙上已经没有了那一柄剑。瑛梅一定是办什么大事去了，不然决不会这么匆匆而去。

唐琳被领去前院，她的心突然又咚咚跳起来，她看见了站在花株前的梅英。

梅英实在俊俏。

唐琳的脸红了，她说不出话来。她才知道，一个女孩子常常脸红心跳，心里一定很是甜蜜。

梅英看着她：“姐姐告诉我，你收下了那块玉凤。”

他把手扬起，他手里有一块玉通体透明，在阳光是熠熠闪光，正是那块与唐琳的凤可以合并为一的一条矫腾欲飞的玉龙。

唐琳低着头，她很羞涩。近日来，她再也不是风风火火的唐家九妹，而是一个动辄脸红的唐琳姑娘了。

梅英道：“我听家姐说，要派人去蜀中唐门求聘。我三年之后，一定娶你为妻。这三年之内，我要好好埋头练好武功。我决不让你失望，让你嫁给一个躲不过唐门暗器的男人。”

唐琳抿嘴一笑，她喜欢梅英，他躲过躲不过唐门暗器又有什么关系？

唐琳回到了客店。她要好好歇一歇，躺在床上，好好想一想她自己。

她关好了房门，去找开帘账，吓了一跳。

小儿正盘着腿，稳稳当当地坐在她床上。

唐琳一愣：“你是谁？”

小儿咧嘴笑了：“敞口巾，庚年羊，房子宽大闲得慌。”

唐琳笑了：“你这么一个小孩子，也算是咱们唐家的人？”

小儿道：“对，小儿，奉天府酒馆的人。有人等你，去不去？”

唐琳道：“不去。”

小儿起身下地要走。

唐琳以为怪事，唐家人做事，从来没这么快脆回绝的，也不该这么一口回绝之后掉头就走，他回去如何交待？

唐琳喊住了他：“找我做什么？”

小儿搔着头：“说不明白，他们说要杀一个人，还说是姓梅的，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

唐琳脸色一变，说道：“好，我跟你走。”

小儿和唐琳进了酒店。

酒店里，瘦汉子、唐黑、店主人仍然围桌而坐。好像不管等多久，他们都全静静地坐着等待。

唐琳看见瘦汉子，心中一怔，慢慢说道：“云哥，是你？”

瘦汉子冷冷一笑：“对，是我，不是唐帆。”

唐琳那一愣当然瞒不过唐云，唐琳如果说期望来人，也该当盼来的是唐帆。因为唐帆虽然残忍，但总比唐云好求情，对唐琳也比其他哥哥好一些。她不愿见到唐云来，却偏偏正是唐云来了。

唐琳慢慢坐在桌边。

小儿这回没地方坐了，只是站在店主人身后。

唐琳在等，在等唐云问话。

偏偏唐云什么也不问她。唐云低着头，问店主人：“三叔，俏梅山庄出没出来人？”

店主人拈须道：“好像没人出来。”

唐琳心中好笑，看来这个糊涂三叔又弄错了，他不知道一大早，瑛梅已匆匆离庄而去。但她也不说破，如果他们认为瑛梅仍在俏梅山庄，说不定会有些忌惮。

唐云的面色阴沉：“九妹在这里等着，三叔看着九妹，和唐黑去。你只要缠住瑛梅，我来出手。”

唐黑点点着，他不敢看唐琳。

唐琳突然冷笑了，她从怀里蓦然掏出一块玉，这是那块玉凤。

“唐云，三叔，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与俏梅山庄少庄主梅英的定情物，是瑛梅女侠亲手送给我的。你想去杀梅英，为什么不先来杀死我？你杀了我之后，再杀他岂不是更方便？”

她提剑冲向唐云，倏忽向他出剑，剑风直刺向唐云的前胸大穴。

唐云的手指突然夹住了唐琳的剑。

唐琳的剑不动分毫，她既刺不出去，又拔不回来。

唐琳吼道：“解药已经拿回来了，给了黑哥。你为什么还要去难为他？”

唐云冷冷道：“我已收到掌门人信鸽传讯，你从家中又带走四十粒‘笑人’，这一次是老太太帮了你。”

唐琳道：“不错，不错，就是她大少奶奶亲自来，又能把我怎么样？”

唐云叹道：“唐门有了你这号姑奶奶，还在江湖上怎么混日子？看来要让唐门强盛，就顾不得你了”

唐云的手指一贴一捏，就把唐琳手中的剑夺了下来。他迅疾点了唐琳的穴道，让她瘫软在桌边。

“三叔，看好她，我们去去就来！”

唐云回头看了一眼唐黑，和唐黑一起走了出去。

唐云和唐黑在街上疾走，他们要赶到俏梅山庄去，这是大白天，他们无法施展轻功奔驰，只好匆匆赶路。

唐云脸色阴沉，他一定要杀死这个梅英。敢轻视唐门的人，一定要死在唐门的暗器之下。

蓊郁的山庄已经在望。

前面是一座小桥，桥上站着一个白衣人。

这人背向唐云和唐黑，似乎在阻他们的路。

两个人站住了，他们没法儿不站住，因为那人正在用剑点向桥边的一棵树。

剑尖指处，嘶嘶松响，便有一枝松针哗哗脱落，只剩下一根秃枝。

唐云和唐黑站开了，他们两个人同那个白衣人站成犄角之势。

白衣人的话声很冷：“唐云、唐黑，为什么不回蜀中去？难道这里竟有些什么好玩之处，足以让你们乐不思蜀了么？”

唐云冷冷道：“足下是谁，我并不感兴趣，请你让开路，让我们二人过去，我们要去俏梅山庄，有要紧事办。”

白衣人道：“想过去也行，你们两个人必须踩着我的尸体，才可以走过这座桥，入俏梅山庄。听说唐云、唐黑都是唐家堡一流高手，真想领教领教二位的本事。”

唐云道：“你为什么不转身过来？”

白衣人道：“留给你们后背，射暗器时目标岂不是大一些？”

唐云心里渐渐生出一些怒气来。他在江湖上不比唐帆有名，是因为他杀人慢，杀的人也不如唐帆多，但他的手段决不会比唐帆差。何况他身边这一回又有唐黑，唐家三兄弟相偕入江湖，那是极难碰见的事儿。如今唐云、唐黑两大高手在此，如还收拾不下这个白衣人，唐门此后还能在江湖上扬声立威么？

唐云道：“好，我就来会一会你。”他向前伸出一手，这是要唐黑向一边退去。

唐黑看着那白衣人，冷漠地向后退去两步。

白衣人长笑道：“好，唐云，让你看看我是谁。”

白衣人身子一掠，人如飞鹤，纵跳几下，就站在唐云对面。

白衣少侠白鹰！

唐云一愣，他不想同白鹰交手。

如果他杀了白鹰，江湖七大门派决不会罢休，他们一定要向唐门寻仇的，因为白鹰是七大门派在江湖上的代言人。他是少林达摩堂欣悦长老的俗家弟子，在江湖上辈份很

高。

唐云心中在踌躇，他刚刚明白为什么白鹰要背向他们，以技挟人。他是不想让唐云知难而退，想逼唐云同他交手。

唐云冷冷道：“难道白鹰少侠也同偷药贼一伙么？这可怪了，闻听白少侠乃是少林达摩堂欣悦长老的首徒，在江湖上善为人排忧解难，是侠义道上的有名英雄。如今怎么同偷药贼成为一路了？”

白鹰颇有些恼怒，他在江湖上行走，从没人敢于对他如此讲话，他心中杀气顿生，冷冷说道：“有本事自然该同人一招一式过招，暗器也算是光明正大的一搏，淬毒杀人，就算是蜀中唐门的本事么？你今天试一试，用你那淬毒暗器，杀不杀得了我？”

白鹰提剑，慢慢向后撤去，与唐云对面站有三丈远时，方才立定，笑道：“这么远好不好？我总得照顾你那些毒玩艺儿。”

唐云不动声色，他杀人时一向不急，很早时候，他杀人时着急，把一件新袍子溅脏了，溅了一身污血。从那以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要杀的人总在那里活着，等着你去杀，你不杀他，他就不死。你何必着急？着急只会弄脏衣服。要杀的人一杀就死了，你再也不用想他了，可新衣服脏了，就得扔，让人总想念着，那一件袍子穿着很合身，弄脏了很可惜。

唐云在掏鹿皮手套，很小心地把它们戴在手上，连身边的唐黑都在盯着他，看着他，奇怪他会把这些唐黑从心底里熟悉的动作弄得慢成了僵滞一般。

慢，就要等。

对方在等，慢极了就连自己也要等。

终于弄完了，唐云向前走了几步。他这是告诉白鹰，他敢于走向白鹰，他并不害怕白鹰那漫天的剑气。

唐云决定出手。

他看了唐黑一眼，这一眼中似乎有许多话在说。

唐云盯着白鹰，说道：“我不想杀你，如果你伤在我暗器之下，你就离开这里。”

白鹰笑道：“我也不想杀你，如果你伤在我的剑下，你马上离开俏梅山庄，别再找梅英的麻烦。”

唐云长笑道：“好！”

唐云看定白鹰，他知道白鹰不是等闲之辈。

他扬起那只戴着鹿皮手套的右手，谁知道这只手一扬，会飞出多少件暗器？

他必须要全力一击！

白鹰的眼盯着唐云的手。他并不轻视唐云！如果他轻视唐云，他就会死。他左手虚虚前引，捏一个剑诀，这是少林的达摩剑式起手式“决心面壁”。

顿时，他的衣袖振振飘起，浑身鼓荡着极强的内力。

他的内力可以抵御得住唐云的暗器么？

唐云的手飞起来了，眨眼间，飞起了一片闪光，一片暗器破空的嗡嗡声响。

白鹰的身子突然平移了六步，然后又向左退了三步，向右闪了三步，在最后三枚暗器袭向身后时，白鹰的剑向后一挥。

三枚铁相思刺落在地上。

唐云的脸色很难看。他这一手是“十八星宿下凡来”，十八粒暗器手法绝好，暗含天上十八星宿玄机，变化机巧无穷，但被白鹰走那奇妙的步法，竟一一破解开去。

身边的唐黑向前一冲，似乎要出手。

唐云一声喝道：“唐黑，住手！”

唐黑身子疾停，站住了。

唐云道：“白鹰，后会有期！”

他转身同唐黑缓缓离去。

第四章 神功

梅英坐在屋内。

他在凝神屏息，潜运内功，气游紫府，神走太虚，气凝十二重楼，去击向他的任督两脉。他无法使内功颇有进境。

面前的蜡烛已燃成烛堆，只余跳动烛火，眼前的三枚信香已燃成香灰。

梅英站起身来，走至床前，双脚踏在床上的两块方砖上，床便轧轧响着，向下落去。待到床落得两人深时，梅英身子平平一跳，人便落在床上，床响越来越急，梅英便直直堕入地下。

又复成为一间静室，一张床完好如初。

梅英进入地下甬道，这条甬道很长。

他从甬道边拿起一支火把，手举着火把向前走去。一直走到一扇石门前面。石门很厚，也很宽，梅英看着石门，凝视了一下，把火把插在一边，双掌贴紧石门，一用力，石门便訇然而响，缓缓打开。

石门后，是一间密室。

这里像是久无生气的地牢，但石室中有一床，一石桌，还有几块大石做为石凳。

石床上端然凝坐着一个人，他的头发全白了，又很乱披散下来垂盖住了他的脸，他身穿一件白袍，双手指长如鹰，枯干瘦削，毫无血色。

看不出这人是男是女。

他说话的声音很是尖细：“你拿到解药了？如果你没拿到唐门的‘笑人’，就不要再对我讲话，我决不会传给你内功心法的。”

梅英沉声道：“我拿到了。”

那人声尖如蝇蚋：“好，好！拿来我看。”

那人虽连声说好，但神色之中却并没极大欢喜，只是用力一摇头，头上的披发乍然一飞，如狮如豹，都齐齐飞向颈后。

这人的脸色极为苍白，人大约在四五十岁年纪。奇特的是他的面貌十分姣好，像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他那双手也很纤细，像玉石雕刻而成。他穿的素白袍，却是一件男人的袍子，他稳稳地坐在石床上，一丝儿也不动。

梅英轻轻走上去，把小包打开，给他看。

这人看了看梅英手里的药，又嗅了嗅，抓起一粒药丸仔细看着，点着道：“不错，这正是唐门的解药‘笑人’。”

这人的手在颤抖，他的惊喜很难掩饰。

梅英道：“这是三十九粒药，前辈用来大约是够了吧？”

这人突然尖声狂笑起来：“够了够了，为什么不够？有三十粒就够了，我可以活三年，三年不够么？有三年功夫，你会成为天下难敌的高手。”

梅英双手捧药，奉与这人。

这人尖尖的手指一掠，梅英觉得手上一轻，手里的药就没了。

这人仍然披头垂头，嗒然若睡。

梅英小心翼翼，说道：“师父……”

这人声音突然变得很浑厚，像一个剽悍男人的豪爽之声：“慢一点，叫起师父来，还早呢。你先坐下，听我说。”

梅英坐下来，他双目凝视着这人，听他的吩咐。

他是谁？他会要梅英做什么？

武林中人都知道一年前有一次恶人谷大战。

那一次是唐家的掌门人唐老爷子、江湖七大门派一齐出手，追杀阴阳邪神许不天。七大门派是派出自家最好的好手去追杀阴阳邪神，七大门派中有少林达摩堂的圆痴大师、武当山的哭道人，崆峒的胡铭，淮阳门的曾怒，形意门的天苍头陀，峨眉的秦越女，天门派的印正羽。这七人联袂而出，一起出手，尚不能制服阴阳邪神许不天，只好派人去请唐门掌门人唐老爷子出手。

在恶人谷，七人围住阴阳邪神许不天，足足打了三个时辰，仍不能赢得许不天。许不天的武功十分怪异，能够从别人的进身招式中知其刚武或阴柔，而以其极怪诞的武功化其为无功。他以莲花指对付圆痴大师，以阴风剑法对付武当哭道人，以摧心拳对付印正羽的少林神拳，以达摩十八剑对付秦越女的峨眉剑法，以掌握化刀逼退天苍头陀，以女儿柔身法让崆峒的胡铭无功。最后七大门派人只好一齐出手，将阴阳邪神许不天围住。但许不天步法诡谲，一会儿飘忽于东，一会儿闪动于西，让七大门派人无法动手杀他。这时，唐老爷子出手了，他一连发出了十六枚暗器。有一枚相思刺打在许不天的乳突穴上。

许不天一坠而落，在七大门派的剑掌之下。

他闭上了双眼，吼道：“七大门派，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杀啊，杀吧，显你们这正大门派的威风啊！”

七大门派的人都是名门耆宿，被他这一声震吼，喝得羞愤难抑，天门派的印正羽最是暴躁，提拳便打。他使的是一手惊世骇俗的少林神拳，这一拳打下去，哪里还会有许不天的命在？

这时，圆痴大师和哭道人都用衣袖一拂，化去了印正羽这一拳。

印正羽看着圆痴大师和哭道人。

圆痴大师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许施主既然能去其恶心，印大侠又何必伤人性命？”

哭道人亦道：“为什么不废去他的武功，让他自去？”

七大门派人都赞同圆痴大师，哭道人之意。

于是，圆痴大师以少林洗筋功夫废去了许不天的武功。

许不天不复是江湖上人人惊惧的阴阳邪神了。

江湖上从此太平。

没人再听过说阴阳邪神许不天的名字，这个人怕会从此绝迹江湖。

这个端然凝坐的人正是许不天。

他冷冷道：“如果你答应我，就可以传你我的内功心法。”

梅英静等着他发话。

许不天道：“你同我一样，生有两颗心脏，依早年逝去的前辈大侠鱼漂儿所言，这种天生异禀的人十万之中也难寻出一人，你一定可以练成我的神功，无敌于天下。”

梅英的脸变得涨红，无敌于天下，是不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梅英讲话的声音都变了，他看定这个名动天下的魔头，眼里闪光。

许不天道：“圆痴和尚一念之仁，只是伤了我的一处心脉。他决不会想到阴阳邪阳会有两颗心，他以为伤了我的心脉，即或不死，我也成为了一个废人。他想错了……”

许不天的脸上闪着邪恶的光，他要让七大门派的人流血，让七大门派用性命与鲜血做恶人谷之战的代价。

梅英等待着，等阴阳邪神许不天吩咐。

许不天咯咯笑着，直立的身子不动，笑声便从喉咙里，从身体中，从胸膈中流出，声音尖厉阴森，不类人声。

梅英竟然能受得住他这笑声，稳稳地站在他面前。

许不天心里暗暗惊讶，他知道梅英之所以能在他这“幽冥神功”面前挺住，不是因为梅英有过人之能，而是因为他有两颗心脏。

许不天阴森森沉脸道：“这是‘幽冥神功’，你有一颗心脏，能抵得住神功之力，真

是难得。但你要学我功夫，一定要先做一件事。否则，我决不会传功夫与你。”

梅英肃然道：“不知道前辈让我做什么？”

许不天道：“这一件事很不容易，你可以不去做，你可能做不完这件事，就送了你的命。”

梅英的脸上有惊疑之色，他不明白许不天会让他做什么，但他很想学阴阳邪神许不天的神功，天下人人惊惧的“阴阳神功”一旦学成，他就可以纵横江湖，无敌于天下了。他脸上忽晴忽阴，神色不定，半晌才讲道：“不知前辈要我做什么？”

许不天的手指向前轻轻探出，明明是一个素衣男人，却拂指若仙，婀娜娜娜，透无限诡异：“我要你杀人！”

梅英身子一颤。杀人，杀谁？

“你替我去杀了那七大门派的七个人。”

梅英一惊，以他现在的身手，去杀七大门派的人，岂不是自取灭亡？

但梅英毕竟是俏梅山庄的少庄主，他静静地凝视着许不天，心里知道，只要是许不天想杀的人，决没有一个会被他梅英轻易杀死。

但他不能不答应。

许不天冷冷地盯着他：“你想不想干？”

梅英傲然一笑：“为什么不想，如果他们杀不死我，是不是我就会成为武林中的第一人？”

许不天一怔，他决没有想到梅英会这么率直地说出他的心里话。但他随即尖声笑道：“对，对，好，好，想不到会有人对我阴阳邪神说他要成为武林中的第一人。”

梅英问：“他们是谁？”

许不天的头深深地垂下去，垂在了胸前。这时梅英视他身影，若是在注视一个女人。但他形体壮如男儿，虽很瘦弱，但仍不失男人形色，看那蓬乱头发，又如钗环女子，这

其中诡异，让梅英心中生百种滋味，无法向人述说。他爱许不天，当他知道许不天与他一样时，他便止不住要爱许不天那身体了。他知道，当他从许不天的身体上看出了熟悉，看出了终于有一个人同他一样，有着那奇异的身体时，他颤抖了。他一句话也未说，就爱上了许不天！

一个人的身体是男人的，他便有男人的刚性，他渴望得到男人的另一半，他渴望女人。一个人的身体是女人的，他便有女有的阴柔，她也渴望得到女人的另一半，她渴望男人。可他与许不天一样，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世人骂人时，叫他们是“二犄子”。他们时常悄下叫自己是“阴阳人”。

他们是女人，是男人？是男女人？还是女男人？

男女人，女男人，这叫法很别扭。

但只能这样叫，梅英叫他与许不天是男女人，或是叫女男人。

许不天的头仍未抬起来。他心脉无伤，虽仍有一心，但实在活不过三年去。碌碌尘世，他已无憾事，但怎能让伤他的七大门派人安安稳稳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少林达摩堂首座圆痴大师；

武当山三长老之一的哭道人；崆峒的护法胡铭；淮阳门的大师伯曾怒；形意门的散人天苍头陀；峨嵋的不老尼姑秦越女；天门派的掌门人印正羽。这七个人，每一个在江湖上都是鼎鼎大名的一派宗师，武功超绝，若非如此，七大门派出手杀阴阳邪神许不天，也决不会派他们去。这七个人都是七大门派中的顶尖高手。

梅英想不到，许不天竟然要他杀这七个人。这七个人，他谁也杀不死，当他站在这七个人面前时，他只要想动杀心，就一定会被人杀死。

许不天道：“如果不答应，你决不会学到我的神功，你也决不会成为天下第一高手。如果你答应，我会告诉你，如何杀死这七个人。你杀死这七个人，你就可以得到我的内功，得到我的一切。你学会我的神功，要一年半的时间，你必须用一年半时间把这七个

人的头带来给我。你每逢带来一颗人头，你就会得到我的一项绝技。待到一年半后，你就可以得到我的‘阴冥神功’与‘赤阳神功’。那时你就可以闭门修习，一年之后，你就是天下无敌的第一高手了。那时，我也会死掉.....”

许不天的话很淡漠，他参悟了生死玄机，故对人生一切皆看得很淡。他可以舍弃一切，但决不舍弃仇恨。

梅英看着他。

许不天道：“你可以回去，好好想一想再告诉我。”

梅英不动。

“你为什么不走？”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不用想，我可以去，我可以杀死他们。”

许不天尖声长笑：“好！我会教给你一个办法，让你先去杀第一个人。”

梅英冷冷道：“他是谁？”

“天苍头陀！”

形意之旨，重在意。

意是动，意是静，一动一静，不中规中矩，却合心合意。鹤之单足伫立，无劳无神，是意；虎之渊跃，无损无伤，是意。形化为形方有形，意不化为形便无形。

由是才有形意门，才有了宋时慢慢超华山，傲中原的形意门。

形意门的掌门人为中原镖局的局主钟离忌，他擅蛇鹤龙虎十八打。有人说，江湖上再也没有人可以把这十八打使得像钟离忌那样随心所欲，更有行家说，这十八打功夫已经独步天下，无人可及。

但少林寺达摩堂首座圆痴大师还是一揖道：“老僧以为，形意门此次出动，不宜掌门人轻出，还是请掌门人传令，让天苍头陀辛苦一趟才好。”

形意门诸门人愕然，谁都知道恶人谷一战，是关系天下武林命运的一场恶战，七大

门派一齐出手，必然要动用最强的力量去恶人谷，为什么这圆痴大师不让掌门人钟离忌去，反而要那个在形意门中自高自大，懒懒散散的天苍头陀去？

众门人正惊愕间，忽听得掌门人钟离忌一阵长笑道：“好，好！果然不愧是达摩堂首座，难为你竟看中了我这个小师弟。”

他笑着向懒懒站在一边的天苍头陀道：“师弟，你为什么不上前与圆痴大师叙话？”

天苍头陀头向掌门人一低，算是一揖，就懒懒地站在圆痴大师面前。

天苍头陀浑身衣衫腌臢不整，神思恍惚，站在圆痴大师面前，静静地看着他。圆痴大师心中暗暗思忖，不知道这个天苍头陀究竟有多少功底。形意门的拳掌功夫独步天下，不拘一格，重静而不重动，著意而不显于形，自然有其奥妙，但这个天苍头陀究竟有多少功夫？

圆痴大师道：“阿弥陀佛！恶人谷一约，是生死之搏。老僧虽听得你的英名，圆痴师弟也一力荐举你，但不知你是否可以肩形意门一脉重担，赴这一场生死之约？”

天苍头陀竟不能随圆痴大师这一问而变得庄重起来，他仍然是那么平平淡淡地看定圆痴大师，慢慢道：“形意门之恃，必然是十八打。我是形意门人，自然不会例外。”

一语说罢，竟让形意门中许多门人立时忍俊不禁。

形意门人天天勤习武功，谁见过这个小师叔练好了这蛇鹤龙虎十八打？他不是喝酒，就是睡觉，不光自己不练，连掌门人练功时他也不去看。

形意门人都知道他是祖师最心疼的弟子，祖师临终之际将形意门交与钟离忌时，竟盯住天苍头陀瞪圆了眼，叹口气道：“你……你呀，你……”竟言未尽而歿。祖师心痛，是恨天苍头陀不潜心习武吧？怪的是，这震惊天下的恶人谷一战，圆痴大师竟要天苍头陀出马。

他竟然也说他是形意门人，说他也擅蛇鹤龙虎十八打，这岂不是让形意门人晒笑么？

这一笑竟笑得圆痴大师犹豫起来。如果天苍头陀是形意门中的高手，形意门人自然不会晒笑，莫非是师弟圆澄看错了？

哭道人在一边看出了圆痴大师的犹豫，就问道：“恶人谷一约，是生死之搏，不知头陀是否愿往？”

其余四派人都暗暗点头，知哭道人这一问问得好。如果你不愿去，又何必硬要你去？也知这是哭道人心细之处，如果天苍头陀忖量这一战之恶，或者会婉言推却，这也不失他的面子。练武之人的面子，有时比命还重要。

谁知这天苍头陀竟懒懒答道：“不是有形意门人么？所以只好去一次了。”

众门人大哗。看来，天苍头陀不是愿意，而是不得不去就是了。连形意门掌门人钟离忌都觉得他这话唐突，忙抢上前来插言道：“事关天下武林命运，师弟这话，自然也是说形意门不敢推诿责任。”

天苍头陀不语，好像他并不赞成师兄的话。

圆痴大师沉吟之间，就想出了一个主意，他缓缓说道：“形意门的十八打，老衲也曾见钟离施主的师父用过，那其中奥妙，确实难以言说。不知天苍头陀可不可以为老衲施过一次，让老衲再饱一次眼福？”

众形意门人一下子静了下来。圆痴大师沉吟有时，方才有了这一请求，这请求虽像是请教，实在是想验证天苍头陀的武功，看他的形意门绝技蛇鹤龙虎十八打是不是炉火纯青，功夫老到。

没人敢出声。

天苍头陀看定圆痴，淡淡道：“难道六大门派人要去恶人谷，都得先比划几下子么？”

天门派掌门人印正羽脾气暴躁，大声道：“别人不用，你却得试上一试。”

圆痴大师、哭道人一听，知他说话欠思虑，怕他这话会让天苍头陀难堪，生气，忙想向天苍头陀再说上几句话来缓和气氛。

不料天苍头陀不羞不怒，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是么？那好，我就试一试。”

天苍头陀慢慢地走到厅堂前，稳稳站定。

形意门人见他立场中，也不禁在心中为他暗暗鼓劲。

天苍头陀左手虚虚一扬，弯手如琢，肢立如颈，引了一个鹤形。右手回身一拢，绕腰侧而缓出，渐渐化为一个豹爪。

形意门人都心中嗟叹。哎呀，这个人可丢大了，天苍头陀，这就是形意门的惊人绝技十八打么？看他那的左手，出拳不拢，似爪非爪，像钩非钩，是豹爪还是鹰勾？这哪里是形意门的十八打？这简直像江湖拳师的花哨架子。形意门人再也忍不住，都纷纷喷言出声，显示不满。但天苍头陀仍不动，一双眼睛，漫无神光，静静地看着圆痴大师。

印正羽刚想出言，斥苍天苍头陀这不伦不类的架式，只听得圆痴大师喝一声彩：

“好！”

形意门人都吃了一惊。莫不是这老和尚糊涂了？这四不像的架式，好在哪里？莫非这老和尚也和江湖上各门派人一样，口头在称赞你，心里却在骂你这架式狗屁不是？但看上去不像。

连武当哭道人的脸色也肃然起来。

莫不是这四不像的架式有点看头？

圆痴大师向前走了两步。在天苍头陀面前站住了。

他突然一问：“左手是什么？是鹤是蛇？”

形意门人暗下一叹，果然有这一问，这哪里是鹤，又何尝是蛇，天苍头陀妄摹蛇鹤，这脸不是丢大了么？

谁知天苍头陀竟冷冷道：“大师方外之人，何必着相？这左手不是势，亦不是手，既不是鹤，也不是蛇。”

圆痴大师笑了：“不是鹤，不是蛇，又是什么？”

天苍头陀道：“何必是鹤？何必是蛇？此亦是鹤，此亦是蛇。大师何必这样执迷？”

圆痴大师脸上顿现喜意，哈哈一笑道：“好，好。老衲兴之所至，自然还要问上几句，还望头陀赐教。你这右手是什么？是豹爪？还是虎抓？”

天苍头陀朗声道：“大师更是罗嗦了，我这右手只是手，既无豹爪，也无虎抓。大师何必非要虎豹？难道以大师修为，竟看不出这只是天苍头陀抓酒瓶子的一只手么？”

圆痴大师一笑合什道：“阿弥陀佛！依老衲看来，头陀恶人谷去得，去得。”

形意门人都愕然，难道就用这不伦不类的一式，可以说动圆痴大师，让天苍头陀去一次恶人谷？

可圆痴大师是七大门派此行的领袖，他说天苍头陀去得，天苍头陀自然可以去了。

哭道人突然向天苍头陀一揖道：“不知头陀刚才那一试，是不是十八打？”

天苍头陀漠然道：“没有那么多，只有八打。”

圆痴大师与哭道人互相一视，嗟叹道：“还有八打，还有八打。如果头陀剩下了一打，岂不是更好？”

天苍头陀道：“大师错了。”

圆痴道：“不知老衲错在哪里？”

天苍头陀道：“蛇鹤没了，龙虎不见，一打也不打，岂不是更好？”

圆痴大师合什，哭道人抚掌而笑道：“好，好！好一个没了蛇鹤，不见龙骨！好一个‘一打也不打！’”

圆痴大师向形意门掌门人钟离忌行礼道：“恶人谷一行，就请去头陀去，好不好？”

钟离忌长笑道：“好，好，有什么不好？自然该是他去，自然该是他去。”

果然，形意门去了一个天苍头陀。

天苍头陀不愿在形意门内苦苦练功。他愿意天天喝酒。

形意在中原，因为少林寺的不大过问俗事，因为中原几家门派的渐渐式微而变得声望日隆。形意门的弟子很多，多是贵家子弟，所以形意门在江湖上很有气派。

自从形意门同江湖六大门派一起出手，杀败了阴阳邪神许不天后，声名更盛。但天苍头陀不愿意热闹，就一个人跑到苏州城里喝酒。他已经喝了三天酒。

打败阴阳邪神算什么？如果仪狄再生，天苍头陀情愿向仪狄学造酒，好酒难得啊。如果李白再世，天苍头陀情愿同李白一起喝酒，直喝得垂垂星汉下界来。

无人知他心思。

他独一个人饮酒，便觉得无限寂寞。心想该有一个喝酒的伙伴。他心中一阵怅惘，古人有伴，竹林七贤，哪一个不是喝得海量？那还都是一群吟诗弄琴的文人，现今的酒中豪杰都哪里去了？

天苍头陀的酒喝得更怪，他不像常人那样一瓶一瓶地喝，他喜欢把女儿红、佳酿、绍汾、熊酒、醉倒山这几种酒都摆在桌上，一样喝上一杯。或者用几只杯子，把酒斟满，像是贪心者在迟疑，这喝一口，那啜半杯。

酒楼上有许多饮者，但都以他为怪，晒笑他像是禁囚之徒忽而开释，匆匆忙忙地饮酒，竟然不知喝什么酒为好了。

天苍头陀仍埋头饮酒，不理睬周围之人。他已经这样喝了三天酒了，从酒楼一开门就饮，直到打烊。

偏偏这时有人喝了一声彩：“好！真是快人之饮！”

天苍头陀抬起头来。是称赞他么？

他的脸色微微变红。

天苍头陀习惯了被冷落，形意门中人对他从敬重，他倒安之若素，一旦他与六大门派人联手胜了阴阳邪神许不天，形意门中人又都天天来谄媚她，讨好他，反倒让他不胜其烦。

喝彩的是什么人？

站在他面前的的是一个翩翩公子。

“你是谁？”

少年公子一笑：“梅英。”

天苍头陀眉头一皱。这个梅英，在北方倒也有名气，是个什么俏梅山庄的少庄主，好像在江湖上有一点小小的恶名，不想是这么一个俊俏人物。

天苍头陀冷冷道：“梅英？你都干过些什么？让那些名门正派的人生气？”

梅英一笑道：“我也没干什么，只是去过蜀中唐门，把他们的‘笑人’偷来了四十粒，给了一个受伤之人。”

天苍头陀吃了一惊。

蜀中唐门非同小可，这年轻人敢上唐门偷药，身手一定不凡。

“受伤的是谁？”

梅英一叹道：“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年轻人，是唐门的仇敌。”

天苍头陀笑了，他很少笑。

“好，你坐。”梅英坐下，看着天苍头陀面前的酒瓶。

天苍头陀道：“你知道我是谁？”

梅英一笑道：“天苍天陀，形意门中的前辈。”

天苍头陀眼中闪出精光：“谁是你的前辈？”

梅英道：“你。”

天苍头陀哼道：“如果我的记性不坏，形意门好像与你那俏梅山庄没有什么往来。”

梅英道：“不错。”

天苍头陀道：“那就不要叫我什么前辈。”

梅英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天苍头陀一愣，随即脸上变了颜色：“你笑我？”

梅英笑声顿逝，轻轻点头道：“不错。”

天苍头陀猛然站了起来。

他的身子像一块漂萍，面前的酒杯，酒瓶没一丝儿震动，但梅英看出他的拇指深深抓入桌面。

梅英道：“我叫你一声前辈，倒不是因为你的功夫，而是因为你面前摆了这么多的酒和你那独特的饮酒法儿。”

天苍头陀又缓缓坐下。“你喜欢喝酒？”

梅英一笑。

天苍头陀脸色不变，慢慢说道：“好，那就不要讲话，喝酒！”天苍头陀终于有了一个喝酒的伙伴。这个人看来不会向他喋喋不休地讲武林逸闻，也不会吹捧天苍头陀，让他恶心得喝不下酒去。

天苍头陀让店伙计拿来几只杯子，放在梅英面前。道：“会不会喝酒？不会喝就看我的。”他先喝一口熊酒，让这一口酒吞咽下去，然后又喝上三口女儿红酒，将这三口女儿红酒用内功逼进口腔，又由丹田引上一口气，把酒逼住，再喝一口佳酿，佳酿入口，吞咽下去，便逼那女儿红、熊酒一齐入腹，这酒烧心灼肺，使他无比畅快。又不稍停，便喝下绍汾、醉倒山，用这酒使那烧灼一点点变得温和。

天苍头陀待酒入腹，便长长吁一口气道：“好！”

梅英就学天苍头陀这喝法，也喝下了熊酒、女儿红、佳酿、绍汾、醉倒山。

天苍头陀待得梅英长吁坐定之后，就问道：“怎么样？”

梅英一笑：“果然好！”

天苍头陀大喜：“你这人知我心。不像那些捧臭脚的家伙，偏偏要说天苍头陀武功过人，却不知头陀有天下第一的喝酒本事。”

他兴致极浓，提箸击酒杯、敲酒坛，引吭而歌，歌声悲郁、苍凉，却又有一股逼人豪气：

“日出而作噢，
日入而息哟。
凿井而饮噢，
耕田而食哟。
勤勤恳恳的我这样做，
皇帝拿我又有什么办法？
日出渴饮噢，
日入昏饮哟，
斟酌而饮噢，
捧坛痛饮哟，
昏昏聩聩的我这样做，
世人的白眼又有什么了不起？”
唱毕，哈哈大笑。

天苍头陀自小性子乖僻，人前人后不惯于言，又不乐于拘守俗礼，就不大讨人喜欢。他不敏于辞不善于谄，就显得郁郁寡欢，师父虽然知道他会是形意门中的一代宗师，却也不愿把形意门这门派之重担交给他担。这是怕他饮酒误事，把形意门的派中要务荒疏了。他也不十分在意，更是疏于礼数，懒于练功。形意门人便更瞧他不起，时时嘲笑他，只有掌门人钟离忌知他禀性，不来阻他劝他，对他百般呵护。天苍头陀人前人后木讷少言，只好以杯中物度日，神情郁郁，似大志难伸。

梅英听他一唱，便也随其吟歌：

“日出而作噢，

那是农夫；

日入而息噢，

那是俗人，

凿井而饮噢，

人不饥渴；

耕田而食噢，

饿死闲人。

勤勤恳恳地喝酒噢，

皇帝拿我又有什么办法？”

唱毕，二人哈哈大笑。

酒楼上的人本来就觉得这个天苍头陀很是怪异，如今见这一个俊俏书生又疯疯癫癫，同天苍头陀又是喝酒，又是酣歌，更是又惊又惧，胆小的便悄悄下楼而去，胆大的也是惊奇地注视着他们二人。

天苍头陀笑毕，对梅英说：“你这人不像形意门中那些贵家子弟，一套服装装了一个人儿。你这人，还真有那么一点儿趣儿。”

梅英笑而不言。

天苍头陀道：“我看你这人对我心思，可以把我喝酒的秘法告诉你。我喝酒有好几十种法子。”

梅英仍然笑望着天苍头陀。

见梅英反应冷淡，天苍头陀急急说道：“你不信？天苍头陀喝酒的本事是天下第一，别的么，可就没什么可夸口的了。”

梅英笑吟吟开了腔：“你错了，喝酒的本事你并不是天下第一。”

天苍头陀眼睛瞪得圆圆的，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不是第一，谁是第一？”

梅英微微一笑：“我！”

天苍头陀当然不信。即或李白再世，也不过是醉得糊里糊涂地自称自己是酒中仙人罢了，怎么能赶得上天苍头陀，能把甜如醴、辣如刀、辛如黄连的酒，弄成古古怪怪的味道，一喝下去烧心灼肺，入地狱般地受苦，上天堂般地快活？

天苍头陀自诩，他喝酒的本事，天下没第二个人可以媲美。

所以梅英一句话，让他很是不以为然。

他当然不信。

梅英一笑道：“前辈所用的这些酒，都是好酒。且又把酒一口口喝下去，用惊人内功逼住或化去酒力，这当然是绝技。但等闲之人怎么能做到？而且少了情趣。须知女人要一个一个地相近，才有滋味，才知道环肥燕瘦，各擅胜场。而美酒却不可一口一口地品味，只能是‘一口醇’。”

天苍头陀惊讶地看着梅英。

梅英知他半信半疑，便又说道：“古人云：醇酒妇人。便讲的是这个道理。酒醇，在于一口。女人美，在于一妇。前辈用这些美酒吞饮，显不出什么手段。看在下妙手调制，便可品尝到从未尝到的美味了。”

梅英当下便唤来店伙计，要他拿来一钵清水，且把店内的酒拿来十种。

十种酒摆在桌上。这十种酒是：江南春、劣烧、白家渡、女儿红、熊酒、佳酿、醉倒山、绍汾、七贤酒、脚夫乐。

梅英把一只杯子用清水濯净，轻轻放在面前，又用手中的筷子蘸入酒瓶，用舌尖舔舔，就把江南春、劣烧、女儿红、熊酒、脚夫乐五种斟入杯中。

杯子已满。梅英又轻轻地滴进几滴清水。

梅英用筷子轻轻一搅。江南春的碧色不见了，女儿红的暖意没有了，看上去那一杯酒因为有了劣烧和脚夫乐这两种劣酒就变得浑浊起来。这么浑浊的酒怎么会好喝？

梅英举杯一邀天苍头陀，把这杯浊酒一饮而尽。

天苍头陀看着梅英，见他吸足了气，纳气于丹田，将这一杯酒的滋味从腔中慢慢返出。梅英闭着眼，似有无限回味。

这浊酒难道好喝？

天苍头陀的手马上抓过杯子，他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酒香。这酒香气极怪，初闻上去味儿很浓，稍后即淡，渐渐地化为无。

天苍头陀把这一杯酒喝了下去。

一杯酒下肚，天苍头陀闭上了眼睛，好半天没张口。

梅英神色镇定，稳稳地坐在他的对面，等他开口。

天苍头陀突然起身，隔着桌子，两手成爪，抓住了梅英的衣服：“说，你说！你怎么弄的？这……这这酒……”

他出手奇快，竟然在一群瓶子酒杯之中倏然出手，一抓抓牢梅英，酒杯酒瓶都纹丝不动。

梅英笑而不语。天苍头陀坐下了，人像在醉中，红胀着脸，自言自语：“我不信，我不信……”他也学梅英的样子，把杯子涤净，轻轻放在面前，他又用手中的筷子蘸入酒瓶，用舌尖舔舔，就把江南春、劣烧、女儿红、熊酒、脚夫乐五种酒斟入杯中。他想了想，也没忘记往杯中滴进几滴清水。

最后，他郑重其事地望着他眼前这一杯酒。这酒也像梅英弄得那样浑浊，也像梅英那杯酒一样有香气。

天苍头陀脸上有了顽皮的笑意，这有何难哉？他举杯一饮而尽。

马上，他的脸变得扭歪了，他苦着脸，像吞了黄连。

他弯下腰去，连连呕吐，呕得人也咳嗽起来。

他抬起头来，看着梅英，像望着鬼魅。

天苍头陀的脸色胀红，他的脸上有了哀怜之色：“你告诉我，告诉我你用什么法儿.....”

他看着梅英，神色紧张。

梅英轻轻道：“我曾经从师学过，你知道不知道有一种书叫《仪狄醉》，专记有各种酒的调法。仪狄时当然没有这些白家渡、江南春名号，但调酒方法却从仪狄时就有了。无论是什么酒，只要有水、有酒，就可以调成天上仅有地上绝无的佳酿。”

梅英说毕，转身快步向楼下走去。

天苍头陀仍呆呆地看着桌上的酒瓶、酒杯。他不明白梅英为什么能调出那一杯酒，那是他从来也没喝过的一杯好酒，尝遍人间美酒，却难说此酒滋味。

梅英人已下楼。

天苍头陀陡然一惊，他自负的天下第一没了，他怎么能不心惊？他蓦然一声清啸，人飘飞若鹤，直从窗口飘坠下楼。

天苍头陀不顾满楼上下众人惊诧，施展轻功，几步赶在了梅英前面，拦住他的去路：“你走不得！”

“为什么走不得？”

天苍头陀一叹：“你要不让头陀知道那浊酒好喝，你到哪里也不干我事，可你不该让头陀喝一杯那酒，如果你不跟头陀走，我就只好杀了你！”

梅英惊诧道：“你为什么要杀死我？”

天苍头陀道：“你真的不懂？你调的那酒，简直是天上的仙酒也不如，你让头陀喝上那么一杯，头陀的酒虫子被勾引上来了，再喝不上你的好酒，岂不要闷死？”

梅英笑道：“你想怎么样？”

天苍头陀说道：“你跟我走，把那本事教给我。”

梅英看着他，脸色变得很难看：“你以为凭你那一身功夫就可以挟制我么？”

天苍头陀道：“跟我去，你可以喝到好酒。”

梅英道：“你忘了，我并不缺酒喝。”

天苍头陀默然，如果有了梅英那调酒的本事，走到哪里会缺了美酒喝？他诱之以美酒，可真让梅英笑话了。

天苍头陀道：“你要多少银子，我都可以给你。”

梅英傲然一笑：“如果前辈留心过的话，就该知道，奉天府俏梅山庄别的东西没有，银子却从来也没缺过。”

天苍头陀语塞，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他可以赠人以美酒，因为他有手段，可以把天下最好的美酒弄来。他也可以送人银两，因为天苍头陀不缺银两，他是名震中原的大富豪。但除了这两样之外，他没有别的什么可以送人，形意门中的绝技蛇鹤龙十八打是武林绝技，依天苍头陀的性子，这绝技也可以送人的。但形意门自有其门规，非形意门中弟子不传，他无论怎样嗜酒如命，也决不能把门规门不放在眼里。

天苍头陀道：“我可以杀死你！”

梅英笑了：“你以为我是谁？我又不是阴阳邪神许不天，天下英豪人人得而诛之。我只是俏梅山庄的一个小小庄主，天苍头陀亲手杀我，不怕江湖人齿冷么？”

天苍头陀耷下了头，垂头丧气，再也无法儿可想，只好眼睁睁看着梅英从他身边走开。

梅英冲他一笑，缓缓说道：“不过，也不是无法儿可想。”

天苍头陀抬起了头。

梅英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同我拼酒，如果你胜了我，就可以把我这二十一种调酒法儿拿去。”

天苍头陀喜出望外：“好，好，拼酒！你可不能反悔。”

拼酒方法很奇特。两个人坐在天苍头陀的庄堡里，一人一坛，喝光之后，再复换酒。不论日夜，不论时辰，只是静坐饮酒，先倒，先醉者为输。

先上来了一坛女儿红。

凡善饮酒的人，都知道饮酒有两种方法，一种叫“火中泼油”，另一种叫“抽薪止沸”。

前一种方法是，先喝那绵软的酒，再一点点喝上烈性酒，直至最后，喝上熊酒、醉倒山这样烈酒，就犹如在一开始慢慢烧上文火，火势自然是越燃越旺，烧到了一定的火候，再一点点泼上油，火借油劲，更添旺势，更加熊熊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本来女儿红、江南春一类绵软性子的酒，喝下去不会怎么样，但你再喝上越来越烈的烈性酒，就翻起了五脏，搅动了心火，把那绵软的酒劲也烧出来了，非闹个大醉不可。这喝法是拼命法儿。

常人饮酒，自然是用第二种方法，先喝上一点儿烈性酒，让熊酒，醉倒山这类烈酒烧起胃火，再用性子绵软的女儿红、江南春、上等竹叶青一点点去浇熄那火焰，让胃里渐渐变得舒坦，这是文雅之法儿。

天苍头陀和梅英要的是一较胜负，不要什么文雅。

梅英凝坐不语，直看着眼前这一坛女儿红。这坛儿像小盘儿，小巧玲珑，让人对那埋下这一坛美酒的窈窕女孩子生无限情丝。

梅英点头一笑道：

“江南杏花雨，
摧落百花红；
春泥斟泉雨，
倾心理女红。”

天苍头陀听梅英一诵，便知他顾酒而思那夜雨拾落花，纤手埋坛的少女情愫，不由也朗声而吟道：

“暗祈苍天佑，
痴郎心纯正；
相知亦相偕，
白头共此生。”

两人都以左手捧坛底，相对一举以示敬意，然后慢慢喝下此酒。这是六十年陈的女儿红。

天苍头陀轻轻一笑道：“梅公子真是有情有义，对这早已皓首鬢发的老婆婆也动了爱心，或许这埋下女儿红酒的美人早已作古，她的尸骨也在静夜中飞团绕着茕茕萤火呢。”

梅英一叹道：“这一说又是前辈差了。依我之见，既有春夜埋酒的那窈窕少女，又有这六十年陈的醇香美酒，前辈岂不是应该总认定这女孩始终盈盈笑笑，憨态可掬的怜人模样？”

天苍头陀道：“好，好！还是梅公子有雅趣，头陀一回输了。”

又捧上来一坛江南春。

江南有春，春光留不住。江南有春，春光可驻。留不住的春光是岁月，可驻的春光
是美酒。谁人留下江南春？

天苍头陀捧酒辍饮，吟着小杜《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梅英似有些惊诧，酒豪且有诗情，常是任侠胸怀。难得这个天苍头陀也可成为知己，这就更让梅英来了清趣雅兴，他随即漫口而吟着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

“两人对酌山花开，
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
明朝有意抱琴来。”

天苍头陀大乐，叫道：“好，好一个‘明朝有意抱琴来’！好一个‘一杯一杯复一杯’！”一挥手，仆人便献上琴来。

梅英含笑，亦不推却，置琴于案，凝神屏息，静寻琴韵。
琴音铿锵。

天苍头陀的眼光很犀利，他虽然不善音律，但他能对别人所做的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觉得梅英抚琴的姿势十分文雅，看上去很是动人。但他有一个习惯，似乎不是抚琴人该有的动作：他抚琴时，左手的中指与无名指夹在一起，并不分开。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样不就像少了一指揉弦了么？

但琴依然清雅动人。

暮色渐渐地漫上来了。

天苍头陀和梅英仍不分胜负，他们两个人都稳稳地坐着，看着对方。

天苍头陀道：“如果梅少侠累了。可以去客房休息，那里有女人，很美很美的女人，也有很舒适的床……”

梅英一笑：“前辈也去休息么？”

天苍头陀哈哈笑道：“只要你承认输了，我自然也要去休息，终不能一个人再在这里喝酒。”

梅英摇摇头道：“天还早，我怎么会输？”

天苍头陀道：“好，掌灯！”

有人点起了枝形灯盏，室内立时通明。

梅英与天苍头陀面前放的是第五坛酒。这酒有一个很吓人的名字“醉倒山”。

据说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初从军时喜欢喝这酒，每逢饮酒，常豪情大发，饮辄数斗。别人劝他少饮，别吃醉了误事。赵匡胤哈哈大笑道：“醉了？酒是山溪水，我是一座山，它怎么会弄倒我？”赵匡胤有一次喝了这烈酒，酩酊大醉，本朝后来人人都叫这酒为“醉倒山”了。

两个人已经不再是一坛一坛地喝，而是一杯一杯地啜饮，在较量看谁喝得慢。

须知酒喝到了一定时候，让酒吞下喉咙便难，酒气酒劲一冲喉咙便十分不舒服，这时喝酒，自然是越快越好，喝下胃去，让它在胃里搅，只要不闹出来，就算是英雄海量。难的是一口一口地咽，一点一点地弄得要呕，酒劲儿一点一点地向胃内逼，这就要看喝酒人的真本事了。一口酒下喉咙，就勾会得耳朵边轰然一声鸣响，炸雷似的，烧得人头大如斗，灼得五脏六腑都焦如干柴，好似用火引燃，就可以炸起一蓬烈火，把整个人烧个干干净净。

天苍头陀道：“梅少侠，如果你实在受不住，可千万不要硬撑。我像你那样的年纪，好几回差一点让酒泡酥了骨头，一辈子成为废人。你可不要逞强，误了你自己的性命……”

梅英笑道：“多谢前辈关照！”

天苍头陀看着梅英，心里也在犹豫，他是越来越急了。再喝上一坛熊酒，他也就不能再喝了，否则他也会酩酊大醉。如果那时梅英不醉，倒下的是他天苍头陀，丢尽了脸自不必说，还怎么也捞不到那个《仪狄醉》。那样他怎么会甘心？

想到这里，天苍头陀决心下定。

他要用计，无论如何他要胜过这个梅英。

天苍头陀和梅英面前都放着一小坛熊酒，两人都郑重地看着这一小坛熊酒。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种坛子，样子很别致。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天苍头陀渐渐没了自信，酒器越来越小，胆量越来越差。再有一个可能就是，越是器小，酒则越好，人也就越容易醉。

天苍头陀曾向梅英说明，一轮下来，最后一坛酒才是熊酒，如果这一坛熊酒不能分出高低，则再从头喝起，再从女儿红、江南春喝起。不知这一坛熊酒是不是可能分出胜负？熊酒劲儿足，是兽与人的醇酒。

两个人都醉意很浓。但如果不倒下，不趑趄起立，就不算有胜负，仍要一杯一杯地啜饮。

一坛熊酒也喝尽了。

天苍头陀笑道：“再来一番，就未免枯燥，依梅少侠所说，咱们来一次‘醇酒妇人’，好不好？”梅英点点头。

便悄悄走了几个仆人。

上来了六个美女，都是翠袖笼烟，乌髻欺雪的绝色女子。个个婀娜娜娜，走至天苍头陀和梅英面前，放下一坛小小的女儿红，然后玉腕轻拿，斟下美酒。

四个美女便长袖飘飘，舞将起来。

歌儿唱的是：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

这是大唐诗仙李白的绝句《客中作》，唱酒色酒香酒意的，由女人的袅袅身姿舞起来，又别添一种情趣。

这四个美女且歌且舞。另外两个美女便去捧起天苍头陀和梅英的酒杯，啜一口浓浓

的女儿红，把身子偎依在天苍头陀和梅英身上，用一条玉臂吊住男人的身子，浅浅地啣口去饮男人。

天苍头陀用口去女人嘴里吮酒。

梅英显然不想会有这一举止，迟疑了一下。

天苍头陀笑道：“出家人也不忌色，你又何必这么忸怩，这可不像是俏梅山庄的梅少侠了。”

梅英一笑，竟也去女人口中吮酒。

女人口为杯，酒更添春力？

偎在梅英身上的是绿衫女，偎在天苍头陀身上的是黄衫女。

绿衫女眉头微蹙，眼波流连，衣袖飘香，人若天仙，不由得梅英不添几分醉意。他想不去看这女人，却偏偏这女人总在关顾他，让他坐得不稳。

绿衫女和黄衫女又同时啣一口酒。

这一次更是香艳，用两条脆生生的胳膊搂住男人的脖颈，女人的身子吊在男人胸前，一头乌发披垂，脸儿向上仰，要像喝饮山泉那样来吮这一口酒。绿衫女眉尖蹙跳，似女人在梦中渴欲，又像新婚之夜女人在渴盼。那神情自然千娇百媚。

梅英人方年少，也曾风流，却不曾这样喝过酒，他吮酒之后，高声喝叫道：“好酒，好酒！看来前辈对于这‘醇酒妇人’却更有体会啊。”

天苍头歌舞，声渐缥缈，似渐渐去远，然人在面前，飘飘幻幻，只是声音远去，便留这情境是梦，是仙。

黄衫女与绿衫女又要催男人饮第三口酒。

这一次两女都屈膝跪于男人身前，曲膝收腹，翠衫渐褪，露耸耸两座玉峰，玉峰之中，有山凹之处。便以一手支拄，以另一只手拎酒斟在玉峰之中，像玉洁冰清的乳峰也要喝饮。

这一次男人要从女人身上吮吸这酒。

梅英分明是心中怦怦震响，这绿衫女宛若浮于水上，那眉那眼那身都现出无限柔情。这双峰之中斟酒，似玉似金似银似珠，却又什么都不是，只是女人的雪白肌肤。

梅英从这之中渴饮。

梅英饮完这一口酒后，忽然长啸一声，从榻上站起，向天苍头陀喊道：“好，好酒！难为前辈想出这样的妙法！好，好！”

天苍头陀也欢喜已极，跳了起来：“好，好。梅少侠，你输了，你输了，你教我那《仪狄醉》！一招也不能留，你教我那《仪狄醉》！”

梅英与天苍头陀独处密室。头陀他要学到这天下独传的秘诀《仪狄醉》！

都知道仪狄造酒，都知道美酒甘醴传自仪狄，可又有谁知道酒可以调制，可以调出鲜绝天下的醇酒来？

天苍头陀要下人们都躲开，他要同梅英在密室独处十日。待他从密室再走出来，他就是一个善调一切美酒的大师了。

密室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酒坛、酒瓶、酒杯，还有清水。天苍头陀稳稳地坐在梅英对面，向梅英恭恭敬敬地施礼。

梅英脸上带着笑，抓起了酒杯，用清水濯净它。

密室里只有他与天苍头陀，很静，只听见斟酒的那一点点儿声响。密室里的灯是肥腴的膏油灯，上方有吸孔，吸去油烟及秽气。秘室内不很亮，给正调制酒的梅英披上了一丝神秘。

梅英不停地把酒往杯子里斟，然后用一根竹筷沾酒，尝上一尝，调好一杯酒，让天苍头陀用舌尖轻轻去舔，去品味，就放下，让他自己再调。调过之后，梅英用竹筷一点点沾酒舔尝，然后再告诉天苍头陀如何调试。

十日已经过去。

天苍头陀的脸上满是喜色，他学会了许多绝招，已经成了一个善调美酒的大师。

他坐在梅英对面，哈哈大笑。他终于学成了！

他想站起身来。

梅英一句话止住了他：“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没有告诉你……”

天苍头陀喜滋滋地问：“什么事？”

梅英一叹：“你学过的三十六种调酒之法，后十种都是调出的毒酒，毒性缓的在先，毒性烈的在后，你已经深深地中毒了，马上就会死掉……”

天苍头陀倏忽起身，又倒在了地上。他嘴角沁血，脸色变绿，一提内力，内力荡然无存。

他冷冷看着梅英：“好，好，好计策……”

如果不是有《仪狄醉》这样的调酒秘方，他怎么能令天苍头陀这样的高手中毒？如果不是他先诱天苍头陀以那美酒，他怎么会有机会毒死天苍头陀？

天苍头陀浩然一叹道：“你是谁？谁让你杀死我的？”

梅英一笑道：“我是俏梅山庄的少庄主梅英不假，但要杀死你的并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

梅英手一抬，啪地飞过去一块竹牌。

这是一块很怪异的竹牌。竹牌的正面嵌入一块暖玉，暖玉是圆的，一片血红，恰似一轮红日。红日嵌在右面，左面竟在竹牌上用内功生生逼入一颗牙。这牙是颗臼齿，是一颗兀龙的臼齿。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粒牙齿是用内功生生逼入这竹牌的。竹牌是江南荒地入水而不溺的铁竹，坚硬无比，比金石更坚，能用内功将这粒牙齿逼入，内功必定是绝然惊人的了。

竹牌的背面是嵌入一片银片，银片是月形，弯弯上弦月，成小小弯弓状。这月亮嵌在左面，右面是一块澄澄的赤耳，打琢成一个耳朵形状。

天苍头陀接住这竹牌，在手里一看，大大吃惊。这是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信物，日阳月阴，左牙右耳，正契合“阴阳邪神”的名号。

天苍头陀道：“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圆痴和尚误事，圆痴和尚误事……”

天苍头陀口一张，血喷如箭，直射向白墙。

天苍头陀死了，他手里紧紧握着一块竹牌。

梅英缓缓起立。他用毒粉洒在天苍头陀颊上，天苍头陀脸颊上便有了长长的“一”字。又凝神用力，用足十分内力，以掌化刀，一刀砍在天苍头陀脖颈上，生生将其脖颈骨砍折。

天苍头陀死得很惨。

梅英又坐上来，抓过一杯竹叶青酒，向酒杯中滴入少许药末，一饮而尽。

梅英就昏死在天苍头陀身边。

第五章 风波

一骑快马，疾驰如箭。直飞至少林寺门前。

人翻身下马，急急入寺。

知客僧导引来人，一直来到少林寺方丈禅室内。

方丈揖让来人入座之后，便看了这人所持的急信。

饶是方丈有道高僧，也不由得读信之后脸色大变，急急向知客僧道：“快去传达摩堂首座圆痴师弟九人来禅室！”

须臾，达摩堂九僧齐至。

方丈把信递与圆痴道：“你看看此信。”

信是淮阳门曾怒所书，言与形意门掌门人钟离忌一晤，道及天苍头陀被人所杀。

这事本不该惊动江湖七大派，但在死去的天苍头陀手中，还紧紧攥着一枚竹牌，这竹牌是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信物。

同天苍头陀死在一起的人还有奉天府俏梅山庄少庄主梅英，天苍头陀本来向这梅英学习调酒秘技，不知怎么给阴阳邪神闯入了密室，以掌化刀杀死了天苍头陀，用毒酒逼死了梅英.....

圆痴心惊道：“以掌化刀？”

送信人是形意门人，必然是见过天苍头陀的尸体的，知天苍头陀死时那惨状。他眼中闪着惊恐，说道：“是，是以掌化刀。我亲眼见的，那一掌砍在师叔脖颈上，把颈椎都砍断了。”

圆痴暗暗心惊，他知道恶人谷交战情形，当时阴阳邪神许不天用七种绝技——对付七大门派中人，就是用以掌化刀这一绝技同天苍头陀抵对的。

形意门人道：“师叔死得很惨，脸上被用毒粉划上了个‘一’字.....”

圆痴沉声道：“这是要向七大门派人示威，阴阳邪神必定会找七大门派中围剿他的人报仇。”

形意门人道：“大师说得对，我师父也说阴阳邪神是这歹毒心思。”

圆痴道：“既是这样，不知你们掌门人是否派人去知会那其余五派中人物了？”

形意门人道：“已经派人去告知崆峒、淮阳、武当、峨眉、天门五派了，但只有我来少林，带来了握在天苍师叔手里的那一块竹牌，请少林方丈过目。”

形意门人恭恭敬敬将竹牌递与方丈。

方丈神色郑重，反复看过，又递与圆痴。

圆痴细看看之后，长叹道：“果然不错，这就是阴阳邪神许不天的铁竹牌，江湖上人人皆知的生死牌。”

方丈道：“圆痴师弟，你与圆痴九人一齐下山，去寻找另外五派中人，这一次除恶务尽才是。”

圆痴领命，同达摩堂八位师弟一齐下山。

其实，形意门人并没说明白他们见到天苍头陀尸体时的情形。他忘了告诉少林方丈，那个梅英也死在天苍头陀身边之事。梅英不是被用武功杀死，而只是被毒死的。

也不是忽略，因为阴阳邪神许不天的出现，转眼间就会在江湖上搅起腥风血雨，这关系到七大门派的命运，他们自然知道事态严重，哪里还有闲暇时间去想这个死在天苍头陀边的俏梅山庄的梅英？

没人会想到这一点。

但俏梅山庄跟随着梅英来中原的人找上门去，哀声戚戚，求形意门中人把梅英尸体发还，说无如何也要日夜兼程，将梅英尸体运回俏梅山庄去，否则小姐会哀伤死的。形意门掌门人钟离忌也知道俏梅山庄的一点儿情形，知道瑛梅与这个不大务正事的兄弟亲情甚笃，瑛梅女侠在江湖上名声又好，为人又谦和，此事出在形意门，头陀被阴阳邪神许不天杀死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被他杀死了梅英，这事形意门中人实难对瑛梅交待。所以钟离忌对来要梅英尸体的人十分客气，决定派十个形意门人护送梅英的尸体回奉天府。来讨尸体的人自然十分感激，向形意门掌门讲了许多许多的谢话。

一辆大车拉着梅英的棺材上路了。马车走得很急，他们要赶在十日之内回到奉天府。

已经给俏梅山庄捎去了信，告诉了瑛梅这一噩耗。

盛夏之日，棺材运行也难。

没有人知道死在棺材里的梅英有多难受，车无论如何走行，路总有坎坷不平之处，棺材就摇摇晃晃地荡，没一点儿稳当。

赶路的人匆忙，自然无法以死人为念。

马车走出了蓟州，已经走在空旷的荒野中。

眼前一闪，站了三个人。看那打扮，看那一柄或插在背后或佩于腰侧的松纹古剑，便知道这三个人是武当派门人。

一人厉声喝道：“来的可是奉天府俏梅山庄的人？”

见有人问，形意门人忙与俏梅山庄的管事梅良上前答话。

梅良道：“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武当道人之中抢先站出一个少年，冷冷笑道：“在下武当派俞文仲，奉掌门师伯之命，特来查看俏梅山庄少庄主人梅英的尸体。还望俏梅山庄人能予以成全。”

梅良大吃一惊，这武当派人是极难惹的，但他们一上来搭话便要检看梅英尸体，这当然对俏梅山庄人是一个侮辱，梅英虽死，瑛梅尚在，他们为什么这么肆无忌惮？便冷冷道：“人一死，世上百恨皆消，我不明白少庄主何处得罪武当派人了，有仇有怨皆可对俏梅山庄去，何必要冲死人逞雄？这大概不是名门正派所为吧？”

俞文仲脸色绯红，他在“北方春”酒楼被梅英试剑折锐而去，江湖上许多人都有耳闻。梅良言者无心，他却听者有意，以为梅良是在暗暗讥讽他趁火打劫，寻衅报复，不由得又恨又恼。俞文仲冷冷说道：“奉武当掌门师伯之命，来查看梅少庄主尸体，是因为梅少庄主是同形意门中的天苍头陀一起被阴阳邪神许不天杀死的。这关系到武林一脉的命运，请俏梅山庄容情，就让在下三人看一看梅少庄主的尸体才是。”

形意门中一个弟子越众而出，说道：“我十位师兄弟是奉形意门掌门师尊之命，帮助梅庄管家送柩还乡的。梅少庄主不幸同我师叔天苍头陀被人谋算，当时我掌门师尊及形意门人中有许多都曾见过，如武当派要讯问这其中情形，为何不问我兄弟们？你们要执意开棺，惊扰死人，这可就有违名门正派的规矩了。”

俞文仲冷冷一笑，他看不起这些形意门中弟子，形意门本来在七大派中势力就最差，这几个形意弟子又武功平平，没一个人有俞文仲在江湖上的名头响亮，所以俞文仲

根本不把这十个人看在眼里。他冷冷一笑道：“要看梅少庄主的棺材不是武当派的名门正派耆宿，而只是我俞文仲！”

他话音刚落，人如漂萍，移身出去，转眼就来到马车之前，身子再一飞一腾，人就坐在棺材之上。

形意门人不料他会一言不合，便即飞身而上，都急急抽出兵刃，向俞文仲招呼。

俞文仲身后的那两个师弟一见师兄动手，都拔剑在手，冲上去护他。俞文仲的身法很快，在忙乱之中，左手回掌，击飞了扑向他来的俏梅山庄管家梅良，右手凝力，向棺材盖板间插去。

蓦然，他觉得棺材盖板一沉，像增加了千斤之力。他看见了一个人坐在棺材盖板上。这是个华衫美服的翩翩公子。

他是江玉。

俞文仲的剑尖逼入棺内，凝力也提不动棺盖，他只好喝一声：“你来做什么？”

江玉一笑：“七大门派欺人，不是我，谁敢来惹你们？”

俞文仲冷冷一笑：“江南江门，就能视七大门派无人了么？”江玉不答话，只是望着俞文仲冷笑。

俞文仲猛然抽出剑来，向江玉刺去。他又气又恨，这一剑出手便是武当派的“两仪剑法”。

江玉长笑道：“梅公子已经告诉过你了，你这两仪剑法用得不到家，有许多纰漏，你为什么还冲我来？”

俞文仲恨恨道：“梅英已死，他再也不会领略我武当剑法的奥妙了，江家虽是江南名门，却也不能小瞧我武当派剑法……”

江玉冷冷一笑，算是作答。

剑尖突至，逼在江玉面前。江玉纹丝不动，他只是看着俞文仲冷笑，分明视这一柄

锋利无比的松纹古剑为无物。

俞文仲自然不甘心就此收剑，他用力一吼，剑尖移向江玉胸前大穴。

江玉身子一移，以手抱棺，右手弹指一击，叭地击折了俞文仲的长剑。俞文仲江湖历练也多，见折了剑尖，就趋势以断剑自向前击刺，那势道更是凌厉、狠辣。

江玉笑道：“我为什么要你有一柄断剑？”话音未尽，身子斜斜一飞，像要飞下棺材，但腰身在空中一蹭，生生地又顿了下来，双腿一曲，人又斜在棺盖上。

俞文仲的断剑随江玉身势飞出，见江玉身子突折又变，无法再变势，就斜斜一引，想回削江玉前胸。

江玉两手齐出，叭地夹住了断剑。俞文仲正愣怔间，一柄断剑叭叭寸断，只余剑柄在握。

江玉看着他，突然一声长啸，朗声道：“武当派人听着，如果你们不回去，可别怪我要杀人了！”

另外两名武当派人都停了手。

俞文仲道：“师弟，走！”三个人转身，走出众人围圈之外，施展轻功，转眼间就走得无影无踪。

棺材车子停在了山里，这是一座很荒凉很静寂的山。

山里甚至连野兽都没有，山是秃的，只长一些长可及腰的荒草。江玉吩咐把棺材车放在正中，周围点上五堆篝火，人都倚车而歇。他独自坐在不远处一棵树下，看着闪烁的篝火，在想瑛梅。他从来还没这么惦念过一个女人。

他十三岁时就有过女人，他从那时就知道男人是火女人是水的道理。他见过许许多多的“水”，但他从来没见过瑛梅这样的女人。这女人是湖水？是海水？是江水？是深潭之水？她眼含秋水，那一蹙一颦，足以让男人心醉。她媚眼若丝，像一线清泉，滋润男人心田，烧旺了那一蓬烈火。一见到她，江玉马上知道了“江南之女无颜色”，她们

比起瑛梅来，不是太瘦，就是太艳；不是太俗，就是太嗲，像瑛梅这样的女人，能联袂而行江湖，能成为一生的红颜知己，江玉不求，又怎能甘心？

他决心让瑛梅看看他的心胸，本事，计谋。江门公子，此三种本事该是天下无双。可惜的是，这个梅英公子死了！他只好把他的尸体护送回俏梅山庄。

瑛梅会哭，但她的泪水不会太伤情，因为有一个翩翩公子，多情多义的江玉在她身边。

有人轻轻一声叹息。

“是谁？”

那人不见踪影，江玉左右环视无人。他又向那篝火边望去，那里的人都在垂头酣睡。难道有鬼？

那人不回话，他沉默着，又在暗处，这就让江玉心中不由得一阵阵惊悚。

那人道：“你并不认识我，又何必四处去寻找？你也找不到我。我只是来劝你一句话。”

江玉的心在稳下来，他是一个冰雪聪明的人，马上就明白了眼前的局势。那人看来并不想伤害他，如果想伤害他，一定会在他不能察觉时就动手杀他了，又何必要和他讲话？再说这人的武功深不可测，单就听他传话这声音，便知他是遇到了平生不遇的高人。一般武林高手传音，都用千里传音的方法，或是传音入密的功夫，传来的声音如丝如线，蝇蝇嗡嗡地在耳朵里响，虽然可以听得清楚，但毕竟只能是蝇蝇细声，不细听根本听不清楚，听话之人必须用内力逼住精神，聚精会神才能听清。可这人向他讲话却很是奇绝，声音在他耳边震响，旁边却没有一丝声音，这讲话声犹如震响在江玉头颅里一样，嗡嗡然，极为清楚。江玉知道，他遇上了奇异之事，缓缓问道：“不知前辈想要江玉做什么？”

那人说：“我想劝你走开，别再管这棺材中之事，你看好不好？”江玉一沉吟，马

上道：“不行。”

他怎么能不管这件事？他要把棺材送回去，一直送到俏梅山庄，而且要把它交给俏梅山庄的女主人瑛梅女侠，江玉要帮瑛梅一次，要帮她办好梅英的丧事，然后再安慰瑛梅，必要时还要劝她宽心，去江南走动走动。他心中倾慕瑛梅，怎么会抛弃梅英的棺材而走？

那人一叹道：“其实世事很难看清，总是虚虚幻幻，真真假假，江公子是聪明人，江南又不少佳丽美人，江公子何必非要去找这瑛梅？”

江玉一惊，这人怎么知道他暗恋瑛梅之事？又一转念心中便明白了，心中一沉，想到这人一定是“北方春”酒楼中人，说不定是那个三清观观主冥海，或是那个辽国王子也不一定，不然他怎么会知道他江玉的心事？江玉吃惊的是，如果这人也是艳羡瑛梅之人，江玉的心事便很难了却了，这人的功夫一定是惊世绝俗，他江玉恐非敌手。江玉道：

“前辈劝在下不去这俏梅山庄一行，莫非前辈心中也属意俏梅山庄么？”

那人一笑道：“错了，你错了，山庄虽在，却无俏梅。江公子何必执意要去？”

江玉心中愈加奇怪，不由得又问：“前辈所言，是指俏梅山庄之中的瑛梅女侠不在庄中了么？”

那人一顿，半晌才道：“在，她当然在。”

江玉一笑，不再讲话。

那人道：“你是执意要去的了，而且你心里在想，把这梅英的丧事办法，你要在俏梅山庄帮助她，然后再慢慢劝她去江南散散心，走一走。如果她答应了你，你就差不多可以如愿了。是不是？”

江玉大惊，这人竟然知道他刚才那一瞬间所思所想。莫非这人是神不成？不然这人就是阴冥之中的鬼魅。

那人不语了，像在等江玉讲话。

江玉道：“前辈之言，果然说中了我的心事.....”

那人打断了他的话：“我明白你心中正在想什么。为什么还要讲得吞吞吐吐？我可以告诉你，你一想什么，我马上就可以知道.....”

江玉冷言道：“前辈自夸了，刚才只不过是下的心事被前辈偶然猜中而已。现在在下想什么，前辈可知道么？”

那人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道：“你在想着一个房间，这房间里有一个女人，很美很美的女人，墙上有一柄剑，桌上有一张琴。你看不见琴，也看不见剑，你在看那个女人，而且想把这上女人看得透透的.....”

江玉不语了，他低下了头。他实在不知道还可以向那个人问什么，他怔忡无语。

江玉望着冥冥夜色，心中一阵阵惊悚，他头一回从心底里升上来恐惧，他以为这同他讲话的不是人，不是人间之人，而只是幽冥之中的鬼神魂灵。

那人慢慢说道：“你想错了，其实我只是一个人，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只是我有‘天心通’的本事，又向你施过‘天耳通’的神通，你便惊诧不止了。”

江玉默然。他只听说过武林之中的人可以修成“六通”之神，天心可视人界，天耳可听鬼耳，天鼻可嗅阴邪，天足可履三界，天舌可嗅生死，天眼可视来生。但他从来没见过或听到过有人可练成这“六通”之神通，那大概是武林之中千百年来人人企图达到而终不能及的一个神奇境界。可眼前这人就说他已经达到了“天心通”与“天耳通”的境地。他是谁？

那人知他心意：“你不必问我是谁，芸芸众生中，你我几度逢，原为旧相识，不是生人面。江公子是聪明人，只要体味我来劝谕你的一片苦心，又何必苦苦求索我是什么人呢？”

江玉默然不语。

江玉出神愣了一会儿，他的心里转着念头。因为眼前这人能知人心意，所以江玉的

念头也转得慢，用心神震慑住自己，不让自己起坏念头。

那人一叹道：“世人皆可救药，因为他心里所思是恶念屡屡，做起来也许就好得许多。像公子这样恶念也没了，岂不成了藏污纳垢之人么？”

江玉一阵子脸红。

他毕竟是江家公子，马上又心神一定：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对面又是千百年不遇之武林奇人，何不向他恳求，学得三两绝技，也不枉这一场奇遇？

江玉道：“前辈，前辈……”

没了声音，没有人，那人已杳然远行。

棺材摆在了大厅上。

这是梅庄的前厅，江玉曾与几个人坐在这大厅上，等梅庄主人一晤。如今才过去月余，这厅堂之内便显得冷凄许多。

梅良进去了许久，方才垂泪而出道：“江公子，实在对不住，我家小姐已然昏过去了，正在内室急救，江公子稍坐，静候一会儿，或许她今日没有心思见公子了。她让我向公子道谢，请公子去客房安歇。”

江玉一听瑛梅哀恸得昏死过去，不由得十分关切，说道：“小姐在哪里，我去看她。”

梅良忙拦江玉。

但江玉走得很快，转眼之间就飘过了后厅，过了回廊，来到了瑛梅的屋外。朗声道：“瑛梅姑娘，我来了……”

几个丫头吃惊地回头望他。

这里有那个小巧的女孩儿点梅，还有那个稳静端庄的女孩儿枝梅，她们都吃惊地看着江玉。

江玉脸红了。他知道他不该闯入女孩儿的闺房。

但他是护送梅英来的，他是武林中的少年侠士，他何必拘守那些婆婆妈妈的俗礼？

点梅先笑了：“承江公子挂念了，小姐现在已经好了，她刚刚被点了昏睡穴，睡了。”

枝梅怕他窘迫，就轻轻伸出了俏手，打起了帘儿。

江玉又看到了瑛梅。

这是一个病中的瑛梅，安睡之中的瑛梅。

男人情急，见女人千娇百媚，最耐不得见到女人的三个姿态：临浴春池之时的娇慵无力之态；海棠春睡时的沉鱼落雁之容；临镜巧妆时乌发披瀑的美妙倩影。此时的男人自然最为动心。

江玉就看到了瑛梅的睡态。这是美人伤情，柔肠寸断时的小憩。江玉看呆了。

点梅一笑，轻轻放下了帘账：“小姐心情不好，还望江公子原谅。”

江玉说不出话来，他看隐隐纱帘之后的瑛梅，更是心思万缕，转瞬千变。

他怎么能不答应俏梅山庄，为梅英的丧事尽力？

俏梅山庄一片缟素。梅良同江玉一起为梅英做丧事。

瑛梅身子不爽，不能出来持丧，江玉甘为梅家主丧。

江湖之人本来多不齿梅英为人，但此人平生无大恶，俏梅山庄在北方武林中又有名头，瑛梅女侠人缘又极佳，便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吊唁。

有江家公子为梅家主丧，梅家也算极有面子了。

来了许多江湖人。

梅良迎进迎出，他派人过来告诉江玉：“江湖七大派人来吊唁，看那样子，似乎没安什么好心。”

走进了七个人，这七个人是江湖七大派中人：

有少林的达摩堂“武痴”圆痴大师；

有武当山的三长老之一哭道人；

有崆峒的护法胡铭；

有淮阳门的大师伯曾怒；

有峨嵋派的不老尼姑秦越女；

有天门派的掌门人印正羽；

有形意门的掌门人钟离忌。

七个人昂然而入。

虽然七个人都执丧礼，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七个人并不是一心来为梅英奔丧的。

这七个人肃然进入大厅，一一向梅英丧位施礼，因梅英在江湖上名头也不甚大，而且又没有什么侠行，这七个人那礼节也就不十分恭敬。但来奔丧的江湖中人不以为怪，七大门派一齐出来奔丧，这也是难得的殊荣，除了这个梅英，江湖上怕只有四大武林世家会受到这样的推重了。

这七大门派中人对梅英执礼也颇为不同。

当先的是少林“武痴”圆痴大师，这人是学武之“痴人”，学武一生，竟然不辨银两金叶，不知棉布桑麻，对于世事诡谲浑然不知，所以江湖上人人皆知圆痴习武竟至于“痴”的地步。圆痴习武，对天下武功无不知晓，对各家门派剑术、阵法、兵器、内功心法、独门秘技多能如数家珍，耳熟能详。这圆痴大师虽不是少林达摩堂首座，但据说他的武功功夫，也只是在当今少林方丈之下，为少林第二大高僧。

圆痴对梅英丧牌一揖而敬，口中连颂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难为梅施主，小小年纪，竟也遭这阴阳之劝劫了。”言下之意，对梅英同天苍头陀一起遇害，颇为惋惜。

武当山的三长老之一哭道人也随后上来，向丧牌施了一礼，肃然道：“老道士这边有礼了，愿梅少庄主早日超生。”

随后是淮阳门大师伯曾怒等人。

这些人都是名重一时的江湖豪侠，又是名门大派的领袖人物，便对这梅英不甚恭敬，轻轻施一礼，算是虚应故事。江湖人都知道，他们以堂堂一派宗主身份，对梅英施以一礼，也是极给俏梅山庄面子了。

施礼之后，江玉同俏梅山庄管家梅良都向七大门派人施礼谢客。圆痴大师看看江玉，惊讶为什么会在这里灵堂上遇见这个江家的世家公子，而且江玉身着丧服，显然是丧家主事之人。圆痴大师回头看看哭道人，因他弄不清这些世事人情，便示意哭道人同江玉搭话。

哭道人脸色漠然，不见一点儿喜怒哀愁，向江玉一礼道：“江公子，七大门派人此次来吊唁梅公子，也有要事要求见梅小姐，请江公子和管事告知俏梅山庄主人，七大门派中人有要事相求。”

江玉年轻气傲，不待梅良讲话，便傲然说道：“七大门派所思所想，江玉恐怕心里也都明白。俏梅山庄突然受此不幸，瑛梅小姐哀痛万分，不能面见七大门派贵客，各位有何事，就向江玉讲下如何？”

淮阳门大师伯曾怒大声说道：“好！向你说就向你说。江湖上不少人皆知，俏梅山庄的少主人梅英当时是同形意门中的天苍头陀死在一起的。天苍头陀是被江湖上已然归隐两年未出的阴阳邪神许不天以掌化刀的功夫杀死。形意门中人都见到过，当时天苍头陀正在同俏梅山庄少主人梅英喝酒，所以俏梅山庄少主人也同时罹难。但梅英却死于毒酒，当时形意掌门钟离大侠也亲眼见到这二人死时惨状……”

哭道人以目示意，形意门掌门人钟离忌说道：“不错，我确实看到了天苍师弟同梅少庄主的尸体……”

哭道人一点头，说道：“当时匆忙，又加上钟离大侠刚丧兄弟，心慌意乱，就不曾细细验看两人尸体。后来我七大门派人聚议在一起，都觉得天苍头陀与这梅庄主死在秘

室里的情形实在怪异。阴阳邪神许不天杀人，一向自诩他武功超人，时时以他的那七种绝世奇功杀人，这七种神功是：阴冥神功、赤阳神功、以掌化刀、莲花指、阴风剑法、摧心拳、达摩十八剑。他会以这七种身法内功绝技杀人，而且颇以此为傲，虽一次杀上三人，也一定要用三种绝技。他这目的不光是为了杀人，且还要震惊江湖武林，要江湖人对他心生畏惧。这是阴阳邪神许不天二十年来的杀人法儿，决不会变更的。可如今他在天苍头陀的密室之内，用以掌化刀砍断了天苍头陀的脖颈。这虽然是他的杀人惯伎，但圆痴大师细看过了天苍头陀的尸体，断定是先中了毒之后方才被用这以掌化刀的绝技砍断脖颈的。这一掌也不甚有力道，只是阴阳邪神许不天的功力的三成而已。如果许不天出现在天苍头陀密室之内，天苍头陀那么机警，决不会许不天出现后而没有一点警觉。再说，他与许不天交手之前，究竟为什么中了毒？而且阴阳邪神许不天为什么在杀了天苍头陀之后，不再用他的七大绝技杀死俏梅山庄的少庄主梅英，而只是让他喝了一杯毒酒？”

圆痴大师插言道：“据老僧所知，阴阳邪神杀人从不用毒。”

哭道人不再讲话，只是同六大门派人一起等江玉讲话。他们的来意很明白，他们要验看梅英的棺材。

江玉冷冷一笑，他心里渐渐升起了怒气。以江湖七大门派之势力，要俏梅山庄做什么自然没有做不到的。俏梅山庄在武林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山庄而已。可现在不同了，他江南世家公子江玉站在这里，七大门派难道看不见？莫非他们以为江湖上的武林四大家也可以不屑一顾么？如果他们敢蔑视江南江门，那他们就错了。

江玉冷冷说道：“这些话我不是第一回听到，我护送梅公子棺柩归乡，路上就遇到三个武当派人，其中有近日在江湖上声名鹊起的武当派少侠俞文仲，三个武当派人竟然出剑逼人，要俏梅山庄管事梅良在荒野开棺验尸。七大门派向来自诩正派中人，怎么也能这样做？”

圆痴低头不语，哭道人脸色难看，俞文仲等三人确是武当派人，当路拦棺，查验尸首，说来也不很光彩。

崆峒胡铭朗声冷笑道：“如果是平日，这也算缺了礼数，但事关阴阳邪神，事关武林一脉，这么做为了武林中人，也没什么过失。”

众位来吊唁的武林人都窃窃而言，有的以为胡铭的话也很有理，有的以为不管事儿多急，也讲些江湖道义，不然还叫什么正门正派？

哭道人朗声道：“阴阳邪神令牌一出，天下武林必受荼毒，所以七大门派曾于两年前偕同蜀中唐门掌门人唐老爷子一齐出手，重伤阴阳邪神许不天。如今阴阳邪神复出，就不可不查个明白，请江玉公子和梅庄管家通禀瑛梅女侠一声，让我们查验一下梅公子尸体，看他是如何死的。”

一时大厅之上寂然无声。

众吊唁之人知道，七大门派齐出，自然是言出必践。可这个俏梅山庄如今不同于别时，他们有了这个江南江门公子为之撑腰，自然不会让他们轻易开棺验尸。

胆小的便悄悄开溜，胆大的便急于看这热闹。

江玉冷冷一笑道：“不必去找瑛梅女侠了，如果七大门派刚才所言即是你们的心意，请听我江玉一句话：恕难从命！只要我江玉在这里，你们就没法儿动那棺材！”

江玉稳稳玉立，虽面上仍然带笑，但一脸肃然神色，让七大门派之人人为之凜然。

哭道人一怔，他不知再讲什么才好。

这时，淮阳门大师伯曾怒一步一步走上去，脚下石砖步步皆裂。他稳立如山，站在江玉面前。

江玉冷笑：“七大门派怪不得在江湖上没人敢惹，原来上人家大厅来，专门踩坏人家的石砖……”

曾怒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淮阳门人擅大力鹰爪功，鹰刚性易怒，曾怒尤其脾气暴躁，

他要向江玉出手。

圆痴大师想要拦他，但被哭道人伸手拦住，也就低头不语，听凭曾怒向江玉出招。

曾怒站在江玉面前，慢慢伸出手来，这一式看上去只是平平一抓，但在圆痴大师等名家眼中，却是一式极厉害的杀招。这是淮阳门的大力鹰爪功中的“神鸢戏蛇”。

这一式使出，曾怒双目怒睁，俨然一只兀立雄鹰，钢筋虬爪用力一抓，去戏弄那频频吐信的毒蛇。看那架式，无论毒蛇如何善变，鹰爪都好整以暇，等它露怯，方才一捕而获。

江玉不动，众吊唁之客有人已在低声惊呼。

江家公子毕竟只是仗着江门在江湖上的赫赫声名才如此威势，但他自己有多大本事，又何况是如此年轻，彬彬有礼又儒雅的一个公子哥儿，哪里能抵得住淮阳门掌门大师伯曾怒那怒鹰一爪？

一抓当胸，该裂肉彻骨。

就见江玉手指弯屈，曲颈如颈，却偏偏如蛇，蛇头灵动，向曾怒那鹰爪连连啄上三啄。

这三啄平淡无奇，人人看得清楚，但像圆痴大师这样的高手才可以看得明白，这三啄实实在在地封住了曾怒的那“神鸢戏蛇”。

曾怒的身子顿了一顿，人就又飘忽而退。

哭道人向圆痴大师一示意，两人飘忽而上，一左一右夹击江玉，两人出手极快，圆痴大师用一式金刚拳，哭道人却使出了两仪剑法。两人动作疾速，转眼之间，已一连向江玉递出了十几招。

江玉匆匆还招，在匆忙之中却还能好整以暇，对冲向棺柩的七大门派之人怒吼道：

“快退下去，不然我可要开杀戒了！”

天门派的掌门人印正羽冲在最前面，他其实脾气最为暴躁，刚才就怒气冲冲，想冲

上去对江玉动手，但因为他是站在最后面，所以不及动手，就见到了淮阳门掌门大师伯曾怒一进一退，又见到圆痴大师同哭道人一齐向前，出手同江玉抵对。印正羽心中一闪念，心想何必总是对江家的翩翩公爷一味说些客套话？只要冲上去把棺盖打开，验看这尸体就是了。这样简单的事儿，何必费那么大气力？所以当哭道人与圆痴大师一对江玉出手，印正羽就一个箭步冲到了棺材边。

他的手很快，就伸向了棺材盖。

灵幡飘动，眼前一花，站着一个笑咪咪的年轻乞丐。

印正羽的手一滑，竟抓了个空。

乞丐的身子挡在他面前。印正羽不愧是天门派的掌门人，身子一顿，就定定地立在乞丐面前。

“你是谁？”

“笑丐乐平。”

印正羽一怔。他也和江湖上许多人一样，只听说丐帮中的疯丐毒丐，不曾听得有这么一个笑丐。

印正羽顿生轻蔑之心，吼道：“闪开！”

笑丐冷冷一笑道：“莫非七大门派的门规都改了？莫非七大门派再也不是江湖上的正大门派了？连乞丐都知道有七不取，棺槨穴墓，乞丐不取。你们这七大门派就如此卑琐不成？”

印正羽一愣，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才好。

身后飘过来了峨嵋的不老尼姑秦越女，这女人一身缁衣，更显俏丽，二十年在她犹如朝夕，容貌仍然十分姣好，所以江湖上人称她为不老尼姑。秦越女冷笑道：“多谢笑丐指教。但阴阳邪神许不天出世，江湖上各大门派人人自危，不问清他的来去，又怎么能让江湖安生？”

笑丐人虽年轻，却出语老成，他长长一叹道：“有多少原因，说者侃侃而谈，杀人也有理，屠城也有因，难道就不知道，恶善一念间，你想对俏梅山庄梅公子的魂灵有一丝褻渎，便也纵容了一丝恶念。魔由心生，不就是这个道理么？”

秦越女一时语塞。

崆峒胡铭一笑道：“笑丐的道理，让老夫也十分心服，但这一次实在关系重大，只好得罪了，如果笑丐不闪开，莫怪老夫动手了。”

崆峒拳剑齐名，崆峒护法胡铭在江湖上更是名声不小，他如果动手，这个笑丐岂不是难以抵挡？

胡铭说罢，身子忽动，飞快地向笑丐连连出拳。

崆峒拳有力，刚劲，在江湖上不同凡响，崆峒拳乃是“夺魄七伤拳”，这拳使开，荡一路风尘，夺人魂魄，让人为之气滞，难以灵便躲闪。

笑丐的身子却在这拳风中闪动。他的身影比胡铭的拳快。

秦越女一见大惊，这身法诡异多变，让她看得眼也花了，心知如果这笑丐出手，胡铭一定会落败，于是也顾不得说话，忙出剑向笑丐刺去。

这两处杀起，杀气渐浓，渐渐人凝在杀气之中。

印正羽见两边杀了起来，而他恰恰又在棺材旁边，就不去理会双方厮杀，双手凝力，用力推向棺盖。

棺盖上那一片白布丧幛竟然应声而裂，化为片片布蝶，扬扬纷飞。棺盖向后慢慢开去。

这时，江玉这一边，笑丐这一边都愣了一愣，双方罢手，来看这棺材。棺盖向后开了两寸，棺材露出了缝隙。印正羽双手一松，人向棺头飘去。

这时，棺盖突然像长了灵性，又慢慢向前移了两寸，实实在在地盖住了。从棺材后面闪出了一个人来。

这人一身蓝袍，手中提一柄窄长古剑。他神色肃然，静静地望定印正羽。

“你也是一大门派掌门人，为什么总想打开死人的棺材盖儿？”

正羽看着这人，在场的许多人都认得，这是平阳山三清观主冥海。

印正羽道：“原来三清观人也来凑这热闹了。”他当然不惧这三清观主冥海，就是冥海用他那三清剑法来对付印正羽，也不会把他印正羽怎么样，但他蓦然见到棺材之后闪出一个人来，心中着实是吃惊不小。且又两次开棺被阻，让他一时气丧，不好再动手。

冥海气骄得很，一见印正羽不再言语，就心中以为他是畏惧了三清观势力，微微一笑道：“印掌门用双掌推棺，何不也尝尝我这一掌？让你也明白不论死人活人，都不好让他轻易被人击一猛掌……”

冥海手中突然无剑了，剑挂在腰侧，他只是平平淡淡地击出了一掌。这是三清观的独门内功心法，随心所欲出掌，看似无力，实在是出掌之时，便一点点导引了全部内力。

印正羽也出了一掌，两掌相对，他退了两步。

印正羽脸色胀红，杀心顿起，在江湖武林人面前，冥海击他一掌，让他气血翻涌，退出两步，这实在是一个耻辱。何况冥海看上去竟像随随便便一掌，就让他受挫。

印正羽双手一振，从手指间慢慢伸出了鹰喙，天门派擅鹰击之技。

印正羽要扑向冥海，扑向那一口棺材，他与冥海交手之处，离这棺材也太近了，他俩一旦交手，杀气浓郁，棺材必然被震动，棺材内的死人也会再无全尸了。

印正羽向前扑出一步，他左手鹰喙在先，右手鹰喙垂隐，像鹰在眯神，无视眼前食物。他正要蓦然一扑，忽觉得眼前一花，吐气也为之一阻。

一条翠袖飘荡荡飞在他眼前，这是一条女人的衣袖。

大厅内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一个甜甜的温柔声音：“不知道七大门派如此执意，要在俏梅山庄做什么？”

众人都惊呆了。

众人眼前站了一个美女。

她那身法很妙，刚才那么轻轻一拂，便化解了印正羽那逼人的一式鹰势，现在，她俏生生地站在棺材前面，柔言一句，便让厅堂上所有人都忘了敌忾之心。

江玉、笑丐、冥海都心中一喜：她来了。

三个人中，江玉心细，就见到了她眉尖紧蹙，心中伤悲那郁郁寡欢的神情。冥海心热，一眼见她那淡淡蛾眉，俏俏人形，就心中一热，觉得出剑杀人也无妨，只要美人开口。笑丐却不敢看这女人，似一个羞涩少年，低下了头，像闯祸了，怕被人责难一样。

七大门派人多数只听得江湖上传言瑛梅女侠侠心美貌，却很少有人见到过她，如今一见，也都在心中暗暗一叹：果然生得好！又在心里暗暗嗟叹：难怪有江玉之阻，有笑丐、冥海发难，看来这瑛梅女侠，真正是个人物。

还是圆痴大师少些凡尘之心，最先定神合什而礼道：“在下七大门派之人，前来冒犯贵庄，实在缘于不得已，听说瑛梅女侠的弟弟是伤于阴阳邪神许不天之手，我们想看看梅少庄主的伤势，是不是可以由此寻得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下落，还望瑛梅女侠成全……”

瑛梅的眼光盯住圆痴大师，半晌方道：“难道七大门派的手段都用尽了么？只好从死人身上翻翻检检，就这么一点儿本事？”

这一句话问得温柔，又像在叹息，却像一记重拳打在七大门派人心窝。

哭道人道：“姑娘所言，实在叫七大门派脸红。但阴阳邪神之毒，实在让江湖人心难安，姑娘是侠义中人，想必会体惊我们的苦衷。”

瑛梅无语，站在那里，一双俏目含愁，又羞又怨地看着哭道人。哭道人再会说话，也难面对这一双眼睛，他低下了头，不再说话了。

曾怒道：“我们七大门派风尘仆仆，一路奔来关东，就是为了寻找阴阳邪神，我等决心已定，姑娘就是把梅公子安葬了，也不能不让我们看他的尸体。”

这一句话说得斩钉截铁，让厅上之人都为之默然。

一句话说得众人再无相斗之心，说得江玉、冥海和笑丐泄气，梅英已是死去之人，早早晚晚要落葬，已然十多日不曾落葬了，虽是尸体中毒，但天气浑然，总不能厝棺于家中，你一入葬，能保证不被七大门派人挖坟么？开棺固是难堪，被人挖坟更是让人难受了。江玉、笑丐、冥海无语，他们不会为了瑛梅，而去天天守护梅英的坟墓。

瑛梅凄凄一笑：“我早料到了，说是名门正派，又有什么正派可言？江公子、冥观主、乐少侠、多谢你们护佑了，我弟弟九泉之下也会感激的。圆痴大师，既是要看，请你们上来一人，仔细看看也好。”

她这一句话说完，七大门派人都束手而退。

圆痴大师是痴人，但痴人痴在武学，于武学之道上自然心细，由他来看自是最为妥当。

其余六人都拱手而退。

圆痴大师一步步走近棺材。

圆痴大师双手向前，轻轻虚空导引，向那棺材抚掌下去。

他双目凝神，似在用力，但手下棺盖纹丝不动。

众人等他开棺。

圆痴大师竟然放下了手，转身走回来。

瑛梅道：“多谢大师转念，让我兄弟免受曝尸之苦。”

哭道人等都注视圆痴大师，似在惊讶他为什么不开棺验尸。

圆痴大师向瑛梅合什：“瑛梅女侠，老僧不必打开这棺材了，因为棺是空棺，里面根本就没入。”

一语出口，众人皆惊。

瑛梅急急问道：“你.....你说什么？棺材内无人？”

“正是，这是一具空棺。”

第六章 痴情

果然是一具空棺。

厅上之人哗然，少顷又皆默然。

哭道人甫然一揖道：“瑛梅女侠，请问，你是不是见到过你兄弟的尸体？”

江玉、冥海、笑丐乐平不由得又暗暗生气，这个不谙人情的老道，此时何出此语？

厅上之人都静下来，等着瑛梅答话。

但瑛梅垂泪，一句话让在场之人皆大吃一惊：“我没打开棺材看过。”

众人哗然，有人心中不信，口中便不免悄声道出。

哭道人道：“瑛梅女侠是侠义中人，不会怕见死人吧？”

瑛梅垂泪道：“我弟弟同我是双生姐弟，情谊自然比常人更为亲近。我不敢看他死去模样，怕今后梦中惊扰……”

瑛梅哭声悲切。

哭道人无话可说。这也是人之常情，有何悖情逆理之处？

瑛梅哭声悲切，俏梅山庄之人对七大门派人都怒目相向，圆痴大师心中不安，知道再呆下去更会无趣，于是七大门派人匆匆告辞而去。

入夜。雪也似的丧色变成了漆黑。

没了尸体，这丧事便像是嬉戏。

江玉慢慢走向瑛梅的居室。

瑛梅的脸上已没了泪痕。女人并不总哭，最悲痛时不哭的女人才让男人倾慕。瑛梅

向江玉一笑道：“多谢江公子仗义相助，瑛梅终生不敢忘怀。”

江玉本来想好了许许多多的安慰话，要尽心柔情安慰这女孩子的，临到见了瑛梅，反而不知讲什么才好了。他以为这是因为枝梅、点梅站在瑛梅身后的缘故。

江玉坐在瑛梅对面，不置一词。

瑛梅轻轻点头，点梅便去取来一坛美酒。这是一坛很怪的酒，倒出来很是浑浊，却又清香扑鼻。

瑛梅道：“这是一种浊酒，是我向小弟学来的调酒之法，用各种酒调出来的，十分爽口。”

她把酒倒在杯中，自己一杯，又给江玉倒了一杯。

这酒实在浑浊。

瑛梅见他注视酒杯，就轻轻凄然一笑道：“江公子放心喝它就是，这酒虽浑，味道却美。”她用银簪轻轻插入酒杯，银簪色不变。

江玉一口饮尽了这酒，他想表明他心无疑虑，他怎么会对瑛梅有什么疑虑？江玉一饮，顿时心中一惊：“好酒！好酒！”

这酒强似天下美酒。

瑛梅微微一笑，知他心意，对点梅说道：“把我刚刚调好的三坛酒送与江公子。”

点梅把三坛美酒放在江玉面前。

瑛梅一叹道：“错了错了，江公子雅人，终不成从我这里拎着酒坛子走出去，你为什么不要把这三坛酒送到江公子屋里去？”

点梅笑笑，忙拎酒去了。

灯下坐对美人，恍惚如梦。无话可说，偏偏心里有无数话语。

瑛梅终于一叹道：“江公子，看来世情也薄，让我无法再生俗念，梅英一去，我也觉人生无味。自明日起，我要去江湖之中，寻找他的尸体，也顺便做上一两件好事，这

或可让他在阴世间少受点罪。”

江玉想对瑛梅说：人生一世，总不会只是伤逝悲凄，也该有欢爱情热，有缠绵情丝，你何必总是凄苦？但看着瑛梅那漠然神情，他说不出。

人言道：女要俏，一身孝。瑛梅身着一袭白衫，更显得俏丽超俗，不着一点儿尘垢。这俏丽的美姿让江玉只生敬意，而无一点儿欲念之心。

江玉道：“瑛女侠要独自去闯江湖了么？江湖风波险恶，你也该小心……”

瑛梅道：“小弟一去，便心无尘念，公子还得原谅瑛梅才好。”江玉一叹道：“只盼有缘了，但愿与瑛梅女侠期以来日。”

瑛梅凄苦一笑道：“像我如此悲伤凄凉，也会有来日么？”

江玉一笑：“姑娘珍重，来日方长！”言罢慢慢走出了瑛梅的屋子。

瑛梅静静坐在冥海面前。

她是带点梅、枝梅来看冥海的。

冥海心中高兴，又有一丝紧张。美人无依，他岂不是有了一丝机会？

冥海不等瑛梅讲话，便急急说道：“瑛姑娘在这庄上住，日子凄苦。不如同我一起去平阳山，三清观极大，又有许多事可做，姑娘也就不会寂寞了。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瑛梅道：“多谢观主好意，多射观主助我。我有许多事可做，如今一定要先去寻找小弟尸体，真要是让他尸体无着，我怎么能心安？”

瑛梅神色凄切。冥海自然无话。人家要寻找兄弟尸体，你怎么阻拦？但冥海是老江湖，他知道，在江湖上，找一个活人容易，找一具尸体难。他默默无语，他是不是可以帮瑛梅找回梅英的尸体？

瑛梅看着笑丐。笑丐不大敢看她，这人突然像孩子，变得很是羞涩。

羞涩的男人是头一回热恋女人的男人。会羞涩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笑丐低着头：“我会让丐帮之人留心，为你寻找……他。”

他心很细，能体谅她的凄苦。

也许丐帮会把梅英找到？

瑛梅很深情，抓住笑丐的手，这一抓，使笑丐的身子一震：“我很感激你，多谢你帮我……”

笑丐的心跳得很厉害，像在打鼓。他想，他可以为这个女人而死，只要她肯吩咐。

夜很深了。

这是瑛梅女侠和冥海观主、笑丐乐平、江门公子江玉走后的第二天深夜，俏梅山庄像在沉睡。

甬道里传来了脚步声，一个人慢慢走进了甬道。

他走到了尽头，来到了秘室外，把火把插在墙上，轻轻推开石门，进入密室。

阴阳邪神许不天的样子变了，他再也不是四五十岁发如飞蓬的模样。他的样子很是怪异，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了。他的头发梳成了一束高髻，这是杨玉环时常梳的美美高髻。他的头发再也不是乌发之中夹复着白发了，而是满头油光光的青丝。他身穿一件女人的长衫，上面绣着大红丹凤，丹凤翔飞，让他身子像翩翩女子。

他已经变成了“她”。

她正在临镜梳妆，看也不看走进来的他。但她那尖声尖气的女人声音在叫：“来呀，来为我梳一梳头。”

他慢慢走过去，竟然能不憎恶她，一点点为她梳头。

她吃吃尖笑，像一个风骚女人：“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女人最先老是地方是哪儿？”

他不讲话，仿佛不会讲话。

她仍在笑：“好，你终于明白了，你站在我面前，用不着讲话，你只要听我讲，这一生一世就受用不尽了。现在听我告诉你，女人最先老的地方是胸，是那嫩嫩的胸乳。而男人最先老的是头发。”

他仍在慢慢为她梳理头发。

她仍然兴致勃勃：“女人的头发不会老，只要你会梳各种发髻。你知道唐人会梳多少发髻样式么？有人写诗道：‘唐人宫髻三百妆，夜夜常梳夜夜新。清静宫闱迭更鼓，不见君王无近幸。’我也像那个宫女，天天盼着你来。你就是我的君王，对不对？”

她竟然像一个柔情女人，用尖尖的手指去拂他的耳垂。

——她那样子像一个梦幻中有君王来幸的宫女，痴痴迷迷，亲昵非常。

他不动，任她抚摸。

她的脸上满是皱纹。她用呻吟和呢呢喃喃的话语让他亲近，她认定了他是她心目中的君王。

她躺在了石床上。

她的躯体是丰腴的，像是年轻人的躯体。她兴致很浓，做唤郎深情的样子：“来啊，你……”他变成了“她”，当她呼唤梅英时，那身体的躁动完全是女人的，肚腹在深深呼吸，而她的眼光流盼，星眸快闪。在呼唤他的唇语中，焦渴的盼望是一种哀求。她像待幸的妃子样，他就是君王，她盼他来宠幸她，凌辱她，爱惜她。他不习惯。当一个人是两重人物时，他时常忘了自己是男是女，有时当自己是男人女人，便生出一种惰性来。他不有欲望，只有与她亲近的心思，没有与她亲近的欲望。在他的心目中，“她”总是一个威风八面的男人。让他怎么去“宠幸”她？他怕了，行动也慢，只是盯着她看。

她真动情了，身体有了反应：呼吸不稳，肌肤在渴求，腿在用力，那是一双任何女人也没有的无瑕的长腿。

他一步一步踱过去，走得很慢：“你身体不好……”

她脸红了，她愕然，像从兴冲冲的梦中醒来，猛然坐起，叭叭叭打了他好几个耳光。

“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是要学我的本事么？你以为只有那七大绝技是我许不天的本事，让男人神魂颠倒才是我的真本事。你为什么不学我这真本事？你以为我这本事不强

么？你为什么不试一试？你如果不试，我一定要宰了你！”

她是向他吼。

他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勉力一试。

这是在人间的地窟里。

不知是昼是夜。

她很疲倦，当然也很快活。她坐起来，冷冷地看着他，她恨他有一具很年轻的躯体，恨他能够再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或者更多岁月。而她只能活两年零八个月了。

她恨这个世界，要让这个人为她而活着，让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她——阴阳邪神许不天。

“你杀死了他？”

“杀了。”

“有没有什么麻烦？”

“没有。他们在找你，也在找我。找你的活人，找我的尸体。”

“活人他们找不到，尸体也找不到，他们只好瞎忙。”

他不讲话。

她明白了他的心意，抚摸着他的脊背。这手像鬼爪，阴森森。他闭上眼，想像着这是紫衣女郎唐琳在抚摸他。这一想让他心里好受了一些。

她咯咯笑了，笑得很动情，像个渴欲的疯女人。

他一叹道：“你总是想得多，总想这个，就会早死。”

“我死了，你不是活着么？”她看着他，两眼荧荧如鬼火。“你就要成为阴阳邪神了，不过你不是许不天，你还是梅英。”

她声咯咯笑起来。令他毛骨悚然。

他静静坐在她对面。

他的阴冥神功已经有五成火候了。

她嘲弄地看着他。

他冷漠地问：“师父，我该学什么了？”

她吃吃窃笑，摆了一个女人的媚态：“摧心拳。”

摧心拳，就是说他下一次该去杀的人是天门派的掌门人印正羽。

七大门派人搜寻阴阳邪神许不天，找了二十余天也没有效果。只好先各自分散，并相约了紧急联络的方法。

阴阳邪神一出来，他们这七大门派人必然又会有伤亡。所以七大门派分手时都惺惺相惜，互道珍重。

印正羽匆匆忙忙，他要赶回雁门双翅峰去。

他很着急，但人到了蓟州实在是乏累已极，只好在客栈住了下来。他告诉下人，不要出去寻事，在客栈休息两日再赶路。

印正羽做为一派掌门人，尤其怕雁门双翅峰上天门派的总舵有什么闪失，他想早一点赶回雁门。但他内心里最怕的是阴阳邪神许不天，他知道，如果许不天想杀死一个人，那个人几乎可以说已经是死定了。许不天想杀他，不管是先杀后杀，一定想杀死他。他也寄希望于七大门派这一寻找许不天的聚会，但他们找不到许不天。许不天不站出来，多半是他想一个个杀死这七大门派中人。印正羽不怕死，但他临死之前一定要把雁门双翅峰上的事儿理一理，把天门派的大事都理好才行。

他坐在客房内，静夜吐纳，做天门派的正宗内功心法，渐渐入物我两忘之境。

叭——窗户打开了，进来了一个人。

这是瑛梅女侠，她向印正羽一笑，这一笑把印正羽的喝斥给笑没了。

他慢慢收势，问道：“你来做什么？”

“我找到了我弟弟的尸体。”

印正羽的脾气最为暴躁，但他做为天门派一派的掌门人，做事自然也粗中有细，他向瑛梅看去，见瑛梅那神色凄伤、惨然，心知她是为七大门派人好，才来告诉他这一消息的，但他又心中怀有芥蒂，因为在俏梅山庄里，印正羽同其他六大派中人为了查看梅英的尸体，强行开棺，让她心中怒气不息。印正羽心中明白，却又不好再提此话题，怕再惹她不快。人家毕竟是瑛梅女侠，一查知她弟弟尸体下落，便来找他，看来瑛梅确实同七大门派一条心思。

印正羽道：“他.....在哪里？”

瑛梅低头一叹：“就在蓟州。”

“你见到了.....”他想问一问梅英那尸体情形，但又怕言语唐突，惹起瑛梅伤心。

瑛梅女人心细，自然知他心里，一叹道：“你该去看一看，也许对你们寻找阴阳邪神许不天有好处。我看得出，他身上除中毒之外，还有外伤，更重要的是有内伤。我看他手里像有文字，隐隐约约看不清，像是用毒写下来的，怕是阴阳邪神许不天约你们去同他恶斗的暗符吧？”

瑛梅神情恍惚，显然还没从那尸体的惨状回忆中醒过来。

印正羽问道：“他被放在哪里？”

瑛梅低下了头：“蓟州圣帝庙。”

印正羽知道那座破庙，那是一座很破很荒凉的庙宇，庙内供奉的是关圣帝。在关圣帝旁边供奉着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关圣帝的塑像大而且威风，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塑像小而且马虎粗糙，奇怪的是这圣帝庙在蓟州居然也挺有名，香火挺盛。最怪的是蓟州人规矩，多把死人先放在这圣帝庙内，停放上三五七日之后再发丧送殡。圣帝庙因了这个缘故，香火十分旺盛。

梅英的尸体为什么被人盗出棺材，弄到了这里？

瑛梅一叹，像知道他在想什么，幽幽说道：“小弟活着时，曾遇异人传授，得一调酒秘诀，叫做《仪狄醉》，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把这秘方藏在身上。这一回他和天苍头陀.....就是正在密室弄这调酒的事儿，被阴阳邪神许不天闯进去杀死的。想必有人知道他这个秘密，把他的尸体弄来蓟州。看来那人是得到了那卷秘诀《仪狄醉》，才把他放在圣帝庙.....”

印正羽道：“你怎么知道他拿到了《仪狄醉》？”

瑛梅道：“你找一件东西，如果找不到，还会把尸体好好放到圣帝庙去么？而且好好地放在一具棺材之内？”

印正羽认为瑛梅说得很有道理。他去穿好了衣服，告诉瑛梅：“等我一等。”便去告诉下人，他同俏梅山庄瑛梅女侠去圣帝庙了，如果到明日晚不归，让他们去圣帝庙找他。

印正羽同瑛梅直奔城郊，圣帝庙在东郊，离城十里远。

印正羽和瑛梅无话，匆匆赶路。十里路，转眼即至。

瑛梅走在前面，提着剑。印正羽跟在她身后，进了配殿。

圣帝庙有七间配殿，都在正殿前的两侧厢房，配殿无前门无前墙，一排排棺木都头朝里放着，摆得整整齐齐。看来蓟州不独人生得快，死得也挺快。所有要去阴世的魂灵都在这圣帝庙前稍作停留之后再晃晃荡荡去赴幽冥。静夜中宵，一个个孤魂野鬼在这里无事可作，只好看关圣老爷不知疲倦地读《春秋》。

正是秋日夜深时，幽幽鬼火绕身行。

瑛梅与印正羽饶是艺高胆大，在这些死人面前也只好细语悄声。“在哪里？”

“这边。”

瑛梅的话果然不错，那个人一定对梅英的死十分满意，他很慷慨，送给梅英一具很好的特大的铜棺材。

印正羽心中信实了瑛梅的话，因为他看到这具铜棺材在这左配殿三十几具之中是最好的一具了。他明白，江湖之上人与人相交，赌情最薄，赌人死了，可能没棺材，喝酒的人交情最厚，如果梅英不是留给了那个人一本妙绝天下的调酒良方《仪狄醉》的话，那人只会把他的尸体扔在荒坡野岭，决不会为他弄上这么一具上好的铜棺。

瑛梅的脸上又闪出一丝痛苦。她猛地抓住印正羽的手臂：“别去，别过去……” 那样子很是惊惧，眼睛睁得很大。她是怕，她想起了梅英死时那神态吧？

印正羽轻轻抖开她的手：“你怕，你在这儿站着，等我，我一定要看一看。”

棺材摆得很整齐，整齐得让人恐惧，让人突然明白了凌乱总会有一点生气，凌乱无论如何总比整齐好。整齐更显得鬼气森森。

瑛梅忙告诉他：“小心，他身上有毒！别碰他身子……”

印正羽慢慢走了上去。

他像圆痴大师一样，先把双手放在棺材盖上。

棺材盖很沉很沉。印正羽内力一凝，神思成气，氤氲之气游走回荡，在棺盖上深深浸入去。他知道，这具棺材内确实有一个死人，肯定是一个死人。

印正羽双掌一凝力，天门内功心法很是了得，铜棺盖叭地一响，慢慢轧轧向后滑去。

果然有一个死人。

趁着月光，可以看见这死人脸上盖着布。

铜棺很深。

印正羽略一迟疑，又回头看一看瑛梅，瑛梅站在冷森森的院子正中，恍惚似站在许许多多棺柩正中，她急急地问：“印大侠，你看清了么？”

如果不进棺材中去，他什么也看不清。

看来瑛梅就曾跳进去过。瑛梅能做，他印正羽为什么不能？

印正羽身子一振，人如飞鸟，飘飞起来，又慢慢落了下去。他的脚正踩在那死人的

腿骨上。

印正羽慢慢地坐下去。他长吁一口气，左手成鹰喙，向那人面上的白布一扬。白布飘成碎片，飞出棺材之外。

这是个死人，但他不会是梅英，因为这个人有胡须。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长相太丑陋了，丑陋得让印正羽看一眼心中就很震惊。

印正羽想一振身子飞起来，但这时，从上面唰地落下了一张网，把他网在棺内，棺盖陡然立起，砰地一声炸响，就合上了。他被关在棺材内。他的心一沉，心炸碎了似的怦怦跳。

他拼命吼：“瑛梅！瑛梅！”他的声音因恐怖而变得很尖厉。

瑛梅会不会不理睬他，把他活活关在这棺材内？

他的手很快，内力一凝，鹰喙纷飞，这落下的网马上被他挣成粉碎。好在这一片网不是什么乌金茧丝网，而只是一片普普通通的网。瑛梅是不是走了？她是害怕而惊惧逃跑了，还是她就是想把印正羽害死在这一口棺材之内？

印正羽从来没有这么恐惧过，他心中一瞬间千般闪念：他要被活活憋死在这一口铜棺材内！他双臂用力一振，想把棺盖打飞。但这千斤之力击在棺盖上，只听得轰然一声巨响，棺盖纹丝不动，但他这一姐弟，自然不会如此丑陋，那么他是谁？瑛梅为什么要把印正羽放到这具棺材里来？她是恨印正羽三番五次想冲上灵堂开棺验看梅英的尸体么？还是蓄意想杀他？

印正羽用手去掰开死人紧握着的手。只听叭地一声响，有一股蓝色烟雾从那死人手心中炸开。印正羽知道情形不妙，已经晚了。

他昏迷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渐渐醒过来了。

他不在那个神秘诡异鬼气森森的圣帝庙里了，他现在在一间很破旧的屋子里，这屋

子很黑暗。有一张女人用的刻花木床，有一张残破的八仙桌，桌边有一把木椅子。屋里吊着缕缕尘线，桌上有一层厚厚的黑灰。他看见了眼前的人。是瑛梅，是仗剑走天涯的江湖女侠瑛梅。他自己坐在床上，坐在很腌臢的被褥上，如果能够站起来，他宁可去死，也不愿意坐在这被褥上。

瑛梅在朝他笑：“印掌门，棺材里实在不好，让印掌门吃惊了。所以把印掌门请到这里来，就是要印掌门死也死一个明白。”

印正羽道：“你.....你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侠义之人，怎么会做出这等卑鄙之事？”

瑛梅突然笑了起来，笑声渐渐变得粗犷。她不是瑛梅？

那人轻轻拨去头簪，叭地一声把它掷打在床柱上，又抖乱头发，把头发挽成髻，束在头顶，束上壮士绦，然后把身上的罗裙一脱。甩在一边。他是个男人。

印正羽叹了一口气：“你不是瑛梅，你是梅英。”

他刚刚明白这点，是不是已经很晚了？

梅英在冷笑：“你以为我是瑛梅？你以为你遇上了女侠？你在做梦，一个很好很好的梦.....”

印正羽想凝聚内力，但浑身内力无法收束，一提内力，丹田之内空空的，没一点内力在，他大吃了一惊。他中了毒，这毒把他的内力弄得荡然无存？还只是暂时让他丧失内力？他是不是还有恢复武功的机会？

梅英一笑，仿佛看透了他的心事：“你的武功并没丧失，你中的毒是‘昏夜迷’，只要天一拂晓，你就会恢复武功。”

印正羽不由得看看窗户，在窗格上，已隐隐看得见曙色。天很快就要亮了。他只要坚持到天亮，就可以恢复他的功夫，只要他恢复了武功，梅英决不会是他的对手。他需要时间。

印正羽的语气很温和：“你与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怨恨，为什么要这么做？”

梅英道：“你与我无仇，但另外一个人与你有仇，他一定要杀死你。”

“谁？”

“阴阳邪神许不天！”

印正羽一叹，他知道他没有机会了，许不天要杀人，决不会给人以机会。印正羽冷说道：“他可以同我一较生死，又何必用这诡计害人？”

梅英哈哈大笑，冷言道：“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然为什么要八个人冲上去杀人家一个？”

印正羽不语，他无话可说。不管怎样说，七大门派与唐老爷子八人联手才杀败阴阳邪神许不天这一件事，决不是他们的荣耀，只是他们的耻辱。印正羽知道他不会活到拂晓，对梅英笑道：“你让阴阳邪神许不天出来见我？”

梅英道：“他不会见你的，你们这七大门派之人，这一次只有一个死法，死前都见不到阴阳邪神。”

印正羽一叹，知道已经无望。

曙色正临窗。

印正羽不动，自感内息正一点点向丹田聚集，只要再有一刻钟梅英不来杀他，他就可以活着走出这间像是千年尘封的屋子了。

但梅英已经动手了，梅英决不会给他任何活下去的机会。

梅英飞快出手，叭叭叭连点了他八道大穴。

印正羽全身穴道受制，他如今已经不能把内息凝聚，一点点去冲撞他被封的穴道了。

梅英走近他：“你擅少林神拳，是不是？”

印正羽闭上了双眼，如果他百骸轻松，恢复全身功力，现在这个梅英面前，他马上就可以让梅英明白什么叫少林神拳。

梅英冷冷一笑，右手轻轻回引，把掌伸在了印正羽面前，然后又轻轻收回，握成了拳势。

印正羽嗅到了一阵香气。无怪乎他装瑛梅很像，他浑身都散发着女人的香气。梅英的拳头很娇柔，也像女人一样，打起来像是对情郎打情骂俏，软绵绵的没一点儿力道。

印正羽不以为然，但这一拳打在身上，尤如海涛裂岸，一浪推着一浪，直卷到他胸腹之中去。

他腹内疼如刀绞，脸面马上变了颜色，嘴角流出了血：“摧心拳？”

他明白了梅英同阴阳邪神许不天的关系，摧心拳是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七大绝技之一。

印正羽嘴角的血越沁越多，梅英一拳一拳地打他，让他呕血。

印正羽血流在胸前，前胸浸透血，他冷冷笑道：“你是不是想知道天门派掌门人能经得住多少摧心拳？”

梅英冷笑。

印正羽笑着咯血，把口里的血一口口吐向梅英：“阴阳邪神许不天是个狗男女，你这个王八蛋也是个狗男女！”

梅英倏地出掌，他这一掌是击向印正羽的肺门，但印正羽身子猛地一挺，让这一拳击在心脉上。

印正羽的头一耷，死了。

天门派门人一直等到第二天薄暮，也没有等到印正羽归来。于是约齐了十四人，到城郊的圣帝庙去寻找掌门人。

他们冲进了圣帝庙。翻开了所有的棺材。

在那一具铜棺材内，他们看到了掌门人印正羽的尸体。——印正羽死得比天苍头陀更惨，他的前胸浸透了血，但身上没有刀剑之伤。他的手里也握着那块让武林中人皆

惊惧的铁竹牌。

天门派人见了掌门人惨死之状，怒火填膺，他们要去找那个瑛梅女侠，让她为掌门人抵命。

蓟州城里有一家很有趣的客店，这客店叫“寻乐园”听起来像个妓馆教坊的名字，但它只是一家豪绅的家园。它被豪绅用来招呼江湖豪侠，做为往来名士的羁旅之所。天门派门人冲进了寻乐园。当先的是个瘦子，他冲管家一揖道：“听说关东俏梅山庄的女侠瑛梅住在这里？”

管家忙一揖还礼道：“有有，瑛梅女侠住在园中亭，各位找她，我派人去叫。”

瘦子冷冷道：“不用了，我们自会去寻。”

他们找到了园中亭，这是个四面皆水的幽趣雅致的亭屋。亭屋之内就住着那个曾经约印正羽去圣帝庙的俏梅山庄的女侠瑛梅么？

他们破门而入。

屋内很静，有一炉香在袅袅升腾。

床帘低垂，帘外坐着两个男人，这两个男人的衣衫显得出奇，一个说不出有多华贵雍容，另一个说不出有多肮脏破烂。这两个人并不觉得有多怪，他们坐在桌边，在一递一杯地喝酒。

酒香扑鼻。

华衫公子冷冷喝道：“滚出去！”他连看都不愿回头看一看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只是冷冷一句，俨然贵胄公子脾气。

那个年轻的乞丐抬头看看，看清了这些人，也说了句：“走开！”

天门派诸人看清了这个乞丐是江湖上被称为怪人的那个笑丐乐平，心知这两人一定难惹，但丧失掌门人性命事大，决不能轻易就折于人家之手，瘦子冷冷笑道：“我们是来找瑛梅女侠的，又不找二位，二位何必多言？”

乞丐理也懒得理他们，自顾自去斟酒。

华服公子马上出手，倏地去抓酒壶，两人飞快出手，倏忽就过了十多招。

酒壶又到了华服公子手里。

“一人一杯，你半滴儿也多喝不得。”华服公子抓酒壶在手。仿佛又想起了冲进房内的人，冷冷说道：“滚！”

瘦子心中不平，讥讽道：“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敢平白就骂我们滚？我们是雁门天门派中人，有事要找瑛梅女侠，你凭什么拦阻我们？”

华服公子砰地把酒壶放在桌子上：“好，好！雁门天门派，真是好大的仗势啊，想必在江湖上也闯出了不小的名头，不然怎么会在晚上闯入人家姑娘的居室，看来也不是什么名门正派，要不要我代你们印掌门教训教训你？”

一句话刚刚说完，这华服公子身子一扭，人如鬼魅，在屋内飘来荡去。

“叭叭叭”响声不绝。

这一十四个天门派中人都挨了一记耳光。

华服公子的身影极快，他一闪身，人又坐下，抄起了桌上酒壶。乞丐笑道：“好，好！果然好身手！看来你不光能喝酒.....这次让你一杯。”

乞丐身形一飘，身法也极怪异，一闪身已经让在瘦子眼前。这一回瘦子和这十四个天门派中人都知道他也想像刚才那华服公子一样，打他们耳光。他们纷纷拔出鹰喙、短剑来。

天门派讲求的是猛、准、狠、劲四字功诀，他们用鹰喙也是鹰势，用短剑也是鹰势，这一出手，势必不死不休。

乞丐的手很快，他右手在瘦子眼前一晃，瘦子随即用鹰喙一扑，但恍惚之间已然扑空，就见乞丐的左手向脸颊打来。

这一耳光势不可免。

华服公子斟了一杯酒，喝道：“好！”

忽然，一股大力拂来，拂开了瘦子，他向后蹬蹬退了两步，免了这一耳光之苦。就见眼前站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僧，向笑巧合什施礼道：“笑丐为什么动怒，天门派门人竟怎么惹到了江公子和笑丐的头上了？”

笑丐乐平见这老僧到来，知道再也无法打人耳光，一叹道：“原来是圆痴大师到了。他可没惹我，是我惹他了。”

圆痴大师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不知你天门派人为什么来这里扰江公子和笑丐的酒兴？”

这瘦子见老和尚一来，又见和尚身后跟着八位和尚，都同圆痴一样，身着黄色僧衣，便知道这是少林寺中的几位大师到了，心中一酸，眼中就流下了热泪，随即喊了一句圆痴大师，便一五一十地把昨天之事讲了出来。有那年幼的弟子，不由得悲从中来，哇哇大哭。

圆痴等九人都是有道高僧，是少林达摩堂内的九大弟子，人人听了都脸上有悲凄之色，又含一丝憎恨，看来不光是死去的梅英同这阴阳邪神许不天有关系，就是这个江湖上人人称誉的女侠瑛梅，竟然也同那阴阳邪神许不天勾在一起了。

只有这江玉和笑丐乐平两个人一边听一边斟酒，一边听一边冷笑。

圆痴大师肃然道：“依天门派人所言，此事是一定要向瑛梅女侠问一个明白。两位是不是让开，让老僧去问瑛梅女侠，看她如何分说？”

江玉冷冷一笑道：“何必瑛梅分说？这件事你只须问一问我和他……”他一指笑丐乐平，“不就明白了么？”

瘦子见有达摩堂九大高僧在，胆子又壮了起来，他问道：“为什么要问你，难道你就是那个瑛梅女侠不成？”

江玉一叹道：“印掌门之死，听来确实叫人难受。但你们是不是看错了人，瑛梅决

不会同他去圣帝庙的。”

瘦子断言说：“不光是我，师父进门告诉我之后，我们师兄弟四五个人，一直把师父送出门口，一直看见他同瑛梅女侠走出客店去，怎么会有假？瑛梅女侠那装束，别人学也学不上的……”

江玉和笑丐一愣，他们明白瘦子这一句话的意思，瑛梅的艳姿美色，天下难寻，他们怎么会看错？

江玉仍是一叹：“你们看错了！”

江玉的话说得很肯定。

“瑛梅女侠病了，昨日我点了她的穴道，让她昏睡两日，我同笑丐就在她房内饮酒，饮酒是真，也为了护佑她不出错。如今瑛梅女侠就躺在床上昏睡呢。”

圆痴大师和众师弟都愣住了。瘦子等天门派人脸上有了狐疑之色。

笑丐乐平道：“你们不信，可以看这一地的酒坛子，这还是瑛梅女侠为我俩调弄的美酒呢，是叫化子这辈子从未喝过的美酒。”

圆痴大师沉吟半晌，说道：“既然有江公子和笑丐在此，我们为什么不信？但不知江公子可否让瑛梅女侠醒来，我们也好知道那个冒充瑛梅女侠的人是谁？”

瑛梅醒了。

江玉解穴的手法甚是高明，让圆痴大师等都不由得暗暗点头称赞。

瑛梅一醒，双目缓缓睁开，眼中有一丝羞涩。她确实是面有倦容。可能是刚刚为飞虎镖局护持了那一次镖，让她劳神伤力了，也可能是她心中的悲郁愁苦不曾发散，竟在这寻乐园中病倒了。幸亏有一路上暗暗照顾她的笑丐乐平和江门公子江玉。

她鬓发凌乱，更添几分妩媚，启齿一笑，那羞涩，那怯懦更让公子心醉，让笑丐心跳。她慢慢坐起身来。瑛梅认识圆痴大师。她向大师点头问讯，又看一看天门派中人，

恍若不识，但从他们的装束上认得出他们是天门派人，就向他们殷勤点头致意。

这是个病得缠绵病榻之人。羞羞涩涩，怯怯懦懦。她怎么会杀死天门派掌门人印正羽？她怎么会用那么残忍的手法杀人？没听说么，她刚刚救了飞虎镖局二三十口人的性命，救了那一笔值八十万银子的镖货，她怎么会同阴阳邪神许不天勾在一起？连瘦子也在心里暗暗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但他们是江湖人，他们明白，在客店门口见到的那个艳绝天下的美人不会是别人，正是这个瑛梅女侠。

她太美了，美得任何的女人都不会像她那样令男人过目不忘。

圆痴大师也狐疑地看着瘦子。

瘦子回头看一看他的四个师弟，这四个人都是曾见到过瑛梅同师父一齐走出门的。他们都低下了头，不忍说话，但又必须讲话。

他们一齐出口，只说了一句：“和师父一起出门的，就是她！”瑛梅不笑了，她的脸上又有了那郁郁寡欢的愁苦——男人宁愿流血，也不愿女人的脸上有这一丝愁苦。

瑛梅望着天门派中人，她为什么不争辩，她为什么不讲话？明明她在床上躺了两日，被灌下了药，笑丐乐平和江玉看着她，一连躺了两日。她为什么不讲话？她以前常被人冤屈么？她那神色让人又爱又怜，真是令人心碎的美艳与凄伤。

圆痴大师说了一句话：“既然印掌门的尸体仍在，我们为什么不去看上一看？”

客店之内设上了灵堂。

蓟州的客店本不愿为人设灵堂。但死的人是天下武林七大门派之一的天门派掌门人，所以天门派对老板说要在店内设灵堂，要把店内住客都赶走时，老板不敢不从。

印正羽被装在一具很大的桐木棺材之内。

圆痴大师示意人打开棺盖。见到了印正羽的尸体。他身上换了衣服，但嘴角仍有血。

圆痴大师看着印正羽的尸体，心中一阵难过。虽然他对人之生死看得颇为淡泊，但

印正羽死相极惨，不由得他不心中愤怒。

天门派人拿来一件包袱，放在桌上：“这是先师的遗物，有的是在铜棺旁边捡到的，拿来请大师看看。”

这包袱内有一件罗裙，一件女人用长衣，还有一块竹牌。竹牌是铁竹牌，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信物。

圆痴大师看了那女人的罗裙、长衣，又嗅了嗅衣上的香气，竟然回头问瑛梅，口气严厉起来：

“瑛梅女侠，如果老衲所猜不错，这衣服一定是你的吧？”

众人一惊。这一问岂不比直接问她是不是杀了印正羽更为有力？她怎么能承认这衣服是她的？承认了这个也就是承认了她杀死了天门派掌门人印正羽，她怎么会承认这个？

出乎众人意外，瑛梅睁着大眼，似乎迷迷凄凄的眼中竟闪出了又惊又喜的神情：

“是，这衣服是我的。”

圆痴大师把衣服放在桌上：“瑛梅女侠颇为直爽，老衲有这一问，也颇为唐突。实因为老衲嗅出了瑛梅女侠身上的衣服同这衣物同在一箱放过，香气，薰草味儿都十分相同。瑛梅女侠既承认了这衣服是你的，怎么不敢承认你与杀死印掌门这一事有关呢？”

江玉，笑丐乐平看着瑛梅，见她脸上神色一会儿一变。好一会儿，瑛梅才一叹道：

“衣服是我的，当然这印掌门之死也与我有关了，圆痴大师何必再问，索性杀死我为印掌门报仇就是了。”说完，闭上了双眼。

瘦子和他的三四个师弟一齐亮出鹰喙、短剑，他们要当堂杀死这个女人，为师父报仇。

鹰喙、短剑一齐伸向瑛梅。

江玉，笑丐拦在前面。江玉道：“江湖之事，风波也多，莫非要我们不信自己的双

眼，硬要去信别人的说辞么？”

笑丐也冷冷道：“我根本就没离开过那间亭中屋，你挖去我的双眼，我也不会信她去过圣帝庙。”

瘦子和师弟们的鹰喙、短剑不敢向笑丐、江玉身上招呼。他们一齐回头看圆痴大师。圆痴大师却走向棺材，细细地看印正羽的尸体。显然他嘴角那血并不是门人疏忽，是为他殒殁之后又由口中流出的。为什么他嘴角还有血可流？圆痴大师双手向前导引，渐渐化成虚掌，双掌向外回旋，形成一式“金刚推门”，双掌探向棺中。他面色凝重，半晌方才缓缓放手。

圆痴大师低下了头：“让瑛梅女侠去吧。这件事与她无关。”

天门派人惊疑，但他们不能不听圆痴大师的吩咐。

瑛梅显然极为动情，向圆痴大师施礼，哽咽着，却无一句感激之言，人走出客店，急驰如箭。

江玉和乐平不动，他们想弄明白为什么他们苦苦证明也不能让圆痴大师释疑，而圆痴大师只是双掌轻轻一探，一式“金刚推门”便解了怀疑瑛梅杀人这一疑团。

圆痴大师望着瑛梅远去的背影，心中也颇有一点惊异：她为什么匆匆而去，没一点儿话可说？但又旋即释念：她心中定是十分难受。便探手示意天门派人，把棺盖盖好，又向江玉乐平一揖道：“这里不是讲话之处，还是到客房去一叙，如何？”

众人回到客房坐定。

圆痴大师道：“刚才老衲突然让瑛梅女侠走了，各位一定不解其中用意。因为我已经知道，天门派掌门人印正羽并不是她杀死的。”众人静静看着圆痴大师。

圆痴一叹道：“杀死印掌门的不是别人，是阴阳邪神许不天。”众人一惊，虽然印正羽手边有阴阳邪神许不天的铁竹牌为证，但是不是他杀的人，却无人亲眼见到，圆痴大师说得如此肯定，又有什么凭据？

圆痴大师合什而诵道：“阿弥陀佛，只因印掌门中的是摧心拳。他体内的五脏六腑都被阴阳邪神许不天打得粉碎。如果天门派诸位为印掌门殓殓，自然心中清楚这一点了。”

瘦子回头看看几位师弟，他们明白，圆痴大师所说的是实话。印正羽的尸体一动就七窍流血，不是脏腑皆碎，怎么会这样？

圆痴道：“各位不知，两年前恶人谷那一战，阴阳邪神许不天用七大绝技对付我七大门派之人，居然不落下风。我七大门派人同他单打独斗，绝然不敌，最后只好七人一起上，但也不能打败他，结果还亏了蜀中唐门的唐老爷子出手，才胜了他。当初他用七大绝技——对付七大门派之人。他用以掌化刀对付天苍头陀，天苍头陀就死在一招以掌化刀之上。他用摧心拳对付天门派印掌门，如今印掌门就死在摧心拳之下……”

圆痴大师饶是看透了生死，悟透了玄机，也不免唏嘘有声，感慨旧事。

阴阳邪神许不天用另外五种绝技对付五大门派中人，他那另外五大绝技是什么？

圆痴突然叹道：“我知道诸位想知道阴阳邪神那另外五大绝技。但事关重大，老衲自不便多言。只可以告诉诸位一句，如果老衲过几天已死，那一定是死在莲花指下。”

叭叭叭响声不绝。

这一十四个天门派中人都挨了一记耳光。

华服公子的身影极快，他一闪身，人又坐下，抄起了桌上酒壶。乞丐笑道：“好，好！果然好身手！看来你不光能喝酒……这次让你一杯。”

乞丐身形一飘，身法也极怪异，一闪身已经让在瘦子眼前。这一回瘦子和这十四个天门派中人都知道他也想像刚才那华服公子一样，打他们耳光。他们纷纷拔出鹰喙、短剑来。

天门派讲求的是猛、准、狠、劲四字功诀，他们用鹰喙也是鹰势，用短剑也是鹰势，这一出手，势必不死不休。

乞丐的手很快，他右手在瘦子眼前一晃，瘦子随即用鹰喙一扑，但恍惚之间已然扑空，就见乞丐的左手向脸颊打来。

这一耳光势不可免。

华服公子斟了一杯酒，喝道：“好！”

忽然，一股大力拂来，拂开了瘦子，他向后蹬蹬退了两步，免了这一耳光之苦。就见眼前站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僧，向笑巧合什施礼道：“笑丐为什么动怒，天门派门人竟怎么惹到了江公子和笑丐的头上了？”

笑丐乐平见这老僧到来，知道再也无法打人耳光，一叹道：“原来是圆痴大师到了。他可没惹我，是我惹他了。”

圆痴大师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不知你天门派人为什么来这里扰江公子和笑丐的酒兴？”

这瘦子见老和尚一来，又见和尚身后跟着八位和尚，都同圆痴一样，身着黄色僧衣，便知道这是少林寺中的几位大师到了，心中一酸，眼中就流下了热泪，随即喊了一句圆痴大师，便一五一十地把昨天之事讲了出来。有那年幼的弟子，不由得悲从中来，哇哇大哭。

圆痴等九人都是有道高僧，是少林达摩堂内的九大弟子，人人听了都脸上有悲凄之色，又含一丝憎恨，看来不光是死去的梅英同这阴阳邪神许不天有关系，就是这个江湖上人人称誉的女侠瑛梅，竟然也同那阴阳邪神许不天勾在一起了。

只有这江玉和笑丐乐平两个人一边听一边斟酒，一边听一边冷笑。

圆痴大师肃然道：“依天门派人所言，此事是一定要向瑛梅女侠问一个明白。两位是不是让开，让老僧去问瑛梅女侠，看她如何分说？”

江玉冷冷一笑道：“何必瑛梅分说？这件事你只须问一问我和他……”他一指笑丐乐平，“不就明白了么？”

瘦子见有达摩堂九大高僧在，胆子又壮了起来，他问道：“为什么要问你，难道你就是那个瑛梅女侠不成？”

江玉一叹道：“印掌门之死，听来确实叫人难受。但你们是不是看错了人，瑛梅决不会同他去圣帝庙的。”

瘦子断言说：“不光是我，师父进门告诉我之后，我们师兄弟四五个人，一直把师父送出门口，一直看见他同瑛梅女侠走出客店去，怎么会有假？瑛梅女侠那装束，别人学也学不上的……”

江玉和笑丐一愣，他们明白瘦子这一句话的意思，瑛梅的艳姿美色，天下难寻，他们怎么会看错？

江玉仍是一叹：“你们看错了！”

江玉的话说得很肯定。

“瑛梅女侠病了，昨日我点了她的穴道，让她昏睡两日，我同笑丐就在她房内饮酒，饮酒是真，也为了护佑她不出错。如今瑛梅女侠就躺在床上昏睡呢。”

圆痴大师和众师弟都愣住了。瘦子等天门派人脸上有了狐疑之色。

笑丐乐平道：“你们不信，可以看这一地的酒坛子，这还是瑛梅女侠为我俩调弄的美酒呢，是叫化子这辈子从未喝过的美酒。”

圆痴大师沉吟半晌，说道：“既然有江公子和笑丐在此，我们为什么不信？但不知江公子可否让瑛梅女侠醒来，我们也好知道那个冒充瑛梅女侠的人是谁？”

瑛梅醒了。

江玉解穴的手法甚是高明，让圆痴大师等都不由得暗暗点头称赞。

瑛梅一醒，双目缓缓睁开，眼中有一丝羞涩。她确实是面有倦容。可能是刚刚为飞虎镖局护持了那一次镖，让她劳神伤力了，也可能是她心中的悲郁愁苦不曾发散，竟在这寻乐园中病倒了。幸亏有一路上暗暗照顾她的笑丐乐平和江门公子江玉。

她鬓发凌乱，更添几分妩媚，启齿一笑，那羞涩，那怯懦更让公子心醉，让笑丐心跳。她慢慢坐起身来。瑛梅认识圆痴大师。她向大师点头问讯，又看一看天门派中人，恍若不识，但从他们的装束上认得出他们是天门派人，就向他们殷勤点头致意。

这是个病得缠绵病榻之人。羞羞涩涩，怯怯懦懦。她怎么会杀死天门派掌门人印正羽？她怎么会用那么残忍的手法杀人？没听说么，她刚刚救了飞虎镖局二三十口人的性命，救了那一笔值八十万银子的镖货，她怎么会同阴阳邪神许不天勾在一起？连瘦子也在心里暗暗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但他们是江湖人，他们明白，在客店门口见到的那个艳绝天下的美人不会是别人，正是这个瑛梅女侠。

她太美了，美得任何的女人都不会像她那样令男人过目不忘。

圆痴大师也狐疑地看着瘦子。

瘦子回头看一看他的四个师弟，这四个人都是曾见到过瑛梅同师父一齐走出门的。他们都低下了头，不忍说话，但又必须讲话。

他们一齐出口，只说了一句：“和师父一起出门的，就是她！”瑛梅不笑了，她的脸上又有了那郁郁寡欢的愁苦——男人宁愿流血，也不愿女人的脸上有这一丝愁苦。

瑛梅望着天门派中人，她为什么不争辩，她为什么不讲话？明明她在床上躺了两日，被灌下了药，笑丐乐平和江玉看着她，一连躺了两日。她为什么不讲话？她以前常被人冤屈么？她那神色让人又爱又怜，真是令人心碎的美艳与凄伤。

圆痴大师说了一句话：“既然印掌门的尸体仍在，我们为什么不去看上一看？”

客店之内设上了灵堂。

蓟州的客店本不愿为人设灵堂。但死的人是天下武林七大门派之一的天门派掌门人，所以天门派人对老板说要在店内设灵堂，要把店内住客都赶走时，老板不敢不从。

印正羽被装在一具很大的桐木棺材之内。

圆痴大师示意人打开棺盖。见到了印正羽的尸体。他身上换了衣服，但嘴角仍有血。

圆痴大师看着印正羽的尸体，心中一阵难过。虽然他对人之生死看得颇为淡泊，但印正羽死相极惨，不由得他不心中愤怒。

天门派人拿来一件包袱，放在桌上：“这是先师的遗物，有的是在铜棺旁边捡到的，拿来请大师看看。”

这包袱内有一件罗裙，一件女人用长衣，还有一块竹牌。竹牌是铁竹牌，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信物。

圆痴大师看了那女人的罗裙、长衣，又嗅了嗅衣上的香气，竟然回头问瑛梅，口气严厉起来：

“瑛梅女侠，如果老衲所猜不错，这衣服一定是你的吧？”

众人一惊。这一问岂不比直接问她是不是杀了印正羽更为有力？她怎么能承认这衣服是她的？承认了这个也就是承认了她杀死了天门派掌门人印正羽，她怎么会承认这个？

出乎众人意外，瑛梅睁着大眼，似乎迷迷凄凄的眼中竟闪出了又惊又喜的神情：

“是，这衣服是我的。”

圆痴大师把衣服放在桌上：“瑛梅女侠颇为直爽，老衲有这一问，也颇为唐突。实因为老衲嗅出了瑛梅女侠身上的衣服同这衣物同在一箱放过，香气，薰草味儿都十分相同。瑛梅女侠既承认了这衣服是你的，怎么不敢承认你与杀死印掌门这一事有关呢？”

江玉，笑丐乐平看着瑛梅，见她脸上神色一会儿一变。好一会儿，瑛梅才一叹道：

“衣服是我的，当然这印掌门之死也与我有关了，圆痴大师何必再问，索性杀死我为印掌门报仇就是了。”说完，闭上了双眼。

瘦子和他的三四个师弟一齐亮出鹰喙、短剑，他们要当堂杀死这个女人，为师父报仇。

鹰喙、短剑一齐伸向瑛梅。

江玉，笑丐拦在前面。江玉道：“江湖之事，风波也多，莫非要我们不信自己的双眼，硬要去信别人的说辞么？”

笑丐也冷冷道：“我根本就没离开过那间亭中屋，你挖去我的双眼，我也不会信她去过圣帝庙。”

瘦子和师弟们的鹰喙、短剑不敢向笑丐、江玉身上招呼。他们一齐回头看圆痴大师。圆痴大师却走向棺材，细细地看印正羽的尸体。显然他嘴角那血并不是门人疏忽，是为他殒殒之后又由口中流出的。为什么他嘴角还有血可流？圆痴大师双手向前导引，渐渐化成虚掌，双掌向外回旋，形成一式“金刚推门”，双掌探向棺中。他面色凝重，半晌方才缓缓放手。

圆痴大师低下了头：“让瑛梅女侠去吧。这件事与她无关。”

天门派人惊疑，但他们不能不听圆痴大师的吩咐。

瑛梅显然极为动情，向圆痴大师施礼，哽咽着，却无一句感激之言，人走出客店，急驰如箭。

江玉和乐平不动，他们想弄明白为什么他们苦苦证明也不能让圆痴大师释疑，而圆痴大师只是双掌轻轻一探，一式“金刚推门”便解了怀疑瑛梅杀人这一疑团。

圆痴大师望着瑛梅远去的背影，心中也颇有一点惊异：她为什么匆匆而去，没一点儿话可说？但又旋即释念：她心中定是十分难受。便探手示意天门派人，把棺盖盖好，又向江玉乐平一揖道：“这里不是讲话之处，还是到客房去一叙，如何？”

众人回到客房坐定。

圆痴大师道：“刚才老衲突然让瑛梅女侠走了，各位一定不解其中用意。因为我已经知道，天门派掌门人印正羽并不是她杀死的。”众人静静看着圆痴大师。

圆痴一叹道：“杀死印掌门的不是别人，是阴阳邪神许不天。”众人一惊，虽然印正

羽手边有阴阳邪神许不天的铁竹牌为证，但是不是他杀的人，却无人亲眼见到，圆痴大师说得如此肯定，又有什么凭据？

圆痴大师合什而诵道：“阿弥陀佛，只因印掌门中的是摧心拳。他体内的五脏六腑都被阴阳邪神许不天打得粉碎。如果天门派诸位为印掌门殓殓，自然心中清楚这一点了。”

瘦子回头看看几位师弟，他们明白，圆痴大师所说的是实话。印正羽的尸体一动就七窍流血，不是脏腑皆碎，怎么会这样？

圆痴道：“各位不知，两年前恶人谷那一战，阴阳邪神许不天用七大绝技对付我七大门派之人，居然不落下风。我七大门派人同他单打独斗，绝然不敌，最后只好七人一起上，但也不能打败他，结果还亏了蜀中唐门的唐老爷子出手，才胜了他。当初他用七大绝技——对付七大门派之人。他用以掌化刀对付天苍头陀，天苍头陀就死在一招以掌化刀之上。他用摧心拳对付天门派印掌门，如今印掌门就死在摧心拳之下……”

圆痴大师饶是看透了生死，悟透了玄机，也不免唏嘘有声，感慨旧事。

阴阳邪神许不天用另外五种绝技对付五大门派中人，他那另外五大绝技是什么？

圆痴突然叹道：“我知道诸位想知道阴阳邪神那另外五大绝技。但事关重大，老衲自不便多言。只可以告诉诸位一句，如果老衲过几天已死，那一定是死在莲花指下。”

第七章 情痴

江玉与笑巧乐平马上想走。

他们一旦明白了是谁杀死了印正羽，一旦明白了这事与瑛梅可能无关，他们就想去找瑛梅。

圆痴大师一句话却又让他们心中留下了疑团：“老衲知道此事大概与瑛梅女侠无关。但天门派中许多人当场目睹了瑛梅女侠走出客房，这事自然也不会有假。可笑丐与江公子却说瑛梅女侠在寻乐园中一直卧病，看来这人一定是别人无疑了，老衲直指瑛梅女侠衣服，瑛梅女侠却不否认。看来这人一定是她是亲人……”

江玉、笑丐一惊：“你是说梅英未死？”

圆痴大师点头道：“梅英未死，方能引印掌门去圣帝庙，不然印掌门决不会孤身而去圣帝庙。”

江玉、笑丐无语。圆痴大师说得有理，不由人不信服。

他们默然而退。

梅英未死。这对别人是祸，对于他们是福，是祸？

他们都想起了俏梅山庄那一夜，想起了头一次见到名满天下的美女瑛梅时的情景。瑛梅曾亲口许诺他们，三救梅英，便可与之结为良缘。如今梅英不死，瑛梅旧约是不是依旧？

乐平同江玉互望一眼。他们都知对方心意。

乐平道：“她调得一手好酒，乞丐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美酒。”江玉一叹：“岂只是调酒？玉漏夜未央，倩影滞无光。她能让人不白白活此一生一世。”

乐平亦点头道：“她如此冰清玉洁，教我们这些在江湖上的人都少一点打打杀杀的那凶劲儿。”

两人一笑。

江玉道：“你别让她穿你那乞丐衣服，没来由就埋没了这一粒明珠。”

笑丐一笑道：“你别让你那些先敲钟再吃饭的破规矩把她弄成了木头人。”

两人突然大笑，都知道自己情痴，知道对方好笑。决心回寻乐园，去看瑛梅。

寻乐园内还是很热闹。

像蓟州这样的大城，永远会有些江湖豪客来来去去，江湖豪客们走得忙，寻乐园景就一天天永远是这样热闹。

他们两人飞身上湖，踏波而去，一直来到湖心的亭屋里。

“瑛梅！瑛梅！”

不见了瑛梅。桌上有酒。嗅一嗅，是那种被美人玉手调制过的美酒，酒气芬芳无比。

桌上有一薛涛笺。笺上仍有芳香气息。这是瑛梅身上的余香。

“留柬谢江公子、乐少侠情意。瑛梅苦衷，自有天知。公子、少侠心意，心内自当牢记。但他既又复生，前约也当有信，望公子、少侠体惊瑛梅苦心。”

江玉、乐平默默坐下。夜已深，瑛梅去了哪里？

瑛梅应该去找阴阳邪神许不天。可是，许不天在哪里？找到了许不天就一定会找到梅英，找到了梅英就一定会找到瑛梅。

江玉同乐平互视一笑。

他们不怕，他们不能让瑛梅落在许不天手上，那样会比他们自己惨死在许不天手中还要难过。

二人对酒默酌，没一点儿言语。没了美人，酒也苦涩，只有相思，便多了一分酒意。对酒之人，心中更是惆怅。

像瑛梅这样绝色美人，为什么又要偏偏有那么一个作恶多端的弟弟？但苍天也算公平，不然这瑛梅岂不成了天下绝无一点瑕疵的美艳端淑女人？

苍天决不允许天下有一个无瑕无疵的人。

瑛梅匆匆忙忙走着。

她要回俏梅山庄去。她要回山庄做什么？她要回去守那凄风苦雨人的孤凄日子？还是要等待她那个不思归乡的浪子弟弟梅英？

薄暮时分，昏鸦啼归之时，在丛林之处的大路上，见无多少人行走，她就不避行人

车马，急急奔驰起来。她用的是俏梅山庄的独特轻功“俏梅飘雪”法。

她的身子飞动得极快。

叭——叭——叭——

三枚铁蒺藜掷在她面前。

第一枚掷在她身外十丈处，算是先打个招呼；第二枚掷在她身前不远；第三枚正掷在她脚下。

这算是善意，但也是示警，告诉她别再往前奔了。

她站住了。她明白对方是谁，所以她一动不动。

如果唐门的人要用暗器招呼你，你千万不可大意，稍一大意，你就没了性命。从树丛中慢慢闪出一个人来，这是个穿一身紫衣的女人。她是唐门的九妹唐琳。

“九妹，是你？”

唐琳的脸色很是忧郁。似有许多话要说，又像是不好说。她只是怨怨地望着瑛梅，心里一阵阵激动。她不明白她为什么心里激动，可能是因为瑛梅是梅英的姐姐，又是李生姐弟的缘故吧？

瑛梅的脸很俏丽，在夜色之下，隐去了几处轮廓，又显出了几处凹凸，她美得让唐琳心跳，虽然她也是一个女人。

唐琳心中突然想到：她是梅英的姐姐，他同她一样美，如果她是天下第一绝色女人，那他就是天下第一的俊俏男子。

唐琳终于讲话了：“他……他没死？”短短几个字，吐出得好难。瑛梅是女人，自然知道唐琳的心思。她微微一笑。是笑唐琳的情痴，还是笑她的那一分惴惴不安中的女孩儿羞涩？

她轻轻吐气道：“他没死。你这么惦念着他，他怎么会死？”

唐琳像一阵风，扑在瑛梅怀里，呜呜哭泣。这泪是哀怨，也是欢喜，也是娇情。哀

怨是来自回唐门受的委屈，欢喜来自梅英的消息，娇情是对瑛梅而发，因为她是他的姐姐。

一轮圆月爬上了中天。

两个女人把兵刃枕在头下，躺在这热土上，轻轻讲着话。

“他在哪儿？”

“不知道。”

唐琳看看她，她也不大，像他一样大，却像母亲一样为他操心。他在哪儿，在做什么？

唐琳道：“听说，他又杀了人？”

瑛梅一叹，她不愿谈这个，却还得谈：“他和天门派掌门人一起走出蓟州，说是去了圣帝庙。结果他不见了，印掌门死了，死于阴阳邪神许不天的摧心掌下。”

唐琳一声惊呼：“阴阳邪神许不天？看来上一次所说的也都是真的。”

瑛梅无语。

唐琳知道许不天，她父亲唐老爷子就是在那最后一次恶人谷之战时，用暗器伤了许不天，但也被许不天所伤，回来之后伤重不治而死的。梅英和许不天在一起？他为什么要和许不天在一起？

唐琳心中很是难受，许不天杀死了她的父亲，他却和许不天在一起。瑛梅好像知道了她的心事：“他让人追杀，如果不学得一身本事，就难免一死。其实他也糊涂，即使他学成了许不天那样的一身功夫，还不是照样有七八个人围上来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打，把他杀死么？”唐琳心中一动。她明白，恶人谷一战，七大门派与她爹爹唐老爷子胜得并不光彩，所以才放了许不天一条生路，唐老爷子才因伤，郁郁而终。

唐琳的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她心中很乱。

瑛梅望着月亮，说道：“我也知道他有时做事不想想利害，也不计后果。但我也知

他苦衷。江湖之中，人言可畏，说黑说白，一语定人终身。说你是豪侠，你便一生荣耀；说你是卑鄙小人，你便一生不得翻身。他自小同我一样，并不会坏到哪里去，为什么江湖上会说如此？他为什么要跟阴阳邪神许不天，还不是为了跟他学好武功？他告诉我，要我等他三年，三年之后，他也会在江湖上做几件大事，让人们看看他梅英是好是歹。但现在恐怕不行了，江湖上人人都知他助阴阳邪神许不天，怎么会让他活下去？他们一定全力找他，杀他，逼他说出许不天的下落来。我救不了他了，他一定会被七大门派的人杀死，而且会死得很惨很惨。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跟了阴阳邪神许不天.....”说着泪流满面。

她心力交瘁，她没有办法了么？她是不是有些心灰意冷，知道凭一己之力是救不了梅英的？

瑛梅叹气道：“为了救他，我甚至一连三年五月初十择人而嫁，向江湖上许多豪侠许诺：如果他能救梅英三次，他就会成为我的丈夫。我不想做别的，只要他能好好活过这三年，那时看他能不能做下一点争气事儿让天下人看一看，也不辜负我俏梅山庄的名声，也不负我这一片心思.....”

唐琳默默流泪。她头一回知道这个女人，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儿竟然有一份慈母心肠。

瑛梅凄笑道：“你别笑我，因为你是女孩儿，你又喜欢过他，我才对你说。说一说，心里自会松快一点儿.....”

唐琳连连点点。

瑛梅道：“琳姑娘，我知道你父亲与阴阳邪神许不天有仇。你曾经答应过与英弟的婚事，但如今情形已变，你不必再与他一起苦熬，他不同阴阳邪神许不天分开，你也不会同他在一起了。你为什么不把那一块玉凤给我，等我自去和他讲这件事？”

唐琳摇摇头：“不，不！”她的眼里满是泪水。

“你不必与他苦熬。虽然他也很喜欢你，但我也知他心，他一定会告诉你，不要去等他。你为什么还不还我那一块玉凤？”

唐琳摇头，哭得泪水涟涟。她心里在想，瑛梅喜欢他，因为与他是孪生姐弟，所以肯为他而牺牲自己。她为什么不能喜欢他，为他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她唐琳生在唐门，天下人人憎恶畏惧的唐门，自小就对这些是是非非不那么看重，她自小就明白，唐门用毒杀人不一定坏，天下名门正派行事也不一定好。所以她遇事也有她自己的好恶。唐琳流泪道：“姐姐，玉凤已然归我。唐云那样骂我，把我押回唐门，也没让我失了这心思。我要等他，要等他三年。三年之后，我要把他带回唐门，让老太太看看，我找了一个好男人……”她又哭了，因为她想到三年后那一日，天高气爽，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带进唐家堡的情形。那时，唐门上上下下人人都会惊喜：这是全天下最俊俏，最可人心意的男人了……她那时该多快活？！

瑛梅像知她心意，轻轻一叹道：“恐怕在七大门派追杀之下，他活不到三年。但我知道，他如果活到了三年之后，他会成为天下武林第一人。”

唐琳泪眼涟涟：“他对我……会不会变心？”

瑛梅一叹：“他对我从来不变，如果他有一句恶语相向，我怎么会为他这么做？”

唐琳道：“可那是对你……”

瑛梅道：“他喜欢你，我明白他的心思。”

唐琳和瑛梅对面而视。

她们都是女人，为了一个男人，都愿牺牲自己。

唐琳道：“为他……你保重！”

瑛梅点点头。

唐琳道：“我要让他们找不到他。”

瑛梅显然没听明白她的话，但她点了点头。

瑛梅道：“如果你在江湖上遇到了他，要告诉他，好自为之。”唐琳点点头。但她心里下了决心，这二年时间，她决不会遇见他，除非她已经死了。

两个女人在圆圆的月亮之下分手了，各奔东西。

瑛梅只走了几步，就站下了。她在望着唐琳的身影，唐琳奔得很快，她是向南去的。她为什么要匆匆去南方？

瑛梅像在沉思。许久，轻轻一叹道：“既然来了，为什么又不走出来呢？”她显然很是心细，在唐琳痛哭时她也在听周围的动静，所以她知道丛林之中有人。

果然，从丛林中慢慢走出一个人来。这人穿一身黑衣，低着头，默默站在她对面。这是唐门的第一暗器高手唐黑。

唐黑低着头。

他为什么不抬头，怕抬头惊了月亮，便闪没了那月中桂树，闪没了琼宫玉阙，惊飞了眼前的月宫嫦娥么？

他头一次见到瑛梅。

瑛梅一叹道：“你是唐黑。”她说话的声音像是老相识，可她与唐黑却不曾谋面。

唐黑心一抖，她说话的声音很柔，一直会说到你的心里去。

瑛梅道：“你为什么不抬头？你没见到过我。可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唐门中的第一高手，你的暗器天下很少有人躲得过。”

唐黑的身子不动，他的身子在称赞和污辱面前都不会动一动。因为这样，他才成为唐门第一暗器高手。

瑛梅一叹：“你是唐门第一高手，但唐门人对你不好，他们看不上你，认为你不如他们高贵。所以你才穿上这么一身黑衣服。你穿黑衣服很漂亮，但你穿白衣服也会比唐云唐帆好看，你是唐门第一高手。你该明白，江湖上的人才不管你是不是公子哥儿……你完全不用低着头……”

唐黑的身子一震。他从来身子不震，不然他决不会是唐门第一高手。

瑛梅道：“唐少侠，他们让你跟着唐琳，老太太的意思一定是要你保护她，而大少奶奶的意思是要你看着她，如果她做事对唐家不利，就要你杀了她。对不对？”

唐黑不语，他是默认了。

瑛梅一叹道：“你杀死他，回唐门决没有你好果子吃的。他们也决不会饶你，那时他们会向老太太进言，杀了你。”

唐黑声音暗哑：“我明白。”

瑛梅道：“唐少侠，你瘦了……”

这一句话中，有多少情意？有多少不尽的言语？让这个唐门的子弟心动？让他一生一世也不会忘记这一声：唐少侠，你瘦了……

从来没人对他这么讲一句话。从来没有女孩子对他这样讲话。

他低下了头。

唐黑走了，他是去追唐琳的。

瑛梅听清了唐黑说的一句话，这也是唐黑对女人所说的最长的一句话：“我不会杀唐琳，我不会去杀……梅少爷。”

甬道其实很长，很长的甬道马上就走完了。

他如今对他自己很有信心，也很满意。

甬道内点着火把，火把都放在墙壁上，甬道很亮。

他一直走到石门前，双手凝力，推开石门，走进密室。

秘室内，许不天正在忙碌。

她实在是很忙，忙得不可开交，忙得连回头看他一眼也不可能。她在刺绣。

她刺绣的方法很特别。她在墙边挂起了如屏风的木撑，撑起了一块大大的湘绸，绸布很华贵，是白白的颜色。绸布撑得很紧，像一面白墙。许不天用二十四根绣针绣这块

绸布，二十四根绣针上纫燕京王巧娘卖的二十四色绣线，许不天引针纫线，一来一去地绣一幅很大很大的画，这画如今刚刚开始刺绣，红绿青紫二十四线虚虚点点地缀了几处，还无法看出此画究竟画的是什么。

他站在了许不天身后，吃惊地看到了许不天刺绣的绝技。

她把一根针拈在起动如飞的指上，针贴在指上，指抖如飞，转瞬又犹如有一线在扯动，针又飞回手指，这一飞一归便刺绣了两次，针飞动如鬼魅在行，快得不可思议。

他知道，凭世上绝无仅有的幽冥神功与赤阳神功之力，才可以让这针线如鬼使神差，倏忽往还。

他站在许不天身后，静静地看。

许不天只刺绣了十几针，就很累了。轻轻一叹，那叹声犹如正阳宫中待老的宫女，一叹一声悲咽：“我不行了，刺这么几针，就累了……”

他接言道：“你可以不绣。”

许不天一声尖厉的断喝：“胡扯！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儿。宁可不报七大门派之仇，我也要做这一件事。你要记住，以后不要误我刺绣，也不要打扰我！”

他点点头。

许不天用一块熏得极香的手帕去擦脸。

她又回头向他媚笑，笑得很是妖艳，让人忘了她本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人：“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他讲得极少，只是说他如何杀死了那个印正羽。

她低头凝思，好像在想这个仇敌死之前会是个什么样子，又像在沉思，想他如何去做下一件事。

她慢慢抬起了头；“好，你可以再学我一样绝技。我想，我该传于你达摩十八剑！”

他点点头。

达摩十八剑？他下步该去杀那个峨嵋的不老尼姑秦越女了。

他站在许不天面前，似有话要说。

许不天冷冷瞟他一眼：“你想说什么？”

他说话吞吞吐吐：“师父，为什么要杀尽七大门派人？可不可以不杀死他们？”

许不天尖声喝道：“胡说！你不杀死他们，你就不配做我的弟子！你听说过阴阳邪神许不天有怨不报的么？”

他噤声道：“师父，可以不杀他们，只废去他们的武功，那样不是更好？不然，就只残了他们的手脚，岂不是一样报了仇？”

“胡扯！”她冲上来，撕扯住他的长衣，吼道：“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还算是个人么？我只可以活在这死人洞里，只可以活上两年，两年零几天了，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人最苦的是什么？总知道自己还可以活多久了，这最苦。你得一天天，一日日地算。如果你能看见太阳升，月亮出，你就算活得快活幸福，可你什么也看不见，这是人的活法么？人就这么活么？”

他很吃惊，他头一回看见许不天发怒。

“师父，师父，师父……”

许不天眼中的怒火熄了。她定定地看着他。

“你想放过这个峨嵋派的不老尼姑？你想只残她一脚一手？你想让她活下去？你知道不知道她会更痛苦？你知道不知道她会心里很难受，她那样不如死了更好？”

他不讲话，心中很犹豫。

许不天笑道：“好，好。你可以试一试，你为什么不试上一试？”

他开始练达摩十八剑。

相传这是达摩老祖在少林寺山后岩洞中面壁十年所思剑法。这剑法洗练、浑凝，不

染一丝人间尘俗之念。在达摩老祖容易，在俗人难。难在无思、无欲、无邪。谁知阴阳邪神许不天怎么练成这绝世剑法的？

许不天让他坐在密室对面，与她对面而坐。

先看壁上剑图。

许不天与他皆赤裸而坐，两人只看墙壁而不对视。

开始时，他能心神凝定，只看壁上剑图。剑走奇势，似一招有无数招，他看得头昏脑胀。

许不天坐在他对面。

他熟悉许不天的身体。这身体绝不像许不天的脸面，这身体直如处子，十分美妙。但他可以不看许不天，因为他在凝思达摩十八剑。他腹中饥饿，许不天弹给他一粒药丸。

这可能止饥。他吞咽了下去。不一会儿，他明白不妙了，他的腹中升起熊熊欲火，眼中再也没有石壁上那剑法。他只是盯着许不天看，在看许不天的身体。

许不天一边用粗声厉喝道：“看剑！看剑！剑法难，在俗人难，难在无思、无欲、无邪！”

一边又有女人在柔声劝他：“为什么不来，来抱抱我。洞中寂寞，也冷，也冷……”

这声音很柔弱，让男人血脉贲张的柔弱。他不能无思。正如一个走在街头的健壮男人一般，他不能不回头看一个惊艳绝世的美女。他即或是惊鸿一瞥，也会把那美女的形象记在心中，记得牢牢的。那回眸一会间，人生便成了永恒。女人的呼唤是柔弱的，因她柔弱，而使男人生出无限绮想：梦境中肌肤雪白，婉约如处于的那羞涩，浅浅淡淡的唇吻，正印在心的叩击处，一声声呼唤，便道出了女人的渴望。人一旦赤裸，欲望便直接升华起来，化为赤裸裸的渴求。恨不一顾，恨不放纵！他在血与汗之中渴望，他看到了骨骼的屈伸，在那屈伸中，沉迷一个古老的欲望，渴望结合，渴望拥抱，渴望爱怜……他知道他正在苦熬魔关，他一定要练成达摩十八剑。

否则他怎么会成为阴阳邪神一样天下无敌的武林第一人？

但他的眼光盯在许不天身上，他望着许不天那会说话的身体，心中一阵阵颤抖。他受不了了，扑向许不天。他的头嗡地一声响，他昏死过去了。

经过了多久？他不知道，只知道他晃晃悠悠又从地狱回到了尘世，回到了这个人世与地狱中间的秘室之内。

许不天在抚琴，抚的是一曲“静女”。这是《诗经》中的一首，说一个男人去找女孩子，千寻万找也找不到，一回头，她正调皮地站在城角落里，冲他笑呢。这民歌因无邪，充满了轻松、快活的情调。他听着这琴声，慢慢看许不天身体，那目光就变得温暖而不痴迷，热情而不狂放了。

许不天放下了琴，看着他。她的目光中有一种情意。他已经明白，他渐渐地被这种情意所迷惑，已经深深地迷入这情之中了。他是许不天的情人了，也是许不天的徒弟，他还是阴阳邪神的替身。许不天死了之后，他会是一个新的阴阳邪神——死而复生的许不天自己。所以，许不天看他的目光才这么复杂：痴热、温情、爱怜、珍惜。

许不天轻轻一叹，放下了琴，两手尖尖的纤指放在琴案上。

“你已经死过一次了。”

他默然，他被欲火焚烧死过一次。

许不天看着他，明白他心中此时的想法。

“你心中在想，如果这不是我，你决不会如此。你想错了，我只是一年老色衰的女人，你尚如此执迷。如果遇上不老尼姑秦越女，你更会一败涂地……”

他默然，但心中不以为然。

许不天的话在他耳边响着。

原来这秦越女本名叫秦可怡，因为在江湖上是一个人见人羡的美女，就有了江湖名声。她曾遇异人传授过越女剑法，得越女剑法真传，就改投峨嵋门下，成为不老尼姑，

改叫秦越女。这越女剑本是战国时越王勾践请来的一个少女，教习越军兵卒剑法的。这剑法多阴柔，且很有女人媚色。两人对剑，分明是须眉大汉，却让你偏偏以为是小女子秀色可餐，只见到媚气、俊俏、娇柔，就忘乎所以，人头不保。当年越女下山，天神震怒，派千年白猿自称袁公，去同她比拚剑法，双方约定输者退让，不再阻挡对方行事。袁公剑法本来高超，但越女一施剑式，袁公就露了怯相。虽然他只是一个千年老猿，但也习得人道，知道冷暖淫欲之事，便情不能禁，被越女一剑挥断手中剑器，认输而退。后来，越王勾践果然胜了吴王夫差，这越女剑法自然起了大作用。如今，这不老尼姑秦越女能自命“越女”，又自称“不老尼姑”，自然深得越女剑法之旨。

许不天道：“天下女人，不老尼姑算是绝色。当年江湖之上，无人可以敌得她。她是江湖上人人倾慕的秀色。你要伤她，也颇为不易。恐怕你达摩剑式不成，反被她伤害。她这人手极狠，如你不成，她可不会让你只伤一臂一腿，她必然会把你的碎尸八块。”

他肃然。

据说当年达摩老祖去少林寺面壁，不是为了修习上乘武功，而只是深恨自己坐在禅房之内不能心无杂想，一意参禅。他可以见到禅房阳光月辉，可以听见禅室内诵经声音，可以嗅到庭院春兰秋菊香气，可以看到积香厨米白菜绿，这一切扰了达摩祖师清修之心，他一意之下，便至后山岩洞，面对一光秃秃石壁，静坐参禅。头一年，他看石壁上草生草枯，知日出日落，知寒去暑来；第二年，他看石壁上渗生积水，知岩壁石纹，识机理顺变；第三年，他看见石壁上林林总总，有少林寺历代高僧舍利塔，有少林寺巍然大殿，有积香缭绕的大香炉，有少林武僧练武时的偏殿，有隐隐檐角的塔寺，有隐隐约约的梵钟声响；第四年，他看见的是石壁上那纵横交错的渗水石壁岩缝都化为经书、食物，纷至沓来，直飘向他头顶；第五年，他看见是石壁上那一切都化为他所天天诵念的《金刚经》文；第六年，他看见石壁就是石壁，宛然一面壁墙，无通达无畅意，无渗岩无水滴，完完整整的一面石壁；第七年，他看见石壁没有了，眼前似乎是田野，是寺院，

若有若无；第八年，眼前无所视，面前无所有；第九年，眼前想有即有，想无即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第十年，眼前可视，世事可视，宣欲、私念、俗尘皆可视，视之一笑；想视即视，不避不躲；眼前无视，世事无视，宣欲、私念、俗尘皆如过眼云烟，无视之。于是，十年面壁，达摩彻悟，留一册《易筋经》，为少林寺内功至高心法；留一本《达摩十八剑》，斩却一切俗世尘缘。

许不天道：“《达摩十八剑》，重在无欲，我本一个尘世，亦男亦女，就是一个世界，岂可有欲？所以可习这十八剑剑法。你习我阴阳神功，自然该擅这达摩十八剑法。”

于是，两人又赤裸相向，习此剑术。

谁知道他经过几次昏迷，又几次清醒？

许不天几乎要绝望，认定他再也不会会有什么进取了。想不让他再学这达摩剑法了。冷冷说道：“你可能不会抛弃尘世，你可能永远也不明白，人之淫欲，只是为了完整自己，从异性那儿知道了自己的存在，知道了自己的能力，知道了自己的价值，所以自身才更完美。说到底，你喜欢她，只是喜欢你自己罢了。世事如镜，为什么看不透这一层道理？”

他默然。他不能在那完美的胴体前无动于衷。他不是达摩老祖。许不天道：“你为什么不试试我的方法，想对面那就是你自己，何必自己对自己费那力气，流那汗水，又换来疲惫劳累？”

他低头，他在沉思。

他终于学成了这达摩十八剑。

宝马轻裘，向峨嵋进发。

他要去找不老尼姑秦越女。世上已没有别人比他更懂得什么叫越女剑，没有人比他更明白越女剑的犀利可怕之处。

他这一次去得轻松，因为他头一回不要去暗算七大门派中人，他要去找这个秦越

女，直接同她比剑。他要用达摩十八剑战胜她，然后削去她一条手臂或者一条腿。

他决心这么做。

他一路风尘，来到了四川。

他住在客店里。

在喝酒，吃着很辣很辣的菜，小心地把那些辣椒拣出来，放在桌上。旁边有几个人在吃饭、喝酒，一边喝，一边吃辣菜，他们也并不是不怕辣，辣得伸舌头，嘶嘶张嘴，但还是要吃。

他就笑了一笑。

有人问道：“你笑什么？”

这是个胖子，胖得很怪，身上穿许多衣服，足可以在北方过一个烟泡儿雪的严冬的衣服，但在四川温暖如春的秋日里，穿这许多是不是很怪？而且这人还是个胖子，胖得没眼睛，没鼻子，没耳朵。说他没眼睛，是因为他一说话时，要先张嘴，再皱鼻子，最后才能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平时眼睛连缝儿也看不见。说他没鼻子，是因为脸上肉多，鼻子也弄得陷进去了，看不见。说他没耳朵，是因为脸太胖了，不光是“对面不见耳”，就是你站在他侧面，也得很费劲儿才看出一团肉中间那地方是耳朵。

这胖子居然问他笑什么。

梅英道：“我才知道四川人并不是喜欢辣，是喜欢受罪。”

胖子傻乎乎地笑：“对，对，你这个人挺有趣儿。你是谁？”

他摇摇头，不讲话。

胖子笑个不住：“你不说你是谁，可见你这人不是个好人，可见你这个人不想干好事。凡是不想干好事的人就不敢说自己的名字，凡是不是好人的才不敢说自己叫做什么名字。”

梅英笑道：“你不想干坏事，你为什么不说说你叫什么名字？”胖子又笑了，又像

很愁，叹了一口气：“你说错了，我正想干一件坏事。可我还是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他悄悄在梅英耳边说了一个名字。

梅英马上跳了起来，因为他听见了一个很熟的名字：“唐帆！”这胖子居然叫唐帆！

世上可以有很多重名的人，张阿贵李德福等，在天下可以找出成千上万。但你一入了蜀中，只会碰到一个叫唐帆的。梅英马上想起了江湖上那句人人皆知的话：“遇唐帆，快定棺；遇唐云，早觅坟；遇唐黑，不立碑。”

他遇上了唐帆，据说唐家人中，他杀人最快，手也最狠。

唐帆仍然努力在笑：“你是不是九妹看上的那条小狐狸？你可不错，唐云唐黑两个人都没宰了你。你知道，唐家三个人动手才可以杀死的人，你是第一个。”

梅英仍吃惊地看着唐帆。

唐帆很亲热：“你是不是不愿意吃辣椒？”

梅英答得很快：“不愿意。”

唐帆愁苦着脸：“我也不愿意，人家告诉我，胖子一定不能多吃辣椒。因为吃辣椒多就吃饭多。吃饭多就胖。现在我吃饭很少了，一饿了就吃糖。”

梅英看着唐帆，不知道说什么好。再向四处看看，那些刚刚在吃辣椒吃得脸上流油的人都慢慢站在了他身后，沉默不语，他们可不是专门来看他如何从菜里挑拣出辣椒的。

唐帆问他：“你来蜀中唐门做什么？你该不是来相亲的吧？”一句话提醒了梅英。

他为什么不来相亲？他和唐琳有婚事之约，他可以来蜀中寻找唐门，他为什么不去闯唐门？

唐帆似已窥透他的心事，冷冷一笑：“我劝你还是别去唐门，大少奶奶那人虽然是个女人，可她杀人决不比唐帆慢，而且她杀人时，人都死得很受罪。”

唐帆苦着脸，看着梅英：“如果你把偷走的那四十粒解药带回来，我就可以带你去

见大少奶奶。她心里一高兴，凭你这张脸子，再说上几句好话，你倒可以留一条活命的。不然.....”

唐帆摇了摇头。

他看着梅英扔在桌上的那些辣椒，很吃惊：“你为什么不吃辣椒？你既然要做唐门的女婿，就一定要学会吃辣椒。为了做唐门的女婿，有人专门练习吃辣椒，练了三四年的也有.....”

梅英突然一笑道：“不知道女婿做没做成？”

唐帆一叹：“本来快做成了，可一入唐家堡，遇上了我，我把他杀了。”说毕叹口气，像说碾死了一只臭虫。

梅英想站起来，但唐帆的手放在了他的肩上，很亲切地道：“你别走，咱们好好说一会儿话。”

梅英知道他很难躲过这场灾难，只好跟着唐帆走。

唐帆把他带回唐家堡，要让唐家的大少奶奶来处置。

梅英跟在唐帆身后，一直走进了一个大院子。唐帆看一看他，一言不发，自己走进了屋子，梅英只好在院子里站着。

院子里匆匆来去的都是唐家的人，人们忙忙碌碌，但没一个人看他，问他。他只好等。他知道他不能动，他明白这院子是唐家的中枢，这是唐家堡的中心，他既然走进了这院子，就不会没人看到他。他不能动，如果这时向外走，他身上就会在一声唿哨之间钉满了铁蒺藜。月亮爬了上来，他仍站在庭院正中。整整一天他没吃东西，没喝水了，但他还是一动不动。

月亮很圆，梅英抬头望着月亮。他这时想起了谁？想起了不老尼姑秦越女？还是想起了那个羞涩俏丽的唐家九妹唐琳？他还能支持多久？他听见了丝弦之声，像有人在饮酒，在吟唱。那酒和快活都离他很远，仿佛是他这一生都不会摸触到的。但那些又都

很近，像就在他身边，让他忍受不住，直想扑入那房间，把那喝酒的人一个个全掐死，然后坐下来，好好吃饱喝醉。

但他没有动，他学过达摩十八剑，他已不复是过去的梅英。他似要昏迷，他要倒下了，脚下的大地对他是一个诱惑，让他十分快意的诱惑，他如果躺下，就会很轻松。但他仍直直地站立在院中。

这时，他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

“你说，他就是那个俏梅山庄的浪荡公子大少爷？”

“他就是那个俏梅山庄的梅少爷。”

“少爷不是他这个样，他不比你差。”

男人在笑：“少奶奶，他不比我差？”

女人一叹：“当然，他不比你差。他不比你们三个人差，不比唐云和唐黑差。”

男人笑道：“少奶奶想见他么？”

女人在笑，笑得很豪爽：“就让人家这么见人么？你带他去，让他沐浴更衣，带他吃一点酒，然后来见我。”

梅英面前站了一个人，胖子唐帆。

“你是不是有点累了，干嘛站在这儿？我忘了，你也忘了么？为什么不早早进屋？你可以向他们打听，他们都会告诉你哪一处可以找到唐家的掌门人大少奶奶的。你这人是不是像我一样，有一点傻？”梅英长吁了一口气，定定地看唐帆。

唐帆笑得没了眼睛：“好，好，你跟我来！”

唐帆带他进了一间屋子。这是一间用木板拼起来的屋子，屋里有许多石头，石头中间是流动的泉水，水还是热的，在石头中间缭绕着热气，水咕嘟嘟响。屋里有两个女孩儿，她们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等待梅英脱衣服。

梅英只是看着她们，冷冷地注视着。

女孩儿们慢慢脱下了自己的衣服，赤裸着站在他面前。

梅英一挥手，让她们走出去，把门关好，自己穿着内衣裤跳入了温水石泉中。

他躺在石泉水里，让泛花的泉水洗濯他的身体。然后慢慢站起来，很快换好了衣服，打开门，走了出来。

两个女孩子在等他，把他领到了一间客厅里。厅里摆着酒和菜。女孩子纤手灵巧地为他斟酒，为他拣菜。但梅英双目微闭，一声不吭。女孩子的声音很好听：“你为什么不吃饭？难道你不饿？你为什么不喝酒，难道你不渴？”

梅英一笑，笑得那个女孩子低下了头：“我在等主人，没有主人陪着，客人怎么好自己吃喝？”

女孩子笑了，笑得很可爱。

胖子唐帆走了进来。陪着梅英吃饭，喝酒，但他只是看着梅英吃喝，自己一口也不动。

梅英问道：“你为什么不喝不吃。”

唐帆愁容满面：“太胖了，吃不下。”

梅英冷笑：“是不是饭菜里有毒？”

唐帆跳起来，胖胖的身子跳得很快：“饭菜有毒？真的么？我来试一试！”他很快地吃了几口菜，又喝了一杯酒，吧嗒着嘴道：“没毒，没毒。看来他们不想毒死你。”

梅英自己吃喝，吃得很斯文。

他被唐帆领到了一间厅室。室内有许许多多的挂画，挂上都写满了阿庚奉承的字词，什么“飞花一开，百草凋零”，这是说唐家暗器无敌于天下的；什么“一试幽冥天外界，神农再生也枉然”，这是奉承唐门的毒无人可解，即便是神农再生也拿它无奈的。又有些江湖豪客，各大镖局献与唐门的寿礼馈赠，这些东西千奇百怪：终南山的百年虬根，点苍山的朱果之枝，长白山的千年人参，都摆在壁橱里，琳琅满目。

唐门是武林四大家之一，自然极有势力。

梅英坐在椅子上，在等。

忽听得环佩鸣锵锵，一路响来。走进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说美女，人人常说燕瘦环肥，瘦是窈窕，肥是丰腴。这进来的女人是一个像杨玉环那样丰腴的美人。眉目很俏丽，眼波极流神，嘴唇很厚。人们常说这样的女人都是欲望极强的女人，她们想得到一切，所有抓到手的都认定该归她所有，所有没抓到手的都认定该归她所有。

她就是唐家的大少奶奶。

唐老爷子死时，不知怎么的，竟然没有让他的大儿子唐群掌管唐家堡，出人意外，他选中了这个儿媳做为唐家的掌门人，这让唐家所有的人吃惊，只有老太太心里一叹：老爷子临死不糊涂。

唐家掌门人大少奶奶是峨嵋传人，江湖人传说她脾气暴躁，但精于剑法，是峨嵋心字辈中的顶尖人物。

“你就是俏梅山庄的少庄主梅英？”

梅英点点头。

大少奶奶脸色不变，但声音陡然变得尖刻起来：“你千里迢迢赶来蜀中，是不是想归还我那四十粒‘笑人’解药？”

梅英莞尔一笑道：“解药在下已经送人，怎么还能还给掌门人？”

大少奶奶话语更冷：“如果江湖传言是实，梅少庄主这四十粒解药恐怕是送与那个江湖魔头阴阳邪神许不天了？”

梅英昂然道：“不错。”

大少奶奶尖声嗤笑，一双俏目中隐现杀机：“如果梅少庄主不是太孤陋寡闻，一定会知道我家老爷子两年前来是伤于阴阳邪神之手，归来不治才病发身亡的。”

梅英道：“不错，这是江湖上的大事，在下当然知道。”

大少奶奶道：“既然知道此事，梅少爷就不明白你已经得罪了蜀中唐门么？”

梅英一叹：“得罪了唐门，是没办法之事。”

大少奶奶婀娜娜娜而行，走起路来姿态万方，她轻轻走到梅英身边，让他嗅到她那一身清香气味，冷冷一笑道：“难道梅少爷不知道，你一来蜀中必死无疑么？”

梅英不语，他耐不得大少奶奶这一身香气，他被这香气扰得心神不安。

大少奶奶伸出纤纤玉手，用那尖尖笋尖来拨梅英的发梢：“俊俏郎君像梅少爷这样的，天下还真少见。梅少爷又好胆略，竟然能入我内室，偷去‘笑人’解药，不知你过我寝室时，是不是也曾顺便偷走过我的什么东西？”

她美目流盼，一双媚眼看来望去，皆是一片女人柔情。

梅英心跳不止。

都说唐群性痴，自小入唐家堡制药山洞，沉迷于那暗器的千百姿态而流连忘返，从此就醉心于暗器之制作，每日痴立于案前玩弄，整日不倦，心思全放在这暗器之上，不想其它。这唐家大少奶奶嫁与唐群，是不是闺中寂寞，才对梅英这俊俏郎君有一番调笑之心？她想做什么？是想让梅英成胆大狂徒，做她入幕之宾？还是想调弄梅英？

他只是看着这丰腴美艳的女人，怔忡不语。

大少奶奶仍笑：“你想不想死？”

梅英这一次没有犹豫：“我不想死。”

大少奶奶笑了，面对唐家掌门人的这一句问话，这个俊俏哥儿也同别人一样，答得很快。

“可你偷过唐门最好的解药‘笑人’，所以你只好一死。你本来该死四十回，但看在.....九妹的份上，让你好好一死。”

在唐门，如果让你死，给你一次好好一死，就对你已经是极大恩惠，唐门可以有一

百种方法，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成。

她盈盈而笑，自袖中拿出一粒小小药丸：“这是毒药，你吃了它！”

她说得很动情。

梅英明白，江湖人无论有多大本事，只要你身在唐家堡，你最好不要亮出兵刃，不要与唐家的人动手，因为那样，你的下场会更惨。他只好吃下这一粒小小的药丸。

他不知道结果怎样，但至多是一死。他吞下了药丸，慢慢坐了下来。他神色镇定，一一检视墙上字画，因为那些字画多是对唐家堡的阿庚奉承，百般恭维，梅英边看边冷笑，他笑天下竟然有这么无耻的人，为了奉承唐家堡，竟然把话说得绝说得肉麻。

大少奶奶的话是恍惚的：“你以为唐家堡不配这些奉承？”

梅英一笑：“笑话！神农尝百草，才有万世济世医人的草药，才有医可活人的医术。唐家堡只知用毒药杀人，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大少奶奶的笑声也变得微弱，像在他朦朦胧胧的梦中一样。她笑什么？笑他的痴狂，笑他临死之前的狂妄无知么？唐家堡耸立在武林之中，垂垂四五百年而不灭，自然有他的威风。他梅英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一个垂死之人罢了。

他似乎很累，要昏睡过去，小腹中又热热地胀，让他想起是个男人，是一个渴欲的男人。他看见大少奶奶这半裸的美人。他明白了大少奶奶的心思。她要的是疯狂贪欲的男人，她不要那些淬毒暗器，她是女人，渴望男人。正因为她不快活，郁郁寡欢，老爷子才要她做唐门的掌门人。唐群喜欢暗器，所以她才孤单、寂寞。

她抚着梅英的脸：“如果你听我的话，你才会活下去，你才会娶唐琳，不然你只有一死。像你这么美的男人，死了岂不是可惜？”说罢便偎依了过来。

梅英看着她，梦中绮丽，又奇又幻，让他恍惚以为是在俏梅山庄那密室之夜。而她又比许不天更年轻，更丰腴。他已经沉浸入对这女人的痴迷之中去了。

他是不是已经忘了，她刚才还要杀他？他是不是忘了，她无论如何也不会为了他而放弃做这个声名赫赫的唐门掌门人？她只会一怒之下，把他杀死，来为她的淫欲遮羞？他是不是忘了，他是在这危机四伏的唐家堡内？

他要伏身过去，他要这女人那火烫的朱唇，他要渴饮这女人心中的欲火。这时，他眼前突然飞过一物。这是唐门最厉害的暗器铁相思刺。

他心中一惊。

那枚铁相思刺钉在对面木柱上。

他内心那熊熊欲火烧着他，让他的身躯仍向这女人扑去：“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女人的话很温柔：“别叫我什么大少奶奶，叫我心瑟，我是心瑟，峨嵋的女孩儿的心瑟……”

他正沉向女人的怀中去，这一沉将万劫不复。

女人的身子一闪。是在一瞬间突然变了主意，还是她本来就只是为了诱惑他？他的心在燃烧，烧着欲火，他的身子很沉，变得很笨重。“你……为什么要躲我？”

女人的话像演戏：“你告诉我，告诉我，那个阴阳邪神许不天他在哪里？”

他似在愣怔：“许不天？许不天？许不天……他是谁？他是哪一个？”

女人的话很热切：“你忘了么？他是阴阳邪神，他对你很好，他答应过你，要教会你他的七大绝技。他擅长七大绝技，有幽冥神功，赤阳神功，还有摧心拳，达摩十八剑……他不是答应过你么？他在哪里？”

梅英的脸上有了迷惘之色：“他就是许不天么？他走了，他走得好快，不知道，他走了……”

女人仍不死心：“你好好想一想，他去哪里了？”她仍然想知道这个江湖上许多人都想知道的秘密。

但梅英已然不再讲话，只是愣愣地盯着她的胴体，眼中闪出贪婪的目光。

有人一声叹：“你错了，他并未被你的药迷住。”

说话人的声音很苍老，又有些有气无力，显然是个老人的声音。大少奶奶并不觉得意外，她慢慢穿上长衣，转身向门外招呼道：“是老太太来了么？”

从门外走进来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目光犀利，看着梅英，突然一叹：“年轻人，你并未被那一粒药丸迷住，何必做出这怔怔忡忡的神情来呢？”梅英转过头过看她，他脸上仍是那迷惘神色，似乎还没从对大少奶奶的贪婪顾盼中醒来，但转眼之间，他神色一变，脸上又是一丝淡淡的笑：“果然还是老太太厉害……”

老太太身后站着一个一身黑衣的年轻人，脸上漠然，没有一丝儿表情。

大少奶奶对这年轻人凛然正色道：“唐黑，如果不是你那铁相思刺，他就不会这样了……”

她在怪罪唐黑不该放那一枚铁相思刺。

老太太一笑：“黑儿这一枚相思刺是我要他放的。”

大少奶奶也一笑，但十分古怪：“是么，那么还要谢谢他了。”老太太面对着梅英：“你为什么要偷去我们唐门的四十粒解药？你就是把这四十粒都给了许不天，他也只能再活两年多了，他根本不可能被救治好，而且他也无法再同人动手了。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大少奶奶惊异道：“老太太从来没讲过这个。”

老太太一笑道：“许不天正在疗伤自救，他根本无法杀人，杀人的应该是另有其人。梅少爷，你说是不是？”

梅英心中一阵寒颤，这个老太太竟熟知他与许不天的一切。他突然明白了，这老太太之所以不向七大门派人言明，是因为她也愿意让七大门派人去寻找许不天。无论是七大门派杀死了许不天，还是许不天杀死七大门派中人，对她都有好处。所以，她是在等待，等待七大门派与许不天的血肉之搏。她是想坐收渔人之利。她愿意看许不天死，因

为是许不天使她的丈夫最后伤重不治而死；她也愿意看七大门派死人，也许是她也恨七大门派人约她的丈夫去杀许不天，而最后让她丈夫死于非命。

大少奶奶道：“老太太，我始终有一事不明白，七大门派同公爹一齐剿杀阴阳邪神，最后是公爹的暗器打中了阴阳邪神许不天的穴道，使他束手就擒的。这本是杀死许不天的最好时机，七大门派人为什么却放了他？而且公爹又受了他的伤害……”

老太太一叹道：“你不明白，你公爹并不是受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伤害。伤害他的，另有其人，这个人不但伤了你公爹，而且救走了许不天。七大门派不杀许不天，那只是好听的说法而已。事实上是那人救了许不天，七大门派眼睁睁看着那人把许不天救走了。”

大少奶奶和梅英都很吃惊，他和她都惊讶地看着老太太。想不到恶人谷一战会是这样的结局。

大少奶奶问：“当时七大门派为什么不把人截下来？为什么不连那人也一齐杀了？”

老太太冷冷一笑：“杀了那人？世上根本没人能杀死他！”

大少奶奶和梅英都吃了一惊，世上竟然有这样的人？

老太太看着梅英。

“为什么不坐？”她的话竟然和蔼。梅英坐了下来。

“你喜欢九妹？”

梅英点点头，老太太会为了这个而忘了那四十粒“笑人”么？

“你来蜀中做什么？”

梅英不答。

老太太的眼光很犀利，她冷冷地看着梅英：“别告诉我你专门来唐家堡，说这话我不会相信……”

梅英在想，他要不要告诉这老太太实话？他明白，唐门消息灵通，如果他不说实话，

他们也会马上知道，因为他这一次要同不老尼姑秦越女约斗。只要他在蜀中行走，一举一动，都在唐门眼中。他何必要隐瞒？

梅英道：“我要上峨嵋。”

老太太道：“你要杀峨嵋的不老尼姑？”

梅英点点头。他知道大少奶奶是峨嵋心字辈中的高徒，知道不老尼姑秦越女是她的师叔。他要杀不老尼姑秦越女，大少奶奶怎会容他？但他必须说实话。

老太太道：“这一回你要用什么鬼主意杀人？”

梅英道：“约她斗剑。”

老太太一叹道：“好。”

老太太沉吟有间，又回头道：“媳妇，他一出手，你们峨嵋便少了一个高手了。”

大少奶奶神色淡然：“恐怕他未必是师叔的对手。”

老太太一笑：“他已经得了阴阳邪神的真传，他擅达摩十八剑。”大少奶奶半惊半疑地看他，显然不信。

梅英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这唐家大少奶奶虽是峨嵋派人，但她对峨嵋并无深情，或者说她对峨嵋的不老尼姑秦越女并无深情。秦越女死与不死，她根本不在乎，她也决不可能派人向秦越女告警。她只关心唐门，或者说只关心她自己，她虽出身峨嵋，但她成了名重武林的唐门掌门人。

她做唐门的掌门人很合适。

老太太盯着梅英看，目光如鹰，盯得他如芒刺在背，极不舒服。“你杀死了天苍头陀，是学会了以掌化刀那一绝技；你又杀死了天门派的掌门人印正羽，是学会了阴阳邪神的‘摧心拳’；如今你又来挑战不老尼姑秦越女，是你学成了达摩十八剑。你还会什么？你的幽冥神功和赤阳神功已有几成火候？”

老太太说完话，倏地飞起，向梅英当头一拐。

梅英猝不及防，只好出掌格击。这一出掌拐杖落势又慢了下来，恰恰被他抓在手里。两人用上了内力。

梅英觉一股大力涌来，逼得他踉跄而退了三步。

老太太收起了内力，慢慢放下了拐杖。

“你只有那么六成火候。凭你现在这功力，还杀不死圆痴和哭道人……”

梅英默然。

老太太道：“你是给了九丫头一块玉凤，做为你的定亲信物？”梅英点点头：“那是家姐代我送与琳姑娘的。”

老太太一笑：“好，你就是我们唐门的女婿了。”

梅英无语，他不知老太太想说什么。

老太太道：“你打算什么时候与九丫头成亲？”

梅英道：“自然得在两年之后。”

老太太明白他为什么说这个两年。她知道他与许不天有师徒之情，两年之后，许不天会死去，那时，他才会同唐琳成亲。

老太太道：“媳妇，你是峨嵋派人，但你也是唐门掌门，梅公子是九丫头的男人，自然也就是唐门之人了，你看咱们是不是得帮自己人呀？实在顾不得你们峨嵋了，你可别怪我啊……”

大少奶奶笑道：“九妹是老太太的心尖子，说什么我也不敢惹你的心尖子呀。”

老太太与大少奶奶都笑了，笑得很开心，很快活。

唐黑送梅英去客房。回廊很多，曲来折去，走得梅英忘了方向。唐黑走得很快，梅英也只好快走。

“谢谢你，发了那一枚铁相思刺……”

“你该谢谢她……”

“谁？唐琳？”

唐黑道：“不，瑛梅。”

梅英默然。瑛梅有多少次在危急之中救过他，而他在得救时，偏偏想不起瑛梅，这是为什么？

唐黑道：“你不是唐家堡的得意女婿。”

梅英明白唐黑的话，无论是谁，都可以杀死他，杀死他，只不过是杀死了阴阳邪神勾结的江湖恶人，而不是杀死唐家九妹的心上人。他在唐家堡仍然很危险，他必须早早离开。

夜色很深。

梅英自己独坐在客房床上，床账已挂上，被衾已铺开，但他只是盘膝而坐，以目内视中天，凝神屏息，暗运内功。

他在等什么？他在唐家堡有仇人么？应该是有，仇人应该是唐家的一切人。但老太太一认下他这个东床快婿，他应该在这里没有一个仇人了。

但还是有，有人会来找他。应该是唐黑来。但唐黑不会来。

来了一个人，这是个袖口绽线，神色冷漠的瘦汉子。这是让人心生畏惧的唐云。

唐云看着他：“你像在等谁？”

梅英一叹道：“我在等你。”

“不对，他是在等我。”

屋子里又多了一个人。只多了一个人，可又好像多了许多人，屋子变得狭窄了，是胖子唐帆。

唐云道：“上一次唐黑没有杀死你，我又没杀成你，因为有白鹰相救。但这一次你死定了，唐家堡不会再进来什么人了。”

梅英无语，睁大眼睛。

唐云道：“你想被谁杀死？如果是我，我可以让你死得很慢很慢，如果是唐帆，他就可以让你死得很快。”

梅英看看唐云，唐云漠然，再看看唐帆，唐帆却一脸笑意。他们两人都要杀死他，却要他自己选择被谁杀。

梅英慢慢说道：“如果要我自己选，我宁可死在你的手里。”他指着唐帆。

他是不是估计错了？如果估计错了，他就一定会死，而且会死得很惨。但唐云一叹，说道：“算你运气，你选了他。”

选了唐帆，他有什么运气？是因为他可以很快死掉，不受那死的熬煎么？

唐帆动作很慢，戴上鹿皮手套，慢慢站在了梅英面前。

唐云道：“我如果是你，我就先把那‘笑人’放在嘴里，如果你被暗器打中，他可决不会再让你去掏解药。”

梅英道：“我没有‘笑人’。”

唐云低下了头，不再看他。是不是他已认定梅英必死，他对死人根本就不屑一顾？

唐帆出手了。

没法儿形容暗器多可怕。那些暗器从唐帆手中出，像有了生命，在空中嘶嘶叫着，飞旋着，让梅英体会到死的恐惧。

他没动。

所有的暗器都钉在梅英身后墙上。

如果他躲避，他就会被射成一只刺猬。

唐云一叹：“果然好定性！你知道，唐云想杀死你，可唐帆根本不想杀你。”

梅英长吁了一口气，定定地看着唐帆，他不明白唐帆为什么不想杀死他。

唐帆仍在傻笑：“我也像你一样，不喜欢吃辣椒。”

难道这就是理由？

峨嵋山下，有一处很清静之地。

这地方叫湄河。湄河是一条河，一条很小很小的河。河边是一块宽阔的土坡，土坡上只生丛丛小草，没一株树。这是梅英约斗峨嵋不老尼姑秦越女的地方。

他早早就来了，临风而立。人如潘安，有龙凤之姿，让那些来观战的人十分赞叹：好一个玉人，可惜竟跟了阴阳邪神！

迎面走来了秦越女，这女人穿了一件长长的月白素袍，静静地站在梅英面前。

“你是代阴阳邪神许不天来同我一战的？”

梅英点点头。

她俏丽的脸上浮上了一丝苦笑：“好。恶人谷一战，虽然出于无奈，但七大门派与唐门掌门人一齐出手，毕竟对阴阳邪神很不公平。今天一战，我一定给你一个公平，如果你胜了或杀了我，峨嵋的人不会与你为难。”

梅英无言可对，不老尼姑的话已经说得明明白白。

出剑。

果然与众不同。不老尼姑的剑法一变，不再用峨嵋剑法，而用她自异人传授的越女剑，她身形急闪，在梅英面前飘舞。在周围人眼中，她这剑法简直不是用剑，而只是女人在谄媚男人时那舞姿。

梅英从她这剑法中悟到了她的渴求。

他的剑凝重起来了，无法再好整以暇，仿佛眼前出现了那石洞，出现了许不天的那赤裸身姿，而这不老尼姑秦越女双目光盼，倩目传情，比赤裸的许不天更让他动心。

秦越女的剑仿佛飘羽，而她的身姿像在呼唤他，让他随她而去，进入温柔之乡。梅英凝神，想起了许不天的尖声厉吼，他在心中也尖声厉吼：“剑法难，在俗人难！难在无思，难在无欲，难在无邪！”

他漫声长啸，挥手而出，达摩十八剑势如流水行云。

不老尼姑飞身而退。

她身上被刺伤了几处，嘴角流血，身体趔趄，方才慢慢站定，长叹一声：“好一个达摩十八剑！”

她静静地看着梅英：“你想怎么样？”她脸色惨白，有一种凄伤之美。

梅英语塞，他突然明白，要他说出伤残不老尼姑的话，比要他杀死她还难。

不老尼姑秦越女一笑，笑得极为凄凉：“看来你这人并不像阴阳邪神，你何必要跟他？世上武功那么多，何必跟他？……”

不老尼姑回身一剑，血溅如标。

她自刎而死。

峨嵋山峰秀。湄河河水清。峨嵋人悲痛难抑，默默跪下，抬起不老尼秦越女的尸体，回峨嵋山去。山上敲起了丧钟。

梅英慢慢把剑收回鞘里，人影茕茕，向日暮之处走去，他要回关东。

他如今已然站在日影之下，天下豪侠，七大门派会不会让他安然走回关东？

他默默走着，没人与他同行。

“梅英杀死了峨嵋的不老尼姑，正向关东走去。”

“为什么让他离开峨嵋？”

“说是不老尼姑有话在先，峨嵋不愿违她心意。”

“难道这仇就算了不成？”

“你听说过武林中杀人伤人之后就算了的么？如果那样武林岂不会是很太平了？”

“梅英会不会死？”

“他为什么不死？七大门派的人要找他，江湖上的正义之士也会找他，他已经死定了，说不定会死在谁手，但他马上就会死。”

梅英走了三天，他已经走出了四川。

他没死，不是没人想杀他，而是人家认为还没到该杀他的时候。他身后跟着一群人，他们或许都想杀他。

他不在乎，他只是向回走，他要回关东去。

他夜宿客店，白日趲行，他要赶在二十日之内回到关东，回到俏梅山庄。

可他未必回得去俏梅山庄。

他住在客店里，坐着慢慢饮酒。他能调出世上最好的好酒。他一杯一杯地喝，为自己斟酒。听不清隔壁人的窃窃私语声，那私语声多半是在计议如何杀死他。他听见屋顶上有嗖嗖夜行人在奔，他们是谁？是峨嵋派人，还是天门派中人？还是其他江湖豪客？自诩为正义派中人都想杀他。

他喝下一杯酒，突然朗声一笑：“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走进来？”从门边一闪而出，进来了几个人。当先的是少林寺达摩堂首座圆痴大师，随后是武当派的哭道人，然后依次是崆峒派护法胡铭、淮阳门的大师伯曾怒、形意门掌门人钟离忌。

五大门派人俱在。

梅英仍然自斟自饮。

圆痴大师看着这少年人，心中暗暗惊讶，这少年不惊不惧，定力惊人，如果假以时日，肯定会成为江湖奇人。可惜这人却跟了阴阳邪神，这也是武林中一大不幸。

圆痴大师合什道：“梅施主未死，为什么要用死讯欺人？”他是以梅英同天苍头陀饮酒诈死一事责怪梅英行事不正。

梅英一笑：“一次生生死死，只是虚作一场游戏。这比起七大门派约了唐门掌门人，八人一起攻人杀人，岂不是差了许多，也体面许多？”

梅英这一句，恰恰说在七大门派羞处，顿时让圆痴大师、哭道人等脸上无光。

崆峒护法胡铭喝道：“你知道什么？要不是我等心怀慈悲，放了许不天一命，哪会

有你今天这猖獗行事？”

梅英一笑，讥讽道：“可在下却听得人说，那一次恶人谷之战，最后得遇高人，伤了唐老爷子，救了许不天而去。到底让我相信那人告诉我的话呢，还是相信你们这一番言语？”

淮阳门曾怒突然一问：“谁告诉你这话？”

“一位前辈高人。”

梅英一句话说完，便见这五人神色各异，神情闪烁不定，似在惊疑、猜测，也似又惊又惧，像是见到了既敬又畏的天神一般，心中不觉大为惊异。看来他们一定是以为他是见到了那个救许不天而去的前辈高人，不然决不会这么惊惧。那个人是谁？为什么使这七大门派加上唐门掌门人这天下八大高手一齐束手，眼睁睁地看着他把重伤不治的许不天带走？

他心里诧异，他心想，如果有机会，他一定要去问问许不天。哭道人在五人之中最为善辩，他缓缓说道：“梅少庄主，不管怎样，你不该动手杀天苍头陀。”

梅英道：“我未杀他，是酒杀死了他，是许不天杀死了他。”

崆峒胡铭听不出他话中之意：“胡说？许不天哪会只有那么一点儿内力？”

哭道人心中暗暗恼怒，他知道梅英话中之意：他与天苍头陀无仇，天苍头陀不沉迷于酒，自然不会死；天苍头陀如果不在恶人谷参与围攻许不天，他又怎么会死？可这崆峒胡铭竟连这话都听不出，枉自做了多年的崆峒护法了。

圆痴大师道：“可你又杀了天门派掌门人的印正羽，又用瑛梅女侠身份，这既伤亲情又违天良之事，施主又做何解释？”

梅英道：“我与家姐之事，实难向诸位说清。我一生做事不欠别人，只欠瑛梅。天门派掌门、之死死于‘摧心拳’，这也是恶人谷一战的后果。”

圆痴大师一叹道：“阿弥陀佛，如此说来，已死了峨嵋不老尼姑，死了天苍头陀，

死了天门派掌门人，接下来就该是老衲与这三位了吧？”

哭道人冷冷道：“这一次绝不会像恶人谷，就让老道与你走上几个回合。”

梅英一叹道：“如果你话讲完了，是不是请出去，我要休息了。”胡铭怒道：“你杀了人，还想好好睡么？”

淮阳门曾怒也怒气冲冲：“只要你说出阴阳邪神许不天在哪里，我可以废了你的武功，免你不死。”

梅英笑道：“你找他做什么？难道还要去五个人围攻打杀他一个人么？”

曾怒大怒，冲上来要向梅英出手。

梅英凝然不动。

曾怒的手疾劲如风，这一抓下去，连岩石也抓得粉碎。但他的手生生停住了，因为梅英的面前站了一个人。一个戴着面具的女人。

曾怒道：“你是谁？”

女人一叹道：“曾大侠何必动问？”

圆痴大师、哭道人和胡铭、钟离忌心中明白，这人一定是瑛梅，不然又有哪个女人会这般回护梅英？

他们心中暗暗懊恼，如果不是瑛梅出来，他们或可与梅英来一个了断。不管梅英有多大本事，他也决不会打败曾怒。何况还有圆痴大师同哭道人在。

瑛梅慢慢向众人施礼：“瑛梅问诸位前辈好。”

一声前辈，叫得众人脸上一热。五大门派的耆宿，闯来客店，要与一个后生小辈动手，这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瑛梅一声问好，自然也是讥讽。但他们又不能轻易放过他，不论怎么说，都一定要为天苍头陀、天门派掌门印正羽、峨嵋不老尼姑报仇。

瑛梅也知他们不会轻易罢手，就轻轻一叹道：“既然五位前辈一定要与他动手，也没什么不可。可总不能在这客店之中静夜之时动手杀人吧？瑛梅虽然在江湖上没什么

名声，也可与五位前辈约一时日，要他去与诸位一较高下，不知诸位前辈意下如何？”

哭道人心中思忖，有瑛梅在，就走不了这个梅英。瑛梅是江湖上的女侠，行事正直，从不食言。有她在，何愁找不到梅英？既然瑛梅说是可以找一处地方，约定了断七大门派与梅英和阴阳邪神这一场恩怨，这事就一定可以有一个了断的机会。

“明日，在土塔前一会如何？”

瑛梅道：“好，明日午时，我自与英弟前去土塔。”

圆痴大师凝声道：“好，老衲告退了。”五个人都出了客店。

瑛梅静静地坐在梅英对面，她那一双俏目中，满是关怀，双眸中流动着慈爱与关切。她的语气中是关切，但这关切很淡，因为她想显得很平淡：“你……离开庄子后，还好么？”

梅英在这个孪生姐姐面前，是不是总这么平静，这么像一个依依可人的孩子？

他低着头，不作一语。是不是他亏负这姐姐过多，只好一句话也不讲，才能不流露出他的愧，他的悔？

她的声音很轻：“你不该这么……东游西荡，你会让人惦念你……”声音很柔，像不愿向他讲这些话。

“不要杀人……为什么要杀峨嵋派的不老尼姑秦越女？她是个好人……”

梅英低着头。

“你可以回家去，明日早晨，你可以扮做我，回俏梅山庄去。我午时去赴土塔之约。”

她既然是他的姐姐，就决心去替他一死。

梅英静静坐着，好半天没有讲话。

听她讲要去赴土塔之约时，他突然长长一叹道：“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为自己想，却不料还有你……”

他抬起头来，眼中闪着热切的光：“你为什么要戴面具，其实你不戴面具，穿起紫

衣来，更好看。”话语很轻，有无限柔情。

她沉默了，好半天才一叹：“我知道瞒不过你。”她慢慢掀起了面具。她根本不是瑛梅，而是唐琳，唐家堡的九妹唐琳。

两个人不知在屋里静坐了多久。

时间在消逝。但两个人只是相互凝视，在灯光下悄然凝视，无声无语。

梅英在轻轻抚摸着唐琳，唐琳颤抖着，越来越偎成一个软软的呢猫儿。

明日，他们要去赴土塔之约，他们将再无生还的希望。

唐琳不像别的女孩儿，她喜欢梅英，就认定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既然愿意向阴阳邪神许不天学武功，就无可怨尤。许不天虽然是江湖上人人憎恶的阴阳邪神，但他的武功毕竟是天下第一，天下第一的功夫有什么不好？

她抚摸着梅英的面颊，梦中经常出现的就是这张俊俏的脸。

“你去了唐家堡？”

梅英点点头。

“她.....没为难你？”

梅英摇摇头，他明白唐琳指的是谁。那个丰腴而多心计的大少奶奶，是不是真的对他很动情？

唐琳轻轻呢喃：“她好可怜，她比我.....可怜。”

女孩儿认定自己找到依靠，找到了爱，就认定自己最快乐，最幸福，就对别人充满同情。唐琳呢喃而语，讲述唐家大少奶奶的一个故事。她是峨嵋派心字辈中最要强最心胜的弟子了，那一日她师父领她们五个心字辈弟子下山赴唐门之宴。宴席上座，是她师父和唐门掌门唐老爷子。那时唐老爷子并不老，英气勃勃，不时同她师父言笑纵谈，十分欢洽。唐老爷子指着懵懵懂懂前来见礼的唐群，向她师父道：“这是唐门的长子，将来要掌管唐家堡的人，你看他，门中一切皆不顾，只是沉溺在石崖那一堆堆暗器里，经

他弄出的暗器，确实比前辈所用的要好。可他这么痴，又有谁愿意嫁给他？”她当时心中一动，这人是唐门的长子，虽然神情痴迷，但也是一表人才，怎么会没有人嫁他？

不知当时她如何想，唐老爷子的话一说完，她就向唐老爷子一揖道：“依我看来，是老爷子说错了。”唐老爷子眉梢一扬，颇为惊异，凝神看着她：“是么？这倒要请教了。”这时，她师父喝一声：“心瑟，你怎么能插嘴？……”师父断喝，是喝她不知世相，心中恼怒，这个徒弟平时精明伶俐，今天怎么糊涂起来了？明明人家唐老爷子这是自夸儿子，说儿子“痴呆”，这不是真意，只是虚辞客气罢了，你何必要认真？这该让人家笑话峨嵋派人不谙江湖礼数了。但唐老爷子仍笑吟吟望她：“必瑟？好名字！自然是有心之音，说说你的道理，让我也见识见识。”她当时也是心头鹿撞，知道这一说非同小可。唐老爷子虽然是面带笑意，但唐家堡的暗器可从来不带笑。唐家堡与峨嵋派虽然近在毗邻，但双方从来也无深交。她说话说得深了浅了，会不会引起麻烦？何况她明明知道，这唐老爷子一怒则天下武林也会流血，何况是她们峨嵋派？而且要说的正是江湖人最忌讳的事：家事。江湖人言，不涉人家事，这是一忌。这又哪里是一般人家的家事？这是武林四大家中的蜀中唐门家事！

但她不能不讲话。只见她满面绯红，向唐老爷子深深施了一礼道：“晚辈说老爷子说错了，自然有晚辈的道理。”

唐老爷子面色温和：“好，讲！”

心瑟道：“唐家堡在江湖上声名如日上中天，唐家堡的绝技是不是暗器？拳掌、内功、兵刃、暗器四项，唐家暗器天下一绝。唐群公子不去管顾其他琐事，一心只攻暗器，使四百年声名大盛的唐家暗器更见绝妙，岂不是唐家第一有心之人？如此奇才公子，老爷子为什么非要对人怅怅提及，难道江湖女子都不能识唐大公子么？”

唐老爷子的眉头舒展，先是惊讶，然后是喜色满面。他平日也忧心这唐群痴迷于暗器之中，不能旁顾，对他的来日却也担忧，就不禁时时多了一层烦恼。如今听这峨嵋下

一代弟子心瑟一言，似比他唐老爷子更有远见，怎不叫唐老爷子又惊又喜？便拍案道：“好，好，说得好！有此痴儿，照你说是唐门的福气了？”

心瑟但笑不语。

唐老爷子一乐之下，让唐群把他改制的暗器拿来给峨嵋派女侠们看。

这是一枚小小的类似蝴蝶又似蜜蜂一样的玩艺。一旦飞出，追人缠绕，紧紧偎依，不入你骨中不夺你肌肉不罢不休。

唐群对这峨嵋的俏丽女孩儿心瑟颇有好感，他虽痴迷，但此时不痴不迷，讲起暗器来眉飞色舞，俨然极为精明的一个世家公子。他把这枚暗器轻轻放在心瑟手上，放得很轻很温柔。必瑟以为他是对女孩儿温柔，却不知他一心只对暗器温柔。

心瑟看着这精巧的小玩艺儿，又惊又喜，问道：“它叫什么名字？”

唐群道：“铁相思刺。”

很怪的一个名字，为什么不叫铁相思？不叫相思刺？四个字，叫起来也拗口。

唐群道：“它铁心相思，锲而不舍；它相思入骨，夺肉刺骨，所以叫它铁相思刺。”

其名也巧。

心瑟听唐群讲来，不觉满面羞涩，虽是讲的这暗器名称，但是见这唐大公子是痴情之人，不然怎么会给暗器叫上这么一个好名字？

众人不由得喝彩。

待心瑟随同师父和师姐妹们回到峨嵋，师父并未提起此事来责怪她，因为她那一问问得好，让唐老爷子喜笑颜开，竟然对峨嵋派人变得恭敬起来，大有结纳交往之意。这对峨嵋派亦是好事。

没过几日，唐老爷子派管家亲来，奉上一张大红喜帖，向峨嵋派求亲，求心瑟许与唐门大公子唐群为妻。

这是好事，有何不可？

心瑟心儿也怦怦跳，她哪里料到，那一次多说了几句话，竟换来了这么个结果？

但她婚后才知道，做唐门的媳妇是要付出代价的。

她时常闺中寂寞。唐群铁心相思的并不是她，而是那些精精巧巧，永远让人匪夷所思的暗器。精巧无止境，唐群穷心竭虑面对暗器。

她只好暗自垂泪。但她是唐家的长子媳妇，唐老爷子、老太太都对她十分敬重。唐老爷子一死，又让她做了唐家的掌门人。但她也是个女人，一个很丰腴很贪婪的渴欲女人。她除了要权势，要地位之外，她还想被别人爱。

唐琳偎在梅英身上，她的心很知足，她知道，她虽然不会是什么掌门人，但她会比大少奶奶幸福，因为她有梅英。梅英也心中有她。

梅英很柔情。

唐琳知道他会去赴那土塔之约，她也要去。

梅英劝她：“你不该去。”

唐琳摇摇头：“我一定要去。”

梅英不再讲话了，他心里是不是也愿意让唐琳跟他一起去赴约？这是生死之约，她同梅英很可能都会死。她的手在呼唤梅英，她想让梅英同她一起度过一个销魂之夜。梅英在推拒，他觉不会在这土塔之约前就让这唐琳跟他生死一心，因为他知道自己很难活下去，他怎么能牵累唐琳？让她受他死后的思念煎熬？

唐琳的呼唤十分热切，又难以抗拒。何况，他本来也不能抗拒，他也不想抗拒。

她和他要进入爱欲的海中了。

他要沉入爱欲中了。

而且这可能是她唯一的一次做爱。

唐琳在渴望，人生不满百，须臾又一寿。为什么不渴饮人生的美酒？

梅英看着她的脖颈，那里有茸茸的细细的鬓毛，她只是一个未谙世事，不曾有过男

人的少女啊。

蓦地，她的手摁在了他手少阴心经脉的青灵、少海穴上。

梅英吃了一惊，他柔声呼唤：“唐琳，唐琳，九妹……”他不知唐琳想干什么。她制住他的穴道，是为了让他逃避土塔之约么？

唐琳用柔柔玉手喂他一粒药。

“你会昏睡一日一夜，然后自然能醒。那时，你已经走在回关东的路上了。”她抚摸着他的头说：“你别怪我，我要替你去赴土塔之约。瑛梅如果在这里，她也会这么做。”

唐琳抱起梅英，走出客店。门口有一辆马车，唐琳上车，把梅英放在车上，对车夫吩咐道：“你可驱车向关东方向进发，他在车上昏睡，一日一夜才能醒，等他醒过来，你听他吩咐就是了。”

唐琳给车夫许多银子，还递与他一枚淬了毒的铁蒺藜：“这是唐门暗器。如果你送他有什么闪失，你一家连同你家所有亲戚都得死。”车夫心惊肉跳，却又不敢说上一个不字，忙驱车匆匆而去。

唐琳回到了客店，静静地躺下来，脸上带着笑，心很平静。

土塔下。午时。

只有圆痴大师、哭道人和钟离忌三人在等候。崆峒的胡铭在哪里？还有淮阳门的大师伯曾怒在什么地方？他们为什么不来赴土塔之约？

圆痴大师道：“瑛梅女侠果然是信人，不知为什么梅少庄主不来？”

戴面具的女人轻轻一叹：“大师何必明知故问？梅英是我胞弟，水里火里自有我去。”

哭道人肃然道：“瑛梅女侠失信于我们，这让老道好不失望。”瑛梅一笑：“我已经来了，怎么会说是失信？我有一命，也抵得你们三大门派死人之仇，各位前辈何必婆婆妈妈的，空让人耻笑？”

哭道人、圆痴大师颇有些踌躇，毕竟她是江湖上侠义之人，杀死她，又有什么好处？

圆痴大师道：“梅英在哪里？”

她沉默不答。蓦地，她扑身而上，用一柄古剑杀向哭道人。哭道人见她不言不语，提剑便刺，来势又极凶，只好仓猝应对，以掌为剑，点向她要穴。她一上来便是拼命招式，剑走险境，人又欺身而近，全然不顾忌讳。哭道人暗暗摇头叹气，如此心气浮躁，又怎么能在江湖上走动。他随手一弹，弹飞了她的古剑。古剑疾射而出，又一刺入地。哭道人的手指正逼在她胸前命穴上。

她慢慢闭上了眼睛。她不惧死。她盼能快死，早死。她想起了与瑛梅的那一场谈话。如今她也不比瑛梅的心差些了，她也可以为梅英而死！而且她马上就要死了。她的心里在笑，她想着那一辆马车，那辆车是好车，现在已经该在五六十里外了。车夫正在拚命鞭打着马，他还在车厢里昏睡，他要到夜深时才会醒来。他醒来时，就会知道唐琳已经为他而死了，他会为她伤心流泪……

她闭上了双眼，眉毛在抖，没有一点儿惧怕，心很快活。

哭道人的手轻轻一扬，她脸上的面具应声裂开。

她慢慢睁开了眼。他们为什么不杀死她？

哭道人、圆痴大师、钟离忌都凝神看她。他们看她那目光又是惊讶，又是愤怒，又很古怪。哭道人长吁了一口气，双手竟然伸入宽大的袖中去了，抄手而立，十分悠闲。

钟离忌叹道：“果然被哭道人说中了，这人不是瑛梅。你是谁？”唐琳不回答，她只想着愈驰愈远的马车。

圆痴大师道：“她叫唐琳，是蜀中唐门的人，她是唐老爷子的宝贝女儿。”

钟离忌又气又恨：“怪不得，怪不得，你这剑法……嘿……”

唐琳知道自己的剑法一塌糊涂，她只精于暗器。但这次她没法儿使用暗器。

哭道人道：“梅英在哪里？”

唐琳笑了，他们找不到梅英，就是杀死她，又有什么用处？她闭上了双眼，绝不会

告诉他们梅英在哪里。

奇怪的是，哭道人、圆痴大师和钟离忌也不再问她，三个人围定她，坐在地上。

他们做什么？等什么？

马车跑得很快。车夫在心里咒骂，咒骂唐琳一个小小丫头竟然这么狠心，居然要杀死他全家人和所有的亲戚。他在心里细数一数，他家人带亲戚一共有二十七口人。就是说，如果他不把这个人平平安安弄走，他一家二十七口人都会被杀。他看着那枚淬毒的铁蒺藜，心惊肉跳。但他的右手拎鞭子，左手还是紧紧握着唐琳给他的银子。

马车赶得很快，现在是早晨，他已经离开那客店和城镇足有四十里了。赶车人哼起了小曲儿：

“要啥没啥，
要啥没啥呀，
可咱也是一个国，
可咱也是一个家呀，
鞋是破的，
要是金子的多好，
衣服是烂的，
要是挂满了珍珠呢，
连那一口脏脏牙，
都是白镶玉、猫儿眼、翡翠石，
谁还敢说咱呀——
要啥没啥，
要啥没啥？”

他这曲调哼得很滋润。突然，面前站着两个人，他勒住了马车。这两个人都威风凛

凛，不怒而威，站在他面前，让他不寒而栗。一个长臂大汉冷冷问道：“车里是什么人？”

车夫忙道：“一个醉鬼，一个醉鬼……”

另一个人嘿嘿冷笑：“醉鬼，怕你才醉了吧？”

两个人不等车夫回话，便蓦然清啸，飞身而上。长身大汉威风凛凛，如鹰飞旋，在车上旋了三折，才落在车棚之上，他两手如鹰爪，唰唰一扫，车棚木板飞，芦席裂，生生打散了厢棚。

这阴冷汉子也不慢，他双手出拳，拳飞前后，前一拳打折了辕木，让马儿惊跳，却拖了一辆破车，挣动不得。后拳如风，一拳击在另一块辕木上，马儿一窜，生生扔下了车厢，拖缰曳索而去。

车厢生生坠地。

车中之人仍然昏迷。

长身大汉冷冷一笑：“梅少庄主，何必这么沉稳？难道淮阳曾怒，崆峒胡铭也不能让阁下慢慢站起身来么？”他们自然不知这梅英被唐琳制穴之后喂药之事，以为这车厢之中的梅英是畏他二人，不愿出来相见。

但这人一动不动。莫非真像那车夫说的，他是一个醉鬼？

曾怒、胡铭本来认定这人一定是梅英，但此时心中转念，唰地一凉：是不是被梅英走了，留下一个不关此事的替身？如果是这样，七大门派这一栽可就惨了……

两人心中都有此念，曾怒鹰爪一刁，去抓那人身上披袍……车夫叫道：“不能杀人，不能杀人啊！”

但两人手疾眼快，直扑那人！

第八章 囚室

曾怒鹰爪疾劲，胡铭的拳也不慢。

那人身上的袍子被抓起来，又在空中旋了几旋，叭地被拳风打飞。眼前闪出那人面目来。这不是俏梅山庄那个少庄主梅英却又是谁？曾怒、胡铭不禁又惊又喜。

车夫的手中仍然抓着银子握着鞭子，但他惊惧已极，牙齿咯咯作响。

曾怒的鹰爪向梅英抓去。这一抓，至少用了九成力道，一抓就会抓折梅英一条手臂，让他成为半个废人。胡铭一拳打去，他这是“夺魄七伤拳”，他这一拳下去虽留些力气，但一拳打中，至少也可以打折梅英的三五根肋骨。

梅英突然身子一纵，人向后飞去。

拳也走空，鹰爪也未啄到人。

梅英在笑：“为什么要杀我？”

胡铭怒吼：“你这小子，何必要惺惺装样儿，让你那个姐姐去替你挡灾？”

曾怒道：“冤有头债有主，你走得了么？”

梅英嘻嘻一笑，说道：“我为什么要走？有你们这动不动就杀人的七大门派人在，我往哪里走？”

胡铭冷笑道：“我谅你也走不了！”

话未说完，拳动如风，直打向梅英。

胡铭同曾怒是七大门派之中的耆宿。曾怒是淮阳门的大弟子，虽然师弟做了淮阳门的掌门人，但掌门人的鹰爪功力却远比曾怒逊色，只因他不善机谋，未得掌门之位，但他的鹰爪功力，淮阳门中第一。胡铭是崆峒护法，武功自然不凡，他的“夺魄七伤拳”在崆峒很有名。这二人虽未多言，但对梅英杀死天苍头陀、印正羽、不老尼姑秦越女早已是满腔怒火，这一次仇人相见，自然是分外眼红。

他们决心把梅英打得半死，再带他去见那心慈手软的圆痴和尚和那个总是唠唠叨叨的老道哭道人。

曾怒身如怒隼，钢爪齐抓，欲生裂梅英。胡铭拳风凌厉，身后一辆马车车厢，已经被打得像一蓬鱼骨。他们再也不讲什么江湖道义，再也不顾什么本派名声，只想一味重手，把梅英打成重伤。

梅英起先身形迅疾，不时用他那打穴扇法去打仗胡铭、曾怒身上大穴，见无功效，就转而用达摩十八剑和摧心拳来对付两人。终究他功力不足，渐渐就身形迟滞，转动不灵了。

砰——胡铭一拳，把他打得飞了出去。

他倒在地上。

未等他起身，曾怒的鹰爪便抓了下来。

他心中一叹，缓缓闭上了双眼。

曾怒心中怒火正旺，但他飞纵正落，却见梅英神态有异：他在笑，在快慰地笑，心安理得、无愧于心地笑，为什么？一念电转，曾怒疾忙收力。唰——鹰爪之势，掠过梅英头上，鹰爪罡风，扫得他头簪飞落，他披垂了一头乌发，胸衣开裂，露出女人的酥胸嫩乳。

曾怒和胡铭生生呆住了。

她是一个女人。

她披发如瀑，脸色苍白如纸，双乳微露，虽不丰却挺而坚实。她根本不是那个梅英，她只可能是瑛梅，那个游侠江湖，快意恩仇，为人排忧解难的瑛梅。

她衣衫不整，却没一点儿羞涩，乌发披瀑，也没一点惊惧。她的双目中只有哀伤，一种无限的哀伤，难向人诉的哀伤。她怒声而吼：“杀吧，杀吧，为什么不杀我？快杀了我，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梅英！为什么不杀我？杀吧，杀吧，你杀我……”她似一

头受伤的野兽，去抓曾怒。

曾怒不动。他不能杀她，因为她不是梅英，她只是一个女人。他与胡铭面面相觑。怎么办？

两个人百思不解其中之奥秘。他们决心把瑛梅押回土塔去，土塔之约是在午时。他们一定要赶回去。

车夫突然哭了：“放了她，放了她，如果你不放了她，我一家人就没命了，我一家二十七口人的命……”

曾怒和胡铭理也不理车夫。二人上了马，瑛梅被放在另一匹马上，三匹马驰骋而去。

车夫眼神呆滞。他看看手里的银子，苦笑，又看看兜里的那一枚铁蒺藜，好半天凝立不动。最后，长叹一声，把铁蒺藜往嘴里一送。他知道他的嘴唇一沾这铁蒺藜，就再也不会苦恼了。

有人把铁蒺藜从他口边一夺。车夫吃惊地张大了嘴。没看见这人是谁？

“谁？为什么不让我死？”

声音很响，但不见人：“你不必死。”

车夫叹气道：“我死了才好，也许我一死，我一家二十六口人才可以活命。”

那人道：“你不必死，蜀中唐门不会为难你。如果有人问你，就把这东西给他看，他就不会为难你了。”

叭——一道白光，射在车板上。车夫惊异地拔出来，这是一枚暗器，是一支刻得很好的凌空展翅的银鹰。

白鹰！

唐琳静静坐下，凝神等待。她不知圆痴大师、哭道人和钟离忌在等什么，但既然他们在等，她也只好等。

土塔的斜影愈来愈长。

圆痴大师、哭道人和钟离忌都心中笃定，他们为什么那么胸有成竹？为什么胡铭、曾怒不在？他们是不是去追赶那一辆马车去了？如果他们去追赶那一辆马车，他们就一定会追得上。那样，他们或许会已经杀死了梅英.....

她不敢再想下去。

她觉得心中哀思澈骨，痛不欲生。难道千方百计为梅郎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么？圆痴大师和哭道人、钟离忌越稳，她心里就越怕。圆痴大师和哭道人突然齐声道：“来了！”

马蹄声渐渐清晰起来，真的来了三个人。

马停在身边，下来了两个人，是曾怒和胡铭。

两个人却也来默默坐下，和圆痴、哭道人、钟离忌围成阵势，把唐琳围在中间。那匹马上还有一个人，一个头垂在马背上的人。不知是死是活。唐琳的心咚咚直跳，她知道这人一定是梅英，一定是他！他们杀死了梅英？

这匹马在无人牵挽之下，却像知道唐琳的心意，慢慢踱步，走到了她面前。

果然是梅郎！她扑了上去，抱住他。她几乎要昏死过去。她抱住他，牢牢地抱住他，栽倒在地。

唐琳又悠悠醒来。

梅英是不是已经死了？她记得她只牢牢地抱住他的尸体。如今，她却被别人抱着。抱她的是谁？

是那双熟悉的眼睛，是那张俊俏的脸，可这人不是梅郎，她乌发披瀑，衣襟轻掩，她是.....瑛梅？

“九妹，九妹.....” 瑛梅在唤她。

唐琳流泪了。

瑛梅是他姐姐，自然也是她唐琳的姐姐，瑛梅为她拭泪。

“他.....走了？”她问得惊喜，也问得吃力。

瑛梅点点头。

两个女人，脸上都有泪，脸上都闪着惊喜。她们忘了她们自己，即使七大门派人一齐出手，杀死她们，那又有什么了不起？

圆痴、哭道人显然已听曾怒、胡铭讲述这经过。他们很惊诧，不知道为什么车中的梅英会变成了瑛梅。但细想想也就不以为怪了，梅英走到哪里，瑛梅就会在哪里出现。梅英杀人，瑛梅救人。他们觉得很为难。他们要找的是梅英，却偏偏找回了瑛梅。他们拿这两个女人怎么办？

唐琳躺在瑛梅怀里，她在为瑛梅梳理头发。她们是亲人，因为有他，她们成为世上最亲的亲人。她们像在深闺中静语，俨然视圆痴、哭道人等人若无物。

唐琳说“他”，像嘴里含蜜：“他.....去过蜀中，进了唐门，见过了老太太.....”

瑛梅笑道：“脸皮好厚，是不是？”

唐琳抿嘴而笑：“老太太好喜欢他。”

瑛梅道：“你又没见，是他自吹的吧？”

唐琳道：“我当然知道。我喜欢.....老太太为什么不喜欢？”

瑛梅像大姐，她知道，唐琳这是在与她分享快活。她心中装满了快活，急着与人分享。

圆痴、哭道人、胡铭等人不想听她们这些闺中人的闲话，但又不能不听，并且因这女孩儿的絮絮情话而使心中的怒火烟消云散。

圆痴大师道：“如今，却拿她们怎么办？”无人答话。

他们知道唐琳是唐门的宝贝，老太太决不会让他们轻易动唐琳。但他们又放不得唐琳，她到处与七大门派过意不去。这个瑛梅就更让他们头疼了，抓梅英杀梅英，天下无人非议，但抓来这个瑛梅，江湖上会有许多人仗义直言，同他们理论一番的。可他们又

放不得瑛梅，放了她，她又会在江湖上为他们添烦，使他们无法去寻找梅英，无法去寻找阴阳邪神许不天。

胡铭突然道：“把她们带上山，带去少林，或者武当，梅英一定会来找她们的。”

胡铭的话当然很有道理。但梅英会来救她们么？

唐琳知道，梅英如果知道她们落在这些人手中，一定会来相救，世上没有比她们更重要的人了，一个是他相依为命的姐姐，一个是他的心上人。他会不来么？

圆痴大师和哭道人决定，把她们带回少林寺去。

天色已晚，三个人或骑马或步行，把瑛梅和唐琳放在马上，制住她们的穴道，带回少林寺。

他们要夜行昼止，防止再生意外。

夜露很浓，是晓见轻霜的深秋。一路迢迢北去，便可在三四日抵达少林寺。

圆痴大师与哭道人等都知道，他们不会很轻松，如果走漏了消息，蜀中唐门和瑛梅的一些江湖朋友都会来劫人。

他们一路上很小心，很谨慎。

已经入了嵩山地界，只要再有一日，他们就可以回到少林寺了。月色皎洁，他们走得有些轻快了，胡铭和曾怒的脸上已经有了笑容。眼前是一片树林。胡铭正想打马冲进去，唐琳突然大喝了一声：“小心！”

胡铭一怔，勒住了马，马纵立而嘶，胡铭顺势从马上向前飞纵，落在地上。可唐琳和瑛梅的马无人控辔，直向林子冲去。

圆痴大师飞身而上，几个纵跳，人已立在马头之前，他扯住马缰，把马死死拖住！这时，扑簌簌一阵响，圆痴大师的身前打了一排铁蒺藜。

没人走出来。被月光照得幽幽暗绿的树丛中似乎有人在窃笑，笑声咯咯响。

唐琳不由得一叹道：“谁来也好，却怎么偏偏是她来了？”

月光中，缓缓走过来一个女人，一个很丰腴的女人。她站在路中间，娇声问道：“夜半三更的，不知各位要去哪里呀？”

她是唐门的掌门人大少奶奶心瑟。

唐琳料想这一回不会很妙。她在入林之前，像是有了些警觉，她突然想到唐门人如来，一定不会选离少林寺太远的地方劫人，唐门向来行事出人意外，向来行事好炫耀唐门势力，想告诉江湖人唐门无所畏惧，如此行事，不选在这片树林，又会选在哪里？所以人未投林，她就先发声示警，怕一旦入林，暗器袭来，便有人性命不保了。果然不出她所料，唐家堡的人出来了，但没想到会是掌门人亲自来了。

大少奶奶看着圆痴大师、哭道人，眼波盈盈，像见到了多年睽违的故人。

圆痴大师和哭道人却心中暗暗吃惊，唐门的人到了，至少是想劫去唐家的九妹唐琳，那他们要诱梅英，捉阴阳邪神许不天的计划就会大打折扣。

哭道人冷冷道：“不知唐门掌门人到了，我们要到嵩山少林寺去，如果掌门人没什么事要说，我们可就过去了。”

大少奶奶冷冷哼了一声：“本来唐门同七大门派也没什么睚怨，在恶人谷一战，本门唐老爷子助了七大门派一臂之力，使七大门派人免受挫折之苦。这是对七大门派有恩了，不知七大门派竟会这么健忘，转眼之间就忘了此事，反而抓起了蜀中唐门的人来了。难道唐门无人么？”

圆痴大师合什道：“阿弥陀佛，掌门人误会了。这位九妹唐琳，在我五大门派向俏梅山庄梅英邀斗时，竟然放走正主，替他赴约，前来同我们五大门派斗敌。她与这位瑛梅女侠一纵一约，使梅英在逃。梅英在逃，则阴阳邪神许不天就无处寻觅。找不到许不天，江湖哪有安宁之日？还望唐门掌门人体谅七大门派人一片苦心，也看在唐老爷子与七大门派同仇敌忾的份上，让老衲把这两人带回少林寺去，待得把梅英寻来，捉住阴阳邪神许不天，自然可以把她们放回去。”

少奶奶嫣然一笑，笑脸若隐若现在月光之中，更添不少媚气：“这么说，五派人是不会放过唐琳的了？”

胡铭沉声答道：“正是。”

大少奶奶突然一笑道：“好，不放就不放。你不放人，我又有什么法子？来人！……”

树林之中突然滚出了一团球。这球滚得很快。原来这不是球，而是一个人，一个很胖的人。这是唐门的暗器高手唐帆。

大少奶奶问：“唐帆，人家五大门派是少林，武当，崆峒，形意和淮阳门，可是了不得响当当的五大门派呀。咱们怎么惹得了人家？你说，咱们就不要把唐琳带回去了，行不行？”

“不行。”

大少奶奶脸上漾着笑，但好像很吃惊：“为什么不行？难道你敢得罪五大门派？”

唐帆道：“九妹是老太太的心尖子。如果老太太生气了，整个武林都得罪了，也算不了什么。”

大少奶奶点点头，叹了一口气：“哦，好，我明白了，原来为了九妹，这五大门派是可以得罪的。”

唐琳此时突然喊道：“唐帆，你快滚回蜀中去，就说我要嫁人了，嫁与梅少爷了，如果他们杀了我，老太太也会为我报仇的！”

唐帆不动。大少奶奶却冷冷一笑道：“九妹，你别任性，你是唐门之人，就是唐门的一个扫地打水之人，也不能被人家捆起来，关进囚牢里去，那会丢唐家的脸面……”

唐琳气哼哼的，但不敢还言。她虽然不服这个大少奶奶，但也不敢顶嘴，不管怎样，大少奶奶是唐门的掌门人。

唐帆向前走了几步，那胖脸上是傻乎乎的笑：“五大门派的人都是江湖前辈，自然不会跟九妹这小辈一般见识，就请放了九妹好不好？”他像在讨情，像个不识进退的傻

小子。

可眼前这五大门派人除了掌门之外，就是各派中的耆宿，他们江湖历练极丰，自然没人不知道这个表面上傻乎乎模样的人就是那个让人一见就得早早定好棺材的唐门高手唐帆。他们都互相凝望一眼，知道这很难办。他们不能把唐琳交与让唐帆带走，又无法说服唐门掌门人和唐帆。

圆痴大师合什一礼道：“好，既然如此，就让老衲来见识见识唐大侠的暗器。”他神定气闲，慢慢走上前去。

唐帆的脸上竟现了惊惶之色：“那不好，那可不好，谁不知道你是少林寺达摩堂的首座长老啊？谁不知道达摩堂是干什么的啊？达摩堂是专门管打架的地方，少林寺专门教和尚打架的地方就叫达摩堂，对不对？我怎么打得过你？”

圆痴大师注视着唐帆的手，没有半点懈怠。

不知什么时候，唐帆的双手已经戴上了鹿皮手套。

唐帆不笑了，圆痴大师站定了，两人相隔三丈之遥。

以圆痴大师的轻功，这三丈之遥会一纵而至，如果圆痴大师一动手，唐帆的暗器又一击无功的话，他就会落在圆痴大师的拳掌之下。哭道人和曾怒都很紧张。他们随时准备出手。但如果他们出手去救圆痴大师的话，焉知唐帆是不是会用最毒的暗器袭人？没有唐门的独门解药“笑人”，世上一切疗伤圣药都没那么神奇的功效。他们不能不以防万一。

唐门的大少奶奶神色安然，一会儿看看圆痴大师与唐帆，一会儿冷眼瞅瞅哭道人与曾怒，再看看站在那匹马边的钟离忌与胡铭，嘴角闪着冷冷的嘲笑。

圆痴大师浑身内力已经发动，他那僧袍突然胀圆，像被吹胀满了风一样。他双目神光电射，盯着唐帆的手。

他突然一声长啸，啸声炸响在树林，身子一纵，向唐帆扑去！

恰在这时，唐帆的双手动了！

圆痴大师身边，炸起了几丛彩花，这是暗器飞舞，是死亡之光的闪耀。

圆痴大师身形滞了一滞，好像被暗器阻滞住了，不然就是被暗器所伤，他陡然又是一声炸吼，身子在空中一旋，又扑向唐帆。

唐帆已来不及再施放暗器。

嘭——一声大响，唐帆身子像球一样，射向树丛，落在树丛里。圆痴大师稳稳地站在唐帆刚刚站立的地方。

这一交战只有一瞬间，双方胜负已分。

唐帆又走出来了，但他的脚步蹒跚，脸色苍白，勉力站在圆痴大师面前。他已经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

看来这一战是圆痴大师胜了。但圆痴大师望着唐帆道：“好，果然是好暗器！”

唐帆淡淡道：“大师是世外高人，自然不怕这‘十八星宿下凡来’中那三枚铁相思刺，所以我又多打了一枚‘逍遥子’……”

圆痴大师沉声中有着痛苦：“好，好，好一个‘逍遥子’！”他咬牙说完这话，便颓然倒地。

哭道人与曾怒双双抢出，要去救助圆痴大师。

唐帆突然厉声一吼：“别动！你们一动，你马上就会死！”

哭道人和曾怒怔住，站在圆痴大师面前，不知如何是好。

大少奶奶咯咯笑了：“其实也很简单，只要你们交出唐琳来，我们就可以送与你一粒解药‘笑人’。知道为什么叫‘笑人’么？那是因为……无论什么人，一见它之前，那言行举止都很可笑，很惹人笑。”

哭道人和曾怒无语。除了交人讨药，还有什么好办法？

大少奶奶笑得更快活了：“看哭道人和曾大侠那神态，既不舍得放人，又心中焦灼，

怕和尚一命不保，这不是很笑人么？”

胡铭突然阴身上来：“慢！你看……”他一指唐帆。

唐帆脸色苍白，摇摇欲倒。他一定是被圆痴大师那深厚一掌震伤了。他现在正勉力支撑，不让自己倒下。

胡铭的心意哭道人与曾怒马上就明白了。眼前虽有唐门掌门人大少奶奶和唐帆，但唐帆已伤，显然不足为虑，而这个唐门大少奶奶又是峨眉中人，即使擅用暗器也不会高明到哪里去。此时如果哭道人、曾怒、胡铭三人一齐冲上，定能将他们二人一鼓擒下。而她和唐帆的身上又一定带着解药。

哭道人心意一动。

唐帆这时突然张口，哇哇地吐出了几口鲜血。

这是绝好的机会，哭道人和曾怒为什么不动手？

胡铭想冲上去，抢先动手。

大少奶奶莞尔一笑道：“还是哭道人、曾大侠才智过人。如果你们轻举妄动，五大门派就一定会栽在这里。”

大少奶奶突然没来由地叹了一口气。从身后树林里走出了两个人，一个老汉，一个小儿。这是在关东开酒店的唐家三叔和小儿。

大少奶奶的话意中有无限萧索：“你们把唐帆弄下去，小心一点儿，他受了伤……”

三叔和小儿一语不发，夹着唐帆而去，三个人消失在树林之后。大少奶奶懒懒说道：“放不放人，不放人，我可要走了！”没等哭道人与曾怒搭言，她竟一扭身肢后回转身，要向树林走去。

哭道人和曾怒急了，马上要双双抢出。可眼前一花，有八条身影一闪。团团围住了大少奶奶。这是少林达摩堂的八大长老。从树林后面走出来一个少林僧人，向大少奶奶施礼道：“唐掌门，老衲圆痴这边有礼了。”

变生陡然，让大少奶奶也心惊不已。她颤声而问：“你们想做什么？”

圆澄道：“解药……”

大少奶奶吼道：“我不会给你们解药，除非你们放了九妹……”圆澄回头去扶圆痴，哭道人和曾怒忙制止他。

圆澄一笑道：“不妨事。”

难道圆澄有什么妙法儿，可以救得圆痴大师？

大少奶奶站在围中，脸色阴晴不定。她不敢轻易动手。

圆澄向大少奶奶一揖，双手向前一推道：“原物璧还。”

大少奶奶一惊，但见来物像一口袋，在月夜之中不疾不徐，慢慢平胸飞来，心知不是暗器，就伸手接了下来。这是唐帆身上的药袋。圆澄道：“只用了一粒‘笑人’，原物璧还掌门。”

大少奶奶心中吃惊：“你们把唐帆怎样了？”

圆澄笑道：“少林寺与唐门无怨无仇，老衲自然不便为难唐少侠，只是向他讨了药袋，就放他们自去了。”

大少奶奶冷冷一笑道：“好，好手段。可你们少林寺不放人，必有后患。何必要我饶舌？”

她微微笑着，向树林走去。

少林寺中很是森严。少林寺的后山有少室山，山下有塔林，塔林中是少林诸代前辈长老舍利子存放之处。塔林前面。有一方石崖，崖前有一石洞，洞中只有石桌石床。洞口很窄，只能容一个人回旋曲折走入。洞有罅隙，白日可隙透阳光，这里是僧人思过之处，也是少林寺惩罚犯戒寺僧的地方。

如今，瑛梅和唐琳被关押在这里。她们只能坐在石桌上，或者躺在石床上，不然就

只好站在石壁前。

少林寺待她们也算客气，在石床上为她们铺上很厚很厚的被褥，又天天派一个寺僧前来送水送饭。

唐琳无忧无虑，向瑛梅笑道：“就在这里住也好，咱们也学那个达摩老祖，面对着这堵墙。坐上这么二年来的时光，他就会来接咱们了。”

瑛梅看她笑得红光满面，就问：“他是谁？我认不认得？”

唐琳面色绯红，回身用拳头擂瑛梅：“你坏，坏心思，简直都要坏死了……”

瑛梅笑而不语。

石洞外走进来一个人，是达摩堂的寺僧圆痴。

圆痴施礼道：“老衲特地来向唐女侠道谢的，前几日在入树林之时，是唐女侠呼声示警，才没让老衲和哭道人等一齐毙命。”

唐琳和瑛梅看着圆痴，不讲话。

圆痴道：“五大门派所以要两位在少林寺，是想让梅少爷出来，不过他不是不是肯来少林，那就不一定了。两位且先在这里宽心待几日，需求什么东西，尽管说就是。少林寺一定不会怠慢了二位。”唐琳突然一笑道：“既然你说得这么好听，你就为我拿来一物吧……”

圆痴道：“不知道唐女侠要什么东西？”

唐琳道：“琴。一张琴。”

石洞里有了琴。琴可解语，解人寂寞。

但唐琳不会弹。她放置好琴，把瑛梅扯住，拉她坐在石桌边，抚着她的肩头，柔声道：“那天夜里，在俏梅山庄，你为我抚的琴声，很好听。这石洞里寂寞，你再抚一会儿琴，咱们就会快活了，对不对？”

瑛梅一笑，坐下来。她想不明白该抚一曲什么曲子。沉凝有间，慢理心绪，把手指

抚在弦上。

唐琳一笑，因为她又看见了瑛梅的手，她的左手仍然是无名指与中指夹在一起拨弦。这样弹琴，像缺了一根手指一样，很显得笨拙。

瑛梅抚一曲古诗《赠范晔》：

“折花逢驿使，

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

聊赠一枝春。”

这诗平白但亲切，细细弹来慢慢吟唱，一唱三叹，就让唐琳也明白了这诗中的心意。她心里痴痴迷迷地想：不知梅郎坐在那辆车中，会不会遇上什么意外？但他没被这五大门派人抓住，就是很幸运的事儿了。他过了一天一夜就会醒来，醒来时他会问那个车夫，唐琳去了哪里。其实他用不着问车夫，他自己也猜得到。唐琳一定会代他去赴土塔之约。他会不会担心唐琳的安危？他会不会为她焦急？他一定想早日回来找她吧？可他千万别来，如果他听说了江湖上的传言，说她与瑛梅都被关在少林寺后的少室山，一定会拼死来救她们的。那样他就中了七大门派的计了，他们就是要抓住他，然后再逼问他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下落，他们对他可就不会像对瑛梅对唐琳这么客气了。那时，七大门派人肯定会要他受许许多多的苦楚，他怎么受得了？

唐琳由琴韵而生遐思，不禁想得呆了。

瑛梅知她心思，琴音越来越缠绵舒缓，越来越幽深邈远。她是不是也同唐琳一样，很想念她的兄弟梅英？

忽听得头上有人长叹一声道：“琴是好琴，可惜声音怪了一点儿。”

声音不大，但让瑛梅和唐琳听得清清楚楚。

是谁？

是谁在念叨着瑛梅抚琴的好歹？她们两人互相一视，便知心意。头上有一个洞，本来以为只是用来透气的，谁知那洞中还有人？瑛梅、唐琳一凝身形，身子便先后飘上了头顶石洞。上面的石洞比下面的石洞寒冷。已是秋末冬初之时，冷风嗖嗖，且很有些潮气。在右手拐弯处，慢慢走入去，便见到有一个老僧，坐在一根尖尖石笋上。面前竟摆着一具人骨骷髅。

老僧很瘦，瘦得几乎脱去了人形，宽大的僧袍像披耷在一具没有生气的骨架上，白色的长眉垂耷在两颊，嘴角两腮都诉无尽苦相。这老僧虽知她们上来，却不动不摇，仍坐在那尖尖石笋上，犹如身体已长在那石笋上一般。瑛梅和唐琳刚才听得他轻声说话，就清清楚楚，盖过了琴声和在山洞里缭绕来去的琴韵余音，知他内力了得，所以见他坐在尖尖石笋上，也不以为怪，只是惊异地看着他，不知他是谁。

唐琳道：“你是谁？犯了什么过失？怎么被关在这石洞里了？”老和尚眼不睁头不抬：“我没过失，也有过失，失在心静，在此枯坐。”

唐琳笑了，原来这个老和尚是因为心太静了，就坐在这里。心静有什么不好？心静是佛家禅宗要求人的要义，不心静，就难参悟佛家禅宗的玄机。瑛梅也笑道：“难道心魔不褪就好，难道心中俗念却多也好？”

老僧淡淡道：“你说这话，确实有理。”

唐琳与瑛梅吃惊地看定他，不知他是不是在说笑话。——但看这老僧神态，又不像是在说笑。他为什么坐在这里，面对着一具骷髅？老僧突然朗声说道：“心念生魔，便历百难，历百劫而不堕，是谓大成。两位看老僧面对骷髅，就知老僧正面对魔劫，虽心中嗔念、恶念、毒念，但不堕入恶欲之中，这就看老僧的缘份和修为了。”

瑛梅和唐琳暗吃惊。她们岂不是遇上了活佛么？只有释迦牟尼佛才在众生相之中彻悟，历百劫而修全身。尘俗之世的得道高僧，个个想修成正果，但无一人是历魔劫而不堕，经百难而修身的。这老僧如是历百劫不堕的高僧，一定比达摩始祖更强。

老僧虽然心知她们所思所想，不由一笑：“达摩始祖亦是佛祖，对于后来之有缘之人，我欣悦也未必不是始祖，有佛心，便可为佛。”瑛梅和唐琳暗暗心惊，这老僧定是神人，怎么她们心中一念，他便内心尽知？

老僧道：“刚刚必是这位姑娘抚琴，琴心雅但心机深，琴心闲但心机迫，不知姑娘有什么心事么？”

瑛梅低头沉思不语。唐琳嘴快，说道：“这是我瑛梅姐姐，我和她都是被少林寺拘来的，少林寺和其余六大门派人要找梅公子寻仇，找不到梅公子，却把我和瑛梅姐姐找来了。”

老僧抬头看一看唐琳，唐琳满脸稚笑，一片纯真。此老僧看得心中一叹：这姑娘纯情至极，却偏偏命相极薄。老僧道：“人之生相，大多由心。你这位姑娘心直口快，是一个豪爽之人，老衲喜欢你这性情。”

唐琳见他称赞自己，十分羞涩，低下头去，不再言语。

老僧却看定瑛梅，沉吟有顷，好半天也不移开眼光。

莫非这老僧正如他自己所说，愿尽历世事之劫难，也要过瑛梅这色相宣欲一劫？

瑛梅被他看得神惊肉跳。

老僧却长长一叹道：“你非你，又何必是你？你非他，又何必似他？”说完这两句话，就低下了头，只是双目凝定，去看那一具骷髅了。瑛梅、唐琳见老僧不再言语，就想走开。

这时，石洞外有人朗声而呼道：“祖师在上，有七大门派中人来见！”呼声浑厚宏亮，却又不似在石洞前呼喊，像是在百步之外的坡上用内力一呼。

老僧轻轻说道：“既然是各大门派来人，为什么不入洞来？”

一听说是各大门派人来见，瑛梅与唐琳都吃了一惊，各大门派来人要见这老僧，见她们二人在这里，岂不是会很不方便？但这老僧也格外糊涂，人家要见你，你只那么自

顾自念叨，人家怎么听得见？

但那浑厚之音又传来了：“既然祖师答允见七大门派之人，就请各位进洞去好了。”
嗖嗖风响，像有人在石块之中纵跳。少顷，便有人脚步声传入洞中来。

瑛梅二人想躲回石洞，但老僧叫住了她们：“你们不必下去了，他们来之事，也与你们有关，难道不想听听么？”

瑛梅和唐琳一想，也就明白了，他说与她们有关，一定是事关梅英与阴阳邪神的，她们当然也想听个明白。

就见从石洞边闪出七个人来。依次是：少林达摩堂首座长老圆痴；武当山哭道人；形意门掌门人钟离忌；峨嵋派掌门人善因师太；崆峒派护法胡铭；淮阳门掌门人的大师兄曾怒；天门派新任掌门吴风。

七个人依次而入。都在老僧面前站。他们似乎对老僧十分敬畏。圆痴等见了瑛梅二人也在洞中，就惊异地看看她们，刚想讲话，被老僧抬手止住：“她二人是被我召来的，我想让她们二人与我一起历这劫难，无奈她二人不悟，不愿像我一样，整日面对这骷髅.....”

圆痴大师看着瑛梅二人，脸上神色甚是惊异：“是么？可惜，可惜.....”

瑛梅、唐琳不知圆痴为什么觉得可惜，是因为她们不像这老僧，愿整日面对骷髅么？

哭道人道：“我们七大门派遇上了棘手之事，特来向欣悦祖师请教。”言毕，向老僧恭敬一揖。

奇的是，哭道人讲完这句话，却不再说了，只是抬头看着老僧，其余六人也不言语，不提所要求教之事，只是定定地盯着老僧。

老僧却慢慢闭上了眼睛。

好一会儿，石洞中无一点声响，连众人的呼吸都是轻轻的。

老僧像从梦里醒来，又复慢慢张了双眼。便有了哭道人与老僧一番对话。

“他在哪里？”

“一个洞中。”

“在什么地方？”

“北边。很远。”

“他在做什么？”

老僧一叹：“他在忙碌，在绣花。”

“绣花？”

七大门派人都惊讶地叫了起来。七大门派人在忙忙碌碌，找他杀他。他却躲在北边一个洞里。绣花？！

老僧道：“他是在绣花。他面对着一面很大很大的绸布，在绣花。他很忙，身体不好，咳。有时就停手不停地咳。他用神功绣花，但只能在空中往来引针曳线二十次，就累得停下了……”老僧说得像实有其事，像看见了骷髅架后面石壁深处的魔鬼。

瑛梅的身子在抖，抖得很厉害，像是发病。唐琳只好搂住她。唐琳心中暗道：老僧说的人会不会是梅郎，不是梅郎，瑛梅姐姐一定不会这么烦乱。

哭道人一忖道：“他为什么只能绣二十次？如果他不累，他会绣多少次才停下来？”

“百次以上。”

“那么说，是恶人谷一战使他受伤，至今未好？”

“是。”

“他穿什么衣服？他绣的是什么图画？”

老僧一叹道：“他现在是女人。”

七大门派人一怔，但旋即释然，他是女人有什么奇怪？他现身江湖上就时而是男人时而是女人。

老僧道：“她身穿一件很华贵的袍子，脸上施过粉黛，在拼命绣那一幅画。她很心

急，连停手时也在看那幅绣图。”

哭道人又问：“那是一幅什么图画？”

老僧道：“我不知道，我说不出。”

圆痴大师一揖道：“祖师是不是可告诉我们，那图画是什么样子的？或许这也与七大门派之生死存亡有关……”

老僧一叹道：“也许并无关系。但你们可以见到一幅画。她是用二十四色丝线织就，老僧无法描摹那画的诡异，但可以把画画出来，让你们参详……”

老僧一句话说完，身子便慢慢从那石笋上腾起，在空中停了一瞬，待得身子在空中慢慢转了过去，就侧面对着七大门派中人，而面对瑛梅和唐琳了。

老僧道：“请让开些！”

唐琳扯住瑛梅，想动，但瑛梅不动，老僧双目望定瑛梅，目光精湛，左手袍袖轻轻一拂，空中便扑扑爆出几声轻响来。一阵大力涌至，把唐琳、瑛梅拂至一边。

面前是一堵石壁墙。老僧仍稳稳坐在石笋上。

只见老僧目光精湛，双目凝视石壁，似已从石壁中寻到无限情景。他突然挥手，袍袖褪至臂下，露出一只鸡爪一样干干巴巴的手来。

他的手指动得很慢，似乎在一面描摹一面沉思。

奇的是，距他身体足有三步远处的石壁上，竟扑簌簌往下掉石末末儿，像有人在岩壁上用刀剑凿刻一样。

这老僧能隔空使用这金刚指力？这在武林中千百年来听也没听说过。

众人都凝目注视着这面壁。

墙壁上，老僧用指力刻的划痕极深，很清晰，慢慢显出一幅匪夷所思的图画来。

这是一幅极怪异的图画。

这图画像有一种魔力，让在场的七大门派之人都面面相觑，颇为震惊。许不天画它

做什么？他为什么这样醉心于这幅画？

老僧画完，转身向圆痴大师一笑：“这画却是魔界，老僧空以一具骷髅为定性之本，从今老僧自然彻悟了，骷髅非魔界，这画才是魔界。魔界在南而不在西……”

老僧说毕，双手一推，一阵大力涌去，叭地把那一具骷髅震成粉碎。然后老僧转身面对这一幅画，凝目而视，似要进入到这一幅图画之中去。

七大门派人也都专心看画，瑛梅唐琳也都细心看这图画。这画像有吸力，把人的目光都吸了进去。

众人不由得痴痴看画，忘了身处何境。

唐琳看定这画，渐渐如人入画中。他为什么要画这男人女人的同一躯体？难道他是说男欢女爱，男女欣悦之意么？是说那“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情景么？他是在画她唐琳将来同梅郎在一起那儿女私态么？她同梅英在那一夜，在那客店房里的一夜，如果她不是为了要替他去赴土塔之约，她一定不会舍弃那一次的旖旎情境，她要和他在一起，男贪女爱，度过她一生最最快活的时光。

唐琳看着看着，脸色渐渐潮红，她已经看出那男人就是梅英，而那女人就是她自己。虽然只是勾勾画画几笔画线，但也神奇地描画出了他与她的情景。他和她本来是同一躯体的。她明白这一点，越看越痴迷……

瑛梅看着那画，心中冒出了冷汗。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心中会出汗，只有她自己知道，冷汗不是从皮肤中出，而是从心中冒出来的。她看着唐琳，想扯唐琳走开，但她发现她根本扯不动唐琳，唐琳像是神魂都走进到那画中去了。瑛梅再回头一看，不由得更是吃惊。七大门派中人，虽然一个个不是掌门就是派中高手，但此时一个个如痴如醉，都直盯着壁上这一幅画。有的喘息如牛，脸胀得通红；有的神色恍惚，如梦如幻；还有的口中轻轻呻吟，似在熬受无限痛苦，又像在度过又快活又苦痛的旖旎时光。

这时，只见那目光瞅定图画的老僧一声低吼，这吼不休不止，从他头颅中透出，在

石洞内嗡嗡大响，像狮子吼山，老虎临渊，又像蛟龙出潭，搅漫天碧水。吼声浑厚，像要炸响山洞。

这一吼吼得众人目光离开了那幅画。但仿佛魔心不褪，刚刚吼声止歇，人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去看那画。

老僧看着唐琳道：“客店即是客店，根本不会有温柔。姑娘不点他人穴，他人也必会点姑娘穴。姑娘哪里会有以后那绮丽梦境？”

唐琳心一震。是么？如果她不点梅郎穴，梅郎也会点她穴么？梅郎为什么要点她穴？当然不是想让她去赴土塔之约的了。她心中一阵暗喜，看来老僧能知人心事，这是没一点假的了。她心中很快活，就低头想心事，不再看那画。她在想她的梅英。

老僧心中一叹：众人之中，独她根蒂最浅，本想点悟她一次，怎奈她自己不悟，你又有什么办法？

老僧就又对峨嵋掌门人善因师太道：“善因善因，何必问那因由？每逢一问因由，自己便添忧愁。万事皆无因由，佛界也凭人走。”善因师太一笑，她脸上顿时得彻悟之色，胸怀大喜，忙向老僧一揖道：“多谢祖师指迷！”

老僧道：“错了错了，既有迷，方有一指。你已无迷，又何须指？但问去路，不问因果，岂不更好？”

善因师太本是德高之尼，此时竟然一揖道：“好，好。”转身走出石洞，竟不告而别。

老僧心中一喜，因魔而劫，知悟而返，好一个善因师太！

老僧回头看胡铭道：“魔由心，心生杀机。何必一心只杀阴阳邪神？杀人不如杀己，这道理难道你也不明白么？”

胡铭心中一动，遂不再去看画。怎么说魔由心生？如果阴阳邪神不杀人，七大门派又何必要围他杀他？七大门派不杀阴阳邪神，又怎么会死了一个天苍头陀，一个印正羽，一个不老尼姑？七大门派再无杀机也是枉然，只要阴阳邪神还活着，他决不会只绣

花，不杀人。说这些有什么用处？这老僧人虽然功夫高超，但只呆坐在石洞之内，必然是呆得发傻了，连这江湖上的一点常识也不懂，所以他才讲出杀人不如杀己这样的蠢话。

老僧似看出了他的心事，不再对他言语。

旁边的形意门掌门人钟离忌总想去再看那画。他从那画中似乎看到了他镖局的兴旺，看到了天苍头陀的血仇可报。

老僧一叹道：“钟离掌门错了，镖局的银子不是银子，只是搬来搬去的累赘，身外之物罢了。你何必如此在意？而天苍头陀之死，也确实确实是贪于酒，嗜于杀而致，你又怎么复得此仇？”

钟离忌道：“祖师此言让我惶愧，但形意门中事，不能不管就是了。”

老僧一笑道：“如果无形，钟离掌门可知其意么？”

钟离忌惊道：“不知祖师可否指教我？”

老僧一笑，左手向前一伸，尖尖的像鬼爪一样瘦手做了一势。其实这根本算不得一式，只是伸出了手而已。而且这手伸得不直不弯不曲不劲。

钟离忌看定老僧，似乎也不懂这一式的奥妙。

老僧道：“这是你的龙蛇鹤虎，也是天地之间的一切灵物。有形无意，有意无形，才是形意。”

钟离忌突然双目放光，向上一跳，踊跃而呼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一边惊呼，一边冲向洞外，踊跃而出。

洞中只剩下圆痴、哭道人、曾怒、胡铭、吴风。

吴风看那画看得头昏脑胀，气血翻涌，他只好闭上了眼，不看洞中一切。

老僧此时对他说道：“天门派，既是天门，就该通达。以你之力，不能为你师父报仇，而且你随人前去，又会有不测不祸，你为什么要走？”

吴风道：“为先师报仇，弟子不能不去。”

老僧道：“但恐不能完全。”

吴风不语，但主意坚定。

哭道人道：“祖师之话，让老道也悟到了许多道理。可不知这阴阳邪神在哪里？”

老僧看看他，不再讲话。

曾怒看着老僧，心中恼怒，七大门派联袂而来，只为求他指出阴阳邪神存身之处，谁知被他轻轻三言五语，便说走了两人，钟离忌与善因师太一走，七个人就只剩下了五人，七大门派就只剩下了五大门派，而这峨嵋、形意又都是死了人的两派，不思为本派之人报仇，这让他极为不齿。曾怒决心不再与这两派人相交。

老僧看看曾怒，知其不可劝，所以一句话也没劝他。

哭道人见老僧不答他的话，就又一问：“不知那个俏梅山庄的梅英在哪里？”

这一问让唐琳很是紧张。

但她身边的瑛梅更是紧张，她一心惦记弟弟，不由身子颤抖起来了。

老僧一叹：“何必问我？你们当面见了，也认不出他来。问我又有什么用处？”

哭道人、曾怒、圆痴大师都脸色难看，他们当面被梅英逃脱，实在也难以向人讲这些细节。圆痴大师向祖师合什而揖：“既然如此。弟子就告辞了。”

老僧一叹道：“圆痴圆痴，你何必当什么达摩堂首座？达摩堂的十八把椅子，哪里是首，哪里是末？”

圆痴大师是有道之僧，自然明白老僧是指他们颇多入世，但一想他是达摩堂首座，少林入身江湖，只要有一人，则非他不可。圆痴大师道：“圆痴所坐椅子，既是首座，也是末座，无首无末，只是一座。甚至无座，只是思坐而已。但佛祖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圆痴为少林，入一次地狱何妨？”

老僧笑了：“好，好，看来老僧有后了，如你能平安归来，老僧传你入地狱而返，

一日三入地狱之道，好不好？”

圆痴大喜，跪拜以谢。

第九章 心魔

圆痴带人从石洞中退出。石洞中又复平静，老僧又去注视壁上那图画。这图画在老僧眼里，又胜似那不动骷髅。

两个女人慢慢回复了平静，都吃惊地看着这老僧。老僧也不回头，对这两个女人道：“为什么不回你们的石洞中去？”

两个女人这才想应该下去。

老僧道：“你不要再抚琴了，机心如此深，抚琴必伤人。伤己还可，伤了别人，又有什么好处？”

瑛梅不敢不应，她向老僧跪下，磕头。而后慢慢起身。

老僧一叹：“冲在你磕头这份儿上，老僧再告你几句话。”

瑛梅叉手肃立，静聆教诲。

老僧道：“入魔界易，出魔界难。但愿你知这话之味，体味这‘出’字之意。”

瑛梅一揖而别。

两个人又跃下石洞。

唐琳和瑛梅都坐在石床上，静静思想心事。

为了那梅英，唐琳去赴土塔之约，同五大门派动手。为了那个土塔之约，她与瑛梅一起被抓来少林寺，为了那个土塔之约，她从此就混入了这一场江湖仇杀之中去了。她这算不算也入了魔界？唐琳回头看着瑛梅。

瑛梅泪流满面，哭得极伤心，又像有无限委屈。她怎么能不伤心？为了她那个兄弟梅英，她吃尽了苦头。她又怎么能不委屈？她为了那个兄弟梅英，总是含羞忍垢。

唐琳去抱住她。“别哭，别哭……”

一劝瑛梅，唐琳反而也流出泪来了。

她们不知道自己流了多少泪。也不知道唐琳说了多少宽心话，可瑛梅就是不讲一句话。她哭得很伤心。她头一回让唐琳知道自己也是一个弱女人，一个很弱很弱，比唐琳还要弱的女人。

夜来了，她们互相搂抱着，睡了。

在那个很远很远的关东，已经飘满了白雪。

大地上一片银白，一切都已经洗在这银白的干干净净之中了。

甬道内没有了火把，火把都熄灭了。但从甬道外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很镇定，一步一步走在甬道里。显然他并不熟悉这甬道和密室。

但他不用持火把，目力极强，在这没一点儿光亮的甬道里，走得很自如。他慢慢走至甬道尽头。

石门紧闭。他不去推石门，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外。他在等什么？屋内的许不天听到有人来了。他知道这一回来的不是梅英，不是那个来送饭的小丫头点梅。这个人的功力极深，他站在门外不动，像在等待什么。

许不天马上抓起一面黑色的纱布，把它盖在那面画上。他不想让人看见那一幅画。

他坐在床上，等着。如果是仇人，他们总会走进来；如果是小丫头点梅和梅英，他更不必着急。他脸上的神色漠然。

石门终开了。

许不天的脸上有了惊异之色。这人是用力运行，让石门自行开动的。天下只有两个人可以做到这点，连他许不天自己也不能。他连头也不用回。因为这两个人他此时都

不愿意见。

石洞里闪着灯光，灯闪着蓝莹莹的火苗，像鬼火在洞内闪。进石洞的人也不动。石门在他身后慢慢关了起来。

许不天轻轻吐了几个字：“原来是你……”没有回头。

那人的模样很平常，有四十岁左右的年纪，一身白衣，像个白衣书生，神性十分落寞。他脸上淡淡的，没有一点喜形忧色。他就是那个五月初十在“北方春”酒楼上非要吃一顿饭，非要坐那空桌子，后来同梅英坐一起的白衣书生。

许不天对他显然没一丝好气儿：“你来做什么？”

“我……看看你。”

许不天道：“你又救不了我，何必来看我？”

白衣书生神色闪过一丝凄凉，但那凄伤转眼即逝：“我们从小就是好兄……”他停住了口，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是该说他与许不天从小就是好兄弟，还是说他与许不天从小就是好兄妹？

许不天冷笑笑：“从小就是好兄妹。”

他心一颤，自小时起，他就天天只好等，天亮了就坐在屋子里等，等许不天来，如果许不天来了，身上穿着小花衣服，那她就是他的妹妹了。如果许不天来了，身上穿着素长衣，那他就是他弟弟了。他从小就很痛苦。为了这个，他要钻研遍天下的医书，把他（她）变成一个她（或者他），只要许不天说一句话。

但他成为一个不死神仙了，他已经能练成千百年武林中很少有人练成的“六通”之神，成为天下人人憎恶的阴阳邪神。

他劝不转许不天，但他在恶人谷一战救了许不天。

许不天的声音像是个孩子，在这个人面前，许不天没了一切凶残：“你不是说你再也不会来见我了么？”

白衣书生一叹道：“你不该杀人。”

许不天冷笑：“我没杀人。”

白衣书生道：“你杀了天苍头陀，你杀了不老尼姑，你杀了印正羽。”

许不天道：“你错了，那些人不是我杀的，是梅英杀的。”

白衣书生一叹：“他只是你的一只手。”

许不天无语，他不想和这个白衣书生讲话。

江湖上各大门派的耆宿或许会有人记得他，他是四十年前在江湖突然没了踪迹的天下第一高手许重天，许不天的亲哥哥。他的声音很激动：“不天，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正常人了！”他为什么不激动？六十年前的希望，就可以变成现实，他为什么不激动？

但许不天却恍若无闻。冷冷一笑：“江湖上没了阴阳邪神，岂不是很寂寞？”

许重天语塞。他明白许不天的话，不由得在心中一叹，何止是许不天在杀人，那些各门正派中人也到处杀人，也以杀为乐。

许不天道：“你知道，我在三岁时，就知道了你想让我变成一个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愿望。我那时好想变成一个人。我想变成一个女人，女人可以穿花花绿绿的衣服，女人可以被男人爱，女人也可以给你爱。我所以要做你妹妹。可我等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等不及了，我实在等不及了。”

许重天看着他，心中很是悲哀。

许不天一笑，笑得很凄凉：“晚了，你太晚了。我只能活上两个月了.....”

许重天脸色一变：“胡说？你不是还有两年.....”

许不天惨笑：“我用尽了气力，我想在死前送你一样东西，让你看一看，这样东西你一定喜欢，你会永远记住我的.....”

许重天黯然神伤。他恨自己，他为什么不能在三十年、四十年前就弄懂这一门神通。

他只修习好了上乘武功，却始终没找到这一高深精湛的医术。

许重天脸上有泪，他伤心欲绝。

许不天突然柔声而笑，笑他孱弱：“看你，人家都说你与那个老和尚是当世的两个陆地神仙，是可以与天地同寿的人物了，你为什么还这么看不开？”

许重天看看他。

许不天柔声道：“哥哥，哥哥……我要你……为我梳头……”脸上有了笑意，这笑意让许重天心碎。

回忆是在儿时——

“梳个什么头？”

“女孩子，就梳上一个双环髻。”

“不好不好，双环髻是丫环。”

“我做你的丫环好了。”

“胡扯？那有妹妹给哥哥做丫环的？”

“就做丫环又怎么样？”

“做小姐吧？”

“那好，那就梳一个宫妆头。”

“好，好。‘唐人宫髻三百妆，夜夜常梳夜夜新。清静宫闱送更鼓，不见君王无近幸。’”

“不好，不好，你从什么地方翻来这么一首破诗？”

“唐人写的，我就记下来了。”

“这诗不好，以后别念它了。”

“好。你说不念就不念。”

如今，许重天又给许不天梳头。他如果只有两个月时光，要不要哥哥常在身边？

许不天道：“我不要。你自己做自己的好人去吧，我还是做我的恶人。”

许重天本来是来劝他罢手，不要再杀江湖七大门派中人的，但见他这情状，自然不忍心再说下去。他默默为他梳头，手很熟练。似是常在梦中为他梳头。他把他梳成了一个“她”。

他在心中流泪，泪水一点点往心里流。

许不天却让泪水挂在脸上，“她”很快活，虽然流泪，却真的是很快活。

话题自然要避开那些江湖凶杀。

“你为什么要这么劳损？”

“我只想，我死之后，让一件东西陪着你，让你想起我来，总会想我，时时想我。你想不想我都不行，所以我要送你一件东西。你答应我，别向那边看……”许不天知道，无论他用什么遮盖，许重天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有“天眼通”的本事。

许重天答应，他决不看那东西。

两个人的动作很慢，声音也很低，他们像一对兄妹，很年轻很真情的兄妹，在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讲那些他们都熟悉的事儿，那些他们都熟悉的人。

唐琳睡得很熟。她在做梦，梦见她同梅英在走路，走向一个很深很深的峡谷。峡谷两边都是盛开着的花儿。她笑了，笑得很开心。她不知道这只是一个梦。

一只手隔空点戳，点到了唐琳的昏睡穴。她的梦没了，被人点穴而昏睡的人连做梦的滋味都体味不到了。

瑛梅睁大了眼睛。她听到了一个很低沉的声音：“你上来吧！”她慢慢爬了上去。

她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决定了她不该向上一跃而跃进那个老僧的洞里。她摸索着走。因为白天来过，知道这石洞中的大概情形，所以她慢慢摸到了老僧面前。

老僧几乎没有呼吸。

她明白，像老僧这样的人，会一种类似忍者的龟息术样的法术，又有些像密宗的

“禅通”功夫，极少呼吸，因为呼吸需要费力气，所以他的呼吸几乎体会不到。

洞内漆黑。

老僧道：“我看得见你。”这句话的意思她明白。

老僧又说了一句：“我看得清你。”这一句话她也明白，她脸上在流汗。

老僧道：“你要好自为之。我告诉过你，不要入魔界而不返。入魔界易，返回难。你明白我的话么？”

瑛梅的声音颤抖：“我明白。”

老僧道：“明白就好。你可以从我这石洞中走出去，从这里出去，直奔山下，你可以回去了。”

瑛梅道：“可是唐琳……”

老僧道：“你不必管她，只要你管好你自己就是了。你喜欢她么？”

瑛梅道：“喜欢。”

老僧道：“好。或许你能记住她。你记得住她，你也许就能走出魔界，或许只有她才可以救你……”

瑛梅慢慢走出了山洞，爬下了山岩。

她要下山去，她要去关东，她要回俏梅山庄。

她脚步踉跄，走下少室山。

山上僧众皆已鼾睡，只有她一个像孤鬼荡魂，朝山下行走。

江玉在极慢地喝酒，一边想着那个给他以劝告的奇异的人。为了这个，他回了一次江南，向父亲讲了这件事。他父亲马上一跃而起，双目炯炯有神：“你为什么不哀求他，让他见见你？”

江玉一叹，他当然哀求了，但他是不是心不够诚？

江玉很少见他父亲这样动容，便忙问其故。父亲告诉他——

江湖上，近五十年有人传言，出现了两个千年以来不曾出过的武林奇才，这两个人一个是白衣书生模样，约有四十岁左右年纪，但实在已经有八九十岁或百十来岁了。他落魄潦倒，四外漂泊，没一处固定住所。他可以在大雪天倒在地上十天八日，让人以为是尸倒。他也可以被当成尸倒而被放进棺材里，葬在乱坟岗上。但无论人们拿他怎么样，他终会从地底下钻出来。据说这人有通天彻地之能，有无数武林人想也想不出来的奇绝武技。据说这人与阴阳邪神许不天过往甚密，虽然从没见过他与许不天在一起，但许不天的七种绝技据说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这人在江湖上没什么传人，独往独来。

江玉突然一跃而起：“你说他像个潦倒的读书人？你说他像四五十岁年纪？”

父亲点头。

江玉想起了酒楼上的那个白衣书生。那人坐在梅英的桌子上吃饭喝酒，样子很愚，但再愚的人也决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独自一个人坐在那桌上喝酒的。那人看上去目光呆滞，而且动作迟滞，可他是大智若愚，常人自然无法看出他是江湖上的奇人。江玉悠然神往，他一旦再见到那人，一定求他传自己武功。就是立雪门下，跪拜整日也不能放过时机。

另一个人是谁？

少林寺在百十年前有一个洒扫小和尚，从来不念诵能文，只是扫地，后来这小和尚竟然成为少林寺第一高僧。那是因为他会读“心经”。

“什么叫‘心经’？”

“能嗅，嗅而知经书之味；能察，不翻卷帙而知经书之心；能诵，不动口而心能诵；能记，不经头脑滤清而心就记住了，这是惊人的修为。最后，有一日在少林寺考较两大绝技时，他站了出来……”

“考较什么绝技？”

“一是较武，二是习经。少林寺僧一向以这两大绝技为本寺僧最高能为的测试。

测试之最高者，便成为本代方丈的衣钵继承人，可以有资格成为下一代掌门人。那有名的五祖传六祖衣钵的‘明镜台’故事，便是这考较寺僧读经心得的测试。这一次少林寺测试，忽然从下役的洒扫之僧中站出来了这个和尚。虽然这和尚在寺中已经十几年，但他仍没资格与这些各经堂、各下院的寺僧们比武，而且也从未见他习武。如今他一站出来，就要与达摩堂的首座比试。当下少林寺僧大哗，以为这小和尚真地是疯了……”

江玉听得很入迷。

“……小和尚也不辩言，只是向达摩堂首座一揖道：‘不知师祖少林七十二绝技练了几绝？’那太摩堂首座是个高僧，自然不以他的话为忤，也站起身来答道：‘老衲才疏学浅，只练了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十二项。’小和尚一笑道：‘大师练了十二项，我却练了七十项，是不是我比大师占先了些？’一语出来，便惊四座。寺僧皆大哗，以为这小和尚实在是疯了。那达摩堂首座是七十岁高僧，心中也暗自不信：看他年纪轻轻，又怎么会练成少林七十绝技。少林寺自建寺以来，最高者是唐代弘依方丈，也只练得二十三绝技，就练成了走火入魔的躯体，所以才留下‘读经重，习武轻’之训。这小和尚就是天天不吃不睡，也不会练成这七十绝技啊……当下便站起来，向小和尚一揖道：‘好，达者为师。让我来同你比试比试。’”老和尚第一回用“大般若掌”。大般若掌，是一种很优雅很雍容的掌式。学佛之优雅雍容，这掌法便大变，无杀机几杀气。老和尚一用大般若掌，小和尚就朗声而吟道：“佛说雍容，犹如一指拈花。”随即用掌化指，一指一指点向老和尚穴位让他出掌无功。众寺僧中自然有人识得这是少林绝技之一，佛指拈花二十四指式。果然他练得出神入化，一个小小的寺扫僧，竟然能宝相尊严，俨然一派宗师气度。

老和尚以金刚指力对他，他用大韦陀杵式抵对；

老和尚以罗汉神拳对他，他用大般若掌抵对；

只要老和尚以一种少林绝技出手，他就用一种少林绝技抵敌，转瞬之间他已经用了

三十几种少林绝技。

众寺僧再也无声，人人只是盯着这小和尚的一招一式看，都像看到了鬼。

方丈神色肃然，以为天人，也实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少林寺代代寺僧出能人，但能学少林七十门绝技而又较精者，绝没人可以胜得过这小和尚的。方丈思忖：如果单以大韦陀杵、金刚指力、佛指拈花三项，方丈自可以战胜他，若全寺僧众，由每一僧众出手，或可在一门绝技上胜他，但如他此种广博，恰又每一种练得如此根蒂深厚，却是少林寺旷古未曾有过的奇事。

方丈心中突然一惊，少林寺七十二绝技中有八大秘技，这是少林寺绝少外传之秘，就是本寺弟子也每代只有一两人可练成这八大秘技之一的，不知这小和尚会几种？但他马上又心中一凛：他既说是七十绝技，自然是这八大秘技之中至少也有六大秘技被他练成了！

方丈心中忐忑，于是一声断喝道：“好，达摩堂首座退下！”达摩堂首座施一礼，退下。

方丈问：“少林有八大秘技，你知道是什么？”

小和尚合什答道：“易筋经、千手伽蓝式、观音渡海、十八图、练魔舞、天音通、天眼通，天耳通、天心通。”

众寺僧默然。

方丈心中一沉，看来这小和尚洒扫之际，偷看了藏经阁的秘籍了。少林寺僧，等闲也没人知道这少林八大秘技是什么的，而这小和尚却全知道。方丈心中震惊，口中却不言，又问道：“你八大秘技中都练会了什么？”

小和尚道：“除了天心通与练魔舞外，我都练成了。”

方丈更是惊讶已极，天心通是六通之神，如果能练成天心通，可知人心思，可知世事来去，几可与幽冥闲话，同天人共语，那修身持性就可以说是与陆地神仙相同了，这

当然难练，但那天音通、天眼通、天耳通的本事也是几代寺僧也难练成一人的，他怎么会练成？

方丈又问：“为什么不一并练成练魔舞与天心通？”

小和尚道：“贪心不可全，佛经尚写不全，七十二绝技也不可练全，所以舍却这练魔舞不练，且藏经楼经书上记载，前代共有七个高僧练这‘天魔舞’而成残疾或丢命，所以不练。这天心通是要练的，但要在读过了《十诵律》之后才练。”

方丈一惊道：“为什么要那时才练？”

小和尚惊讶道：“经书上所说的呀，练武必先读经，如不好好读经，溺于武技，人便入沉沦而不复了。”

方丈惊讶莫名。

就让小和尚用一用“天音通”本事测方丈室内法磬音值，小和尚从未去过方丈禅室，自然无谎。方丈让人去用金刚指力在方丈禅室内敲磬，小和尚在外一一唱对如流。

方丈不知对这事说什么好。

又一问小和尚，对佛经更是知之甚稔，很多本经书都可以背得出来。方丈一叹，不再言语。好半天方丈才问话：“本寺出你一个奇才，也算是佛祖恩典，本寺的造化。但你却是违犯了本寺寺规，你偷看了经书，该当何罪？”

寺僧正在惊叹这小和尚的奇才博艺，一听方丈当头一喝，就知道这小和尚是犯了寺规清戒三四条款，他偷看了藏经楼经书，偷习少林寺武功秘技，这罪自然是非同小可了。

小和尚惊慌合什道：“小僧并未偷看藏经楼经书。”

看守藏经楼的老和尚也出列合什道：“藏经楼只是他每日去洒扫一次，时间也不过两刻左右，夜间他宿睡在外，不知他如何得阅藏经楼经书，还望方丈明察。”方丈也吃惊不小，细细盘诘这小和尚，才得知这小和尚有异能，每日只在洒扫时，一心可双鹜，且双眼能隔橱观书，把本来合压得严严的经书——念诵，在内心里滤念一遍经书，也不

需要多少时间。他可以一目透去，看得透书内所记经书文字，更奇的是他能过目成诵，随即不忘，便将白日所记经书回去在心内过诵一遍。他这过诵又无须出声，就有经书行页在心内滚滚而过。所以他记诵得快，只用三五年就把藏经楼内那些佛经武籍都熟读了下来。

方丈当场试他，拿一本经书放在他面前，这是一本方丈室内的经书。藏经楼中十年不藏此书，此经名称《高僧法显传》，又称《别传》。方丈就持这一本《高僧法显传》在手，让小和尚测读。

小和尚面现诧异：“这不是经，是传。”

方丈无语。小和尚又道：“这是西行求法的游记。”

方丈面色沉凝：“何必言书细旨，你只需诵背书中文字来就是了。”小和尚于是侃侃而诵，讲述法显所记印度诸国风土人情，诵来一字不易，一字不漏。方丈哑口无言。当然也就没法儿责罚他，但从此不让他再去洒扫藏经楼。

这小和尚后来就成了在寺中自由游荡的和尚。历代方丈也有人奇他一身本事，曾把他放在达摩堂，放在一些寺中重要之处，想让他清守戒律，为本寺出力，奈他却对清规戒律不十分在意，无好胜之心，无争强之意，就处处显得懒怠闲散。历代方丈又都相喻：勿学欣悦，助长不经苦辛而易得佛旨，不历磨难而习真经的那侥幸之心，对少林寺僧众无益。所以几代方丈下来，寺中许多寺僧反倒很少有知道本寺有这么一个高僧，有这么一个武学奇才，甚至有的寺僧在少林三四十年，却不曾见到过欣悦长老一面呢。

江玉听得也血脉贲张，这小和尚如此奇才，如今已百余年岁了，自然天心通已经练成，如能得遇这高僧，武学修为定可一日千里，进境神速，成为当世第一高手该是容易之事。

听得父亲讲完这白衣书生与少林高僧之事，江玉已然把瑛梅抛至脑后，这两件事，自然该是寻访少林高僧与白衣书生为要，如果能得到他们二人之一为师，江玉此生不

虚。

父亲一叹道：“我让你去北方走动，自然是存此心思，期冀你在中原得遇这二人，谁知你竟当面错过。据传江湖少侠白鹰只是在练剑时得欣悦长老站在一边，以天心通之法助了他一次，白鹰就习得达摩剑法，而且天下很难有其敌手。你如果去求这二人收你为徒，绝不可能，机缘只可遇而不可求。”

江玉沉思冥想，决心再北上一次，去寻求机遇。

瑛梅走至山脚下，天还未亮。

她衣衫不整，披散着头发，人也憔悴，但仍然是丽质美艳，绝世佳人。

她在悔恨，也许真在恨自己像老僧所言，极易地便入了魔道？入魔易，出魔难。如果入而不复出，她将万劫不复么？她将魂魄无依么？她将在阴冥之世受苦么？那样她是不是只好成为一个天天呻吟哀啼的阴冥幽魂？不能这样！她决不这样！她要马上回关东，然后她就可以重新做人。

这时，她面前站了两个人。两个长得很相像的人，是武林新秀丁长山与丁短山。“短山剑长，长山剑短；长剑短剑，贴身近战。一搏心惊，夺魂无算。江湖少侠，联袂少年。”就是说的这丁氏兄弟。两个人见了瑛梅，便都惊住了。他们要到少林寺去，要去救瑛梅。可如今他们见到了瑛梅，这个人一定是瑛梅，别人哪有她这样的美貌？

丁短山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你是瑛梅……女侠？”

丁长山却惊得说不出话来。

男女之防，却在于装束。一装，便不知心，不知意，相互有意或一人有意而不敢言不敢露，便成哑谜一般让人难解难猜，于是有了捶胸的故事有了伤情的故事有了悔恨的故事有了柔肠百转的故事。一束，便显得整齐，整齐便不自然，便饰心，便有了郑重，让人不敢近不敢亲不敢倾吐衷肠。如今瑛梅没了装束，便是清清秀秀女儿态，而且是一

个天姿绝色的女儿态，让这兄弟两人怎么不倾心？

两个人心中都咚咚乱跳。

他们本来是来仗义救人的。但见瑛梅脱困而出，则与瑛梅亲近就再也不会是他们兄弟二人了，他们想到了江玉。一个名门望族的世家子弟，且又面红齿白，一派风流。还有那个笑丐乐平，也比他们二人多一些希望。更有三清观观主冥海，甚至还有一个大辽国的王子，这些人都可能成为这个瑛梅女侠的心上人，独有他们不能。

他们在爱时，又有了恨，一股对那些人的嫉恨！他们凭什么不能得到瑛梅？瑛梅凭什么就非得成为那些人的意中人？

丁长山脸色忽阴忽晴：“你是自己从少林寺逃出来的？”

瑛梅点点头。

丁长山与丁短山向瑛梅身后看看，她身后确实没有人跟着。

丁长山笑道：“短山，我们来扶瑛梅女侠下山，她看来是心力交瘁了。”兄弟俩一齐上前扶持瑛梅。这当然没什么奇怪之处，凡是与瑛梅交往的江湖侠少都愿一近芳泽。丁长山与丁短山身体一近瑛梅，便突然出手，急急点瑛梅身上大穴。

瑛梅被制，倒在了地上。

瑛梅被拖到了草丛之中。

丁长山和丁短山在狞笑。

在“北方春”酒楼之上，他们兄弟二人与梅英之谈让他们的心上蒙了耻辱。他们如果是武技不如人也还罢了，但全然不是这样，梅英是问他们如果瑛梅有意从丁氏兄弟中择偶，他们兄弟会怎样？当时他们弟兄俩相互礼让，被梅英当场责怪、讥嘲，这让他们很是嫉恨不已。

丁长山道：“五月初十，咱们兄弟也去了‘北方春’酒楼。”

丁短山道：“咱也想求你绝世佳人武林女侠瑛梅为妻，可你知不知道梅英是如何对

咱们说的？”

瑛梅摇摇头，她已经知道事情很不妙了，心中掠过一丝寒意。

丁长山道：“他要咱们找一个女人一起去求婚……”

丁短山道：“咱们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你！”兄弟俩一起扑向瑛梅。

瑛梅在草丛里滚，她也嘶声叫喊，但没人听得到她的喊声，没有人可以来救她。

丁长山和丁短山像野兽，两个人把瑛梅扳倒在草丛之中。他们喘息着，像嘶嘶的响蛇。瑛梅的手阳明大肠经脉和足阳明胃经脉中穴道被制，所以只好滚动翻腾，来躲避两个人的纠缠。但她躲不过丁氏兄弟的两双魔爪。她的衣衫被撕开。她在啜泣，知道命将不保。丁氏兄弟很快活，他们边扑向瑛梅，边在吼：“就要娶你，就要娶你……”叭——一道剑光。

丁长山的头飞向了一边，他的无头尸体竟然能挣了起来，向前扑了一扑，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丁短山呆了，他眼叮叮地看着汨汨流血的无头脖腔，心里恐怖，喉咙里呃呃直响。

他面前站着一男人，一个很威严的男人，手提一柄古剑，身体剽悍，屹立如山，他是平阳山三清观观主冥海。

冥海静静地看着他，骂了一句：“畜生！”

大凡做了亏心事之人，时常心思极狭，此时丁短山就不思与冥海动手，而只是左顾右盼，想找一脱身之路。冥海盯着他，让他心里发毛。他突然觉得，在少林寺山下做这种事，实在是在担天大的风险。他突然身子一窜，双剑刺向冥海。

冥海凝步以待，但丁短山身子突然一挫，人又如飞般向后退去，他疾忙转身，身向前扑，如一头鹰隼，要扑向黑暗之中。他一纵再纵，三纵两纵，已离冥海很远了。

这时，三柄剑刺中了他。

冥海走过来，为瑛梅理着头发。他是过来人，所以知道女孩儿的心思，他一句话也

不讲，只是为她梳理乱发，然后解下长衣，为她披上，又扶她上马。

一行人马就向山下疾驰而去。

天大亮之后，他们住进了一家客店。瑛梅被安顿在一间客房里，好好地睡了一觉。

冥海在喝酒，独自坐着喝酒。他在等，在等瑛梅，他办事很细心，掌灯之后，就派几个弟子去瑛梅房前屋后巡视。他明白，因为有梅英，江湖上越来越多的人会对瑛梅不敬。

他是个男人，一个曾经沧海的男人，他知道瑛梅此时醒来的心情，便亲自去街上买了最好的绸衣、粉盒子、钗簪，还有束发的乌丝长带和一些女人用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轻轻放在瑛梅身边，就悄悄退出来了。

他突然想，应该向瑛梅讲话，讲出他心里的话，他独自一个人喝酒的时间也太长了。

掌灯以后，瑛梅醒了，慢慢坐了起来。她仍没忘记她的那一场噩梦。她慢慢看着这间屋子。这儿很生疏。她想起来了，她是同冥海一起来的，三清观观主冥海，他在哪里？她在心里念叨着这个名字时，觉得很生疏。她看见了那些女人衣服，看见了那些女人用物。冥海怎么会知道她的心思？

她这时最恨的就是这些花花俏俏的女人衣服，她也恨这些香气四溢的女人妆具。她为什么要是一个女人？她为什么不是一个男人？她以后在江湖上走动，再也不要做这个瑛梅女侠了，做女侠有什么好？她要做一个男人，打打杀杀，快意恩仇，视一切正派中人如粪土，独往独来，那有多好？

她把那些衣服都抓起来，扔在地上，又跳到了地上，狠命地上去踩那么几脚。

冥海仍在喝酒。自从妻子弃世之后，他就手不离杯。有时候觉得手中的酒杯比女人温柔。但酒杯替代不了女人。他是平阳山三清观观主，自然就无法浪迹而行，无法青楼买笑，教坊调瑟，只好再寻找一个中意女人再娶。

他选中了瑛梅。

他本来以为他机会不大，但这一次他已经认定他十拿九稳。

瑛梅已被他看到了那狼狈相，而一个未婚女孩儿是不能让人看到这些的，只有看到这些的男人成了她的丈夫，她才会喁喁而语，从此与他共此机密，从此得到他的男人的保护，成为他怀中的可人儿。他今晚一定同瑛梅诉说他的心里事。他心中明白，他只有趁此机会，才可能得到她。

瑛梅来了。她敲门，然后像一个女孩儿那样怯怯地问：“我来看你，行么？”

她果然穿上了他为她亲自去购置的衣服。她穿这衣服很漂亮，冥海神色为之一夺。

冥海请她坐下，然后就痴痴地看着她。目光中流现出爱欲。

“你睡得好不好？”

“还好。”瑛梅低下了头。

冥海为她斟了一杯酒：“我只好喝酒，一个人很寂寞，以酒为伴，以酒为妻，消磨这长长的夜了。”

他想他应该向这个女孩子慢慢吐露心事。他曾经在俏梅山庄见到过她，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一次和今天又有许多不同，那一天他同许许多多的江湖侠少一齐去俏梅山庄，像珍珠玉石一起堆在她面前，让她眼花缭乱。如今她只与他静坐闲谈，她会更好地看重他。

瑛梅无语，低头抚酒杯，像有无限羞涩。冥海为这羞涩而快活。如果她只在冥海面前才有这羞涩，那样她就可以成为三清观的女主人了。

冥海一叹道：“可惜，让那个丁短山跑了。我不出半月，一定斩了他的头拿来给你。”

瑛梅低语：“谢谢你。”

冥海大笑：“为什么要谢我，那两个狗东西贼胆包天，竟然敢对你无礼，如果不是我恰恰赶来少林寺救你，你就难免受这贼人的污辱了。”

瑛梅点头不语。

冥海慢慢说道：“瑛梅，今年五月初十，我也应你之邀，在奉天‘北方春’酒楼一试。好在梅英不弃，让我去了俏梅山庄，与你一见，且有了那一次知己谈。我佩服你的为人，能为兄弟而委屈自己，我愿意求你为妻。如今江湖风波又恶，侠少恶人都想欺凌你，正派中人又视你为邪恶，你在江湖上处身极难了。为什么你不嫁与我？如果你嫁与我，便可以与我联袂走江湖，可以助我把三清观整饬壮大，那时三清观势力大壮，使江湖上各大门派再也不能小瞧了。如果你嫁了我，也有了依靠，也不至于总有这些江湖小人再打你的主意.....”

冥海一边讲话，一边走到瑛梅身后，把一只手放在瑛梅肩上。他这样既是显得亲切，又有一点咄咄逼人。

瑛梅的脸上没表情。她曾经在心中对那几个人做过比较了么？她更喜欢的是江南世家公子江玉？还是那个笑丐乐平？还是那个大辽国的王子，还是其他的什么人？如今她是不是该想一想冥海了？一个稳重的且势力不弱的掌门人，冥海也该合她的心意了吧？

冥海举止很大胆，因为他是一个过来人，他知道对女人应该大胆些。女人喜欢男人大胆，虽然不免有一点小小的惊恐不安，但还是愿让男人征服，一旦被征服，那惊恐不安就变成了甜甜的柔顺。

瑛梅不讲话。忽然又抬起了头：“你想在什么时候娶我？”

“今晚，今晚，就是今晚上！”

瑛梅愣了。好一会儿，才轻轻一笑，声音变得很轻很柔：“你了解我多少？”

冥海的目光很热，他盯着瑛梅的身体，他对她已经知道的够多，他比世上其他男人知道得更多。

瑛梅笑了，她明白他不说话的心思是什么。她走过去，突然变得很妖冶，那袅袅的走路姿势让冥海看得呆了。

“你真的那么喜欢我？”

冥海点点头，他觉得这女孩儿不同凡响，她一走近，竟逼得他透不过气来。瑛梅脱下了长衣，只穿一件粉色中衣，慢慢对冥海道：“今天真是好日子，我与你好好喝酒，好不好？”

冥海当然说好。

瑛梅道：“我为我那个弟弟操透了心，但也不是没一丁点儿好处，我向他学了调酒的秘技，那是阴阳邪神许不天的调酒秘技《仪狄醉》，你是不是知道？”

冥海大喜道：“听人说过，他把嗜酒如命的天苍头陀杀了，可天苍头陀跟他学了那调酒之法。你会么？据说可以把极差的劣酒调成世上绝佳的佳酿，这可不容易。”

瑛梅眉飞色舞：“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她喊人拿来各种酒和一坛清凉井水，都放在桌上。

果然，她调得一手好酒。

《仪狄醉》果然名不虚传。

冥海渐渐有些醉了，瑛梅也渐渐放肆，两个人在笑，在饮酒。

瑛梅道：“唱，专唱酒色财气，唱不好的算输。”

冥海道：“你先唱还是我先唱？”

“哪里有女人先的道理？自然是你先。”

“好，我先就我先。”

冥海一饮三杯，又擎一杯酒在手，拍案而歌道：

“酒是友，酒是妻，

西出阳关独思你。

醉叩金阙晓迎日，

无酒依然不成席。”

瑛梅一叹道：“好，好个‘无酒依然不成席’，这‘依然’用得好。”

冥海一笑，一饮而尽，又唱：

“色是刀，刮骨毒，
偏生人人都好赌。
回头一笑百媚生，
三军不发君王哭。”

冥海是江湖人，又粗通文墨，所以唱来也多江湖感慨，又有那一两件前朝典故。这“三军不发君王哭”，是指前朝玄宗皇帝宠一个贵妃杨玉环，被安禄山反上长安，匆匆驾幸川陕避难，车驾至马嵬坡，御林军卒要杀杨贵妃，玄宗皇帝舍不得，又不得不杀的故事。

瑛梅一笑，又为冥海斟满了酒。冥海喝得兴起，又举杯尽饮，再唱：

“财欺心，难躲开，
心羡石崇愿积财。
我有三清仍贪嗔，
点石成金学不来。”

冥海最后一唱是：

“三尺剑，梯云功，
纵横江湖任死生。
一学要离成虎吼，
不杀庆忌气干城。”

唱完大笑。可惜他面对的是个女人，不然江湖豪客会更赞叹他这一唱。

瑛梅笑了，为他斟酒，又为他滴上几滴水。

冥海也斜眼道：“为什么你那杯中不滴水？”

瑛梅媚笑道：“你唱得那么好，自己就得意得要醉了，不滴几滴水怎么行？”

冥海哈哈大笑，又催促瑛梅唱。瑛梅也不羞怯，以手击掌，也唱酒色财气：

“劣酒佳酿本无凭，

几滴清水定输赢。

人知仪狄不知味，

知己千杯心不通。”

瑛梅唱完，对冥海一笑道：“你说这一句好不好？知己千杯心不通……”

冥海笑道：“不好，不好。”他嫌瑛梅这唱文弱了些，不那么豪壮，但一想她是女人，就不该这么计较了。

瑛梅又唱：

“远看近看色似花，

原来男人女人傻。

知心原来不求近，

牵牛织女隔星槎。”

冥海一叹道：“好，这一唱好，男人女人本来相近的。”

瑛梅再唱：

“财是衣裳不易妆，

世上人多爱孔方。

待你井中捞得月，

为人辛苦为人忙。”

又最后唱：

“男人气血女气心，

纵横江湖箫剑吟。

不学韩信学楚五，

垓下唱得血沾襟。”

冥海一击桌案：“好，这一唱最好，有气魄！”他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四目相对，再也无言。

冥海看着瑛梅：“我会待你好，你别怕，我让你今夜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他趑趄起身，去搂瑛梅。但脚步一沉，人就倒在地上。

难道真就喝醉了不成？他觉得鼻口在流涎水，喝到这样子，被瑛梅直盯盯地看着，却是有些丢人。他忙用手去摸鼻子，摸嘴边，却摸来湿湿的鲜血。这是什么？是酒渍？

冥海心头一震，扶桌慢慢坐起来：“你为什么没中毒？”

瑛梅道：“我那酒中少了一样东西。”

“少什么？”

“水，几滴淡淡的水。”

血从冥海鼻口继续流，从嘴角流，从耳眼流，冥海的声音也变得微弱：“你为什么……要杀我？”

“因为你看到了我……”

冥海叹息。他只知道他看了瑛梅的身体，她是女孩儿，就一定要嫁给他。却不知道，她也可以杀了他，杀死了他，这世上就没有看过这女人躯体的男人了。

她慢慢走到了他面前。其实她很惋惜：“如果你不要今夜里娶我，你也不会死。”

冥海的眼里已没有了生气：他喃喃念叨：“女人，女人，三军不发君王哭……”砰然倒地。

第十章 攻寺

唐琳醒来，已是天亮。她睁开了眼睛。没了瑛梅。再细细寻找，仍是不见。

瑛梅去了哪里？她急得呼叫起来：“瑛梅，瑛梅！”

没有应声。

如果有瑛梅，她在这石洞里，两个人闲话着，说着梅英，她没有一点儿寂寞。她不怕拘禁，只要她能想着梅英，能同他的姐姐在一起，有什么比这更好？可瑛梅不见了。

送饭的和尚来了，也吃惊。看他那吃惊的神态，显然并不知道瑛梅不见了，他马上去禀报方丈。

真的只剩下了唐琳。她连饭也吃不下去了。她怎么办？四处看着，突然觉得眼前的石洞很怕人，她一个人呆在这里，肯定会很害怕的。她慢慢走到那洞口处，向上看。她看不见上面洞中的情景，但她很想上去看看那个老和尚还在不在那个洞里面了。别连这老和尚也走了，那时这冷凄凄的少室山洞中可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但她向上面那洞口一看，就像看到了人似的，就像有人在同她在心里对话。对话的是那个老和尚。

“我当然还在。”

“你在那儿干什么？”

“看那张图，看我自己刻在石壁上的那张画。”

“我很害怕。”

“你可以上来，从这洞口爬上来。”

唐琳心中诧异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像一个人乱猜测似地在自己心里听两个人对话。这两个人一个是她自己，而另一个是那个老和尚。奇怪的是，如果是她自己在臆测那对话，心中就会完全知道他要答一句是什么，可她想不出他会说什么。但话一出口，就像在她心里自忖自思的话一样。这让她很惊异。

她慢慢爬了上去。

老僧仍然稳稳地坐在石笋上，看那一幅用金刚指力刻出来的画儿，那目光一会儿痴热，一会儿冷漠，一会儿深情，一会儿安然，就这么千变万化。

她不敢打扰他，只好坐在一边，等他。

就见老僧的目光一闪，向岩洞下看去，渐渐目定神凝，虽双目平视，但也视若无睹，心情淡然。

她知道该向老僧问话了。

“瑛梅……她去哪儿了？”

老僧叹息道：“她魔心不褪，自去做她的事儿去了。”

唐琳突然觉得怅然若失，瑛梅昨日那丧魂失魄的模样，是不是她另有心事？如果她另有心事，她一定会去办的。她是个很有心计的女孩子。可她为什么不辞而别？

老僧道：“你如果害怕，可以上我这石洞来。”

她害怕时，来这石洞就行了么？她为什么不下山去？她根本不需要呆在这里，她可以下山去，她可以去找梅英。

老僧道：“你下不了山，就像她必须下山一样。你下山去也找不到梅英。”

唐琳一怔，她知道这老僧本事极大，他说的话极可能就是事实。但她不下山去，就呆在这山洞之中么？

老僧似已窥知了她的心意，轻轻一叹道：“你不能下山去，少林寺有一场劫难，你也该有一场劫难。”

唐琳大惊。有一场劫难？！

老僧道：“你好好坐在这里，不要想着下山之事，待过了这场劫难，自然可以下山。”

唐琳道：“少林寺这场劫难与我有关么？”

老僧肃然道：“当然。”

唐琳道：“我如果下山去，少林寺这一场劫难是不是可以免去？”

老僧一叹道：“天意如此，又怎么能免？你又怎么下得山去？你如下山去，少林劫难可免，但武林却当有一更大劫难，那时受难的不只是少林了。而且，如果你下山去了，你这一生那快活与幸运会全没了。要是如此，你还要下山去么？”

唐琳默然。她可以受些苦，但要下山去，则一生快活与幸运都没了，她下山去做什么？她为什么要下山？

老僧不再言语，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你一念仁慈，也与我有缘，我可以助你一次，让你日后快活，这当然也是为武林大计，总有一日，你会明白我的话，情可化厌气，情可化怨仇。”

唐琳心中凛然。她知道这老僧的功力莫测高深，如能得这老僧传授，她的功夫自可有极大进境。她向老僧一跪而谢。

老僧道：“你可以站在一边，自求你功力，内功心法依你唐门之法，做上三次。”

唐琳闻命而坐，凝聚心神，自做内功吐纳。

少林寺中僧众这一日早餐之后，便各行其事。

方丈与达摩堂、藏经楼十八长老说禅讲法，五六十弟子站立在一旁听讲。得道高僧于佛经多有独特参悟，这讲法便是向寺众可悟者说禅，启动灵性，参悟佛理玄机。

大殿上香烟缭绕，佛祖前法事庄严。

法事一毕，众长老都放下法器，各去蒲团上坐好，等候方丈讲禅。这说禅之事，一般都由方丈说禅机玄理，然后众长老或盘诘问难，或谈禅设疑，让说禅越讲越深，让佛理越谈越奥妙。

方丈说的是“动”。

“佛祖不动，坐菩提树，悟，方才动。”

圆澄道：“不动时，便静。佛祖之静，却是不静，参悟通佛理，是以有西方诸乐天，

有三十六部，有极乐净土。此静即动。佛祖一动，即是静。心如明镜，了无尘埃，从此脱去尘俗之苦，心静成佛。”

方丈道：“圆澄错了。”

圆澄一揖道：“但求方丈明示。”

方丈道：“佛祖一静，佛成，成八十一难，成肉身之圣。静时无心，无尘，无垢，所以无思，无悔，是以为静。一动，则现佛之光结，有佛之宝相，随后有云七彩，有华盖尊严。”

正说得兴浓之际，忽然身后站立的寺僧倒下了两人。身边的僧众刚要去扶，也一个个随之倒下，都歪倒在大殿地上，口吐白沫不止，白沫凝成气泡，像从牛口鼻之中沁出，一串接一串，人渐渐昏迷，身体佝偻成一团，不再有知觉。

僧众一阵忙乱。

方丈顿一声，如雷霆当头：“咄，动则必乱，何不乱中求静？”

但见能坐都在大殿上席地而坐，无坐者都侧歪倒在地上，脸上神色极是痛苦，心中煎熬，口中吐沫，只是神志比先倒下的那些清醒，双目凝望着方丈和众长老，希望他们能来相救。

达摩堂一长老刚刚要走下蒲团，被方丈当头一喝道：“不动，动即不静，不静则心乱。圆心，安心坐下，屏你内息，护住丹田一口气，再复将毒驱至膈穴，由此逼住，沿手少阴心经脉走极泉、青灵、少海、通里，最后至少府、少冲，由少冲破指而出。如内力可达者，就可将毒逼出。内力稍差些的，可咬破小指逼毒。”

方丈虽当乱却不惊，用内力逼住这毒，还能语气充沛，把这番话以充足内力说出。当下众长老忙神色一肃，都安坐在蒲团之上，知毒隐逼心，当用内力镇住丹田，不让毒性下行。如毒能经足太阳经脉而出，便可“达阴”。依武林人言，毒性三行则人不治：毒性中行至心包络而不返不治；毒性下行至足太阴经脉过太白入地则不治；毒性上行沿

手手阳阴大肠经脉过三里，走曲池，从天门顶泄出则不治。这三者医道称第一为“失心”，失心则为不治之症；第二称“达阴”，“达阴”则可入地与幽冥共语，也为不治之症；第三为“走魂”，丧失了魂魄，更是无药可医了。

方丈一语既出，众寺僧便各自屏息凝神，运功驱毒。

可殿内那些立在众长老身后听法的寺僧，有许多内力极浅，虽听得方丈言语，知道如何驱毒，却身躯早已瘫软，软在地上，伛偻身子，毒已发作，口吐白沫，渐渐人事不省，终于一一倒毙，再无声息。

殿中除十八长老之外，只有方丈一人能稳稳坐得住。

这时，便听得大殿门外有人在咯咯冷笑，这笑声分明是女人发出。眼前出现了一群人，什么模样的都有，癞子，书生，黑衣冷面的年轻剑客，手持一柄布伞的阴沉商人，都簇拥着一个美艳无比的少年妇人，慢慢走进大殿来。

这些人根本无视那些倒地的和尚，用脚随意踢去那些磬儿、钹儿等法器，缓缓走到了方丈面前。

方丈稳稳而坐：“唐家堡人？”

这俏丽女人嘻嘻一笑道：“不错。”

方丈道：“唐家堡人杀心动，岂不闻静比动好？何必如此狠辣？”

女人笑道：“你夺我九妹，伤我唐帆，我只杀你几个和尚，又有什么了不起？”

原来唐家大少奶奶上次失手归去，一直耿耿于怀。她恨少林，恨五大门派中人竟然一点不念唐门援手之德，反而夺去九妹，杀伤唐帆，让她这个掌门人当场受辱。她向老太太一诉冤屈，并说唐琳被少林寺押入少室山中一石洞，百般受苦，惹得老太太也杀心顿生，让她命唐门人倾巢而出，来狠杀少林寺的威风。

唐家大少奶奶虽说表面脾气暴躁，其实却极心细。她知道少林寺是武林巨擘，不可力敌，就先派唐门三两高手，选那不显蜀中口音的，扮做樵夫菜农，在少林寺山下兜搭

等候，终于被那香积厨的和尚找到，买到了柴，又买了他菜，要他俩挑入寺中去。这二人在香积厨中放下柴菜，乘香积厨中人不备，把毒下在洗米洗菜的水中。这才一举成功，毒倒了少林寺阖寺之人，唐家大少奶奶才带着唐门的人上得山来，直闯大殿。方丈风见这唐家大少奶奶进来，便知这与七大门派联手囚唐琳找梅英，求索阴阳邪神那一事有关。方丈心中一叹，知这场劫难自是不免。昨日才听得去少室山送饭的和尚报说瑛梅自逃下山去了，刚想对圆澄等人言及此事，想把唐琳也放下山去，任她自去，谁知尚未言及此事，便有了这唐门逼山之举。这也是少林该当之厄。方丈暗自一叹，问道：“唐门威风，少林自不该小觑。但掌门人此番前来，伤我寺中众僧性命，便是犯下罪孽了。”

唐家大少奶奶道：“劝你不听，自受其苦。少林有什么修为，竟然动不动就抓上几个人，囚系少室山？说是让人家悔过，其实是想杀人。烦恼皆因强出头，方丈，你是不是该把我家九妹放了？”

方丈一叹道：“唐琳自在后山，在思过崖洞下，依老僧看来，她不但不曾受过折磨，而且正有了唐门之人从来也不曾有过的奇遇呢。”

唐家大少奶奶自然不听他这说，冷冷一喝道：“放了她！”

方丈道：“好，一会儿老僧自同你一去，要她下山。”

大少奶奶道：“好，达摩堂的九位长老都在这里了。”她剑眉紧蹙，对圆痴道：“大师打伤唐帆，是不是还记得？”

圆痴慢慢起身，对唐家大少奶奶合什道：“阿弥陀佛，老僧记得。”

大少奶奶冷笑道：“记得就好。”她回过头去，对后面的一群人道：“唐帆是断了三根肋骨的，谁的手轻些，不多不少，也整整打折他三根肋骨才好？”

唐门人中走出一个很壮很壮的汉子。这汉子满脸横肉，一身虬肉突出，看得出是练外门功夫的高手。他凝神用力，朝圆痴打去一拳。圆痴单掌而揖：“阿弥陀佛……”心内自生内力，这一拳便只打得圆痴退了两步。

方丈沉声道：“圆痴圆痴，佛祖之心，原也说静，静则法华，静则宝相，你何必要动！何必要争一口气之强？”

圆痴合什，而现喜色道：“方丈慈谕，圆痴拜受了。”

这大汉一拳没打断圆痴的肋骨，脸色便有些不大好看，他脸上更现残忍之色，重重出拳打去。这一拳却不同于第一拳，没一点儿存轻之心，只有重伤之意。

圆痴砰地被打倒在地。他吐了一口血，站了起来。

圆痴嘴角流血，慢慢又向那大汉走去。

那大汉被他这镇定吓住了，意然出话结巴：“你.....你想干什么？”

圆痴虽嘴角流血，仍口诵佛号道：“阿弥陀佛，劳你出一拳，老僧就有三根断肋骨了。”

那大汉又惊又惧，慌忙再出一拳。这一拳更重，把圆痴大师打倒在地，好久不曾起身。方丈此时沉凝有声，慢慢说道：“佛之心呈，静为宝相，为众生碌碌无为而现身，示人以庄严宝相，知佛之雍容，佛之心慈。动则为仁慈，变天下苍生，佛为众生，可割肉饲鹰。佛为众生，可舍己为人。佛之动，是心动，是意动，得佛心旨者，是为彻悟。”

圆痴和尚此时竟慢慢坐起来，蹒跚而行，坐到他那蒲团上去，嗒然垂首，状似入定。

大少奶奶觉得很威风，但又有些意犹未尽。

身边就有唐松悄悄说道：“大少奶奶，不如就在这大殿上把这些老和尚一一结果了，让他们少林寺从此一蹶不振，这岂不是一个大天的机会？”

大少奶奶心中一动，觉得唐松说得也颇有道理。机会确实难得。她心头恶念屡生，一个念头赶着一个念头，她明白，只要她一声令下，大殿内这些少林高僧都会死于非命。再说，这一次她毒死了少林寺这么多寺僧，少林寺日后岂能同唐门轻易罢休？此时不杀，更待何时？

她的脸上渐渐升起了杀气，她的脸阴晴不定。

方丈知她此时心意，也知少林寺一劫在此难逃。

圆痴突然道：“方丈，为什么不去求祖师欣悦长老？”

方丈心一动。只有方丈知道，前几代方丈曾同欣悦相约，不让他与闻寺内事务，所以他只好在少室山石洞内修持。历代方丈皆知欣悦，但都不愿让他与闻寺务，怕他那神通使少林寺僧堕入魔劫而不可复返。

方丈犹在沉吟。

圆痴一叹道：“毁寺之举，就在眼前。方丈犹豫，岂误了少林大事？”

方丈一叹道：“好，我自去与欣悦长老通话。”大少奶奶见圆痴大师与方丈一问一答，知其尚有援兵。后援者是谁？她心中存疑，如少林有援，毁寺不成，反被人耻笑，那不是失误之举么？所以她在等。方丈说他要与那个欣悦长老对话，她就看着方丈，看他如何去请援手。奇怪的是，只见方丈瞑目不视，双手合什，似向人揖，却身体一动也未动，根本未从他那座位上坐起来。

方丈此时正在心中同欣悦长老对话。

“少林灾劫，是不是可以弭止？”

欣悦长老的话在方丈心里响：“当然可以弭止。”

“要不要让唐琳走出？”

“唐琳一出，武林劫难更大。此次少林当劫，为的是消日后之劫。唐琳不出石洞，日后武林之劫就可以消止。”

“可唐门要灭少林，这是不是不可免？”

“可免。我当自来。”

方丈倏忽一啸，双目圆睁，望定唐家掌门大少奶奶，缓缓说道：“少林此难，虽不可免，但我也望掌门人知机而退，不然唐门也必受折辱。”

大少奶奶好一会儿等待，见方丈并未起身，足见他们少林寺已无后援可倚。既无后

援，又何必虚张声势？只须向唐门掌门人哀恳告饶就是了，也比这样虚作声势的好。她心中一恼，顿恶从中来。她主意已定。却“嗤”一笑道：“你们为什么不走上去，把咱们的暗器道与方丈与十八长老一人一枚，让他们尝尝味道？如果他们能把这暗器吃掉，我唐门自然不再干扰少林，只带九妹回蜀中去就是了。”

有一个大汉问道：“不知掌门人的意思，是要他们真用嘴吃暗器么？”

这大汉愚蠢，就问了这一句。

大少奶奶本意是要众人用暗器一顿打杀，让少林寺十八长老中毒而死，便经这大汉一言，就又心生奇想：“何不让他们就吞此暗器，那样人就死得更快些？”于是吃吃娇笑道：“为什么不是真的吞吃？如果十八长老和方丈把这十九粒暗器吃下去，人还安然无事的话，我就可以给出解药，救这全寺人性命。”

她很得意，为自己这极快活的杀人方法而快意。

这时，她身后突然有人低声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这诵佛之声就在她身边，这声音也让她身后这些唐门人听来以为这诵佛之声就在自己身边。唐门人都不由得一愣。

但见一个老和尚，由大殿门外走来。

奇怪的是，这老和尚迈步无声，看去无声，那一声声迈步恰恰都响在人们的心里。又怪的是，这响声比人心跳慢，人的心跳声却渐渐去赶这脚步，使唐门的人如窒息在水中，脸憋得通红，像在水中不能透气，只等他脚步一落，心才怦地一跳。偏这老和尚又人老脚慢，一点点抬脚，一点点落步，好半天才走得一步。

他走至唐门众人面前，那脚步声才与众人心律声一齐响在唐门人心里。他站在唐门大少奶奶面前，稳稳地立定，看着她，问道：“掌门人刚才那句话可是当真？”

大少奶奶心恨这个干枯老头，恨之入骨。

刚刚是这老头儿作怪，他一走来，让人心头极憋屈，好难受。现在看来，那也不过

是一时的邪法怪术而已。他站在众人面前，这邪术就不灵了，或许是众人气盛的缘故吧？

这老头长眉垂拖，一脸苦相。他就是方丈要找的那个什么祖师么？想必他有些道行？可听他一语，便觉他心思愚钝。如果他是世外高人，受得一枚两枚暗器也说不定，但竟能把唐门暗器吃下去吗？那武林第一高手许不天，也只是受了唐老子一枚暗器，就伤重不治，何况你这个糟老头子？

她于是笑盈盈道：“好，老人家如能吃我唐门十九枚暗器我自会放下解药，带九妹归蜀中。”

老僧淡淡一笑道：“好，好，但愿你不后悔。”

老僧道：“拿暗器来！”

唐门大少奶奶向身后人一示眼色，众人就——把暗器拿出，看定老僧。老僧回头看了一眼大殿，见那些倒地昏迷的少林寺僧，不由得眼中又现怜悯之色，说道：“劫难，劫难，不劫不难，不劫无难。好在你们都有一劫，欣悦没这福份，至今不受一劫……”

他那神态甚是郑重，但那话语又很是糊涂，难道无劫无难却又不好么？

他肩瘦如枯藤，指削如的鬼爪，人却平平向上一浮，像有大力从身下托他，然后在空中慢慢曲膝，落坐在地上。“好，拿来，拿来！”这神态，不像是一个有道高僧，而只是狂狂痴痴的狂僧。

他闭上了双眼，凝神坐在地上。

大少奶奶突然一笑，十九枚暗器一齐向他飞去！都打向他的身上！众长老寺僧都吃了一惊。但见暗器都要打在他身上时，他突然轻轻吁了一口气，身子向下缩了缩，人就像短了一些。

但这不能阻止暗器，他糊涂了么？

可在他长长吁了一口气时令人大吃一惊，十九枚暗器像听得了一声号令，回头的回头，拐弯的拐弯，都扑扑扑扎入老僧面前的地上。十九枚暗器在老僧面前排成一排。

老僧看着这些暗器，突然一笑：“我来吃这些破铜烂铁，让大殿上的佛祖见笑了！”笑毕，就用那鬼爪一样的细长手指去抓暗器。他最先抓起的是一枚铁莲子。这是唐门第一代高手的暗器。

这本是戏谑深情之意，意思取自那首很有名的汉乐府诗句《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莲”是古人用诗的小心眼儿，取它的谐音“怜”，意思是爱怜之意，不说出来，却说爱莲。于是唐家前辈就做了这么一粒铁莲子，赠与他的心上人。谁知他的心上人最后却用这做了杀人的第一枚暗器。

老僧抓起了这枚铁莲子，在细细端详。

这已经成为唐门最差的一种暗器，它淬上毒后，保是有一层斑驳黯色，显见它所淬的毒也不是什么上品，只是那些提出好毒性药品之后的渣滓而已。这当是十九个人中功夫最差之人，在唐门地位较低之人所用的暗器。

老僧一叹道：“唐门始祖，用这铁莲子赠与情人，也不曾用它淬毒，怎么唐门之人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竟以这莲子为食。不是吞吃，而是生生嚼碎。唐门人自大少奶奶以下，人人都听得这老僧咯咯咀嚼之声。须臾，一枚铁莲子便吃入肚里去。然后，老僧又拿起一枚铁蒺藜，把它也嚼碎吃掉。随后老和尚越吃越快，越吃越有力气，竟然吃得来了精神劲儿，吃得很有生气了。

唐门之人都像被钉在了地上。

最后只剩下了三枚铁相思刺。

老僧一叹道：“相思入骨，便成沉疴，为什么叫个铁相思刺，铁相思已甚，又何必耍刺，相思刻骨，又何必铁？”他连连摇头。

大少奶奶几乎惊得站不住了。但她还寄希望于这三枚铁相思刺，因为这三枚铁相思

刺是唐云、唐亭和唐松的暗器。

这三枚铁相思刺都像涂了一层油一样，成亮绿色。这是用最好的药淬出的毒器。如果这一枚暗器打在江湖任何一个高手身上，他也活不过一个时辰去，连许不天都无法驱除这暗器之毒。这老和尚要吞吃三枚暗器，连方丈和殿上的十八长老都又惊又惧地看着。

唐琳心中正受熬煎。

老僧突然在石笋上睁开眼，向她一笑：“少林寺的劫难来了。”然后，他就闭目不语，也不再看岩洞那壁上之画。

闭目了许久，老僧忽然道：“方丈召我，去为少林寺这一劫难出力。你如相信我的话，一会儿不管有什么人来唤你，你都不要出洞，待他们入洞来时，我就可以回来了。你要切记。如果你忘了我的话，你自己要入魔劫而不返，你心上的那个人也要从此堕入魔劫。”

唐琳心中惊悚，只是不停地点头。

一眨眼，老僧人就不见了。她甚至都没听到老僧走出去时那一瞬间的风声。他是怎么走出去的？

她坐在石洞里，闭上眼，不敢看那幅画。她一看那幅画，就心生邪念，就欲望顿生，百抑而不能禁。

她只好低头瞑目，细细念诵一些内功心法。

少林寺的劫难，为什么也是她的劫难，又有谁可以来劝她，要她走出这石洞？会是梅英么？要是梅英来喊她，她怎么能忍心不答应他，怎么能忍心不跟他走出石洞？她不跟梅英走出石洞，他还会喜欢她么？

她心中思绪千重，不能平静。

这时，她听见了前面石洞下岩壁那儿有人纵跳而来，转眼就来到这石洞门口。

那人是谁？决不会是老僧，老僧如归，一定会像他去时那样毫无声息。那人也不会是少林寺的送饭和尚，这时虽没人来送午饭，但送饭和尚来时，都是从石洞中一点点走进的，决不会从岩壁前纵跳而至。

这人是不是梅英？

是梅郎？！

他终于来找她了，他一定会来找她的。她心里很不平静，她在用心听着。

“九妹！九妹！”那人在呼喊，喊声很微弱。

唐琳不知她该怎么办。她要不要答应他？如果她不答应他，就可能让梅郎失望而返。她如果答应他，会不会有那老僧所说的劫难落在她与梅郎头上？

她不敢答应，只是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喊召梅郎。她用双齿咬住舌尖，忍住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来。

她恨不能马上哭出来。

老僧把这三枚铁相思刺放在掌心玩弄。

这是唐门让天下武林人夜不能寐的暗器铁相思刺。唐门人要用它时，也得戴上鹿皮手套。据说，从唐老爷子上一代，在唐门就不许女人用这种暗器，因为唐老爷子的祖人认为，这有违天和，女人用它，有伤子孙后代的养育繁衍。

可就是这名震天下的暗器竟被这老僧用一双瘦如鬼爪的枯爪子抓来抓去。他又是用手抓，又是放在鼻子边上嗅，像是颇为犹豫，又像是在琢磨这东西究竟有什么厉害之处，世人竟总是谈之色变。

唐门大少奶奶终于忍耐不住了：“老和尚是不是怕了？这可是唐门最厉害的暗器……”她说话时声音颤颤，她也不知道老僧会如何做，她怕老僧吞吃这铁相思刺，又怕老僧不敢吞吃。

她心中一颤，就是老僧吞吃了这枚铁相思刺死了，她也不再向少林寺下手了，只带唐琳下山去就是了。这老僧一身本事，神奇得让人难以相信。

老僧看看她，似是知道她的心思，说道：“一念之慈，是可活人，济世。但愿掌门人时时以世事为念才好。”

老僧把一枚铁相思刺牢牢握在左手手心里，慢慢握拢了他的枯手。没听到一丁点儿声响。但他一张开手，那一枚铁相思刺已成一撮粉末儿。老僧把这些粉末儿倒入口中，吞咽服下。然后他又说道：“还是生生吞吃的好，让你无形，就显得佛心有形了，让你有形，佛心才大，才无形。”言罢，老僧竟然张口把另两枚铁相思刺放入口中，咯咯响着，把它咬碎，吃下了肚去。

唐门人不知是不是在梦里，不知是不是该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不是该相信自己的心还在跳，他们都痴痴地呆立在原地不动。

老僧迤迤然起立，走向唐门掌门人大少奶奶，说道：“掌门人是不是该把解药交与老衲，去救一寺僧众的性命？”

大少奶奶脸色苍白，她不知不觉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口袋，递与老僧。

老僧看看圆澄，说道：“你去把此药放入井中，让所有人都去弄水，全寺僧众喝此水，喝后吐尽污垢，自然可以解毒。”

圆澄已然解毒大半，就接药如飞而去。

老僧对圆痴道：“佛祖饲鹰，割肉喂鹰时，是不是很疼？”

圆痴道：“当然很疼，疼才是佛心。”

老僧一笑道：“痴，痴，佛心怎么疼，疼又怎么割肉，佛之宝相，勿疼，方现。你以为佛是大汗淋漓，十分苦痛，才去喂鹰么？你错了，错了！”

圆痴脸上忽现惊喜，向老僧一揖道：“多谢祖师教我，果然佛心不疼了。”

圆痴的苍白脸上竟现笑意，脸上那汗水也没了，转身健步，如飞去找圆澄，弄水救

人去了。

唐家大少奶奶刚才还气盛非常，以为此一番来少林，至少可以让少林一败涂地。没想到半途上杀出这一个老僧来，他那一身出神入化地本事让江湖上的人根本就想也不敢去想。有他那一身本事，唐门的毒又有什么用？如此之人活在世上，简直就没任何方法可以杀死他。唐家大少奶奶竟然痴痴立在大殿上，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圆澄、圆痴及少林寺达摩堂、藏经楼几位长老以两手拎桶，如飞来去，一路救人，须臾便救得一些武僧寺众，这些人解毒后，又飞快去担水救人，忙个不停。

老僧似对唐门之人不再愿意看一眼，只是看着殿内那些口吐白沫，已然死去的僧众一叹。

方丈道：“少林有此厄，我有罪愆，难对先辈高僧了。”

老僧道：“你为方丈，自然明白这一动一静之旨。如今少林一动，便有江湖之一静；如今少林一动，又有少林多年之静可待，有什么不好？”

方丈肃然道：“祖师所言极是。”

人来人去，忙碌坏了少林寺僧众。

众僧呕吐一地，使大殿变成污秽之地。僧众忙去洒扫。

老僧对唐门之人说道：“大殿污秽，实在不算污秽，因为寺中僧众心中无秽。大殿污秽，实在是因为你们污秽。为什么不随老僧走开，去到后山？不然在这大殿久留，佛心生嗔，对唐门也没什么好处。”唐家大少奶奶道：“唐琳在哪里？”

老僧合什一揖道：“请唐门掌门人随我来！”

唐琳心乱如麻。她已经听到了那个人的叫喊，那个人情急狂奔，在山洞前的岩坡上奔纵往返，一边奔跑一边呼喊：“九妹！九妹！”

他不是梅郎，又会是谁？他有时就在她石洞前奔过去，她几乎可以听得见他的喘息之声。

她怎么办？她要不要回答他。她就是有劫难又会怎么样？她至多只是要再受一些苦就是了。她不想害人，又怎么会害死梅郎？她不想害人，别人就是害死了她，又有什么了不起？

她心潮翻涌，终于忍受不住了，厉声高呼：“梅郎，梅郎！”那人的奔跑停住了，显然是已经听到了她的回声。他在寻找洞口，他一定会马上就找到洞口的。

梅郎马上就会来了，他是不是玉颜依旧，可他看到的九妹唐琳却是憔悴消瘦了。

洞口传来了男人的脚步声。唐琳急切地冲向洞口。

“是你么，梅郎？”

不是梅英，是一个身穿一身黑的年轻人，唐黑。

唐黑看着她，脸上并没有喜色。他心里其实很是快活，但他的脸上没有一丝喜色：

“九妹，我终于找到你了。”

唐琳竟无话可说。

她被五大门派人擒获，一直到带至这少林寺后山岩洞，其间曲曲折折，也有许多变故。自从那一夜瑛梅下山，她就觉得孤单、凄凉，时常在心中惧怕。夜里，她常常爬至老僧那洞里去，坐在墙角无声无语，细看着那个一天至夜从不动一动的活死人——那个人永远像石块一样坐在石笋上。

她有时便害怕了，想起了那幅在暗中墙壁上的画，看到了另一边墙壁下熠熠闪光的磷火，那是一具骷髅骨在闪光。她吓得爬下去，可爬下去一想到自己竟一个人在这底下石洞里，不如上面还有一个老僧在，好歹他总是在喘息，就又匆匆爬了上来。

有时，一夜这样折腾三两次。

她好像受尽了委屈。她不该向人诉说么？她不该向唐门的人诉说么？她见到了唐黑，这是唐门中她比较愿意见到的人之一，除了老太太，就数这个唐黑对她好了。她一时倒无话可说，只是呆呆地想：是唐黑，为什么不是梅英？是唐黑，为什么不是梅郎？

唐黑道：“你穴道受制了么？中毒了？受没受伤？”

唐琳摇摇头。

唐黑看看她，又向石洞内看一看。她没看到那一幅图画，他也没看到那一具骷髅。

他要带唐琳回家。

唐琳不走。

她问：“少林寺有了什么劫难？”

唐黑一叹，不讲话，唐琳执拗地等他。

唐黑只好讲实话，告诉她，唐家人在少林寺井水中下了毒，少林寺全寺人中毒，大少奶奶率唐门人都来少林，这次弄不好少林会受大劫难。

唐琳心中一动，想起老僧的吩咐，稳稳地坐下来，不走了，为了梅郎，也为了她自己，她不走了。

唐黑冷冷问道：“你不走么？”

她点点头，她知道她不是唐黑的对手，唐黑完全可以把她制住，带她下山。她看着唐黑道：“你可以把我抓下山去，但我不走。如果你强迫我，我只有一死。你不会总封住我的穴道的。”

唐黑的脸阴沉着：“你一定要回去，老太太很着急。大少奶奶下了令，我必须把你带回去。”

“你可以说你没看到我。”

“我已经看到你了。”

“你没看见。”

唐黑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决心要九妹下山，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盯着唐琳。

唐琳心里很紧张，她知道她再说什么也是白说，唐黑的手放在腰侧，他要向唐琳出手了！

唐黑是唐门的第一高手。

唐琳的心扑扑激跳。是不是已经难逃厄运？她是不是只好下山，让她自己和梅郎都没了那最好的机会？她是不是只好被唐黑拿了，像擒一只鸡一样拎回四川。老僧说过，她如果下山去了，她的命运同她所爱那人的命运都会很惨。

她没有办法，只能想方设法躲过唐黑这一击。

可她又很无望，唐门之中，没一个人可躲过唐黑这一击，连老太太也不能。

时间慢慢在消逝。

唐黑为什么双手仍放在腰侧？他为什么还不出手？她等得时间太长了，长得让她也受不住。她看唐黑，唐黑呆呆地看她，眼也不眨一眨。

唐黑怎么了？

唐琳突然看到了倒在地上的那凌乱骷髅骨架。

她突然明白了：唐黑看见了画，唐黑看见了那幅老僧画的壁上的画。

他眼也不眨，是为了看那画！

唐琳想，她这时应该悄悄地逃走，应该逃到下面那个石洞中去。她慢慢旁边闪身，身子闪开了，那画就完完全全在唐黑面前了。唐黑的目光被那画吸去了，呼吸越来越急促。

唐琳慢慢向洞口爬去，一直爬到下面那洞里，轻轻躺倒在石床上。她在等，只要等老僧回来，她相信老僧一定会有办法。

冬日的少室山很是凄凉，漫山坡都荒秃，没一点儿生气，有些树木，却也被凛冽寒风撕去了外衣，在冬日里瑟瑟而抖。

沿斜坡向上走，坡路不好走。

但老僧在前走，只是大袖飘飘，不像脚下行走，只是人像飘羽一样在地皮上飞。唐家掌门大少奶奶系出自峨嵋正派，轻功内力都极佳，用力追赶，也只能落在老僧后面，

不远不近，不即不离地随行。唐家的人拉成了行，只有几个人紧紧跟着掌门人。

唐云道：“这老僧是不是想诱我们离开少林寺？”

大少奶奶摇摇头，她认为像老僧这功力，大可不必对唐门人这样做。他如果有歹意，在大殿中就可以动手，让唐家所来之人尽数被擒，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说要还人，去找唐琳，也许不会有假。

转过山脚，众人便来到了石洞前。

老僧回头，向大少奶奶等人招呼道：“唐琳当在这石洞里，还有一年轻人，正站在石洞里看壁上之画。这人神情冷漠，功夫不弱，身揣的暗器与你们一样，是你们唐门的人吧？”

大少奶奶一愣，以为是唐黑误陷入洞中什么陷阱，就淡淡问道：“他穿什么衣服？”

老僧道：“一身黑衣。”

大少奶奶一惊：是唐黑！

他为什么不走出来？说是洞中看画？什么画，使唐黑能忘了救唐琳这大事？

大少奶奶一笑道：“如此就劳烦大师，把唐琳与唐黑交出来，我们就不入洞去了。”

老僧一笑，心里早明白她的心思。

“洞内没什么陷阱，掌门为什么不进来自问一问唐琳姑娘？”

唐门大少奶奶见老僧道出没什么陷阱，心里暗暗好笑：“这不是贼喊捉贼的伎俩么？这一点小小神通也用来对付唐门掌门人，可真是让人笑他没见识了。”当下也不说破，只是冷冷一笑：“少林后山，本是少林重地，我们也不便乱闯，何况此洞又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唐门人冲了进去，定是多有不方便之处。我们就不进洞去了，劳烦大师进去，唤唐琳唐黑出来跟我们走吧。”

老僧知道再也说服不了她，就站在门口，默默低头，像口中喃喃念诵着什么。

洞中，躲在石床上的唐琳在心里有了与老僧的对话。

“你为什么不走出来，我已经站在洞口了。”

“我听你吩咐，要我不走出洞口。”

“你们唐门掌门人来了，她要带你回唐门。”

“我回唐门，可以见到他么？可以免去劫难么？”

“不能，你只有留在我这里，学一些在唐门和江湖各大门派学不到的绝艺，你才可以再见到他时，救他，也救你自己。”

“你.....知道我说的他.....是谁？”

“梅英。”

“我会救他？他需要我去救他？”

“除了你，没人可以救他。”

“那好，我留下。”

“你要走出洞来，向你的掌门人说个明白。”

唐琳缓缓爬上石洞。她看见了唐黑。

唐黑的样子很可怕，发髻散了，披散了一头乱发，目光呆滞，看着墙上的画，眼睛望得发红，口里在念叨：“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

唐黑的手里抓满了暗器：铁相思刺、透骨钉、铁蒺藜、铁莲子、眉心针，把这些暗器在手里摆来弄去，眼睛去是呆呆地看着壁上的画，口里不停地念吧：“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

唐琳仍怕被他发觉，从他身后一点点挤过，走出洞外。她看见了唐门的人。这都是她从小就熟悉的亲人。

那个神情落寞，穿一件破袍子的是唐云，老太太说他永远穿不出一件好袍子来。他听了只是笑一笑，从此过后，每逢穿一件新袍子他都先扯开一条线或拽绽了两粒扣子。别人惊讶而问他时就淡淡一笑说这是孝顺老太太。他脾性太坏，所以老太太不大喜欢

他，老太太更喜欢那个一脸肥肉专门爱说好话的唐帆。

唐帆却没有来。

来了管家唐松，唐松更胖了，快赶上唐帆了。

来了掌门人唐家的大少奶奶。看她好神气，像在少林寺并没得到什么好处，不然她不会这么淡淡的，没什么心绪。

唐琳见到了这么多家人，本该快活的，却有些快快不乐。

大少奶奶见唐琳走了出来，心中随即一宽，说道：“九妹，快跟我回去，你一去不归，又被人家五大门派拿住，害得老太太连觉都睡不着。”

唐琳道：“别胡扯，她从来都是一会儿睡，一会儿不睡，白天黑夜都睡，白天黑夜又都不睡的，说睡就睡，说醒就醒的，她怎么会睡不着觉？”

这一句话说得大少奶奶也抿嘴一笑：“那你也得回家，不然，她急出个好歹，我们怎么交待？”

唐琳道：“我不回去，你可以回去告诉她，说我要向神僧学艺。”大少奶奶吃了一惊，她回头一看，见老和尚不语，就心中忖度：这未必是实话，她一个女孩子家，怎么会向少林寺僧学什么武艺？只是说谎话罢了，这话未必可信。再说，她如果真的向这老和尚学了点稀奇古怪的本事，唐门可就容不下这疯疯张张的丫头了，那时不知她会再闯下什么大祸来了。心中主意一定，大少奶奶就脸上堆笑道：“九妹，就是你想向这神僧学艺，也得先回四川，等告了老太太一切之后，可以再回来。”

唐琳似乎看明白了她的心思，为了这次进攻少林寺，她也决不会再放过唐琳，她会用唐门家法对付她。但更重要的，她记住了老僧的话，她不想给梅英和她自己带来劫难。断然道：“我不回去。”

大少奶奶在沉吟，她想她是该严辞厉色，还是该软语劝说。唐琳不回蜀中，这一次攻少林寺岂不是丢尽了面子？

唐琳任她说什么也不动心。

老僧突然开口道：“其实你不必担心唐琳会对你有什么妨碍，如果她在这里呆上两三个月，之后再去办一件大事，不独对唐门有好处，就是对掌门人你也有好处。你让她回去，唐门准会有劫难的。”

唐家大少奶奶忽然一抖。她当然明白老僧之意，但她如此空空而返，如何对老太太交待？

老僧道：“如果老太太问及，你可以告诉她，就说欣悦长老要教唐琳一点儿本事，从此之后，她会为唐门出大力的，她也会成为武林一个绝顶高手。”

大少奶奶自是知道他的心思，但她恰恰不愿唐琳成为什么武林绝顶高手。

老僧道：“你是唐门掌门，也该知道，天下有一僧一俗。那一僧就是老僧，如果你没忘记的话，许不天就是被那一俗救走的。你们唐门也许该有祸患了。”

大少奶奶心中一惊，老爷子死前曾告诉过她，一僧一俗天下人难敌。那一俗如果真不利于唐家，可是非同小可，如此说来。就让唐琳在这里学艺？她只不过是唐门的姑娘，早晚会嫁人，会离开唐家堡的，她又何必多虑？

大少奶奶想罢一笑道：“好，我想起来，老爷子生前对你一僧甚是崇敬，既然大师有此吩咐，就让琳妹留下来好了。”

大少奶奶道：“唐黑为什么不走出洞来？”

老僧道：“他正在历劫，面对老僧洞中的一幅画，他正处于生死关口。”

大少奶奶半信半疑。

老僧道：“我该叫他出洞来了。”

言罢，老僧也不移动脚步，站在原地，将身子面对洞中，闭上双眼，双唇喃动不已。

唐黑正在看到壁上的画。他从那画中竟看出了他的童年，他被人凌辱的童年。他看见了那女人的目光一会儿温柔，一会儿凶狠，一会儿淫荡，一会儿愁蹙，他的心也随之

一柔，一狠，一荡，一愁。她看那男人的样子，落魄无依，那男人浑身像疲疲惫惫，无处着力，他也随之一懈，一叹，一疲惫，一落寞。

他觉得他的手很躁热，正在出汗，汗湿的双手像水洗的一样。而做为唐门的第一高手，他的手从来不该出汗。出汗的手怎么使用暗器？暗器出手怎么会有准头？他觉得他的内力，他的信心，他的自尊正一点点从脚下溜走，溜得无影无踪。他几乎要昏厥过去了，但他的双目仍然圆睁，仍然瞪着瞧这墙壁上的画。

这时，他的心里响起了声音，那是别人的声音，却像是从他心中唤出来的：

“唐黑，唐黑，你的手为什么出汗？”

他一惊，四处一看，没人。再看墙壁，仍是那幅魔鬼一般的画，没什么动静。

“唐黑，你该说话，从心里说话。”

“我觉得累，为什么男人、女人，都一样，看不清？”

“男人女人就是一样，浑沌初生时，就有男人、女人，他们没什么区别。”

“我的手出汗，我的暗器再也无法射出去了，我从来没这么认真地看过一样东西，但也没有这样看不清。”

“看不清就不看。如果你走出石洞来，看一看站在你面前的男人、女人，你就明白了。”

“我走出石洞？”

“对。”

“我走出石洞，我走出石洞？我……”唐黑一边念叨着，一边站起身来，他已经疲惫，虚脱，走得很是艰难。

他终于扶着石壁，走出了石洞。

他迎头见到了那明晃晃的阳光，他看见了站在石洞外的人。

他渐渐认清了面前的人，他——在心中念叨着：大少奶奶，她是掌门人；唐云，他

是男人；唐琳，女人；唐松，男人.....

他脸色苍白如纸，像患过一场大病。

第十一章 邪恶

大少奶奶匆匆带人回蜀中。

唐黑不知怎么搞的，人已躺倒，坐在马车上，没一丁点儿气力，像个久已缠绵病榻的病人，浑身无力。他是不是在那山洞之中中了什么邪？他是不是还能好起来？都无法说定。大少奶奶看着唐黑，心中暗道惭愧，假如要是连唐黑这样的高手都抵御不住那画的邪魅之力，这唐门所有人进入洞中去，就会全部死伤在少林寺中。

她暗自庆幸未曾入洞去。她忘记了她当时是怯懦而不敢入洞，她现在想她是聪明机智不想入洞去。

她只想早早赶回唐门，到了家，才可以松一口气。她如今方有些明白，为什么唐老爷子要她当掌门人时那么满目忧郁，因为唐门在江湖上并不像唐家堡人自信的那样有实力。

石洞之内。

唐琳静静地坐下，等老僧讲话。

老僧无语，他明白这个女孩子想什么。他知道她福泽极厚。是因为她心地纯挚，不善虚饰，她对自己很少思念，总是把心思和情意挂在别人身上，所以她根器不错。

唐琳问道：“前辈为什么不讲话？”

老僧睁开了眼睛：“有人来了，他要讲话，而且要讲许多话，你为什么不像我一样，听他讲话？”

唐琳一惊，又有什么人要来？难道是唐门的人去而又返么？难道是唐门的老祖宗唐老太太亲自来了么？如果是她，唐琳怎么办？门口突然响起了一个人的问候声：“神僧如在洞内，是不是可让白鹰入洞一见？”声音虽然响，但很有礼，很是谦恭。

唐琳知道这个白鹰，是武功奇高的江湖少侠，据说他在江湖上行走，一向被看作是少林、武当、崆峒等七大门派的代表。可白鹰如今来到了少林寺，来到少室山，他想要见欣悦长老做什么？

只见老僧一叹，轻轻说道：“白鹰少侠错了，世事无神便没有神僧。少林寺中只有和尚，老僧自是少林一个和尚，哪里可以称做是神僧？”

白鹰想必听得见老僧这自言自语，便慢慢说道：“前辈谦逊，让白鹰受益不小。白鹰有要事想见前辈，不知道能不能进洞来？”

老僧一叹道：“你要入洞，就进来好了。”

白鹰果然是一表人才。进洞里，向老僧久久跪叩。

老僧一叹：“你何必总是拘此俗礼，你我既无师徒之情，又无缘分相近，这礼不行也罢了。”

白鹰道：“晚辈自从上一次枯涧习剑，得遇前辈，受前辈指教之后，颇得进益，江湖上有人识得，晚辈这剑法是达摩神剑剑法。如果不是前辈在一旁，晚辈哪里会有那惊人进境？”

老僧笑而不语。

白鹰道：“晚辈此次来少林，是想告诉前辈一个惊人消息。”

老僧道：“消息惊人，自然是古人心神。闻变不惊，便再也无消息可以惊人了。”

白鹰道：“前辈所言极是。但此事实关系重大，关系武林中正义一脉之兴衰，特来告诉前辈，以讨一个好主意。”

老僧道：“好，你就讲讲你的惊人消息。”

白鹰便娓娓讲来。那消息确实很惊人。

他同许多人一起去了俏梅山庄，向武林中人人惊羡的瑛梅女侠求婚，之后便注视着梅英与瑛梅的举止。他见到了梅英同天苍头陀的那一次相遇。本来他想阻止天苍头陀请梅英去，但一想天苍头陀嗜酒如命，如今遇上了梅英，又怎么会听他的？所以他只好暗暗跟踪这两个人，直至那一夜天苍头陀毕命。他曾经去过那间密室。他见到了天苍头陀的尸体，也见到了梅英的尸体。

他说到这里时，突然不讲了，一双眼睛死死盯住了唐琳。

唐琳听得正兴浓，因为他讲到了梅英，讲到了她的心上人梅郎，更是聚精会神。她想听听好一切，尽管不知道梅英那时是如何死里逃生的，但她愿意听。

可白鹰的双眼突然盯住了她，突然噤口了，又突然问道：“你是谁？”声音颇厉，像满是杀机。

唐琳冷冷道：“你管我是谁？”

白鹰突然对老僧道：“前辈，你可能不认得这个女人，她是唐家堡的九妹，唐家极为重要的人物，此次唐门举家而出，就是为了寻找她，才有这一次少林劫难。她叫唐琳。她也是那个阴阳邪神许不天的弟子梅英的情人，她与梅英已有婚约。”

白鹰言语颇为急切，他很焦急，这个唐琳躲在这山洞之中，竟然蒙骗了老僧，坐在这里躲过她的一场灾难。但他没有料到，这一番话语说出，既不见老僧神情诧异，也不见唐琳吃惊，两个人都镇定如初。白鹰颇有一点尴尬。

老僧道：“白鹰少侠此次遇险，又为什么不讲了？”

白鹰看看他，又看看唐琳，沉吟有间，说道：“实在关系重大，所以我只好不说了。”

白鹰看着老僧，神色很坚定。他的这举止很让唐琳惊奇：他不是要来向老僧讨一个主意的么？他不是要向老僧一五一十讲述他所见到的天苍头陀与那梅英之死一事么？他为什么再也不说了。

唐琳吃惊地看着白鹰。

欣悦长老对白鹰说：“你坐在那里，好好想一想你见到天苍头陀与梅英的尸体以后的事儿。你好好想一想，然后再讲话也不迟。”

白鹰听欣悦长老一言，缓缓坐下，屏气凝息，在心里将那一次所见——忆起。

他突然在心内听到长老在问：“你都见到了什么？想一想……”白鹰暗暗称奇，但他一用心凝神，就知道这只是欣悦长老对他一个人心里所通的话。难道这就是那武林中人人传言但从不曾一见的“天心通”本事？白鹰心中暗暗惊讶。

他就在心里——回忆那天夜里所见——

天苍头陀和梅英死在暗室里。

他是在屋外听声儿的，他不敢早早进屋去，一是因为那屋子太小了，他无法藏身。二是因为天苍头陀的本事不差，他一定会知道白鹰进了屋内。所以他不敢早早入去，他在等，等两个人喝醉，那时他就有机会了。直至四更。再也听不到两个人的酬酢之声了。他轻轻弄开了门，进屋后大吃一惊，天苍头陀和梅英已死！他发觉天苍头陀已中毒而死，因为他那脸色还未消褪毒迹，但为什么他的颈椎又被砍断？像是用武林绝技以掌化刀砍的？是谁？难道是阴阳邪神许不天干的？但白鹰早已看准这小屋只有那一门户，连窗口也没有，白鹰又早早守在门外，绝无一人曾进过这屋内。那天苍头陀一定是梅英杀死的。可他杀了人，为什么不逃？他怕别人杀他么？既然他怕，又为什么要杀天苍头陀？他是不是畏惧什么人，一定得杀死天苍头陀？他又怎么会许不天以掌化刀绝技？

白鹰又去看梅英的尸体。一看之下，他大吃一惊。

梅英的心仍在跳，只是最后跳那么几下。白鹰从来没听过这么慢的心跳，也从来没听过这么怪的心跳。他的心在跳，一下比一下慢，而且跳得不弱，很清楚，很有力。但突然一下子就没了心跳。而梅英的脸上甚至没什么表情，没一点儿痛苦，没一点儿紧张。

白鹰觉得很奇怪。

他知道他该出去了，他不能呆在这屋子里。

形意门发现了天苍头陀与梅英的尸体，就有了俏梅山庄总管梅良要送梅英回俏梅山庄之举。白鹰决定跟踪他们。

梅良同梅庄之人还有形意门派去的十名弟子护柩回庄，他们刚走出城，就在一家小客店中安歇了。

安顿好之后，梅良唤来了店主，给了他一百两银子。

店主慌忙揖让道：“多谢多谢，用不了这么多，用不了这么多。”梅良笑道：“你可以安排一桌上好的酒菜，请这些形意门的兄弟们好好吃酒。至于梅庄之人，谁也不能吃酒，好好休息。安顿好了之后，把棺材抬入后屋之中去，少爷平常就怕黑，死了也不该他一个人呆着，梅庄之人每两人守着他，一直守到天明。”

形意门中人一听大喜，但又假意谦让了一回，梅良坚执要如此做，就只好由他了。

放棺木的小屋里点了许多灯，点许多灯不是因为死人寂寞，而是因为活人害怕。到了半夜，就只有梅良和另外一个孩子看守棺材了。梅良也很困，走了大半天，人很辛苦，那个孩子头低沉在腿上，已经睡熟了。

夜至三更。梅良突然起身，没了一点儿倦意。他在屋内巡视了一会儿，又走到那个孩子身边，出指如飞，疾点他七道大穴，然后慢慢走向棺材。

梅良把棺材盖儿打开，掀开梅英脸上盖布，从口袋里掏出一粒药来，把它放入梅英之口。不一会儿，就听得梅英喉咙间咯咯作响。梅英竟然坐了起来。他看着梅良，问了一句：“这是在什么地方？”梅良的答话很简单：“城外。”

梅英点了点头，低头沉凝，似在运功屏息，不一会儿，他就一跃而跳出棺材外。

两个人把那个已死的孩子放入棺材之中，又放好了棺盖。

梅良看看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在前面引着，领梅英进了他的房间。之后，又匆匆走出来，为梅英在门口巡视。

不一会儿，门开了，走出来一个美艳已极的女人。白鹰差一点惊叫起来。这是瑛梅！梅英不见了，走出来一个瑛梅。

她只是向梅良轻轻一点头，就飞身上屋，穿越屋脊而去。转眼之间，就不见了。

老僧无语。他知道白鹰并不是只见到这些，这在江湖上已成旧闻。梅英杀天苍头陀，又杀了天门派掌门人印正羽，最后又约斗峨嵋山不老尼姑秦越女，这一切江湖各派人已经明白，都已经知道了。

白鹰还见到了什么？

白鹰的头昂了起来，眼里闪着恐惧。

他跟着梅英走，他也跟着瑛梅走。因为他很谨慎，所以至今无论是瑛梅和梅英都不知道白鹰在追踪他或是她。

白鹰又去过俏梅山庄。他知道了一个秘密：俏梅山庄有一处秘洞，秘洞里肯定住着那个江湖上人人惊惧的大魔头阴阳邪神许不天！

而且他越来越吃惊，因为瑛梅与梅英是这样相像，他已经难以认出他或她哪一个是梅英，哪一个瑛梅了。

许不天脾气暴躁，人又奇傲，如果他不是身负重伤，他决不会躲在俏梅山庄，他一定要出来向七大门派寻仇，决不会假手梅英的。

白鹰一定要找到许不天，杀死他。

欣悦长老默默坐在石笋上。他在想白鹰的心事。

白鹰为什么要杀许不天？他与许不天有什么仇恨么？没有。

只有一句话：他是侠义中人，而许不天是阴阳邪神。

欣悦长老看着白鹰的脸，这是一张光彩照人的脸，这脸因为要献身一种事业而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果决神情来。

老僧一叹：一旦要献身于什么，就无理智可言。

老僧问道：“你想做什么？”

“我要去杀许不天，要为天下武林除此一害。”

“你能打得过许不天么？”

“如果他受了伤，只有四五成功力，我就有取胜的可能。”

只要有这一可能，他就决心一试。

老僧默然无语，面对着决心已定的白鹰，他无话可说。

唐琳心中吃惊。

她刚刚明白，白鹰是不想让她知道他都见到了什么。

他当然在心里同老僧讲过，老僧自然也可以对他的心思了如指掌。

但唐琳什么也不知道。

可白鹰一说他要去杀许不天，她马上明白了他的心思。他一定知道梅英在哪里，他一定会在杀死许不天时杀死梅英，他一定会这么做。因为他是白鹰，是江湖上嫉恶如仇的白鹰。

她该怎么办？

老僧像是稀里糊涂，不对白鹰此举说一可否，只是道：“善念恶念由心，望白少侠自重。”

白鹰点头，跪下求道：“望神僧教我一技，使我能在这一击中取胜。”他这时才说出他来求老僧的用心，他想要老僧教他一个法儿，去取得成功。

老僧一叹道：“好，好，白少侠来一次少室山，自然也颇为不易，老衲决不会让少侠空自来去。”

老僧一指墙壁，说道：“少侠自看这幅画，何时看明白了，就自下山去便了，也不必告诉老僧。”

白鹰一躬而谢，就屏息凝坐，看这图画。

他一天一夜不动。

许重天坐在许不天对面。

两人无话可说，人太相知相近，便无话可说。

许久，许不天道：“我有一个徒弟，他叫梅英。你是不是听说过？”

许重天想起了“北方春”酒楼，在酒楼上，梅英对他不小觑不喝斥，的确是有些风范。许重天道：“他不错。”

许不天的脸上升起红晕，她很快活。她明白，任何人都很难在她这个哥哥口中得到一个不错的评价。他对那个与他一样心身在世外的老和尚欣悦也只说了一个：他不错。

许不天的羞涩像女人。

许重天道：“你喜欢他？”

许不天点点头。她依偎在许重天身上，闻着许重天身上的香气，其实那只是她自己身上的香气，已有一点醉了。

许重天道：“他杀了人，杀了形意门的天苍头陀，用心杀人；杀了天门派掌门人印正羽，用计杀人；杀了峨嵋派不老尼姑秦越女，用勇杀人.....如用七情杀人，他这人也就此生完了.....”

许不天哑着声音道：“你胡说，那些人都与我有仇，都是我杀的，我只不过假手于他.....”

许重天一叹：“你又怎么分说？他已经快要成为第二个阴阳邪神了，你也正盼着他变成第二个阴阳邪神呢.....”

许不天的脸色很难看。

许重天一叹道：“他会比你更惨。因为你从来没爱过一个别人，不管是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你心中.....只有我.....我是你的哥哥.....”

许重天的眼中有泪，这悲戚，这苦楚，用什么话语也说不清楚。“可这个梅英，却

要受尽人间之苦，他活得会比你苦几倍.....”许不天脸色难看已极：“胡说！你会照顾他的！”

许重天凄然：“天自有心，人又能奈何？我如能照顾，怎么会让你受此厄运.....”他语气凄苦，又在悔恨自己的无能。

许不天的心被苦痛咬噬。她不愿让梅英受她一样的苦厄，她不愿让梅英成为一生困苦的阴阳邪神，可她又能怎么样？梅英杀了天苍头陀，杀了印正羽，又杀了不老尼秦越女，七派之人已杀三派，他又怎么能避过这江湖仇杀？峨嵋派之人不会放过他，天门派之人也不会放过他，形意门之人更不会放过他。他在江湖之上，已成众矢之的。许不天刚刚明白，她实际上并没给梅英好处，虽然教会了他几种奇功，但也把一生不幸与灾祸放在了他身上。她如果真正喜欢梅英，就应该让他没有灾难，没有不幸，只有快活与幸福，无忧无虑地活在这世上。可她是阴阳邪神，她能给人带来快活与幸福么？

她有什么办法让梅英幸福？

许不天道：“哥哥，他是我的男人，我一生唯一的男人。”

许重天仰天一叹道：“我.....明白。”

“我如果死了，你只好留他，你只好管他。”

“好。但你不能让他再杀人。”

许不天咯咯冷笑着：“当然，我不会让他再去杀人，可我一定要杀这四个人，那就是少林寺的圆痴、武当山的哭道人、崆峒的胡铭、淮阳门的曾怒，不杀死他们，我死不瞑目.....”

许重天当然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缓缓答道：“好，我答应你，在你.....之前，这几个人一定全死掉。”

许不天笑了，又依偎在他怀里。

甬道很长，但脚步声很急切。

这是一个很熟悉这里的人。

她冲了进来，看见了偎在许重天怀里的许不天。

她眼里闪着怒火。这怒火是嫉妒，是伤心，还是愤怒？

许不天慢慢坐起身来，用纤纤手指去柔柔地整一下鬓角：“梅英，你终于回来了？”

这女人原来是梅英！

许不天盈盈而立，她已经再也不像是一个阴阳邪神了，她的脸上闪着梅英从来也未见过的笑意，她向梅英送去一阵阵柔情，又回头向许重天笑。

她的声音很柔，很动听：“梅英，他是我哥哥许重天。”

梅英一愣，他从来不知道她有一个哥哥，他从来不知道有一个许重天。但他一眼就看明白了，这个人正是那个在“北方春”酒楼上静静独自吃饭饮酒的白衣书生。他就是阴阳邪神许不天的哥哥？

梅英仍然没一点儿好气，他匆匆赶回，像拼命一样，为的就是见到许不天，他有许多话要说，他有许多话要同许不天说，这个许重天站在这里做什么？

这个许不天是他的。

他眼睛瞪得很圆，很突兀地说道：“如果你说够了话，为什么不走开？”

许重天在心中一叹。这个梅英，同他的那个不明事理，一味独断专行的弟弟许不天有什么不同？

许重天一笑，向许不天道：“你多保重！”

他轻轻飘出了屋子。人走得像一缕烟。

梅英很吃惊，以为他遇上了鬼。

许不天一叹：“他是世上的活神仙，世上只有两个人可以称为陆地神仙，他就是其中之一。”

梅英并不关心许重天，他的心思都放在许不天身上。他这次走了很长时间，他明白他时时在夜里想许不天，这一次次已经很少想他的武功了，而更多的是想着她那丰腴的躯体。

他冲过去，抱住许不天。他渴望柔情，因为他这次出去，遇见的只是强暴，而没有一丝儿柔情。

许不天有些吃惊，但她马上想起了她是女人，她应该认可男人的粗鲁。

她呢喃道：“你.....还好么？”

梅英点点头。

可他还穿着瑛梅的衣服。他是不是忘记换了？

许不天也穿着女人的衣服，梳着女人的发髻，身穿华贵的女人长衫，脸上有着羞涩醉人的媚笑。可她面前的梅英也是一身女人装束，也是美丽妖冶，这两个女人拥抱在一起，是不是很让人尴尬？让人觉得颇有些诡异。

许不天突然像被针刺了一样，盯住梅英，缓缓说道：“你马上去换了衣服再来。”

梅英一愣，随即省悟了，他看看他身上那装束，就也冷冷道：“我为什么要换衣服？”

许不天愣住了，好像不明白梅芳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来。好久，才一叹道：“因为你是一个男人。”

梅英是不是不愿意想起来了是一个男人？

许不天柔情细语道：“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男人？”

梅英大声道：“为什么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

许不天一笑，用一双胳膊搂抱住他，笑道：“你是男人，你是我的男人，你是我一辈子唯一的一个男人。”

梅英很动情。很难说这情感不很动人。

这是俏梅山庄的密室。在这密室之中，再也没有了那个凶恶的阴阳邪神，只是一个

疯狂地喁喁低语的女人，一个渴望得到男人爱抚的女人。

她等了多久，她盼了多久，才做成了这个女人？

许重天踏着飞雪，来到了酒楼之上。

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答应许不天，就是要杀死江湖上那四个人：少林寺达摩堂首座圆痴大师、武当山长老哭道人、崆峒护法胡铭、淮阳门掌门人的大师兄曾怒。他的手不沾无辜之人的血腥。凭他的功夫，会用“温酒斩华雄”那样的气魄连杀四人，但他决不可杀人，他如杀人，则像一个很有德行的高僧去杀死一个无力自卫的婴儿一样，罪过更大。

但为了许不天，他决心杀人。

他慢慢啜饮，喝着陈年佳酿，看着飘飘飞雪，却正是北国情趣。正是隆冬数九时。酒楼上满是豪客。北方隆冬，正是围炉熏暖，饮酒割肉的好时光。这些江湖豪客人人大啖大嚼，大吵大嚷，身穿狐氅貂袍，一个个满身富贵之气。

只有许重天一人只是一袭单衣，一件月白长衫。他虽不冷，别人却瞧着他这衣衫也心冷。

江湖豪客都视他为酒鬼，数九寒冬，无棉衣大氅，却把银子来沽这陈年佳酿，不是个酒鬼却是个什么？

可他这个酒鬼却不与人同。他要了许多种酒，有佳酿，有劣酒，还要来一些清水。他坐在靠窗边的桌子上，把酒一点点斟在杯子里，胡乱地斟，这种酒倒上一点儿，那种酒倒上一点儿，最后又把水滴上几滴，就饮下这一杯酒。

这人是不是患失心疯？他为什么要这样喝酒？他是不是嫌酒浓了，性烈了，才倒入水滴？

许重天喝过这杯酒后，又随手倒了几种酒在杯子里，然后就两手一推，把酒楼上的窗扇推开，把手伸出窗外，去接那飘飘洒洒的飞雪。有一个江湖豪客马上跳了起来，因

为从楼窗吹来的寒风正吹向他的后背：“你这个混蛋，开窗子干什么？”

所有的人都回过头来，都见到了许重天打开了窗子，见到了他的手正伸向窗扇外边接那飘洒的轻雪。

便有人跟着那江湖豪客吵，要打许重天。

江湖人的动作极快。已经有四五个人冲到了许重天面前。

许重天的手缓缓收回来了，他正把这掌心倾向酒杯。

这些刀头上舔血的人如果心细一些，就会发现这人的举止很奇怪，他手掌里有一捧白洁如纸的雪花，一个个连形状都不曾变，一点点倾向酒杯之中。

更奇的是，这些雪花一入酒杯里，竟不马上融化，能在酒杯里上下漂浮好一会儿，才渐渐融化在酒之中。

没人注意这事，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个。

一个江湖豪客见许重天不理不睬，马上跳起来，双掌劈向许重天。他这一劈是存心想劈死许重天，一掌劈向他太阳穴，一掌略低，砍向他的咽喉。

另一个江湖人见状也来凑趣，双手骈指，疾点许重天后背，他想让许重天穴道受制，让他连躲闪也躲闪不开，乖乖地被那人两掌劈死！许重天却不动不惊，对这两人的举止恍若不见。

这时，叭叭叭三声响，打耳光的声音。

那个两掌分施，想劈死许重天的人被打了两个耳光，骨碌碌滚到了地板上。这个想在许重天身后动手的人也挨了一个耳光，趔趄了几步，被人扶住了。

谁打了他们？

不是许重天。许重天仍然坐在那里，两只瘦削的手握着桌上的一只酒杯，神情落寞。

打他们的是一个美貂华服的贵家公子。这人冷冷道：“你们想找死么？”

江湖豪客们眼珠子到底是有用，有人低低吼出了这贵公子的名字：“江玉！”

倒在地上的不吱声了，捂着脸丢了牙的那人也笑了，笑得很难看。江玉很威风，但他仍然像一条狗，对许重天连连点头道：“惊扰您了，前辈，你看对他们怎么办？”

许重天一脸迷惘：“为什么？”

江玉不觉尴尬：“如果前辈饶了他们，就让他们滚。如果前辈不饶，就由我杀了他们。”

许重天一叹道：“让他们走吧，我不想杀他们。”

江湖豪客们走了，他们一转眼就走得无影无踪，酒楼只剩下江玉和许重天。

江玉笑得很谦恭：“前辈上次在‘北方春’酒楼，曾坐在梅英那桌上，那时江玉有眼无珠，没认出前辈来。”

“如今你可认准了么？”

“当然，当然。”

“那好，喝酒。”

江玉俯首听命。

许重天道：“他们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

“前辈休要怪在下，我从江南风尘仆仆而来，寻找前辈已经有两个月时间了。”

许重天道：“你找我做什么？”

“找前辈来，是想让前辈教我几种武林绝技。”

许重天道：“什么叫绝技？”

“前辈见笑了，江玉所知，江湖上无人可敌的，就是绝技。”

许重天哈哈一笑道：“我这一招是不是无人可敌？”说罢，一手挥去，窗扇砉然而开，却又没一点儿声响。许重天一只手放在窗外。窗外的雪花本来飘飘洒洒，漫漫而落，这时却像有什么东西吸它一样，从周围方圆三四尺处都纷纷落向许重天的手掌上。他把这雪花放入酒杯之中，雪花久久不化，在酒杯内上下漂动，然后像梦一样消失了。江玉

知道，这是天下奇绝的掌功。像铁掌化绵？像金刚掌？像飞絮飘玉掌？又像，又都不像。那些掌法绝没有他这样出神入化。

江玉看得呆了。不由得一叹道：“如今晚辈才知道什么叫绝技了，不知前辈这叫做什么功夫？”

许重天一笑：“这可不是什么功夫，这只是我的‘冰酒法’。人家有暖酒法，我这是‘冰酒法’。”

江玉心中一凛，知许重天是世外高人，他把这种奇绝功夫当成儿戏，只是用来冰酒，真叫江玉又惊又喜，又嗟又叹。忙向许重天施一大礼。

许重天道：“你为什么又向我行起礼来？”

“晚辈想求为前辈弟子，为前辈驱策出力。”

许重天道：“我从不收弟子。”

“有些事弟子可以代师而做。”

许重天惊奇道：“我有什么事情自己不会去做，而偏偏要你去做？”

“当然有，不然晚辈怎么会来求前辈为师。”

许重天慢慢凝视江玉，这是个很自信很有心计的年轻人，而且他在江湖上所闻名头也不小，他是不是真有些本事？

许重天道：“你说说看。”

江玉知道他只有这一次机会。这是他的头一次机会，但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他知道他也许会说怒许重天，如果许重天一怒，江玉可能性命不保。但他不能不讲，他决不能失去这一次机会。

“我知道前辈在上一次恶人谷之战后救了阴阳邪神许不天。”

许重天不动声色。

“前辈与许不天关系密切，情逾兄弟。”

许重天的眼睛看着酒杯，神色淡然。

“江湖七大门派之人要杀死许不天，许不天也发誓要杀死七大门派中围剿他的七个人。”

许重天的眉头一皱。

江玉就说得更有信心了：“许不天派梅英杀人，先杀了天苍头陀，又杀死印正羽，再杀死不老尼姑。但他只杀了三个人，就再也杀不死其他四个人了。因为他已经用尽了方法，用计，用心，用勇，都用过了。而且他杀得太慢了。”

许重天又看着他，江玉在江湖上算得上是一个声名颇盛的侠少。“我可以替许不天杀人，杀死这四个人。这四个人就是；少林圆痴、武当哭道、崆峒胡铭、淮阳曾怒。”

话都讲完了，江玉松了一口气。他在等，等来的不是幸运就是死亡。

许重天很沉稳，他一点点地啜酒，看着那杯中浊酒，突然一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亲手去杀他们？”

江玉心中一喜，说得很坚决：“你不会，因为你不愿让你一双高贵的手沾染上这些人的血腥。”

许重天是不是听进了他的话？是不是对那四派之人已有杀心？是不是还想让梅英去杀那四个人？他能寄希望于梅英么？他能在期望中对江玉的请求无动无衷么？

许重天的酒杯已干，但他脸上的神色不变。

江玉的心已经在沉，在向楼底沉，像沉入一道深渊。他的神志已然要崩溃，这时他听到了让他心跳不止的一句话：

“好，你跟我来！”

第十二章 探庄

冬日，俏梅山庄有梅。

梅是从窖里搬出来的，有南国之心，就也在北方冬日竞放。是先有了俏梅山庄，才有了这些名副其实地搬来的梅树。

俏梅山庄，这一两年已经成了武林人注目的一个中心了。都知道庄中有少主人梅英，这人敢杀三大门派之中人。也都知道瑛梅，都想来看一看江湖上人人惊艳的武林第一美人。

俏梅山庄却除了每年的五月初十，并不洒扫庭除，以待嘉宾。他们几乎不与江湖武林人士来往。

俏梅山庄每隔七日，就派出三辆车去城里买东西，购物品，由管家梅良带领这三辆车，有一辆载女人，大多由点梅或枝梅出来，专为女人购置用物。别两辆车上多是男人，买一些猪羊酒和米面什物，然后一起赶车回去。

俏梅山庄的马车，入了城并不一起走动，都是各去办各自的事儿，然后出城聚齐，一起回山庄去。

这天是由点梅出来，小丫头喜欢热闹，也喜欢发号施令。这一趟进城，她可以逛那些店铺，也可以向车夫发号施令，让他一会儿搬这个，一会儿拎那个，心里很高兴。她去绸衣店，买了许多绸布，然后就去王三娘那儿裁衣服。王三娘裁得一手好衣物。

点梅让车夫在门口等她，她抱着一堆衣料进屋，一边走一边喊：“三娘，三娘，快来呀，累死我了！”

里屋走出了一个女人，一个很风骚也很会讲话的女人。这就是奉天府最有名的巧匠王三娘。

“哎哟，是点梅姑娘啊，今儿个怎么又是你来了？”

点梅人小嘴尖，马上不依不饶：“哟，王三娘，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枝梅呀，你不喜欢我，尽可以告诉我一声，我好告诉枝梅，就说你老人家很惦念她呢。”

王三娘一笑道：“你这个小蹄子，总是这么尖尖嘴，将来要嫁人，是不是准得嫁一个闷嘴葫芦老公？”

点梅咯咯笑：“我不嫁人，将来要嫁，就嫁你好了，你好天天给我做好衣裳穿。”点梅说着，同王三娘进了屋。

一进屋，她愣了，顿时脸胀得通红，屋里有一个年轻潇洒的俊俏公子。公子俏目含笑，望着点梅。点梅很窘，冲公子一揖道：“白少侠，一向少见了。”

公子稍有惊愕：“哦，点梅姑娘，你好记性。”

点梅一笑不语，缓缓坐下。她认得这位公子，是五月初十来山庄向小姐求婚的江湖少侠白鹰。

点梅怎么也记得这个人，白鹰与江门公子江玉，那个笑丐乐平都是江湖上有名的少侠，人又漂亮，又有一身好武功，她怎么会不记得？

白鹰一笑道：“在下想做几件衣服，就来王三娘这里，却不想点梅姑娘也来了，是要做衣服么？为公子，还是为小姐？”

点梅一笑道：“公子小姐都做一点。”点梅也不在意，她把绸衣布料放在桌上，不再去管顾白鹰，只是与王三娘看布，忖量如何裁衣料。

白鹰呆得有些无聊，一揖告退，出门而去。

点梅慢慢走出了王三娘家。

车夫梅全正在饮酒，一边饮酒一边哼哼，像在哼什么山歌。点梅暗以为奇，这个梅全平日只会喝酒，什么时候竟然会唱歌了？

点梅一笑，跳上车去，喊：“快走，快走！”

车子上了路，慢慢驰向城外。会齐了那两辆车，一齐回到了俏梅山庄。车到了家，

车夫梅全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俏梅山庄的夜很暗。车夫梅全恰恰在这时醒了，念叨着：“渴，渴，水……水……”

没人理他，一铺大炕上的车夫、家丁都鼾声如雷。

他爬了起来。

他醉糊涂了，睁开眼，四处撒目，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他慢慢走出屋，消融在黑夜里。

夜里的俏梅山庄很是神秘。

他走得很快，像鬼影子一样飘，没了一点儿醉意，来到了使女们的屋子。天还未很晚，枝梅和点梅仍在补缀。枝梅很俏丽，点梅很乖巧。这也是两个很美的女人。如果不是在瑛梅身边，是不是会有更多的男人乐意看她们？

梅全在凝神，他想要听听这两个女人在谈什么。

“他瘦了，这几天很瘦。”

“他为什么总要出去？杀人有什么好？我比不上那个家伙……”枝梅一叹，看样子她也不喜欢那个家伙。

那个家伙是谁？她们谈起“那个家伙”来，为什么这么随便？

点梅看着枝梅：“少庄主走后，他……他……对你……怎么样？”

枝梅看看点梅，突然一叹。她们都不讲话了。

她们说的那个他是谁？

白鹰突然心中一亮。

那个“他”一定是许不天，一定是那个阴阳邪神许不天。

他对梅英的这两个丫头一定有所非礼，不然她们为什么要叹气？又怎么会不再讲话了？他肯定会欺凌这两个姑娘。

白鹰的心在跳：找到阴阳邪神许不天了。

杀死车夫梅全之后易容成梅全的模样，白鹰混进了俏梅山庄。他要找到许不天，杀死许不天。

他到哪里去找许不天？

他一定要先找到梅英，找到了梅英，他就会找到许不天。

他终于终到了梅英的居室。

这是个像女孩儿闺房一样的房间，他为什么要住这样的房间？梅英在屋内来回踱步，显得很焦灼。他有什么心事？是为了许不天？还是琢磨如何杀死少林圆痴、武当哭道人、崆峒胡铭、淮阳门曾怒？

白鹰看着这屋子，觉得这屋子很熟悉。突然他明白了，这里正是点梅带他来的那个房间，瑛梅曾在这个房间同他谈过话。

梅英在屋里踱步之后，便又在床上坐下，他慢慢脱下衣服，去床上睡了。他为什么要在瑛梅床睡？瑛梅不在家么？

梅英已经熟睡了，白鹰还要等什么？

他只要进屋去，提剑一挥，梅英就会死，再也不会杀死少林、武当、崆峒、淮阳门的人了。

可是，许不天在哪里？他一定要先杀死许不天，然后才是梅英。梅英易杀，而阴阳邪神许不天难觅。

白鹰一定要找到许不天。可他找不到，他知道俏梅山庄一定有秘密。

白鹰来到了床前，看着熟睡之中的枝梅。枝梅的脸色潮红，在睡梦之中也有一些惊惶。

她是不是看到了什么骇人之事？她与点梅那谈话让白鹰明白了：她们一定知道许不天在哪里。

白鹰一出手，点住了枝梅的几大穴。

枝梅醒了，惊愕地喊出：“少爷，少爷……”声音低沉，但有呼唤，也有哀恳。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她看明白了，眼前的人并不是她的少爷梅英，而是那个下贱的车夫梅全！

“梅全，你不要命了！？ ” 她既惊恐，又感到意外。

白鹰沉声道：“我不是梅全，我是白鹰。”

枝梅无语，她当然也知道白鹰。她的脸色变得更红，更有些羞涩：“白鹰？白鹰……白少侠，你想要干什么？”

白鹰一笑道：“枝梅，我要找许不天，我只是要找许不天。”

枝梅的脸色变了，她显然很害怕。

白鹰道：“我知道他在这里，但他不在这些屋里，他在什么地方，你一定知道。你可以告诉我，他曾经对你们非礼，你们一定很恨他，对不对？你要告诉我，我可以为你报仇……”

白鹰以为他的话很让人信服，面对着江湖上人人佩服的少侠白鹰，她一定会讲出来，一定会告诉他许不天在哪里。

枝梅的眼睛大而湿润，她是不是很感动？她是不是愿意告诉白鹰？

白鹰道：“告诉我许不天在哪里？”

枝梅摇摇头，又点点头。

白鹰道：“你不愿意伤害你害公子？你恨许不天？”

枝梅点点头。

白鹰道：“带我去见许不天。”

枝梅点点头。

白鹰很有把握，他明白许不天一定受了重伤，受重伤的许不天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白鹰同枝梅在甬道中向密室走。

他们的脚步很轻，轻得几乎没一点儿声响。

站在石门前，枝梅不动了，她比划要白鹰为他解开穴道。

白鹰很信任她，她已经把白鹰带到了这密室前，为什么不相信她？他解开了枝梅的穴道。

枝梅向他一笑，笑得白鹰心中一暖。他顿生一念：如果杀死了许不天，他一定要把枝梅带走，不让她再在俏梅山庄受苦。

在他心生此念时，他听到了枝梅的喊声：“许先生，白鹰来杀你了！”这一声很尖厉，在甬道内炸响。

白鹰一惊，他心如电转，一柄剑从枝梅胸前刺了进去。

枝梅又惊叫了一声，才缓缓倒下。她的眼睛睁得很大，那眼光是惊疑，是不信。她死在了石门边。

白鹰决心马上动手。他一定要快，一定要快点冲进去杀死许不天。他正在推石门，就听到了一声尖厉的长笑。

许不天的话，清清楚楚，从石门内传出来：“既然是白鹰来了，为什么不进来？”

白鹰推动石门，石门轧轧大开。

白鹰迈步而入，看见了许不天。

许不天如今是一个女人。

白鹰一眼就明白了这个女人就是许不天。许不天是阴阳邪神，他在江湖上行走杀人时，就一会儿是男人，一会儿是女人。许不天那样子像一个在金屋里久待情人的女人，她对白鹰娇声而呼：“你是来杀我的么？”

白鹰沉声道：“不错。”

许不天看了一眼倒在门口的权梅：“你杀死了枝梅？”

白鹰点点头。

许不天冷冷一笑道：“你可以杀死我，但你不可以杀死她，因为她并不是阴阳邪神。

你为什么要杀她？”

白鹰冷笑道：“她也该杀！”

“好，好，你也该杀！”她身子一扑，像鬼影，像一阵风掠向白鹰。

白鹰刺出了剑，他用的是达摩剑法。

叭——一件暗器钉在了床柱上。

梅英睡得很熟，但他马上就醒了。是谁向他发出了暗器？他一翻身就起了床，手中提着一柄剑冲出屋外。

寒风瑟瑟，雪地冰天。没有人影人。他又回到了屋内。

床柱上，钉着一枚铁相思刺。是她，是唐琳，一定是唐琳。除了唐琳，唐门还有谁到了俏梅山庄，只把铁相思刺钉在床柱上？

铁相思刺上扎着一张纸条：“白鹰入庄，扮车夫梅全，去密室杀许不天。”

梅英提剑，冲向密室。他像疯子一样，他是不是已经晚了？许不天是不是已经死在白鹰剑下了？

他急得要漫天惊啸！

白鹰才知道，他很危险。

许不天确实受了重伤，不然三招两式，他白鹰已然成为一具尸体，但许不天的功夫如今也让他吃惊。许不天的七种绝技样样都十分惊人，单是那以掌化刀的招式，就逼得他时时回身保护自己，而不敢出剑伤敌。当许不天也使起达摩剑法时，更让他吃惊不小，许不天的达摩剑法同他的如出一辙，但他的剑法浩然正气，许不天的剑法淫荡放肆；他的剑法犀利凌劲，许不天的剑法阴柔轻俏。他不能马上取胜。

白鹰十分焦急。他急急在剑上贯注真力，宝剑嘶嘶有声，刺向许不天。许不天一声咳嗽，吐出一口鲜血来。

白鹰一笑：“许不天，你的死期到了！”

许不天身子一转，双掌扬飞，使出幽冥掌力，啪地一掌击在白鹰胸肋上。

白鹰叭地飞了出去，也受了伤。他一吼而起，又冲向许不天。这一次，他一剑把许不天挑向一边。

白鹰冲了过去，那柄剑急如疾风，直刺向许不天。剑风罡劲，正把那幅画上的黑布抖了下来。白鹰的目光正冲着那幅画。

他站住了，他的眼睛慢慢被图画吸住了，剑停在了许不天的胸口。白鹰的心很急，他急着要把剑刺出去，因为许不天已经倒在了地上，昏厥了过去，他只要用劲一剑，许不天就会死过去。

可他的心里却用不出劲来，他的眼光中，内力都一点点被吸去了，再也无法杀人了。

他眼前的画，又绝不是老僧思过崖洞里那用指力划过的画，这是二十四色线织就的一幅魔画。

画上的太阳如晦，画上的半片月亮却似血。

白鹰的眼光沉浸入那画之中去了，他的心在翻腾：为什么画中的男人女人都那么怪，两颗头，又连成一个腔子，身子又分成两部分，女人的身子飞翔成飞天模样，翩翩如若飘鸿；男人的身子像恶魔，像要沉堕入十八层地狱中去。在这男人女人的身体下面，有许许多多的人骨骷髅，在男人女人身边，都飞舞着吸血的蝙蝠，那些蝙蝠若飞若停，一个个像要滴血。血色，血色，他从未见过的血色！

白鹰的心神被这幅血腥的画儿摄去了。

梅英冲进了甬道，一纵身，扑向密室。

许不天正倒在地上呕血，一口口地呕血，血都呕在她的胸衣上，华贵的长衫上吐满了鲜血，一柄剑直抵她胸口。

“不天！不天！”梅英呼喊。他要一扑而上，杀死白鹰。

“别动！”许不天竟尽全力，猛喝一声，“如果你冲上来，我就会没命了。”白鹰的

剑已经抵在她胸口，只要这剑再往前一递一送，许不天就会成为一具女尸。

梅英惊呆在当地，冷汗直流。

许不天突然讲话了：“白鹰，白鹰，这不是一幅画，这是一个地方，一个人人都想去的地方，你梦里没去过这地方么？这地方很美很美的，太阳如晦，它被乌云遮了，没有了光华。月亮如血，它吸走了人的诚实人的精华，在它那缺了的半边上，流动着阴云。但你见到了它这血红的半圈，是上弦月，是在每月的初七、初八这样的好日子。这一天，魔界大开，人人都可以尽心想自己的欲望，讲自己的欲望。只要你讲出来，无论多大的欲望，也不管这欲望好与不好，魔界都会很欢迎你，它会满足你的欲望，会为了满足你的欲望而给你一切。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

白鹰的目光变得炽热，他的声音低沉而虚幻：“我要武林人都敬我怕我，我要女人走过时都回头看我，她们为我不惜抛弃一切，我要男人们都愿意做我的奴仆，我要许许多多的财产……”

许不天笑了，显然白鹰已经沉迷：“那你为什么要杀人？魔界大开，就是为了你，你为什么不放下你的剑，去同这魔王好好一晤，他会告诉你绝世神功；你去同魔女一晤，她会让你忘却一切尘世烦恼，那时，你快活就来了，你的愿望都可以满足。”

白鹰的手慢慢沉了下去。

他的剑已经没了一点儿杀气，他已经痴痴痴迷迷地浸入到这幅画里去了。

梅英呆呆地看着白鹰，看着许不天。

许不天突然出手，点住了白鹰的穴道。

梅英又点了白鹰的昏睡穴。

白鹰被制服了。

梅英把许不天搂在怀里，用他的丝巾一点点儿为许不天擦去嘴角的血。他很心疼许不天。

许不天的伤很重：“你.....不要看那幅画，你不能看那幅画。”梅英一笑道：“我已经看过了。”

许不天道：“我不能看，你会堕入魔劫，这一辈子都不会幸运的。”

梅英道：“没认得你以前，我就已经堕入了魔劫。”

“那不一样，你记住，以后你决不能轻易杀人！”

梅英冷冷道：“你忘了，我还有四个人没杀完。这四个人是少林圆痴、崆峒胡铭、武当器道人、淮阳曾怒。”

“我不用杀他们，我不用你杀他们了！”

梅英话说得很慢：“你变了主意？”

许不天惨笑，苍白的脸上有一种绝俏的凄凉：“我为什么要改变主意？我是阴阳邪神许不天，又不是什么江湖上的正义君子，侠客剑士！我只是不要你去杀人。你答应我.....”许不天又咯血。

梅英不语。

许不天道：“我已经传了你七大绝技，你只要勤加修习，就一定会胜过我，你只是内力修为上差些。我不要你杀人.....”

梅英问道：“你以为我只是为了你那七大绝技而去杀人的么？”许不天看着梅英。梅英突然泪如泉涌。许不天明白，梅英同她一样，有世人不可解的苦衷。

她抚摸着梅英：“你的命运会比我好些，你一定不要看这画，你一定不要去杀人。我病得很厉害，你要来陪我。”

梅英一叹：“好，我答应你。”

许不天勉强爬起来，走过去，把那块黑布拾起来，盖实了那画。回头对梅英道：“我只能活一个月了。但愿我能三两日休息过来，把这一幅画绣好。”

梅英抚着她的手：“能么？你不要太累了。”

两个人手攥着手，坐在这秘室里。

白鹰静静坐着，他好像很镇定，很沉着。他心里明白，他此时正是在最危险的当口。他已经被点梅带到这间屋子里好半天了。

枝梅的尸体被放在床上。点梅把枝梅的衣服撕开，为她擦拭胸口上的血，但擦洗不净，越洗血越涌，点梅哭泣起来：“你别流血了，你别流了.....好不好？”

白鹰突然说道：“我怀里有药，可以止血。”

点梅回头看他，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人一样。她慢慢走来，从白鹰怀里掏出药来，点在枝梅胸前。果然是好药，枝梅的胸口不再流血。点梅为枝梅穿衣、梳头、梳妆，甚至为她画眉，描唇。这一切都做得很慢，痴痴地做。

天是不是快要亮了？

白鹰怕天亮，天一亮，那个梅英就会从秘室里走出来，那时白鹰只有一死。

点梅终于弄完了，轻轻叹一口气，坐在一边痴痴地瞅枝梅。

白鹰说话了：“姑娘，麻烦你把我脸上这面具撕去。”

点梅为他撕去面具。白鹰的脸还是很俊俏的，他不像梅全那样卑琐。

他松了一口声，他还有希望。

白鹰很会讲话，像白鹰这样会讲话的男人一般都是很幸运的。他的声音很低，但有男人的吸引力，这声音很浑厚：“点梅，你与枝梅，活在这俏梅山庄里，也太可怜了。你们那个女庄主瑛梅，是个到处去找闲事乱管的疯子。她可不会体谅你们。还有这个少庄主，更是一个坏蛋，他同阴阳邪神在一起，就是一个疯子，一个变态人。你们在他手下，怎么会有好处？你和枝梅都很漂亮，如果你们出去，都会是一顾倾城的美人，对不对？可你们在这里，只好为他们做些杂事，这怎么能让你这样小巧乖灵的女孩子去做呢？”

点梅看看他，似乎并不动心：“你说，我出去了，会干些什么？”白鹰心中高兴，脸上也漾着笑意：“你如果出去，我可以娶你为妻，让你有一所大大的庄院，有许多的使唤丫头，还有花不完用不尽的银子。那时，你可以每天都穿最好最新的衣服，每天都过安安逸逸的日子。你在江湖上会很名望，因为你是白鹰的妻子。名望、地位、财富、权势，都有了，你说好不好？”

点梅听了，痴痴地坐着，像在犹豫，在沉思。她是不是还有什么心事？她是不是还不相信白鹰？

白鹰突然说道：“你如果不相信我，可以从我口袋里掏出那些药，把毒药给我服上一粒，然后我们一起走，找到了江湖上的侠义之人，咱们就成亲。”

点梅一叹道：“白鹰少侠，如果我记得不错，你是来俏梅山庄向瑛梅小姐求婚的人，如今你怎么急不择路，竟要娶我了？”

白鹰的话说得很诚挚：“瑛梅与我无缘了。我杀伤了他兄弟的师父，也就是梅英的情人。她一向那么袒护她的弟弟，怎么会同我在一起呢？如果你救了我，那就不同了……”

点梅笑了笑，对白鹰说道：“你许的愿都是真的么？”

白鹰正色道：“自然没一句假话。”

点梅的脸上升起了迷惘的笑：“按说应该动心的，是不是？有这么好的如意君，又有庄院，又有仆人。不过白鹰少侠，你知道不知道我来这里之前是在哪儿？”

白鹰一愣，她来俏梅山庄之前是在哪儿？这有什么关系？

点梅一叹道：“我要早告诉你就好了。我来这里之前是大商贾胡三儿的妻子，我十三岁就卖给了他做妻子。庄院呢，衣服呀，仆人哪，都有的是。但我逃跑了，被梅公子救了，才来到这里。”

白鹰惊呆了，他再也无话可说。大商贾胡三儿，是天下最富的人。点梅叹气道：“白鹰少侠，我为什么不对我说些卿卿我我，风花雪月的事儿，让小丫头长长见识，也知道

动心动情？却偏用这庄院、仆人、金钱什么的来扰我？”

白鹰哑口无言。

如果是大富贾胡三儿的妻妾，什么纸醉金迷，风花雪月的日子没见过？他不是鹰，这时真像一只瞎眼雀。

白鹰不讲话了。他突然发现，他一讲起话来，简直就是一个傻子，一个十足的傻子。

点梅在笑，笑得很凄伤：“我该告诉你，我本来不想活了，却被梅公子救了出来。他把我救到了俏梅山庄。他告诉我，从今以后，我愿意怎么活就怎么活，想走就走，想留下就留下。我没想走，因为梅公子对我好……还有枝梅姐姐，你杀了她，她是我姐姐，也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情人。我偎在她怀里，才像个孩子。可你杀了她，一剑就杀了她！你想杀许不天，为什么不下帖子，约梅英光明正大地一斗？枝梅欠你什么了？你一剑就杀死了她，这一剑刺得很准，竟刺入了她的心脏……”

点梅又哭，哭得悲悲啼啼的，她确实还只是一个小姑娘、一个很小的姑娘。

白鹰头一回看错了。他头一回知道，像她这么小的姑娘也可能是饱经风霜的女人。

他必须为这一错付出代价。

点梅抓起了剑，这是白鹰的剑，这是白鹰要仗义行江湖的那一柄剑。

点梅尖声一吼：“我要你偿命，偿枝梅姐姐的命，偿梅全的命！你休想逃过这一回惩罚！”

她一剑一剑刺向白鹰，白鹰躲避不及。

“你为什么不流血？你为什么不流血？你的血没枝梅多么？你为什么不流血？”

点梅像疯子。

血像喷泉，在白鹰眼前飞舞。他一声一声怒吼着，在血泊中挣，在地上扑。

梅英飞进来，一把握住了点梅的手。

点梅扑在梅英怀里，哭泣着。

“他没有血，他没有血……”

血喷溅在墙上，在窗上，印成了点点血梅。

太阳刚出，把这血迹照成耀眼的红色，一切都浴在血色之中了。梅英夺下了剑，把剑丢在地上，然后抱起了点梅，向他的卧室内走。他一边走一边柔声说道：“点梅，点梅，没了枝梅，还有我，是不是？你搂紧我，用双手搂紧我的脖子，别哭，别哭……”

点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她累了，她太累了。

俏梅山庄像一只巨兽，蜷伏在白雪之中。它到底有多神秘，它到底要吞噬多少人？

从山庄里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飞身向外奔跑，奔跑得很急。他的轻功极高。

他不停步，一直奔到城门外，到一家小客店，才慢慢踱步进去。他进了屋，脱下夜行衣。他是笑丐乐平。如今，他再也不笑了。他的脸色很严肃，他没法儿笑得出来。

嘭——嘭，有人敲门。

笑丐乐平吹熄了灯，天已经大亮了。

“谁？”

“江玉。”

乐平一喜，马上去打开了门。

真的是江玉，是那个江门公子江玉。

笑丐乐平一喜道：“好！正想找你，就碰上了你，这可不是缘份？”

江玉笑道：“是不是瑛梅已经看上你了，要你去做新郎，你找不到主婚人了，我这个人办喜事办丧事可都行啊。”

话刚说完，就突然意识到，这一句笑话并不好，那一次梅英的丧事只是一场虚戏，莫不是他也想取笑笑丐，才这样讲不成？

笑丐却丝毫也没注意到江玉的心绪变化，突然盯住江玉道：“我偷偷进的俏梅山庄，

我见到了他们的密室.....”

江玉神情一振：“莫非你已经见到了阴阳邪神许不天？”

乐平点点头。

江玉神色肃然。

原来，笑丐乐平也同白鹰一样，偷偷潜入俏梅山庄中窥探，他想看看阴阳邪神许不天到底伤到什么程度，更主要的是，他想看看瑛梅，但瑛梅不在，只有梅英在俏梅山庄里，而且是风尘仆仆地从外面归来。笑丐本想紧跟着梅英去密室，但他没敢轻举妄动。他正在窥视时，白鹰刚好带枝梅进了甬道。随后他想同白鹰一起入室，但枝梅一声喊，恰好把白鹰暴露了。他没站出来，就等着白鹰与许不天厮杀.....

江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你是不是亲眼看着许不天杀死了白鹰？”

笑丐乐平摇摇头：“我没有。我本来想，如果白鹰不敌许不天，我就可以冲出去帮他。但恰好相反，白鹰与许不天这一战虽很凶，但白鹰渐渐占了上风，他把许不天打倒，用剑尖直抵许不天胸膛.....”江玉很焦急，突然抓住了笑丐的手：“他把许不天杀死了么？”笑丐摇头：“没有。他这时就看见了那幅画.....”

江玉的话很惊诧：“什么画？”

“说不清楚。只知道那一幅画很邪门，白鹰功力不低，但一见了那幅画，马上眼睛像被那幅画吸住了，再也移不开眼神。我见情形不妙，刚想冲出去喊他，这时，梅英就冲出来了.....”

江玉听得很专心，梅英冲进来了，后来怎样？他想不出。

笑丐很沮丧：“许不天一讲话，白鹰就放下了剑，他被人擒走了，走时那脚步还踉跄着，像喝醉了酒.....”

江玉心中很吃惊，许不天的密室里有这样一幅画？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他弄这一幅画做什么？

“白鹰现在关在庄子里么？”

“没有，他被梅英的那个丫头点梅杀死了。”笑丐又讲了点梅杀死白鹰的经过。

江玉不语。

笑丐一叹道：“我听白鹰向那个女孩子讲得头头是道。似乎那女孩子也动了心，却不知怎么突然那个点梅抄剑在手，像疯子一样向白鹰乱刺乱劈，把白鹰扎成一个血淋淋的尸体还不罢手……”

白鹰死了？这么说白鹰就死在俏梅山庄一个使唤丫头的手里？江玉道：“许不天与白鹰动手，受伤很重，是不是？”

笑丐乐平点点头。

江玉神色一变道：“这我就不明白了，你在许不天伤重倒下时，为什么不去帮白鹰？”

笑丐神色很沮丧：“说来你也许不信。我已经要冲过去了。但就像脚下有绳在绊我，有人在心里同我讲话。”

江玉的脸上很漠然：“是么？讲什么？”

“那个人道：‘你不该死在这里，你不该死在这里。’”

这很奇怪，究竟是谁又在乐平背后，不让他动手呢？

笑丐乐平道：“我去找点梅时，那人也像跟在我身后，我的脚步声总是没声响，但我每走一步，身后就有脚步响。我不知道那是谁，不知道那是什么人。”

江玉明白笑丐乐平的心境，练武之人，最忌的是身后有人。这一次乐平入俏梅山庄，似乎身后有高人追随，所以他犹豫而不敢入室与许不天一斗，失去了杀许不天的最好时机。出来时又眼睁睁看着点梅杀死了白鹰。

笑丐乐平道：“我这一次入庄去决没有白去，我发现了梅庄中的一件大阴谋……”

江玉心中一动：“什么大阴谋？”

笑丐道：“这事实在重大，此时不便讲出来。我看还是我们一起去寻找五大门派之人，

同他们一道再来俏梅山庄才行。那时大家就会都知道这件事儿了，现在我不想说，如果说了出来，或许你我性命都会不保。”

江玉好半天没讲话，脸色也忽晴忽阴。他是不是也在心里忖度笑丐乐平所发现的那件大阴谋是什么？是梅英又杀了什么人？还是梅英在俏梅山庄又藏了什么江湖上的人？不然就是梅英有什么对江湖各派大为不利的举止，或是笑丐发现了俏梅山庄的藏宝？

江玉一笑道：“好，我也正想去找五大门派中人，不过上一次他们去过少林，据说后来走了峨嵋派和形意门的掌门人，这次去时我们也许会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曾经争吵过。我想，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约他们来，那时再斗许不天，岂不是易如反掌？”

笑丐乐平本来是心高气盛之人，他一向愿独来独往，所以在江湖上也混了不少名头。

但此次入俏梅山庄显然让他吃惊不小，就单说在许不天密室门外那一次，他就已经九死一生，如果一个人能牵扯住你的心神，让你不能动作，那他杀你简直就易如反掌。那个人为什么不杀他？显然那人也是俏梅山庄的人，不然他为什么帮许不天？但俏梅山庄如有这样的人，又岂能是笑乐平可以杀得了的？现在他愿意同江玉去找五大门派之人，他们一定要找到五大门派之人，同他们一起再赴关东，来杀这个阴阳邪神许不天。

阴阳邪神许不天，这个名字就让许许多多的江湖正派人物睡不着觉。

两个人一路闲话，向嵩山少林寺出发。

笑丐乐平已经在途中向乞丐们发了丐帮的长老令，让乞丐们沿途传递消息，让武当山哭道人、崆峒胡铭、淮阳门曾怒、峨嵋掌门善因师太、形意门掌门钟离忌、天门派掌门人吴风一起在少林寺会齐。

传讯之后，江玉与笑丐二人晓行夜宿，直奔少林寺而去。

这一日两个人太贪了路程，只好宿在一座破庙里。

笑丐乐平去拾柴枝取暖，江玉去寻找吃食。

生起了一堆篝火之后，两个人在火上烧烤了一只找来的野兔。吃过之后，就躺在篝火边。

两个人睡得很熟。

天很冷，寒冷中篝火尽管越燃越旺，却没多少暖意。

从庙外慢慢飘过来一个女人，一个很美的女人。她走路的步法特别怪，飘飘荡荡像一个鬼魂。没一点儿声息。她来到大殿上，看着这熟睡的两个人，轻轻一叹，就坐下来为他们拨火。

这女人戴着面罩，不知她是谁。她坐在篝火边，轻轻叹道：“天这么冷，又都没睡着，躺着一动不动，岂不是很难受？”

她话刚说完，躺在地上的两个人都慢慢坐起来。

“你是谁？”

女人不语。

江玉道：“你是瑛梅？”

女人叹道：“江公子和笑丐都曾见过，为什么见了朋友，仍是这样不冷不热。”

江玉哈哈笑道：“不知道瑛梅女侠这次走出俏梅山庄，是想到哪里行侠仗义啊？”

笑丐乐平只是看着瑛梅，不开口讲话。

瑛梅一叹道：“我不是从俏梅山庄来，而是要回去。”

江玉一听，知道她说的是实话，笑丐乐平探庄时见到了梅英却没见到瑛梅，可见她说的是真。

笑丐乐平突然一叹，说道：“瑛梅女侠还是不要回去的好。”

瑛梅奇道：“为什么？”

笑丐道：“我就是刚刚从俏梅山庄来的。山庄有了大变故，不知姑娘是不是知道？”

关心则乱，瑛梅一听说山庄有了大变故，居然浑身颤抖，双手止不住哆嗦：“你说

什么？你说山庄怎样了？梅英他.....”

笑丐道：“山庄里去了探庄人，被梅英的下人杀了，那个人是江湖上有名的少侠白鹰。白鹰探知许不天的秘密，原来许不天就.....”

说到这里，就不再讲下去了。

江玉也明白他为什么不再言语，既然许不天藏在俏梅山庄，瑛梅做为俏梅山庄的女主人，又怎么会不知道？既然瑛梅知道这一切，他和笑丐又何必提这事让瑛梅难堪？

瑛梅也不讲话了，默认她知道梅英将许不天藏在庄内之事。

江玉冷冷一问道：“瑛梅女侠，梅英将阴阳邪神许不天藏在你俏梅山庄密室之内，你一定知道此事底细。你为什么不讲出来？”

瑛梅低着头，显然极为羞愧。

江玉道：“我与笑丐乐平是去少林，请七大门派之人会齐少林，然后一起赴俏梅山庄，与阴阳邪神许不天决一死战的。如今瑛梅女侠一来，说不准只好同我们一起去少林寺了，不知瑛梅女侠是不是情愿？”

瑛梅在沉吟。显然她并不十分情愿去少林寺，但既然江玉同笑丐已经向她讲明了一切，她不去又怎么能行？笑丐与江玉断然不会答应她的。“好，我随你们一起去。”

这当然也是一个好办法。她如同这七大门派之人一起去俏梅山庄，岂不是可以顺便救梅英？即或梅英与七大门派之人冲突，她如在一旁，也可见机行事。

江玉见她答应一同去少林寺，就松了一口气。

瑛梅坐下，慢慢拨火，三人静坐待旦。

这时，笑丐突然一惊，喊道：“不好，你看，有人来了！”

江玉瑛梅一听他呼喊，都忙向庙外看去。

蓦地，笑丐乐平出手如电，直指向瑛梅腰间大穴。

瑛梅倒在了地上。

江玉只是默默看着他。

笑丐制住了瑛梅之后，又缓缓地坐下了，坐篝火边。

江玉不惊不诧，他以为是笑丐乐平怕瑛梅行动便捷，一旦知道了这讯儿，便可脱身回俏梅山庄向梅英传讯，使梅英与放不天有所防备，所以才有这一举的。但笑丐马上说了一句话，这话让江玉大吃一惊：“你不是瑛梅，你是唐琳，你是唐门的九妹唐琳。”

果然是唐琳，虽然俏丽，但仍不如瑛梅那样美若仙人。

唐琳坐在地上，看着江玉，看着乐平，说道：“你们不能去杀梅英，如果你们要杀死梅郎，就先杀死我！”

江玉看着唐琳，心中一赞：女人甘为男人而死，此时的女人最美，让人心驰神夺。但笑丐乐平冷冷一笑：“你这是何必呢？”

乐平缓缓起身，像是要去为篝火添柴，但人身子突然一退，向庙外电射而去。

只见乐平身子急飞，在庙外环飞了两圈，人才又轻轻踱步，走回了庙内。

显然，他有很重要的话说。

笑丐乐平终于说出了他去俏梅山庄所见到的那个秘密。

那个大阴谋。

在那间秘室里，他见到了许不天同梅英的缠绵。

他知道许不天可以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而且她此时正穿着一件华美的女人长衫，就更显得女人气了，所以乐平并不以为怪。梅英同许不天有情有义，相依相偎，这虽让乐平吃惊，但他也不以为奇，男人女人在一起，难免会有这样的结果。而且许不天贪欲，梅英稀罕许不天的惊人神功，这二人沆瀣一气，又有什么奇怪？许不天已经受了重伤，她向梅英说她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乐平暗暗惊奇，他以为梅英与许不天在一起，只是为了那七大绝技，绝不会对许不天有情。如今看，他这猜测是错了。许不天抚摸着梅英，冷静道：“你不要哭，听我说，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梅英抬起了头，泪眼婆娑

地看着许不天。许不天道：“你记住，从今天起，你要天天陪我，再也不去理那些江湖俗事和庄中的事务。你要做我的妻子！你天天穿这女人的衣服，做我的妻子！”乐平大惊。许不天是不是在做梦？他这是梦中呓语么？他是阴阳邪神，可以做梅英的女人，但这个梅英是个男人，他怎么可以做阴阳邪神的妻子？梅英竟然哭着道：“我不做女人，我不做女人，我这一次做够了女人。我在少林寺下山时，就差一点儿被人凌辱……”许不天道：“你一定要做女人，你一定要做女人。我要你做我的女人，好不好？你在我最后这一个月里，为我做一回女人好不好？”梅英流泪了，依偎在许不天身上，说道：“好，好，我依你。”乐平以为他这是做梦，以为这二人是糊涂了，难道他们竟要做那假凤虚凰之事？谁知道许不天道：“好，好，你去换衣服，我也来换衣服，这一个月里，只有你与我在一起……”

这是俏梅山庄的夜，是秘室里的夜，是白鹰闯入秘室杀伤许不天的夜。这一夜里，秘室内的灯光浓得像蓝蓝的海水，蓝色把人都照得像鬼域之中的幽灵。许不天很快成为一个白色长衣面容瘦削的中年文士，梅英马上就变成了一个绝色佳人，一个顾盼生情的绝美女人。许不天站在石床前面，看着梅英，突然拍手而笑道：“果然好姿色，世人糊涂，怎知梅郎是女人？瑛梅，梅英，果然好一个女人。”许不天一边惊叹，一边眼中流出泪来。原来梅英是男人，也是一个女人，也是同阴阳邪神许不天一样的阴阳人。

瑛梅与梅英是同一个人。

许不天搂住梅英：“你和我，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男人，又是女人，我们没有家，我们没有儿女，我们只有我们自己。你说对不对？”许不天眼中流泪，为他自己流泪，也为梅英流泪。梅英眼中垂泪，为她自己流泪，也为许不天流泪。

两情缱绻。

许不天与梅英的爱是疯狂的。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人是同一种人才爱得这么疯狂？他们是不是在认认真真地爱同类，爱他们自己？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是

残缺的，那么他们两个人是不是想有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这世界是不是也同别人的世界一样，温馨又美好？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所以这爱才变得很凄凉，很忧郁。许不天轻轻说道：“我自小时不知道只有自己才这样，我和孩子们在一起玩，别人说：看，他是个女的。又有时人家说：看，他是男的。又有人骂我男不男女不女的。这是一句骂人的话，我十岁就杀过人，就因为他骂了我这一句，我就把他杀了。”梅英明白他的心境，知道许不天的痛苦，你是个男人也罢，你是个女人也好，但你不能是一个阴阳人，你这样子被别人看成怪物，以为非人。许不天冷笑道：“他们知道什么？他们能明白什么是人的极致么，你自己既是一个男人，你自己又是一个女人，这有多妙？可这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的人太少了，我们在他们眼里就成了怪物……”梅英看到了许不天眼里的泪。许不天很快活：“我有一个哥哥。他就是你见到过的许重天，他从小就对我好。他一直没娶女人。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对他说：哥哥，你别结婚，你把我治好了，我嫁给你。他流泪点头。他真的没结婚，他真的到处寻觅妙方，要把我治好。我要成为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可以嫁给他。直到我死，我仍然是阴阳邪神许不天，我仍然不是一个女人……”许不天讲得很冷静，这冷静之中烧着人的炽情。他想做一个女人，想做一个被人爱的女人，但他做不成，他只好仍然是阴阳邪神许不天，他只好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明白，七大门派追杀他，天下人不容他，是因为他不是男人也不是一个女人，如果他是一个男人，是一个最坏最坏的男人，也会有人接纳他，把他引为知己。他如果是一个女人，即使是一个最丑最丑的女人，他也有爱别人的权利。可如今他不是，他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梅英的心中很酸楚，他自己的家人都为他忧郁而死，他没了父母，也成了茕茕一人。

许不天笑了：“我只能活一个月了。你这一个月要好好学做女人，别再做男人了，你可以做一个女人。我哥哥来了，他告诉我他已经找到了好办法，可以让我成为一个女人。他既然有这办法，就一定也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女人。我死了之后，你去找他……”

梅英拼命摇头，他是不愿，还是又惊又喜，不敢相信这一消息？

许不天道：“你别忘了我的话，做一个女人，替我嫁他。”

许不天就像一个粗暴的男人，给梅英以爱抚。

这爱抚因为双方心底的残缺、自卑，就显得很凄艳，也很悲壮。

笑丐乐平在那密室中看到的就是这些。所以他没出去救白鹰，他目瞪口呆，直至天要大亮时，见梅英与许不天拥抱着沉沉睡去，才轻轻退出密室。

这时，他听到了点梅的喊声，他躲起来，看到了急急奔出的梅英。他看到了梅英抱着点梅回瑛梅的卧室，也就是他自己的卧室。

他又匆匆去看白鹰，他看到了被刺得血淋淋的白鹰。

他又惊又惧，只好匆匆逃出俏梅山庄。

唐琳被制住了穴道，所以无法起身逃去。不然，她不能听完这个令她悲恸欲绝的故事。

呃，梅英，梅英，梅郎，梅郎，你是一个女人么？那么，和她一起被关押在少林寺山洞中的那个瑛梅也就是梅郎了。她是那么骇怕，她在那个老僧面前抖成了一片叶子。原来她心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她怕，所以她才发抖，让唐琳扶也扶不住她。

不对，不对，这也太离奇了，她在俏梅山庄时，不是见到过梅英，又见到过瑛梅么？而且，在瑛梅的屋里时，她还听见了梅英在门口徘徊的脚步声，听到了他的答话声。

可笑丐与江玉冷冷一笑。

她心中也明白，她从来没有在俏梅山庄同时见到梅英与瑛梅。因为他和她本来就是一个人，所以江湖上的人从来也没有同时见到梅英与瑛梅。但梅英在哪里，瑛梅就会在哪里出现，她与他总在同一个地方露面，本该引人怀疑的，但瑛梅说她要制止她兄弟做坏事，她要跟在身后做一些好事，以赎梅英的罪愆。

谁知道这瑛梅同梅英是一个人，他与她做事又那样大相径庭？谁知道瑛梅乞求江

湖少侠保护梅英，让她那个兄弟不被七大门派人追杀死，那目的只是保护她自己？难怪她与阴阳邪神在一起，他们是同一类人，同是一类残疾人，他们是那种被人鄙视骂为不男不女的阴阳人。

江湖小人更恶语相向，骂他们为“二椅子”。

唐琳想起了瑛梅的左手，她的左手中指与无名指有一个夹在一起抚琴的习惯，她那一天也吃惊她见到了梅英左手也这样两指夹在一起。当时她还心中暗暗一惊，以为这是孪生姐弟的习性相同，却不知这本来就是一个人。

梅郎就瑛梅，梅郎已不再是梅郎，唐琳她怎么办？

第十三章 杀心

唐琳哭泣，昏死了过去。

她不知什么时候醒来的，醒来时她已经躺在一辆车子里了。车仍向少林寺进发。马车边，骑乘着江玉和笑丐乐平。

江玉和乐平都用怜悯的目光看她。

梅英不是男人，对唐琳的打击有多大？可谁又知道瑛梅不是女人，对江玉和乐平打击又有多大？

三个人再也无语。

果然丐帮的长老令很灵，少林达摩堂首座圆痴、武当山哭道人、崆峒胡铭、淮阳门曾怒、天门派掌门人吴风，已在少林寺等他们相会了。峨嵋派善因师太不曾下山，形意门掌门人闭门悟得上乘武功，谢绝了相邀。笑丐乐平把他在俏梅山庄的所见所闻又告诉了五大门派中人。众人又惊又叹，细想想，也觉得梅英的行动诡异，果然是有些隐秘。

难怪每一次都被他逃走，他又是梅英又是瑛梅，自然不会怕五大门派的追杀了。

众人嗟叹，这梅英智计狡黠，恐怕其诡异一点也不弱于阴阳邪神许不天。现今许不天已经伤重，梅英又是同阴阳邪神许不天一样的人，他们可以乘机而去，杀人夺庄。

崆峒胡铭道：“咱们快去快回，行动迅速，不仅可以一举杀死这个阴阳邪神许不天，而且可以一起把梅英也杀掉。此人如此心机，不杀必有后患……”

哭道人断然道：“胡护法所言有理。”

圆痴大师默然，他也又惊又惧，如果梅英飞得了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七大绝技，他又比阴阳邪神年轻，人又多智计，异日江湖之上，必然再无宁日。所以虽然圆痴大师并不赞成杀人，也只好认可别人的主意了。

说走就走，五大门派连同江玉、笑丐乐平一起去俏梅山庄。

为相互照应，就由江玉和胡铭、曾怒一伙，圆痴大师、哭道人、吴风和笑丐乐平一伙，两伙人分别上路，取两路去关东，奔俏梅山庄。唐琳不再下山了，要在少林寺中呆下去。她已然痴迷，只是在口中喃喃念叨：“梅郎，梅郎，你不是梅郎么？那你是谁？你是瑛梅？”她脸上浮着凄伤的笑，一步一步在少林寺里走，边走边笑：“我想把你带回唐家堡，让唐家的人都出来，看一看你，看一看你梅郎，貌如潘安、智如周瑜的梅郎。那时，全唐家堡谁不说九妹找了个好男人？谁不说我有福气？梅郎还送了唐琳一只凤王玉镯。这一玉镯是由瑛梅交与唐琳的，说是与她订亲之物。”

唐琳苦笑：“梅郎，梅郎，你好羞啊，你好羞！一个男人想女人，却扮女人替订亲，亏你脸也不红……”

但她蓦然一想，瑛梅交与她那块玉镯时，脸却是红的，她心中也忐忑。是不安？还是惶愧？梅郎已不是男人，唐琳又何必对他那么痴心？

唐琳怔怔地向大雄宝殿走去。

少林寺中没有女人，却偏偏出来这么一个女人闯大殿。

有一个老僧阻住去路：“阿弥陀佛，你走错了。”

唐琳抬头，见是少林寺达摩堂老僧圆澄。

唐琳恍恍惚惚问道：“大师说我错了，不知我错在哪里？”

圆澄合什道：“女施主该去少室山，少室山有一个思过崖。女施主为什么不去那里，坐下好好想想你自己的事儿？”

唐琳的眼睛一亮，对，对，她为什么不去思过崖？

圆澄在前，唐琳随后。两个人到了少室山，来到了石洞外。

圆澄道：“祖师要你去，你就自己入洞去吧。”说罢，也不告辞，转眼飘然而去。唐琳一步一步走进了那石洞。仍是那个她熟悉的石洞，仍是那个端坐在石笋上的老僧，仍是那幅在岩壁上的图画。

一切依旧，但唐琳看一切都有一片死气，她的心里已经不再有希望了。

老僧也不回头，只是叹息道：“白鹰不该走，却走了，他没悟透这画，结果死于画。你也不该走，却也偷偷下山去了，你没悟透这个缘，结果你沉迷于这个‘缘’字。你回来了，为什么不好好坐下？”唐琳心里有一肚子话要对老僧说，但奇的是，她心中却在自言自语：反正万念俱灰，为什么不坐下来？反正万念俱灰，为什么不坐下来？

唐琳坐了下来，眼睛慢慢被这幅画吸引了。

她明白了，这幅画一定与许不天有关系，这幅画也一定与梅英有关系。白鹰没看明白这幅画，结果死于这幅画。她唐琳是不是能看明白这幅画？她会不会也死于这一幅图画？她看这一幅画，跟先前完全两样了。先前的唐琳挚情，挚情者痴迷，对周围一切自然看去极淡，这淡也就成了定力。如今她又忘情了，自然就明白这幅画的神秘与可怕，她的两眼渐渐地直了。她的心神也要被图画吸去了。她在心里念叨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男人女人这么含含混混的结合？为什么这画有诱人的魅力？

她想着这画上的男人是梅英，这画上的女人是瑛梅，这男人与女人一会儿像在狞

笑，一会儿像很凄伤，于是唐琳的心也一悠一沉，随之起伏。

她已入魔道，脸上津津汗出，脸色涨红，心神已有些紊乱。

这时，她在心里听到了嗡嗡的震响声，这响声只响在她的心里。“你看画时看到了什么？”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不对，是一对男人女人。也不对，男女两人，或男或女一个人。”

“错了。你再看，这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这只是人，是飘飘飞飞的人，何必要认他是男人或她是女人，他和她只是人，对不对？”唐琳的心里松了一口气。她再看画时，果然是人，是飘走欲仙的人和那沉凝如岳的人。

飘飞欲仙是阴，沉凝如岳是阳。

那声音又响在心头：“没有阴阳，没有阴阳。你看这左边，是太阳，你再看这右边，也是太阳。或者你看这左边，是一轮圆月；这右边，也是一轮圆月，只不过圆月被遮住一半就是了。如果这样看，你的心里是不是会轻松一会儿？”

唐琳再看画时，果然轻松了一些。

“世人看事，好追根邪理，邪僻是理，但不是情，也不是禅机。禅机让人参悟，情让人执迷，邪僻让人沉溺，沉溺就失了人的本性。你如果不去想这男人女人如何不合情理，是不是心里很安静？”

唐琳一笑，果然安静。

但她能忘情么？她能忘得了梅英么？梅英已然刻在她的骨子里。老僧回头向她一笑。唐琳的眼光仍然迷离。

老僧突然一问：“你真喜欢梅英？”

唐琳想一想，即使她现在知道了，他就是那个总动心机总要让世人中计的男人，她也是一样喜欢他。要她忘记梅英，她永远不会。

老僧道：“你看见的梅英是不是总是一个男人？”

唐琳一愣，这是自然。如果梅英当她的面突然由男人变成了女人，她当时就会惊愕万状。

老僧道：“你见的梅英是女人，为什么不认定他就是你喜欢的男人？”

唐琳心中一宽，也喜道：“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喜欢他，就当他是一个男人？”但她心中又一沉：梅英已经不是一个男人了。

老僧又一问道：“你见的瑛梅是个女人，你为什么不认定她就是你见过的女人？”

唐琳一怔，看着老僧。

老僧一叹道：“他是男人。你也喜欢。她是女人，你也喜欢。这又有什么不好？”

唐琳凝定心思，在想老僧的话。她是不是能想明白这一玄机？

江玉同崆峒胡铭、淮阳门曾怒一起去关东，奔俏梅山庄。他们走得很快。

这一日已到了奉天府。

他们决定好好休息一夜，明日直奔俏梅山庄。他们找到了一家酒店，有趣的是名字叫“宰大头”。

什么叫“宰大头”？就是说把你当傻瓜，宰你的银子，要你花冤枉钱，让你充当一回冤大头。叫这名字，还会有谁来店内挨“宰”？

但偏偏这家店的生意很兴旺。

店内的酒菜价钱却极公道，所以人都愿意来这里，自然就很热闹。江玉、胡铭、曾怒要了酒菜，坐下来慢慢喝酒。

胡铭性子很豪，从心底里看不上江玉这个白脸儿公子，他恨这些江湖世家豪门的公子哥儿，不用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一生下来就混了个好出身，哪像他胡铭，半生日子，十停中倒有九停是在刀头舔血、睡梦中杀人度过。所以他不愿与江玉讲话，怕与这公子哥儿搭不好，让他羞辱一番，也实在没大意思。

曾怒经过不老尼姑、印正羽、天苍头陀一死，也沉稳了许多。他是淮阳门掌门人的大师兄，所以做事有些稳重，轻易也不大讲话。

江玉大概是听说了瑛梅与梅英确系一人，没法儿再向她求婚，这心情也就郁郁不乐。又加上在座这三人之中，只有他是五月初十日去俏梅山庄求婚之人，中了人家的计策却没醒悟，这让他有些羞恼。

所以三人只喝酒，不讲话。

这时，酒店里走进来一个道人，一个额上有痣的年轻道人。这人进了酒店，见到了江玉，就远远地一点头，在另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江玉显然与那个有痣道人相识，他向那个人点点头，然后注视着那人，有痣道人也点点头，就不再看江玉。

江玉的脸上有了掩饰不住的笑意。他向曾怒、胡铭笑道：“我去去就来。”

江玉走向那张桌子，与有痣道人坐在一起，嘀嘀咕咕，好半天才讲完话，然后江玉从怀里摸出银子，还有金叶子，再加上两张银票，放在桌上。那有痣道人把这些都揣起来，才从兜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递与江玉。江玉略翻了翻，脸上带笑，向那的痣道人一揖，起身走来坐下。

那有痣道人连桌上的酒菜也吃了，匆匆忙忙出店而去。

曾怒和胡铭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他们明白，江玉怀里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一定有些稀奇古怪之处，不然他不会这么满脸堆笑。

胡铭直通通地问：“江玉，你和那小子捣什么鬼？”

江玉满脸得意之色，他巴不得有胡铭这一问，好显示显示他的得意宝贝，于是眉头一扬，笑道：“好教胡大侠得知，这个年轻道人是平阳山三清观观主冥海的弟子，冥海病了，却有人说是与这俏梅山庄有关。我打听得冥海曾同这梅英有约，从梅英那里得到了一册小小的册子，叫《仪狄醉》……”

胡铭惊呼道：“你从那小子手里买到的是《仪狄醉》？”

江玉快活已极，哈哈大笑道：“你知道我一吓他，他就掏了出来，他要我多少银子，你绝对想不到？”

胡铭道：“一千两。”

江玉道：“你说错了，三百两。”

胡铭拍案道：“便宜，便宜，不想让你这小子捡了便宜。三千两卖与我。”

江玉笑吟吟道：“不卖，我卖你几坛我调好的酒，也要你三千两银子了。”

胡铭道：“败家子，败家子，这小子是傻瓜，这么便宜就卖与你了。”

江玉道：“他不傻，但他不会喝酒。”

不会喝酒的人，拿这本《仪狄醉》又有什么用处，当然不如用它换银子了。

曾怒道：“江公子这次战过阴阳邪神许不天之后，就可以回江南开酒店了。”

江玉也不以为忤，哈哈笑道：“好，我可真要试上一试。”

天晚了，曾怒自去睡，只有胡铭与江玉仍在喝酒。

这一次是在江玉的房间里，两个人在按江玉那《仪狄醉》调酒。胡铭像一个刚刚学武的孩子，定要亲自试一试。

因为江玉随手调来的酒，那滋味就非常甘美，这惹得胡铭心思大发，一味央求，不求得那册子，只求江玉照书本告诉他，让他学会一两种调酒方法就行。

胡铭央求道：“你买来这册书，我当场见到，这也算是有缘。”江玉被他再三央求，只好答应，先教他调制“碧玉琼浆”。

碧玉琼浆，名酒，传言西周时，穆王用八骏之车，去瑶池为王母寿，王母便赐穆王以碧玉琼浆饮。穆王大奇之。此酒百饮而不醉，心思清醒却四肢百骸极为舒展。穆王心奇此酒甘美，就叩问王母，王母笑而告诉他这酒叫碧玉琼浆。穆王随即一叹道：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半滴也难尝。王母一笑道，穆王既雅好这酒，就让此酒下人世间去如何？当时穆王大喜，遂载酒而归，从此天下有了碧玉琼浆这天上美酒。可惜这酒难酿，又靠

仙女品味调制，后世善酿者少，会调者稀，渐渐就没人知道这碧玉琼浆美酒是何滋味了。

如今，胡铭要自己试调出一杯碧玉琼浆来，他很快活。

江玉告诉他用劣酒几滴，又用江南春，再用竹叶青，最后滴上几滴清水，就调成了这一大杯酒。

胡铭慢慢搅动，让酒搅匀，然后看着这一杯颇有些浑浊的酒：“这就行了么了？”

江玉一笑：“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胡铭当然要试，他已经嗅到了这酒的扑鼻酒香，他已经急得要命了。他要把这一杯酒一饮而尽。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酒杯。这是曾怒。

曾怒在冷笑，冷冷说道：“难道胡大侠也要学天苍头陀么？”

胡铭一愣。

江玉冷笑。

曾怒这一句是什么意思？难道江玉也会像梅英一样，在调酒时给胡铭下毒？

曾怒道：“《仪狄醉》果然那么容易得，我曾怒也该得到了。”难道江玉与那个有痣道人演的是一场假戏？

胡铭看着江玉，如果江玉手里的《仪狄醉》是真的，他为什么不把它给曾怒与胡铭看？

江玉此时不慌不忙，把这本薄薄册子一卷，揣在怀里。

胡铭脸色一变。江玉突然出手一抓。这一抓很好，让曾怒与胡铭不及防备，便把这一杯酒夺在手里。他是不是把这一杯酒倒了，好让胡铭与曾怒无从分辨？不料江玉把这一杯酒一饮而尽，叭地一掷杯子，冷冷笑道：“我才明白为什么梅英那一点微末武功，就可以一一宰了七大门派的这些高手.....”

曾怒无言，他没料到江玉会把这酒一饮而尽。

这酒没毒。是他料错了。

又只剩下了胡铭与江玉，两个人仍在调酒。

胡铭在劝江玉：“江公子，你不要生气，曾老大只不过是有些疑心，他被天苍头陀那一死弄怕了，他以为凡是弄这《仪狄醉》的人都一定是阴阳怪气的，所以就来阻拦我。他也是一片好心，怕我中毒而死。我可不会死，我死之前，一定要宰了这个阴阳邪神不可。”

江玉脸色仍不很开朗，显然心中有愠怒之意。他在怨恨曾怒。

江玉看着胡铭，胡铭这一次又调好了一杯碧玉琼浆。

胡铭用劲去嗅这酒香：“好，好！果然是‘此酒只应天上有’啊！”

江玉冷冷道：“胡大侠千万小心，这一杯酒有毒，喝下去会送命的，你还是不要喝它的好。”

胡铭一笑道：“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刚刚那一杯一模一样的，被你喝了，我还没尝尝味道呢。单凭这香气，就肯定是好酒，是从来不曾喝过的好酒……”

江玉只是凝视他，不再讲话。

胡铭吸了一口气，将这一口气逼在丹田，就慢慢把这一杯酒喝了进去。喝得慢，是喝酒的极致。

胡铭闭上了眼睛，他确定品味到了碧玉琼浆的滋味。

江玉突然说话了：“我忘了告诉你一个道理。”

胡铭一愣：“什么道理？”

江玉道：“就像毒药好吃一样，世上最美味的酒是毒酒。”

胡铭一愣，他盯住江玉的脸，江玉不像在说笑。

江玉道：“碧玉琼浆，只应仙人喝的，你喝了这酒，也该升天而去，名列仙班了。”

胡铭道：“你胡说！”他身子却因恐惧而哆嗦起来了。他为什么要贪这一杯碧玉琼浆？

他后悔莫及。他的声音因恐惧而变了调儿：“江公子，你不该说笑，这开不得玩笑……”

胡铭突然噤声了，他觉出有些异样。头里像有些荡，有些东西在头里面晃荡，像从头颅里向外挤出水来似的，他觉得鼻、口、耳孔都向外流水，这是他的血！

他怒吼一声，扑向江玉，双拳齐出，这是他的崆峒绝技“夺魄七伤拳”。

江玉不动，只是冷冷看着他。

胡铭的拳头生生停住了，他仍在怒吼：“我宰了你！”

江玉一笑：“你已经死了。”他看胡铭那目光，真的像在看一具死尸。

胡铭渐渐倒下，双眼怒睁，死不瞑目。

江玉不转身，虽然他知道后有一个人在盯着他的后背。那是曾怒，淮阳门掌门人的大师兄曾怒。他冷冷地看着胡铭，人为什么都有自己的弱点，为什么被人家找到了弱点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给弄死，像碾死一条虫子？曾怒的目光中，悲哀多于愤怒，声音却不怒也不悲：“不知你想怎样杀死我？”

江玉一笑：“你也一样。”

“你用酒杀不死我。”

“杀你，并不比杀胡铭更费力气。”

“好，我要看一看，看你如何杀死我。”

江玉慢慢转过身子。

江玉道：“有人说你们淮阳门的师父去世时，因为你这人心机不深，才把掌门之位传给你师弟的。”

曾怒看着江玉，沉默无语。江玉为什么又提这一段旧事？身为淮阳门大师兄而没授予门派重命，这显然对他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儿，江玉何必又重提旧事？

江玉道：“可没有人知道，你的父亲是被师父用毒害死的。你在淮阳门，虽然是大师兄，但你的功夫在淮阳门这一辈中，并不是最好的。”

曾怒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淮阳门门规虽严，但淮阳门把你放在外面，每三年才召回你一次，而每一次回去你都只能匆匆待上三日。在这三日，你才能与你的妻子、儿子相见。”

曾怒低声喝道：“你……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江玉不动声色，他作为江门公子，知道许许多多江湖上的秘事，有些事儿，足以让一派威风堕地；有些事儿，又可以让世人为之扼腕哀叹。江玉道：“你只能为淮阳门出力，淮阳门在江湖上的所有苦差，都非你莫属。这一次淮阳门派你去杀阴阳邪神许不天，就是想让你死在许不天的七大绝技之下。本门中人盼你去死，这让你心里非常难受……”

曾怒的手渐渐松开了，他不再对江玉虎视眈眈了。

“你想怎么样？”

江玉不理睬他的问话，继续说道：“你的儿子现在已经十六岁了，资质虽佳，但在淮阳门中，是下一代弟子里武功最差的一个。”

曾怒垂下了头。

江玉仍不容情：“淮阳门之所以会如此待你，是因为现任掌门的是你师父的儿子白毛苍鹰淳于威。”

蜡烛烧出了烛泪，像人在哭。曾怒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心中在哭。

以为世人不知的奥秘，其实人人皆知。最起码这个武林世家的少爷江玉就知道。这是曾怒的耻辱。摆脱不了他的困境。所以他左思右想，最后想通了一点：只有一死，才能换上一个心净了事。曾怒缓缓站起：“江玉，我情愿与你一拚，如果我杀得了你，就算你倒霉。如果我杀不死你，死在你手里，我从此心净了。”

他脸上的神色很安然。一个决心一死的人比一个武功高强的人更可怕。

江玉笑了，笑得很得意，也很残酷，因为他杀死曾怒比杀死胡铭更有办法。

江玉笑道：“曾大侠，我不与你动手。”

曾怒的额头暴起了虬筋：“你不屑于同我交手？”

如果江玉历数他的心事，却不屑于同他交手，这对他将是最大的羞辱。

江玉一笑：“我想劝你自尽，劝你自己杀死自己。”

曾怒愣住了。他想到的死法有许多，但从来没有人可以让他想到自尽。他是淮阳门掌门人的大师兄，在江湖上人人敬重的高手，他怎么会自尽，他为什么要自尽？江玉是不是疯了，他这是不是太狂妄，竟要淮阳门的曾怒自尽，他当真有这个本事不成？

曾怒的愤怒在喉咙里转了一圈儿，然后冷冷一笑，笑得变了声儿：“我为什么要自尽？”

江玉长吁了一口气，仰头望天：“为了你的儿子，为了你的妻子。你的妻子从来没快乐过，每晚以泪洗面，白天还要装出笑容，她怕淮阳门的人迁怒于你，怕他们给你以更大的苦楚。你的儿子本来可以成为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但他现在连一个混混儿也打不过。如果你的妻子可以成为江门供养的尊贵之人，你的儿子成为江门我父亲的得意弟子，你愿不愿意一死？”

曾怒看着江玉，他知道眼前的这个江门公子哥儿的心机很深：“我凭什么相信你？”

江玉手一伸，一张纸缓缓飞向曾怒。这是曾怒最要好的朋友金刀客苟松的亲笔字：

“兄如去后，兄仇及公子的安顿自有我管顾。”

曾怒低下了头，讲了三个字：“谢谢你。”

他为什么不问江玉为什么要杀他？他是江湖之人，明白做什么都要花代价，他为了每三年一见妻子儿子，已经付出太多的代价。如今他可以轻松了，他为什么不做？

曾怒看着他自己的手，这是一只虬筋暴突的手。这手一凝内力，便恍惚已不是人手，是可以生裂虎豹的兀鹰之爪，这爪渴欲鲜血。

江玉缓缓向曾怒跪下，低头叩谢，这一跪是郑重许诺，也表示他的承诺：这一杀比杀胡铭更难。

曾怒双爪一振，抓向自己的太阳穴，大吼一声，倒地死去。

江玉叹了一口气。

他把桌上的酒统统倒在地上，把曾怒和胡铭的尸体并排放好，然后洒上化尸粉。须臾，两个人的尸体便化为脓水。

江玉在屋内点上火，让龙涎香气渐渐浓于室，浓于心，他坐在床边，凝神屏息，以待天明。

唐琳坐在石洞中，眼睛盯着那幅画。

她此时已经不再分辨那图中的男人女人了。她只是在心中一次次地把那舒展飘飞的身姿描画出来，又一次次把那沉峙如渊岳的身态勾画出来，每勾画一次，便在心中叨念道：这有什么不同，这有什么不同？

老僧告诉她：白鹰坐在这里，看了一天一夜这图，但走时仍心神恍惚，而且雄心勃勃，这是勘不透魔界的缘因，所以入魔劫而不复。可是，唐琳无论怎样想，也不会把这一幅图画看得透彻。她是不是因为缺乏悟性，将永远也抵敌不了这画的魔力？

唐琳看到了这画的奇妙。

她首先是看到了那些刻划在岩壁上的线条，一条一条似在震动。女人的躯体线条软的，像在空中飘荡，那飘荡讲述了淫荡，讲述了成熟，讲述了丰腴，也讲述着诱惑。男人的躯体在滑动，变成了嘶嘶风响之中的跃飞，一点点在变动，鼓袖如风，人荡如蝶，在跃在动。那些轻轻白骨像是从男人女人的躯体上销蚀而成的，一点点向下沉，直沉堕至地，便销蚀没了那些血肉，化成了白骨。在空中，吸足了血的吸血蝙蝠都很肥，鼓翼而飞，划弧而翔，在空中闪着，一点点地飞向那些只有它们自己才可以存在的空间。一轮晦日颤抖，黯淡得没了光，没了光的日轮便让人惊心动魄。半片圆月该满，阴蔽了的缺憾像说人的贪欲，总也没有那可以完满的圆全。

画是活的，呼之欲出。

然后她就更看出了画的诡异。她在心里把这画织成了色彩斑斓的鬼图。

女人是一身素白么？或是一身锦绣？男人那衣应如皂色，披发乌黑，双眸生漆似地雪亮。女人那眉那目，都透一股清新。骷髅是灰色的，骨质成灰。吸血蝙蝠是暗红色的，像饱胀得要滴血。日轮晦成阴暗色，月缺却沉红，暗暗的如女人血晕。

画面多涂血色，让这一幅怪画沾满了血腥之气，血腥之气似向她逼来。她好似要坚持不住了，人要呕吐。

老僧此时话声又起：“唐琳，图画有形，有色。有形时可耐，就看其形好了。有色时无耐，就无色好了。何必强自己所难？”

“我忍不住.....”

“只要关注，则忍不住；凡事不予关注，则可以忍得。”

唐琳想强摄心神，但她神思不属，很难安定。

老僧突然长啸。啸声极响，震于岩洞，像要把眼前的图画淹没。随后他又起身一跃，人轻轻跳下石笋。老僧抓起唐琳，让她身子在空中悬浮，然后向空中横去一掷，让她在洞中回绕一圈，然后轻轻落地。唐琳愕然。她不明白老僧何以将她抛掷起来。

老僧摇头一叹道：“错了，错了。你为什么不想图画中那女人？”唐琳心中释然。

像那女人一样飘洒俊美，衣袂飘飘，在空中来回自如？她做得到么？人总有梦幻，唐琳也有过梦幻，但她的梦幻是这美女飞天之姿么？

老僧声音低沉，但很清晰：“敦煌之画，壁上多是飞天美女，那身姿千奇百怪，皆是人间女人所不能达到的柔美。为什么达不到，因为心不诚敬，所以身子才沉重。那是美人的极致，女人的迷梦。唐琳，你是有心之人，也是有缘之人，为什么不试试这个？这岂不比与人打打杀杀要好上许多？”

唐琳道：“我做不到。”

老僧道：“你为什么做不到？你一定要一试。如果你做不到这个，你将死在这石洞里，变成墙角那具骷髅一样的白骨头。我决不放你走。”

唐琳道：“我内力太差。”她想说，那美女飞翔的飞天之势，只是痴人之梦。

老僧知她心意，便将身子一荡，由石笋上飞起，直在洞内横横飞去。他骨瘦如柴，却也衣袂飘飘。他的身子在空中舒展自如，来去全不凭借纵力，自是由心由性，飞来纵去，有如飞天之姿，但无飞天之貌。须臾便又稳稳落坐在石笋之上。

“你说，是不是很容易？”

唐琳心中想道：人能如老僧者，世上能有几人？她唐琳要想达到老僧那境界，恐怕就是老死于这石洞之中，也做不到。既然一生也做不到，又为什么要自寻烦恼？

老僧笑道：“你的内力不够，为什么不增强内力？”

可增强内力，又怎么会一朝一夕之事？

老僧哈哈大笑，说道：“你何不向我走近三步？”

唐琳知他神通，心中也颇好奇，为什么要向他走近三步？走近一近，又会怎样？

唐琳就向老僧迈步。

第一步走去，突觉老僧的手倏然一点，便一股大力直由心膈入气海，走丹田，直逼督任两脉。督任两脉由是一通。内力便又如倒海之水，猛然回涌，直贮气海、丹田。

第二步走去，便见老僧那掌缓缓伸出，指如鬼爪，瘦削只见嶙峋枯骨，但从掌中似透出一股热气，于一瞬间从气海、丹田两穴吸力，把唐琳浑身吸得没了一点儿一星儿。

凡武林中人大都都视自己辛辛苦苦练来的那一点内力、那一手功夫为宝贝，怎么肯让人家唾弃？更不能让人给轻易废去，须知武功一废，人比凡夫俗子更为可怜。可唐琳心无芥蒂，性情又直，一切都坦然，任由你做去，相信便是相信，珍爱便是珍爱，所以才无挂无牵，有这一点缘分。

她第三步又迈了下去。

老僧转身出指如风，指风嘶嘶作响。从唐琳背后透出，余力不衰。老僧疾点她身上大穴，让她手阳明大肠经穴受制，让她手太阴肺经脉穴受制。然后以掌逼力，用内力注入她足阳明胃经穴，注入她手少阴心经脉。

半晌方定。

老僧双目忽睁。向她一叹道：“唐琳，唐琳，飞天之女神姿飘逸，又不食人间贪欲，你为什么不一试？”

他手向上一扬，唐琳就飞在空中，在石洞中飞了一个来回。

老僧道：“不好，不好。这哪里是像飞天，这只像一段吊在绳子上的木头！”

唐琳莞尔一笑，自己身子一纵，飞向空中，居然也能像被老僧大力一掷时那情形，在洞中飞上一个来回。她心中想到了飞天之势，自以为这一次的飞姿很妙。

当她又落下来时，老僧闭目坐在石笋上，用内视之法去看那一幅画了。

无论唐琳如何呼唤，老僧再也不言语。

唐家堡，很静的唐家堡。

唐家堡的中央，是唐家的那一片宅院，这是唐家嫡亲子弟居住的地方。

在一间静室内，坐着老太太。她不是唐门的掌门人，但她是唐门的太上掌门。她寝食不安，很恼怒，因为已经好久没看见唐琳了。

在唐门的诸子弟中，她最喜爱唐帆；在唐门的诸多女孩子中，她最喜欢唐琳。唐帆见了老太太，能把她哄得眉开眼笑。老太太见了唐琳，自己就会眉开眼笑。

已经是深夜了，她还睡不着。她决定派人去把大少奶奶叫来，让大少奶奶来陪她说话。

大少奶奶正在生气。

唐群到了半夜，还在看那枚铁相思刺。他摆弄来摆弄去，他这枚铁相思刺是唐门唯一无毒的一枚。他想让这一枚铁相思刺钉入去就拔不出，如果一拔出，人也就死掉了。

为了这个，他忙得茶饭不思。他自己为这枚铁相思刺想了一个更好的称呼，不再是相思入肉，相思入骨了，而是相思欲死，不死不休。他迷上了这个。

大少奶奶可不这么想。她觉得秋夜太长了，又觉得心内火太盛了，她要消去心火，她脱去长衣，沐浴熏香，拉唐群回寝屋。她用尽了媚劲儿，唐群的目光仍瞧着那枚铁相思刺。

直至半夜。别人家的好事已经做完，男人女人已经慵懒，相拥相抱着做甜甜蜜蜜的美梦去了，大少奶奶还在弄娇作羞，做向壁羞涩，回头盼郎垂顾那楚楚生怜的模样。她恨透了唐群。

“睡觉！”她一把抓过那铁相思刺，叭地把它掷入桌上，拉唐群躺下。唐群念叨着，不一会儿就释然入梦。可大少奶奶浑身血热，睡不着。她看着唐群，恨不能用铁相思刺刺他一身窟窿。

大少奶奶是峨眉派中人，她叫心瑟。

她是个有心的女人，也是一个很渴欲的女人。她决不能让唐群入睡。她爬起来，披上中衣，找来一包药，把这药放入茶水之中。这是一包烈性药，给一头狮子服下，也会咆哮不安的一包药。她要给唐群吃下这药，让唐群吃了药不是想睡，而是想要女人，要她。她把茶水搅匀。满面微笑，去扶唐群。

“起来，起来。”

唐群睁开惺忪睡眼：“天亮了么？天亮了么？”

大少奶奶云鬓松散，笑吟吟道：“天怎么会亮？我是看你睡梦中直咂嘴，像是口渴，就为你弄了一壶茶，你喝上一杯好不好？”

唐群点头，像个听话的孩子：“好，好，喝，喝。”

大少奶奶的尖尖玉指捻着这一只玉盅儿，把它送到唐群的嘴边。她心头鹿撞。唐群也是人，如他喝下这杯茶，一定会来爱抚她。她等得太久了。唐群喝了一口。皱了皱眉，

呸地把这茶吐了，然后又倒头去睡。

大少奶奶心中顿时火起，去抓唐群的胸：“你为什么不喝茶？”唐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别在茶里放药，我就喝。”话一说完，又鼾然入梦。大少奶奶只好把他放开。

她心中苦笑：错了，错了，她怎么又忘了，这个唐大公子是世上第一的用毒解毒高手，你给他喝迷药，又怎么能迷得住他？她恨恨地看着唐群，泪水在心里流。

谁知道她这心思？

她是不是当初就不该多那一句嘴？那样，她如今也做不成唐门的掌门人，也不会受这苦罪。上天安排，是不是总是有私？是不是总不能完满？

她静静地坐着，看着那一壶茶水。

这茶滋味特别么？为什么这个呆子只喝了一口，就吐了？她不好亲口尝一尝这茶水么？

大少奶奶喝下了这茶，喝下了整整一壶。茶水的滋味也没什么特别。她只觉得心中烦躁，慢慢踱出了门，她要出去走一走。

唐家的内院很静。

她慢慢走入内库，这里是唐家的重地，与她的居室相毗邻，这里存放着唐家的暗器与解药。

她走入甬道。

“谁？”一柄剑从甬道探出。

出来的是一身黑衣的唐黑。今日又该唐黑轮值么？见掌门人来了，唐黑低头，一揖闪身，让掌门人入室。唐门的功绩都放在这里了。墙上那一枚枚奇形怪状的火器，曾经把一个个称雄一时的江湖豪杰送入地狱。壁橱里那一坛坛药，能让寿星夭折，让鬼卒重生。这都是唐门的威风，是唐门掌门人向江湖人说话时，别人都洗耳恭听的缘由。她望着这些坛坛罐罐，突然心中一阵好笑：人就靠这个，毕竟有点不那么正气。

她问唐黑道：“你说，唐门如果没了这些暗器，没了这些毒玩艺儿，在江湖会不会这么威风？”

唐黑一愣道：“掌门人过虑了，唐门不会没有暗器的，江湖人永远也弄不清唐门的暗器，因为唐门的暗器在不断地变，他们永远也弄不清唐门最狠的暗器是什么。”

大少奶奶不讲话，她不想问唐黑这个。

唐黑道：“大哥正在做暗器，做一种新铁相思刺……”

“别提他！”这厉声一喝喝断了唐黑的话。

大少奶奶这会儿觉得身子很软，软得十分烦躁。她的眼里闪着火。“你知道那一次梅英为什么偷走了唐门的解药？”

“因为九妹疏忽。”

大少奶奶咯咯一笑：“你错了，因为来偷解药的是个男人，而九妹是个女人。这个道理是不是很简单？”

唐黑不答，因为她说得很对。

大少奶奶脸色涨红，吐气如兰，对唐黑道：“如果我去偷解药，你是不是放过我。你是男人，而我是女人……”

唐黑道：“大少奶奶言重了，你是唐门的掌门人，你要解药随时都可以来取，为什么要偷？”

大少奶奶又吼：“别叫我掌门人，我不是什么掌门人，我只是女人，我是女人。”她眼光迷乱，盯着唐黑道：“嫦娥应悔偷灵药，月宫寂寞无风尘。”

唐黑见她这样，也知不妙。

大少奶奶就冷笑：“唐黑，唐黑，难道你没见过女人么？”

唐黑无语。

大少奶奶就自解罗衣，成一个女人站在唐黑面前。

唐黑道：“你出去，不然我就要喊人了！”

大少奶奶道：“好，好，喊人好，只要你一喊，我就把衣服穿上，把它撕开一点儿，你就有好看了。”

她扑向唐黑。都见是猫扑鱼，谁见过鱼扑猫？

唐黑急急道：“你放了我，你放了我！”他叭叭打了大少奶奶几个耳光。可他打不醒这个灼热的女人。她嘴角流血，在笑：“好啊，原来是你，原来是你。我嫁入唐门，就为的是有个男人，可以亲疼我，也打我。我以为这辈子没这福份了。可今天有了，唐门终于有了一个男人了，一个可以打我的男人。你可不能光打我啊，对不对？男人对女人可不光是打。你亲我啊，你亲我啊.....”

她逼上去，送唐黑灼热，送唐黑以销魂的唇，火热的胸。

唐黑坐下了，坐在床上：“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

女人征服了他。

唐黑的心也开始欢快地跳动了。他是不是也喜欢这个丰腴美丽的女人，这个在唐门一向趾高气扬的女人？她总让唐黑想起他的出身，他很卑贱是不是？但这个最高贵的唐门掌门也倒在他怀里了。他很自卑，因为很自卑所以成为唐门的第一高手，因为很自卑他才能成为这女人的男人。

他心中是不是有些报复的快意？

他尽情尽意地放纵自己。

她喃喃道：“叫我，叫我.....”

唐黑叫：“掌门，掌门！”

她噗哧一笑：“掌狗屁门，我这会正被你欺负呢，叫什么掌门？”唐黑也气沮：“掌门也被男人欺负，唐黑，你是唐门最好的男人，你是，你是！”

唐黑想到了平时卑微的自己：“我不是，我只是唐门的小黑子，我不是。”

可大少奶奶抱紧了他，颤声道：“你是，你是，你是我的掌门，我的门天天为你开！”

这时没了自卑，自卑的人变成了野兽。

她喃喃道：“唐黑，唐黑，你给我一个儿子，一个儿子，让他掌握唐家堡，成为唐家堡的主子，一个可以对他们发号施令，让他们去死的主子。”

唐黑道：“我不是什么主子，所以我的儿子也不会是什么主子。”她很热烈，紧紧搂住他，搂得他喘不过气来：“你是主子，你是主子。你为什么不是主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主人，而我是唐家堡的主人，你是我的主人，你也就是唐家堡的主人，你让谁死，我让他活不到天亮。”

她像一个堕入情网的女孩儿，在说着疯话。她也确实实头一回知道了男人与女人在一起时这疯狂这快乐。唐黑任由她抱着，他为她梳理头发。她流泪了，唐群才不管她梳什么样的头发。唐黑告诉她，他其实并不是下人的儿子，他是唐老爷子的亲生儿子，他应该是唐群的亲叔叔。但他母亲是一个下人，一个曾经在唐门做卑贱家务的女人。唐老爷子把她嫁给了唐门的下人，从此唐黑就成了下人的儿子。唐老爷子为什么不认他？是因为他太小了，小到了和唐老爷子的孙子一样大的年纪，让他感到难堪，怕别人说他老来荒唐，还是他怕唐老太太的威风？唐黑不知道那原因。

唐黑记得很清楚，只为知道了他的身世，他的养父死了。那一天，他养父回到了家，天很晚，人也醉了。母亲的眼睛哭肿了。她问养父：“你在酒店骂了些什么？”

养父摇头，他没骂别人，他只骂了他自己的儿子。

“你骂他什么？”

“我骂他……狗杂种，骂了几句他。”

母亲不讲话了，她为什么不讲话？

养父见母亲那悲恸欲绝的神情，酒也醒了一大半，问：“我……骂我儿子。我骂我儿子，有什么不行？”

他神情怯怯的，因为他突然明白了，这个儿子不是他的儿子。不是他的儿子，他为什么骂人家狗杂种？他骂儿子狗杂种，有人不愿意。母亲泪如泉涌。他也惊醒了酒，知道闯下了大祸。

一家三口人，等至夜深，桌上放着一瓶毒酒。唐老爷子不会拖沓隔夜的，他办事一向很快。终于来了两个人，两个蒙面人。来人冷冷道：“你该去毒岩了，你该去那里享福了，省得你每天灌醉了酒，胡说八道。”话一说完，就要上来扯他。

毒岩是唐家堡的秘密之处，被送去毒岩的人不是唐家的仇人，就是唐门的叛逆，他们在那里天天被当成工具，试毒服毒，活着比死了都受罪。

唐黑的养父冷笑，吼道：“我不去毒岩，我有毒酒，我自己有毒酒……”

那两个人冲上来，要夺他毒酒。

母亲一见大惊，颤抖着喊：“快，快！”冲上去，与蒙面人缠斗。显然这两人接到了送他上毒岩的秘令。不然决不会拼死也要抢那毒酒。他们只晚了一步。养父把这一瓶毒酒喝了下去。嘴角流血，倒在地上。两个人不再同他母亲缠斗了，静静地站在一边，看他死去。唐黑扑上去：“爹，爹，你是我亲爹，你是我亲爹……”

养父摸着他的头，笑得艰难：“是你亲爹？是你亲爹也得骂你，狗……狗……杂种！”

养父死了。

那两个人看着养父的尸体。他们没说话，都坐在地上，掏出衣袋里的毒蒺藜，把毒蒺藜吞进了嘴里。他们也只好死，怕唐老爷子一句话，把他们两人送去毒岩。后来，母亲也死了，唐黑就成了孤儿。没人知道唐黑这个孤儿是唐老爷子的儿子。

唐黑的身世很惨。大少奶奶流泪道：“有我，你就再也不会是孤儿了。我是你的爹，我是你的娘，我也是你的妻子，我也是你的情人，我还是你的女儿，好不好？”

唐黑在流泪，狠命点头，他哪里尝过这样的温情？

她悄悄说：“我一定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一个很威风很威风的儿子，你说好不好？”

唐黑握紧她的手，有了女人的男人，活在世上就不凄苦。

两个人又柔情亲热。

时辰过了多少？

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舍得移开这目光。但总得穿上服衣，装模做样地回到人世间去。

就听得有人拍手道：“好，好！到底是有情有义呀！”唐黑觉得身子一麻，就被人点住了穴道。

大少奶奶坐在床上，动也不动，人像凝成了一座雕像，是不是女人一旦诚心偷情，一定就比男人更果敢，更舍得豁出去一切？她很沉着：“出来吧，唐帆！”

果然是笑咪咪，胖乎乎的唐帆。他笑得傻乎乎的：“我本来不愿意打搅你们，但我实在忍不住，就只好这样了。”他走到大少奶奶面前，叹气道：“我知道你这人是喝了迷药，但可惜不巧，为什么早不喝晚不喝偏偏在这小子守秘室时你才喝？我唐帆可没这小子好福份，是不是？”

大少奶奶嫣然一笑，那笑让唐帆精神一振。

“这小子让我封住穴道了，他一会儿就该死了，让他尝一枚唐门的铁相思刺，好不好？你该先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我？你如果喜欢胖子，我可就代替他了。你如果不喜欢我，那.....”

大少奶奶道：“那怎么样？”

唐帆一叹：“那你就会和他一起死。我还要让你死时和他拥抱在一起，让你们两人死后也丑闻传出去。不好，不好，唐门大少奶奶偷小黑子，一个下贱的小黑子.....”

大少奶奶道：“好，我答应你。”

唐帆样子很傻，但心里并不傻，做事很周密。他先把一枚铁蒺藜拍在唐黑肩头上。然后他又封住了唐黑身上的大穴。铁蒺藜发作，唐黑无法去拿解药，只好眼睁睁看着解

药而死。唐帆又对大少奶奶道：“你为什么不脱下衣服，你对我总该比对他更卖力气才行。”

大少奶奶只好慢慢脱衣服。

唐帆在笑：“你应该快一点儿，不然一刻钟之后，唐黑就死了，他一死，就看不到要为他生儿子的女人跟别人了，那他该多难过？”

大少奶奶确实很快。她还只是一个女孩子，一个刚刚成为女人的女孩子。她确实很迷人。唐帆笑道：“其实，你要找男人时，用不着喝迷药。”唐帆走上去，制住她的穴道。

“你别生气，只要小黑子一死，我就会放了你，到那时，你想死我也随你便。”

大少奶奶无可奈何。

唐黑眼中有了怒火，这怒火足以烧死这两个人。如果他现在行动自如，他会一点儿也不犹豫，马上宰了这个唐帆和女人。世上的女人真的就这么贱？她真的跟谁都行？她也愿意跟这个咻咻喘喘的胖猪么？

唐黑闭上了双眼。他宁愿死，也不愿看见。

这时，他听到了唐帆一声惨叫。大少奶奶坐了起来。

她的手上有一只戒指。这是唐群送她的戒指，除了唐群，没人知道这戒指才是唐门最厉害的杀人暗器。这暗器头一次杀死了唐帆。

大少奶奶在床上蹭，她身体受制。她爬时很累，但唐黑眼里那温柔那爱抚让她有了力气。她如果不爬过去，为唐黑弄一粒药，就会眼看着唐黑死去。

唐黑的脸色已经在变。

她的手颤颤抖抖，把架上的解药坛子弄破了，摔在地上。

唐黑已经昏倒在地了，她是不是还能救他？她眼中流泪，爬着，喊：“唐黑，唐黑……”

唐黑躺倒了，但一口内力护住丹田之气，他不能死，不能死，他现在不能去死……

老太太派的人来到了唐群门外。

她轻轻敲门：“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没人应声。

大少奶奶睡觉一向是很警醒，为什么不应声？

唐群醒了。回头看一看，枕边没有女人。如果女人在，他会又鼾鼾睡去。可女人不在，他只好爬起身：“是谁？”

“老太太叫大少奶奶马上去。”

唐群起床了：“她不在。”可她去了哪里？她夜半三更会到哪里去？

唐群起身，看见了茶壶。那一壶水没了。

唐群沾了沾茶渍，脸色变了。他冲出了门，叫上小丫头：“快去找她，别惊动别人！”

唐黑的脸色有缓了，渐渐褪去那黑色。他坐在地上，呕吐。大少奶奶站在他身前。他们必须早一点驱毒，解穴。

可来不及了，脚步声在门外响起.....

大少奶奶神色镇定，向唐黑一笑。她走去门口，很优雅地把一粒毒蒺藜摁在自己的后背上。

第十四章 阴谋

唐门仍很平静。平静得像如临大敌。

老太太亲自把唐门子弟聚齐了，发了令，让他们准备好暗器，吃住在唐家堡，每日滴酒不饮，也不许去沾惹女人。

唐帆的尸身放在唐家祠堂。

大少奶奶中了毒，很厉害的毒，这一枚毒蒺藜是唐帆的，不知怎么打在了她的肩上，

差点儿要了她的命。大公子唐群进了密室，只要再晚一会儿，大少奶奶的命就保不住了。唐群见到了密室里的惨状：解药“笑人”，满地皆是，那一个坛子碎了，唐黑倒在地上，但服过了解药，身上穴道被制。大少奶奶被人打了一枚毒蒺藜，趴在门口，就要死去。唐群并不慌张，他先把解药放在妻子口里。然后去为唐黑解穴。

小丫头也来了。唐群命她去禀报老太太。刚回身要走，唐群喊住她：“如果你向别人泄露一点儿消息，马上就让你死！”小丫头惊惧地点头，走了。

老太太来了。她平日动作很慢，半天也走不上几步，可如今身子飘飞，直冲进密室。

老太太看见了唐帆的尸体，她老眼昏花，要流泪出来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唐黑醒了，问他什么，他也不说，只是流泪。也都知道唐黑的性子，他虽然卑贱，但脾气倔犟，人很难劝得转的。只有等大少奶奶清醒。是来了外敌，杀死了唐帆，又想污辱大少奶奶？不像。外人怎么会把铁蒺藜打进唐黑的肩上，打在大少奶奶的背后？

如果是唐黑谋叛，杀唐帆，又杀大少奶奶，这又不像。他如果杀了唐帆，就不可能把铁蒺藜打入大少奶奶背上，而且那一枚铁蒺藜分明是唐帆的。两枚打伤人的铁蒺藜都是唐帆的。

那么是唐帆谋反？可他把铁蒺藜打入唐黑肩上之后，又为什么让大少奶奶跑到门口，才用一枚铁蒺藜打中了她？而且这一枚铁蒺藜打得很怪，又没有准头，但又很重。这样子只可能是打到了什么铁器之后碰回来，才打入大少奶奶肩头的。事情紧急，唐帆为什么那么掷暗器？

最令人诧异的是，大少奶奶衣衫不整，唐帆又赤裸着身子。

老太太再有见识，也猜不透这三人的情形。她问唐黑，唐黑只是流泪，不说一句话。

只好等大少奶奶醒过来。

大少奶奶醒了。

她看见了床头的唐群，头一回，唐群在白天没去他那个小屋弄暗器。她冲唐群一笑，这一笑让唐群心里一动。

她又看见了老太太。她冲老太太笑。老太太那样子真是风烛残年了。

她再四处看，又看见了唐云、唐松。

老太太道：“好了，你醒了，告诉我，你都碰上什么事儿了？”老太太在笑，笑得很随意。

大少奶奶显然心有余悸，她看看唐云，又看看唐松，不说话。

老太太说道：“好，云儿，你和唐松出去，在门外看着点儿，别让闲人进来。”

大少奶奶问：“唐帆、唐黑都死了么？”

老太太道：“唐帆死了，唐黑吃了解药，活过来了，他去抓解药，把坛子都摔破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大少奶奶一叹，问道：“你们没问问唐黑么？”

老太太道：“他只是流泪，不讲话。”

大少奶奶点点头，闭上眼，泪就沿着两颊流。她很伤心。

“晚上，我去密室看一看，听见密室似乎有响声。原来是唐帆和唐黑。唐帆拿酒来，要唐黑喝。唐黑不喝，唐帆就自己喝。两个人站在过道好儿闲话。我进了密室，不一会儿，唐帆就进来了。他喝醉了，对我非礼。我骂他，骂他蠢猪。我不该骂他蠢猪。他咬牙，说唐门上下的人对他都瞧不起，不就是胖一点儿么？他狠狠地说：女人看也不看我一面，你这个女人还动不动训斥我！唐门只有你和九妹最俊，九妹是妹子，动不得的，今天你将就了兄弟吧！说着他就扑上来制住我。我喊了起来，唐黑冲了进来，但被唐帆在身后用暗器，封住了穴道。他就把唐黑放在床边，想让他早死，又把我放在床上，要对我非礼，他封住了我的穴道，让我不能喊，身子又不能动。最后我……”老太太盯着她看，看得她脸红心跳，低下头去。

“你怎么了？”

“我只好用这戒指把他毒死了。”

老太太一叹道：“怪不得。唐帆也中了毒，那伤口却找不到，原来是戒指……”老太太看看她，又看看唐群，一句话也不说，伛偻着身子，慢慢走出去了。

老太太没了唐琳。也没了唐帆。

唐群看着妻子，头一回这么专注地看着他的妻子。他心头自然有疑惑，她是他的妻子，她喝了一壶茶水后走了出去，半夜走出门去。他突然看他的妻子很美，突然发现他妻子的美。

他想要问她话。她却淡淡地先开了口：“我死不了，你不去你的小屋了么？”他有一个吃饭、休息都在那里的小屋，他结婚以后，只有睡觉时回来，而且回来倒下就睡，一睡睡至天明。他说不出话来了，他问不出那句话来。

她流泪了。“你不喝茶，我喝。你以为我找到了谁？唐黑？唐黑哪是个汉子，他才不肯对我好一点儿呢。我找到了唐帆。唐帆冲我来了，唐黑这小子不肯对我好一点。如果是唐黑，你是不是更高兴？可惜，最后和你老婆混在一起的是头猪，是那头猪……”

唐群看着她流泪。

她凄伤时，再也没有那势利模样了，再也没有掌门人的威风了，再也没有女人那咄咄逼人的气势了。这时的女人好可怜。

唐群心里就有了爱怜。

她想用最恶毒的话来刺伤唐群这个王八蛋，但她说不下去了，她没法儿再骂出口来。

唐群抱住了她。

“你为什么不去告诉老太太，就说你媳妇喝了药，去找男人？”她哭得很伤心。

唐群道：“我不说，我对谁也不会说。”

她用一双嫩玉一般的手直捶他的胸：“你去说，你去说呀，多丢人，多丢人！”

唐群把她放在床上，痴痴地看起她来，这眼光只有在看铁相思刺时才有的。

他悄悄走过去，把门儿关上。她快活地呻吟着，被他抱在怀里：“你疯了，疯子，大白天问什么门？”

老太太把大少奶奶叫到了屋里。

“你琢磨，怎么去找回唐琳？对那七大门派咱们该怎么办？”

自从上次大少奶奶带人攻了少林寺，少林寺不曾出来报复，但其余六派也从此与唐门断了来往。峨嵋善因师太还来信谴责唐门杀入少林，伤人不义。崆峒由此不与唐门往来。淮阳门虽是与唐门来往，但那也是虚应故事，分明存了十二分的戒心。这一下，唐门在江湖上就受了冷落。本来唐门从来就与绿林豪杰、黑道枭雄来往密切的，恶人谷一战，唐老爷子助了七大门派一臂之力，让黑道之人就对唐门都存了戒心，认为唐门要同七大门派结交，不然何必冒险去助这七大门派，让他们去与阴阳邪神许不天自相残杀，岂不是更好？如今，唐门的门庭冷落，倒像是威风减了不少。老太太要大少奶奶拿个主意。

大少奶奶便说道：“唐门威风，一向是独来独往，并不与人合作。老爷子兴之所至，同七大门派联手，斗许不天，分明是一件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据老太太讲，老爷子亲口所说那个救放不天的人伤老爷子时，七大门派的人都无动于衷，没一个人敢上前去仗义执言的，所以老爷子在那一仗之后便一个人受过了。要不是这样，老爷子何至于早逝？”

这番话，勾起了老太太的心事，她也在心里怨尤七大门派之人。可口中却说道：“老爷子说，那人功力极高，所用的功夫，七大门派之人和老爷子见都没见过，他只一拂袖子，七大门派的人就退出了一丈开外。他再疾指一弹，老爷子就吐了血。看那情景不是七大门派之人不尽力，而只是那人功力太高的缘故。”

大少奶奶冷笑道：“那当然，如果七大门派之人被一袖挥退之后，见那人要冲老爷子弹指，又一齐上前拚命，老爷子岂能独挡他这一指？七大门派追杀不了许不天，就好言好语说我唐门如何高强，请老爷子去助阵。一旦败北，就只忙各顾自己，他们对老爷子哪里有一点情义？他们自以为自家是名门正派，想用唐门就来呼唤，不与唐门交往时就问也不问，唐门岂是这么容易轻视的？”

老太太问道：“依你看怎么办？”

大少奶奶一笑：“让他们七大门派——抵命。依我看，老爷子的命要他们七大门派的人来偿。咱们在江湖上找到他们七大门派的人，先把那七个围攻许不天的人都解决了，让他们明白了，他们不救唐门的人，他们也得死。然后再看他们对唐门的态度决定怎么走下一步。”

老太太道：“好！你这个主意好。但不知道七大门派会不会一齐来为难唐门？”

大少奶奶一笑道：“我出身峨嵋，自然知道这些名门正派人的毛病，他们都是嘴上说得多，实际做得少。阴阳邪神许不天要不是惹到了他们头上，他们怎么会一齐出手？就是那样，一个许不天重伤后，他的徒弟出手，也杀了他们三个人了，如今这七派转攻许不天的人中只剩下四个人了，他们早早晚晚会一齐出来，去杀许不天，不杀死许不天，他们觉都睡不好。我们只要派两伙人去，跟在他们身后，把他们悄悄杀掉就是了。”

老太太诧异道：“你不是要向七大门派示威么？杀他们的人，又要悄悄杀，他们怎么会知道是我们杀的。”

大少奶奶笑了：“这事让他们心里明镜似的，但嘴里却说不出才好。让他们死于暗器，怀疑我们唐门，我们唐门却装作不知：不会吧，我们可是与你们七大门派一齐联手杀阴阳邪神许不天的。这是我们老爷子一生最得意的事，我们怎么会用暗器杀你们？我们老爷子同你们一起攻阴阳邪神许不天时，你们拚死护着老爷子，这情份儿我们唐门正记着呢。这么一说，让他们心里多难受？”

老太太道：“好，好，依你看，让谁去好？”

大少奶奶一笑：“让唐云带两个兄弟去，再让唐黑另带两兄弟去，办完了事就回来，不张扬不炫耀的，好不好？”

老太太道：“好。你替老爷子出了这一口鸟气，老爷子在阴世间也会夸你呢。”

大少奶奶叹气：“那可不一定，老爷子活着时，对家里治得严，对外可宽厚呢。他没让咱们报仇，大概是怕咱们同七大门派结怨。其实，七大门派算什么？他们又有什么了不起？”

唐群怒气冲冲地进了屋。他很气恼，因为大少奶奶派了唐黑和唐云去杀七大门派之人。

“你为什么派他们去杀七大门派之人？”

她笑笑，笑得很宽厚：“你的铁相思刺真不错。”

唐群又问：“你回答我！你为什么派人去杀人？”

她莞尔一笑：“因为我是掌门人，掌门人总要做点什么的，对不对？”

唐群一叹道：“老爷子活着就说过，不可与江湖大门派为敌。为了结交七大六派，老爷子不惜自身，去同阴阳邪神入场不天拼死一战。你这么做，把老爷子的辛苦都化为乌有了。”

她对镜理云鬓，巧倩一笑道：“你晚了。”

唐群一愣：“什么晚了？你下令去追他们，还来得及。”

她笑着，坐在床上：“你晚了，你要是管我的事，我就会安安生生做你的媳妇，就不会去管那么多唐门的事儿。我不管那么多的事儿，老爷子也不会让我做什么掌门人。我不做什么掌门人，就自然会一心一意侍候大公子，为你生儿子，替你缝衣服，做你的贤慧老婆了。可现在你晚了……”

唐群想打她。

她盈盈起立：“打啊，你一打，我就冲出去，你打了掌门人，就不怕老太太罚你？”
唐群气得发怔，说不出话来。

江玉慢慢进了屋。

这是北方丐帮分舵的一个聚会之地，是一家富豪的院子。

他看见了少林的圆痴大师、武当的哭道人，还有天门派的吴风、笑丐乐平。

哭道人问道：“江公，胡护法和曾大侠在哪里？”

江玉一叹，不禁泪水双流：“他们死了。”

死了？胡铭和曾怒死了？他们是怎么死的？

“胡护法被两个披长发的恶鬼似的人物杀死了，连尸体也化没了。我和曾大侠追去，没追到人。回来之后，曾大侠也很不安。这一天晚上他接到一张帖子，说是淮阳门召他回去。但来人与曾大侠显然不和，在他屋里口角起来，我听得是那人逼曾大侠几句，曾大侠连一句话也没说。我觉得不妙，过去一看，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桌子上为我留了一张纸条……”

江玉把一张纸条递与哭道人。哭道人打开看。

江公子：

淮阳门师门之羞，实在难提，只好一死以谢故人。望江公子善处我后事。

曾怒

几个人传看这纸条，人人无话。

江玉道：“我不知道曾大侠淮阳门中有什么难解之事，竟让他寻了自尽这一条路。但看这纸条，见那人与曾大侠吵，分明是淮阳门中有什么不和睦之处，曾大侠是淮阳门掌门人的大师兄，别人恭敬他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对他不敬？这其中缘故，我就有些明白了。”

圆痴大师与哭道人互相一望，心中明白，曾怒自杀，必定是受不了淮阳门羞辱之故。

但人已死，又何必对江玉说破此事？

哭道人道：“你怎样处理曾大侠后事？”

江玉一叹道：“化了他的尸骨。”

吴风道：“依我看来，应该保存曾大侠的尸骨才对，怎么化了他的尸骨？”

江玉一叹。

圆痴、哭道人心内也叹：江玉如此做，反而是无意之中对了曾怒的心思。

笑丐乐平道：“我们人分两路，本想壮大声势，不想江公子那一路竟折了两个，如今去攻这俏梅山庄的，也就只有我们几个人了。”哭道人道：“好，事不宜迟，今夜就去。”

夜，大地一片银白，欺得夜也极亮。几个人影飞似地掠入俏梅山庄。

山庄里静悄悄的，没一点儿声息。人都熟睡了？

笑丐乐平路熟，带人直奔密室，一直走到石门前。

他们要与阴阳邪神决一死战，还有一个阴阳邪神的徒弟、情人梅英。要把他们全都杀死！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人，他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哭道人走过去，凝聚神力，推开石门。

密室里很明亮。蓝荧荧的灯火把密室照成一片蓝色。有石床，石床上是凌乱的被褥。有酒杯，酒杯中半杯的残酒。旁边有一个极大的框子，框子成方形，形成同床一样高的底边，框子是空的，上面什么也没有。

笑丐乐平脸上仍有惊惧之色：“这就是那幅画，那幅画就画在这框架上……”

那是一幅什么样儿的画？比思过岩上神僧画的那一幅更骇人，更神秘么？据笑丐讲，那是一幅同样的画，只不过这幅画是彩色的。

“一片血光，所有的颜色都笼在一片血光之中。”

白鹰就死于这幅画。

梅英和阴阳邪神许不天不在这里。

他们走出密室，来到瑛梅住的屋子。

这实在是个女孩子的闺房，圆痴大师垂头合什，哭道人皱眉而视，只有江玉、吴风、乐平在四处寻视。

“有人！”

床上有人，而且是一个女人。

这女人很漂亮，她身上穿着最华美的衣服，趴在床上睡熟了。

这个人是谁？是那个唐家九妹唐琳么？还是那个仍然以为别人不会知晓他既是女人又是男人的瑛梅？她为什么不动？是死了，还是睡得很熟？

是在睡。江玉轻轻地一拍她的肩头。

她醒了，抬起头，慵懒地打个哈欠：“你们是谁？来这里干什么？”

这是个女人，一个很俏丽的女人，也是一个很小的女人。她是点梅，俏梅山庄的丫头点梅。她为什么穿着这么漂亮的衣服，浓妆艳抹地躺在瑛梅的床上？她为什么睡觉时还抱着一个枕头？

江玉道：“你是点梅。”

小丫头点点头。

“梅英去哪儿了？”

“哟，这不是江南江门的江公子么？这一位一定是那个名动江湖的笑丐乐少侠了。想当初你们五月初十时一个个那乖顺样子，真想做我们小姐的乘龙快婿啊。如今怎么了，提着三尺剑，杀上俏梅山庄了？既然没什么诚心，何必装那个乖样儿？”

乐平喝道：“别胡扯，他们去哪儿了？”

点梅笑了：“我威胁我么？”

江玉笑道：“点梅，你们梅少爷同那个人人愤恨的阴阳邪神许不天在一起，他们在一起，一定就只会杀人害人，你告诉我们，他们去了哪里？”

点梅笑道：“我不知道。”

哭道人道：“他们走了，你为什么不走？”

点梅笑得很凄伤：“我为什么不走？我走，我去哪里？”她神情很凄伤，心思恍惚。

圆痴大师、哭道人、吴风、江玉、乐平乐五个人静静地站在屋子里，他们不知道该做一点儿什么。

阴阳邪神许不天和梅英不见了，一起失踪了。

“为什么要走？”梅英问许不天。

许不天道：“我想安安静静的死，我不想见那些名门正派的混蛋们。”

梅英没再讲话。他曾经决心死守这俏梅山庄，现在他听许不天的，许不天已经没有几天日子了。

梅英天天和他在一起。

他走出门来，告诉梅良，全庄人都迁走。

在一个小山坳里，有十几户房怪，像农舍，那儿没有人家，只有梅家一个看屋人。

梅良告诉人们装车，带东西。

梅英走出来，苦笑了笑，说道：“那里什么都不缺，带什么？”他看到了梅良和众人的疑惑，又叹气说了一句：“那里什么都缺，带什么？”

什么都不缺，又什么都缺的地方就什么也不用带。

点梅坐在梅英的屋子里。

“你为什么收拾东西？”

“我等你来找我。”

“我没时间，我要陪他。”

“陪他陪他，他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陪他？你是一个男人，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忸忸怩怩的多好笑？你是一个男人，一个俊公子，一个江湖上人人都知道的梅公子，为

什么要做女人，做女人有什么好？”

梅英不语。

点梅扯住他的肩：“你不是女人。我从十三岁就知道，女人是别人的花瓶，你怎么也愿意做花瓶？脱了这身衣服，好不好？还让我服侍你，为你梳头，为你更衣……”

梅英无语，他看看点梅。点梅是一个女人，一个很痴情的小女人。但他也是一个女人了，他如今是阴阳邪神的妻子梅英了。他如何对点梅说？何况阴阳邪神许不天马上就要死去。

他只是冷冷看了点梅一眼。这伤了点梅的心。

梅庄人迁走之后，逃走了一个点梅。她也想回头，但她决心不再回头，她决心要死，要死在空无一人的梅庄。她回到了梅庄，回到了梅英的寝室，妆扮一新，揽镜自照，对空无一人的屋子道：“梅英，梅英，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是女人，我也漂亮，我还比你年轻……”

点梅哭了，哭后又去睡，抱着枕头睡。她决心在这里等死。

她趴在床上，昏睡了五天、六天，还是七天？她没死，她落到了江玉等人的手中。

小山坳里，一间农舍中，土炕上躺着阴阳邪神许不天，身边坐着梅英。

他们在等待，不是等待仇恨，而是等待死亡。

阴阳邪神许不天的脸色很平静，看着梅英。

梅英服饰一新，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凄伤欲绝的绝世佳人。

天正在落雪，雪花银白，把这几间房舍装裹得一片银白。

许不天的眼睛瞪得很大。他看着梅英，笑了一笑：“把画给我。”梅英从身边拿过一个包袱来。

“把它钉在墙上！”

梅英站了起来，哗地抖开，叭——一枚暗器钉在左上角，又一枚暗器钉在右上角。叭——叭——又两枚暗器，将得幅画钉在了墙上。许不天的眼睛亮了。“我这幅画是送给我哥哥的。”

梅英道：“他在哪里？他.....会来么？”

许不天一笑：“当然，他无论在哪里，我呼唤他，他都会来的。一会儿你不要跟我讲话，我要在心里同他对话。”

梅英点点头。

小屋很静，那幅画使小屋成了一个神秘的世界。

许不天坐了起来。他的脸很英俊，但已经失了血，没一点儿血色。他坐着，默默沉思，入定。他开始在心里呼唤：“重天，重天，你在哪儿？你在哪天？你听到我的呼唤了么？”

他的心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就听到了轻轻的呼声：“不天，不天，是你么？你在唤我？”

“是我，是我。我要见你。”

“什么时候？”

“马上。”

“好，我就来。”

许不天在笑，他找到了他的哥哥，许重天马上就会来了。

许不天的心情很快活，他在向梅英讲述他与哥哥的往事：他们小时候，总是哥哥是小子，他是丫头，两个人一起玩。以后大了，他就不那乐意做丫头了。哥哥曾经告诉过他，他真的能让许不天成为一个女人，他真能做到这个，他不光功夫精进，他也有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医术。

“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

梅英也知道许重天要来了。从风雪之中，渐渐飞起来一阵嘶吼，这像是凄厉的雪吼，又像是严冬的风号，凄伤而尖厉，挟一路风尘，渐渐逼近，像滚滚巨雷，有海啸山崩之势。

门缓缓开了。门外站一个人。雪在嘶吼。那人慢慢走进了屋，站在许不天和梅英面前。许重天身穿一袭月白长衣，仍是那么神情落寞，四五十岁的白衣书生模样。但他一双眼睛很亮，很深，脚下的一双布鞋没沾一丁点儿雪尘，身上也没一点湿处，浑身没一片雪花。

许不天道：“你走了多远？”

许重天一笑：“我知道你会随时唤我，我就在百里内外。”

许不天一笑：他在这个哥哥面前，显得很柔顺，倒真有些女人的羞涩。

许重天坐在许不天对面。他在为许不天看病。

许不天说很对，他马上就要不行了。

许重天眼里也有一丝哀戚。他用“天心通”神通说：你有什么话说么？

许不天看看他：“哥哥，你说话，别用天心通的本事。”

许重天明白，点点头。

许不天脸上有了笑意：“你看，这是我送你的画，为了赶它，我少活了一个月……”

许重天看着这画，他的眼睛亮了，又有了泪。这是不是许不天的一个梦，许不天从小就是这幅画中的人，他不知道他应该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不知道他喜欢太阳不是月亮，或许他的梦中只有累累白骨和吸血蝙蝠才是真实的？或许他是害怕这累累白骨与吸血蝙蝠的？他终于成为阴阳邪神。

许重天从这幅画中看出了许不天的魔心，魔心未褪。

许重天一笑：“谢谢你，这画会伴我一生。”

许不天道：“不，让它伴你几世。”

“好!”

许不天道：“你答应我，等你学会了医术，就可以把我变成女人，嫁给你.....你答应过我的.....”

许重天点点头，他如今只能点头，不然又有什么话可说？

许不天道：“她叫梅英，也是瑛梅。我要她答应变成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让她嫁你，省得你傲啸山水时寂寞.....”

许重天看着梅英。

梅英脸红了，她这时真是一个绝色女人。

许重天道：“不天，我答应你，我照顾她。”

“永远照顾她。”

“好。”

许不天左手拉住梅英的手：“你不能做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想杀你，骂你，不让你活，叫你‘二倚子’。你也不能做阴阳邪神，杀人不如爱人痛快.....对.....不对？”

许不天含笑而死。

梅英看着许不天。

他从来没向别人谈起他自己，他不是个男人，也不是个女人，于是他哭泣，他认为他只是一个活着的鬼。他心中的悲苦能向谁说？许不天成了他的亲人，他同许不天一样，在这个茫茫人海之中，他终于找到了许不天，他们一样，都被世人称做怪物，没人把他们当人看。所以，他们想杀人，无论白道黑道，无论正派邪恶，凡仇恨他们的人就该杀！

现在，许不天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只剩下他一个天下怪物了。

他想哭，但奇怪的是，他心中没有泪水，他心中像没有五脏六腑，空洞洞的什么也

没有。

许重天坐下，抚起了琴。

这曲子不知是什么曲子，但如天籁仙音，柔柔袅袅，静静悄悄，又夹着洒洒雪花，为许不天雪葬。

琴音远远传去。

江玉、乐平、哭道人、圆痴大师、吴风他们正在雪中雪找，他们已经知道了梅英与许不天的下落，但大雪让他们迷了路，他们要觅路寻路，寻找许不天与梅英。他们要杀了许不天，杀了梅英，想让这个世界的人清一色，清一色的男人，清一色的女人。

天生怪物，不祥，杀之。历来如此，猪生象，不祥，杀之。天生麒麟，无人能识，也杀了。天生怪物，上天示警，岁世不祥。为了这个，也该杀死许不天、梅英。何况梅英又在修习许不天的绝世内功，非杀死他不可。

风雪太大，他们迷了路。

这时突然像从天上传来缈缈仙音，琴韵修长且清韵使人心神一爽。他们随琴意而去，找到了几乎被大雪淹没的几间小屋。

他们站在小屋门外，琴音就是从这间小屋传来的。

琴音清越，不同凡间俗曲。他们都忘了雪，呆呆痴立在门口，慢慢披雪挂银，成为一具具雪人。

琴音戛然而止。许重天道：“梅英，他们来了。”

梅英神色仍怔忡恍惚，随口问了一句：“谁？”

许重天道：“来的是五个人，少林寺达摩堂圆痴长老、武当山哭道人、江南江门公子江玉、北方丐帮年轻长老乐平、天门派掌门人吴风。”

梅英一惊，他们来，是为了杀他，杀许不天的。追得好紧。

许重天突然轻轻开口说道：“五位既然来了，请进来好了。”

门便缓缓地无人自开。五个人浑身雪白，一个个慢步走了进来。五个人中，圆痴最少披雪，而且化雪也快，脚下马上就积了一滩雪水。然后是哭道人、江玉、乐平、最后是吴风。

他们静静站着，小屋很小，显得很狭窄。

他们看到，许不天已死。

他们心中突然有了一丝怅惘：为什么他死了，追杀了他两三年，他为什么自己死了？为什么不是被他们杀死的？

圆痴大师合什道：“阿弥陀佛！”他是有道高僧，见许不天已然逝去，便也就佛心慈悲，道一声佛号，将那无尽仇恨化成一片云，淡淡挥去。

许重天看了他一眼，眼中有一点儿诧异。

哭道人神色肃然，他眼看着许不天，想着追杀这个阴阳邪神不成，反被他害死了五个人：先是天苍头陀，然后是天门派掌门人印正羽，又是不老尼姑秦越女，再加上崆峒胡铭、淮阳门曾怒，都该一齐记在这阴阳邪神的账上。哭道人的脸上渐现怒色。

许重天道：“道心诚，方可道；心不诚，亦难道，太极浑化，也生两仪。难道道长就不能忘却死人的前隙么？”

哭道人心中一惊，知许重天为世外高人，上次围攻许不天时，见许重天出手，便知此人功夫实在深不可测，但不知他为何人。今日许不天死去，他又在此，看来他与许不天的渊源极深。心想：“许不天已死，死者就不足虑。但这个梅英活着，见他那一身装束，那美人胚形，便知日后又是一个武林邪恶。他习得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七大绝技，今日不杀他，日后岂不又得终年奔走，追杀不已？今日虽有这个白衣书生在，但他与梅英当无甚瓜葛，五个人合力对付梅英一人，已然是绰绰有余，今日一定不放过这个机会。”

许重天看着哭道人，叹了一口气。

哭道人却不管他，自顾向梅英道：“梅少爷，七大门派与阴阳邪神许不天之仇，本

来与你无关，可你收留了许不天，又向他学得七大绝技，用计用心用勇杀死了七大门派之中三人。罪在许不天，可人是你所杀。这一回你再也不用忽男忽女，迷惑武林了，今天老道和四大门派人要和你算清这一笔账。”

梅英默默起立，心中悲戚，实难出口，他此时不愿与五大门派人纠缠，他心中只装着许不天。

笑丐乐平冷冷一笑道：“还有一个少侠白鹰，他的死也该记在你这个不男不女的狗东西账上！”

梅英一阵酸楚，他心中悲戚，世上人心就这么险恶么？他们就不容他梅英活在世上么？如果只是快意恩仇，那并不让他羞辱，可他们又对他梅英提这名“不男不女的狗东西”，他为什么要忍受这侮辱？难道他就不是一个人么？他就不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么？

梅英脸色苍白，人也踉跄，他慢慢走向笑丐乐平：“你说什么？为什么你不再说一遍？”

笑丐乐平一见他伤心欲绝那样子，又见他身穿女人衣服，而死去的许不天却是一个男人了，便明白这二人终于是做成了一对狗男女，直至许不天死时也是如此。他就冷冷一笑：“你以为别人不知道你么？无论你做成什么样子，江湖上早已传开了，我已经用长老令让丐帮兄弟传遍江湖，从现在起，你在江湖上，再也无法用一会儿做侠义之举，一会儿干坏事这法儿害人了，江湖之上人人都会知道你是个不男不女的狗东西。”

梅英自在心中道：是了，是了，他这一传言江湖，就我从此无立足之地了，他想让江湖上人人都对我赶尽杀绝，看来我只能是一个许不天而已，说什么爱人比杀人好，你想对人爱，人却不让你如此做，你又有什么办法？是不是只能做那一个阴阳邪神？

他想起了许不天。许不天是不是就这样被人逼上了杀人之路？他与江湖为敌，是不是因为江湖人也始终拿他为敌？

梅英冷笑道：“好，好，既然是这样，你们为何不一齐上来杀我？我是阴阳邪神梅英，你们为什么不来杀我？”

少林寺圆痴大师道：“梅施主，依老僧之见，你是不是随老僧去少室山，在山后静修，过你这一生日子？那样即或是有谁要来与梅施主寻仇，自有少林寺去应对。梅施主在少林寺后山静修，岂不是很好？”

这和尚自然讲得真挚，但他忘了，梅英既不是和尚，也不是尼姑，他恨少室山那山洞，他恨在山洞里的那些日子，他怕那个老僧，如果不是那个老僧放他下山，他真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会疯了。现在，圆痴大师让他再去少林寺后山，许他静修，简直让他哭笑不得，心中倍加凄凉：为了自己活命，就得去少林寺那儿呆下去，了此一生么？

梅英笑得凄凉：“多谢大师好意了，可惜梅英又不出家，自然无法在少林寺过那清冷凄苦的日子，江湖追杀有什么了不起？至多也只是拿去梅英一条命就是了。”

哭道人心中忌惮许重天，他向许重天一揖道：“江湖是非，自有公道，我们与阴阳邪神这一笔账，还要算在这个阴阳人梅英身上，望先生知情体谅，不来干涉我们江湖上的事儿才好。”

许重天话语也轻，却震响在这些人的耳边：“许不天是我的亲弟弟，也是亲妹妹，我叫许重天。你们同他的那一笔账，为什么不来同我算？”

他是许重天？早已在江湖上隐迹的许重天？那个据说已成为当世陆地神仙的许重天？

他们惊呆了。

他们无法同许重天抵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是许重天的对手。

哭道人心中万念电转，他不知道该如何对许重天讲话了。

许重天对圆痴一笑道：“大师慧根极深，怎么也卷入这江湖纠葛之中了？”

圆痴道：“少林入世，老僧也入世。少林出世，老僧也就出世了。”许重天一笑，明

白圆痴的苦心，他是达摩堂首座，他不入世，谁入？

许重天对笑巧道：“丐帮曾经出过奇才，你丐帮前代总筐头鱼漂儿就是一个不世奇才，传下了两大绝技寂寞剑与百兽舞，看样子少侠气盛，已是得这两大绝技的秘传了？”

笑巧一礼道：“不敢，在前辈面前提及此技，让前辈见笑了。”许重天道：“你觉得世上总该有女人？”

笑巧乐平道：“正是。”

许重天又道：“你认定世上也该有男人？”

笑巧点点头。

许重天道：“如果一个人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与世无伤，与人无害，你觉得这人也该杀？”

笑巧语塞。

哭道人接语道：“前辈错了，这人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就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做男人时凶恶，杀人，做女人时行善，救人，可见他是本性杀人，救人只不过是為了掩江湖耳目。此人不杀，又去杀谁？”

许重天一笑道：“你怎么又知道他不是杀人时是为掩人耳目，救人时方显他心中慈悲呢？”

哭道人道：“救人义举，何必要用罪恶去掩人？”

许重天道：“他不愿被你称为怪物。”

江玉一揖道：“前辈，江玉告退了。”

许重天道：“江公子怎么要走了？不留下杀人了么？”

江玉一叹道：“江玉也明白，江湖恩怨一向分明，但这个梅英让江玉去杀，却不知道怎样杀，杀不成，只好不杀。”

笑巧心中气愤，恨江玉一见这许重天功夫高绝，就打了退堂鼓，当下气道：“什么

怎样杀，杀死就是了，为什么不知道怎样杀？”

江玉忽然一啸，啸声也甚是响亮，他唰地拔剑，以目视剑道：“我的剑从不杀冤枉之人，我一剑杀去，你让我杀梅英还是杀瑛梅？”

哭道人冷笑：“他是梅英，不是瑛梅。”

江玉道：“哪儿是梅英？头、身子、脚？哪儿是瑛梅，胳膊、腿？哭道人多智，你告诉江玉，如何一剑杀死梅英，杀死那个伤害武林，杀死三大派人的梅英，却不伤那个在江湖上行侠仗义济人危难的瑛梅？”

哭道人无语，他没有办法。

许重天道：“各位寻人，为了仇杀。如果系许不天之仇，自然当由我许重天来担，随便各位如何来，都听诸位尊便。但梅英之事，我可以一力承担，如果诸位三月之后再来，梅英就不复是梅英了，她只是瑛梅，是那个江湖上人人称羡的女侠瑛梅，如果三月之后，她只是瑛梅女侠，不知各位还要不要杀她？”

圆痴大师合什道：“阿弥陀佛！老僧如果听得明白，许施主是想为她去邪念，扶正心，使她成其为正果。这是天大善事。如果此举成了，少林又何必向瑛梅女侠犯难？”

哭道人心中自忖，便觉沮丧：许不天一死，正义难行。如果又被这许重天将梅英带走，真的将他弄成了一个女人，七大门派寻仇一事岂不是又要不了了之了么？可这许重天或许根本就没这本事，而只是虚言敷衍，只是对付五大门派之人，尔后又带梅英远远走开，五大门派就不免自身蒙羞，被人戏弄了。

许重天明白他心中所想，就对哭道人说道：“道长多虑了，如果三月过去，我自带梅英前来，与众人一晤。你们定好一地，我一定来。那时梅英是不是已然成为瑛梅，也自明白了。”

哭道人道：“梅英之事，我们可以依前辈所言，等前辈三个月，但前辈当不自食言，至三月后，一定来与我们相会。到那时，如果前辈不能使梅英变为瑛梅，前辈也只好让

梅英自与我们七大门派了断，不再插手此事，不知这样行不行？”

许重天一笑道：“好！”

哭道人道：“如果前辈到三个月后，能来峨眉山前眉山庵一会，到时，我们七大门派与丐帮、江公子专候前辈。”

江玉、哭道人、圆痴、乐平、吴风都退了出去。小屋里只有许重天、许不天和梅英。

梅英无言，他头一回知道寂寞之苦。没了许不天，他怎么办？他只好依许重天的吩咐去做么？他能去做一个女人，去做许重天的妻子么？他那样就再也不是什么阴阳人了，他再也不是不男不女的狗东西了。

他的心底里是不是总盼着这一天？

许重天将那一幅画收起。

他心中一叹，虽他于世情看淡，但总不能将许不天看淡，从此之后，他要有一物随身了，这是他来去无羁的唯一必携之物。他是不是也会像这些碌碌江湖客一样，身外之物越背越多，越来越成为一个处心积虑，事事忧烦的江湖豪客？

他对梅英道：“不天身躯，我想把他放于天池水底，那儿水极凉，又有一石罅缝隙，水中无鱼无虾，他自可安眠。你是不是随我去？”梅英点点头。

许重天一手托起许不天的尸体，飞袖一扬，房门大开，风雪寒风倒卷而入。许重天脚步一抬，人倒飘飘洒洒，走入风雪之中。

梅英跟着他，两人像两道烟，直飞向长白山。

冬日的长白峰飞雪皑皑，森林中雪深过腰，林中野兽也都冬眠或憩息于洞内，风雪逼得它们不敢出巢。

林中无路。许重天一声啸哨，人便飞起来，直飞上树梢。梅英也飞身而起，随他在树梢上奔。

从山腰直奔至山峰，便渐渐没了树丛，只有漫山雪岩在风雪之中巍巍而立。再攀得

上去，便是冬日冰峰，冰峰裹住了山石，在风雪之中变得狰狞。在冰峰中间，有一环形大池，这是天池。天池极阔，从这边向对岸望去，睛和之日，人也细小如蚁。天池冰封了，许重天身子急飘，抱着许不天直飞至冰池正中。在这块冰下，有一处隐隐礁石，礁石中有一石罅，可以存放人的尸体。

许重天把许不天的尸体交于梅英。然后他席地而坐，缓缓出掌，他把一只掌力向外推去。便奇迹似的，这冰封天池上的三尺积雪似有人用器具齐推，平平地向前移去，直移出一步左右。

许不天将四边都推开积雪，露出丈余亮晶晶的冰面来。他示意梅英站开。

冰有几尺厚？他用手指凝力，向冰层点去。冰面虽经他屡屡点指，却没一丁点儿变化。然后他起身来，让梅英去远一点儿，他双臂凝力，双掌回旋，叭地击向这中间冰块！

冰块卞卞一声响亮，齐齐地落下水中。

这是一块足有半间房屋大小的积冰。冰块在天池水中晃着，但拿不开去。许重天沉思了一会儿，又用指力将这冰块碎成四块，然后一一抛掷在雪上。冰封的天池有了一个洞口。

水是湛蓝湛蓝的，池水甚寒。天池水因为奇寒，夏日也不能有生物存活，人也不敢涉足水边，何况寒冽冬日？

许重天显然无惧，他向梅英伸出了手。

朔风呼号，吹得四周群峰嘶哨，雪雾从尖锐的山峰上呼啸而飞，在天池上空飞成了一串串奇异无比的雪线。

大地皆白。

梅英忽然心中悲苦：这儿太寂寞了。

许重天道：“他不喜欢人世。他在这里，你和我可以再来看他……”

梅英把手里的许不天递与许重天。

许重天抱着许不天，看着梅英。

梅英跪了下来。

许重天跳了下去，水中涌溅水花，便又无一点儿声息。

天地之间，有无数要刺破苍天的山峰，山峰皆白，皆厉声呼哨，在广阔的天池冰面上，跪着一个人。

人在山水天地间，细小如蚁。

第十五章 疯狂

许重天看着梅英。

他是不是也可以看梅英是他弟弟？他是不是也可以把梅英看成他的妹妹？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走了？”

梅英摇摇头，他放不下许多事。梅良和点梅等人，都是他救出来的，他要把他们安顿好，他还要回梅庄去看一看。他还要去找到点梅，那个小姑娘，那个一心帮他的小姑娘。他一定要找到点梅。

许重天道：“如果你需要我，你就在心里呼唤我。你要坚决一些，我才会来。”

梅英点头，他明白如何找到许重天。

许重天道：“我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女人，一个再也没有人能指责你的女人。你也可以跟着我，你的根基不错，可以修成一个世外神仙的。”

梅英恍惚，没听明白他的话，是要他与许重天成亲么？他还没有想好，何况许不天最后的话是让许重天照顾他，并不是再三要他答应娶梅英。他如果变成了一个女人，江湖上的人就不会再来扰他了么？

许重天道：“这事儿关系重大，你必须在一个半月之内找我，不然我会没时间做了，也来不及赶去峨嵋，你一定要记住这个。”

梅英点头。

许重天转身走了，他走得很慢，但人身影转眼间就没在皑皑白雪之中。

梅英绝不可能无牵无挂。他用了好长时间，才为俏梅山庄找了这么多人。一共是十六个人，除了点梅，枝梅之外，另外十四个都是男人。

这些都是被他救下来的人。

梅良被仇人追杀，那仇人杀了他一家人，只剩下了梅良自己，梅英杀了他的仇人，救了梅良。

梅良本不是姓梅，就像梅全本也不姓梅一样。

梅全原来是一个赌徒，也是一个酒徒，被人逼债，正走投无路时，梅英救了他，梅全剁去了他右手食指。

死了枝梅，死了梅全，走了点梅，还应该有十三个人在这小山坳里。他们都在等梅英。他们已经习惯了主人的行事方式：只要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不问，就等着，等半年，等一年，甚至等一辈子。没有许不天时，这些人就是梅英的朋友，靠了梅良、点梅、枝梅，他才不自轻自贱，他才能活了下来。认识了许不天之后，梅英是不是对这些人冷淡了些？

梅良知道他是阴阳人，但对他很尊敬，他愿意为梅英分忧，俏梅山庄里所有的杂事，其实都是梅良替他办的。

点梅、枝梅知道他是阴阳人，但都爱他，他们像母亲，像最亲近的女人一样，把他当成一个俊俏可意的男人，把他当成他们尽心服侍的公子。没有了这些人，他是不是能活下去？他就是要变成一个女人，也不该忘记这些人。他要去找梅良，把这些人好好安顿一下，让他们可以过上快乐日子，过上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

他飞奔而去，眼前就是小山坳。

他欢快地呼啸，梅良听熟了他的呼啸，梅良会笑吟吟地来到门口，迎接他。

没人出来，莫非他们都走了？

梅英的心变得冰冷。他慢慢推开了小屋门。惊呆了。

两个人吊在小屋的屋梁上。他们死得很惨，七窍流血，生生被打死后吊在屋梁之上，又割去了他们男人的根蒂。

梅英厉声吼叫，像受伤的野狼。又冲进另外几间小屋。

一共是十三个人。都死了，都死得很惨。梅良被放在桌子上。他的男人根蒂也被割去而且被人穿上了一件女人衣服。这是梅英的衣服。

墙上用血写上了大字：不男不女狗男女！

梅英的心里像火烧。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从这一间屋子窜到那一间屋子，他呆呆痴痴地看这些人的尸本。他忘了天已经黑了，忘了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是谁杀死了梅良这十三个人？

他们要找梅英，找不到他梅英，就把梅良他们全都杀死，他们的心为什么这么残忍？他们是些什么人？是江湖上的名门正派，还是那些黑道枭雄？

梅英呆呆怔怔。

现在，他只有去找点梅了，点梅是他唯一的亲人了，他在俏梅山庄相依为命的十六个人中只剩下了点梅了。他要回俏梅山庄。

他现在不能以这副面孔出现在江湖上，这样现身江湖，别人一定会追杀他。他不愿惹事，在找到点梅，回俏梅山庄之前，决不惹是非。他易容成了一蹒跚老翁。

俏梅山庄就在眼前。他明知山庄内此时一定有些等候他要杀他的人，也一定要回去，他要把点梅带在身边，一直把她带在身边。

他不能施展轻功，他得一步一步走入庄去。

“站住！”从宅门边冲出来两个人。凶神恶煞的模样，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江湖上的名门正派人物。两个人的穿着都很怪，上身是长长的皮袄，皮袄都翻穿着，因为日久肮脏，都打了卷儿，下身却只穿了一条单裤，两个人都这副打扮，上身过冬，下身过夏。这是北方一个邪门帮派，叫“皮袄帮”的标志。

梅英只好站住。

“你是谁？来干什么？”

梅英慢吞吞地看两个人：“俏梅山庄总管梅良欠我银子，要我来取的。”

两人狞笑着，冷冷对梅英道：“好，好，里面有的是银子，你为什么不去取？”

梅英走进庄去，直奔大厅。大厅里乱哄哄的。椅上坐了几个头目样的人物，都正襟危坐，梅英看他们装束，便知道几个人门派各异。那个穿一身熊皮袄的人，应该是“皮袄帮”的头目，据说他们“皮袄帮”的头目都穿异样兽皮，虎豹熊三杰，是他们在江湖上混得的名号。这人穿熊皮袄，下身居然也只穿一条单裤，看来这是“皮袄帮”的熊皮阿三了。

另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女人，身材很瘦像根灯草。这女人穿一件白狐皮氅，拿捏作势，脸涂了厚厚的粉，一讲话就娇声嗲气，像要对情人打情骂俏，讲一句话三斜媚眼，这女人是关东山门口挂着大袜子专门为赶山人补袜子那些女人的头目，她叫白狐。

还有一张椅子上坐站专门劫掠参客和关东药农的虎王尤顺。另一张椅子上坐着关东长白山第一赌客徐梦。

这都是关东黑道上的人物，他们为什么聚在这俏梅山庄？他们想做什么？

熊皮阿三一吼：“抬上来！”就抬上来几只箱子和一些俏梅山庄内的屋饰，雕花搪瓷，玉镇狮子，连秘室门口的蟠龙也被用剑撬下来，抬到了大厅内。

白狐咯咯一笑道：“还有人呢？把那人也弄来！”两个补袜子的女人把点梅推了上来。

点梅浑身鲜血，显然已经受伤了。

大厅闹哄哄乱成一团。

熊皮阿三嘶吼了一声，吼声也很响亮：“别吵了，都听我说！”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喧嚣。

熊皮阿三很威风：“咱们这一次来俏梅山庄，确实收获不小，看来阴阳邪神许不天和小阴阳人梅英都吓跑了，他怕咱们‘皮袄帮’、白狐女魔、虎王、赌客的威风，一听说咱们要来宰他，就吓跑了。这个狗东西，真跑得快，可惜了，咱还没见过阴阳人啥模样呢。”

众人一阵喧声大笑。

熊皮阿三道：“看来在咱们之前，那些名门正派的傻瓜一定是来过了，不然他们决不会让这儿变成空荡荡的，却什么东西也没拿。这些名门正派的人忙着去杀人，咱们就忙着弄这些东西。”

白狐咯咯浪笑，徐梦和虎王尤顺也笑。

熊皮阿三道：“俏梅山庄的东西，咱们四家是见者有份，一份一份地拿，拿光了拉倒。然后咱们就放上它一把火，把这庄子烧掉，叫这个小阴阳人再也没处可住，让他早早死在咱们的手里……”

几个人都赞同熊皮阿三的主意。

怎么分俏梅山庄的东西，几个人主意不尽相同。

熊皮阿三说谁人多先拿，白狐冷笑道你那皮上虱子虮子多。熊皮阿三没敢同白狐发火，白狐这一帮子补袜子的女人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赶山客，他们一从长白山上下来，索拨棍还夹在腋窝，人就偎在补袜子女人的炕上了。那些赶山人生死不惧，得罪不起。赌客徐梦叫道掷骰子掷骰子，只有掷骰子最公平。

独有虎王尤顺冷笑不语。

熊皮阿三问道：“虎王有什么高招儿？”

虎王冷冷道：“招数虽高，也很好玩，怕的是你们干不了。”

众人忙问虎王如何做。

虎王指着点梅：“宰她！”

为什么要宰这个女人？宰了她有什么希奇？

虎王笑道：“山里人对付叛逆，多用这‘刀刑’和‘咬刑’，咬刑是绑人在树上，赤裸着身子被小咬活活咬死。刀刑就是‘刀刀见血，刀刀狠；刀刀见血，刀刀不死’，谁下手狠，就由谁先拿东西，这自然最公平。”

众人竟拍手称妙。

点梅已经没有了力气。

熊皮阿三道：“你只要告诉我们，俏梅山庄的珠宝金银放在哪里，或者告诉我们阴阳邪神许不天和这个狗男女梅英去哪儿了，我们就让你免受这苦头。”

点梅无语，垂着头。

白狐身子一飘，人凑近点梅，用她那白狐袖口去抬点梅的下颏儿：“好一个俊俏人儿，如果你说出阴阳邪神许不天和梅英在哪里，我就放了你。你可以跟我进山，像你这么漂亮的人儿，门口立一根长杆，杆上挑一只大袜子，我保你有人疼有人爱，吃喝穿戴用不尽。”

点梅看也不看她，闭上了眼睛。

徐梦涎脸笑道：“小丫头，你告诉我，俏梅山庄的那个梅英公子长成了什么模样？那样子像不像猪生出的象，像不像狗生出的牛？他像男人多点儿，还是像女人多点儿？”

点梅冷冷看他：“梅公子是男人，是比你更像男人的男人。”点梅没力，所以话也说得有气无力。

虎王尤顺冷笑道：“说不准这丫头就跟那上狗东西勾勾搭搭的呢，你问她什么，岂

不是白费口舌？”

白狐、徐梦、熊皮阿三都冷冷地笑，离开点梅。

点梅被制住了穴道，坐在一个箱子上。就是不封住她的穴道，她也没有力气了。她在等梅英，等得太久了。

“谁先来？”虎王尤顺问。

熊皮阿三道：“自然我先！”他一把夺过刀来，慢慢走近点梅。

点梅脸色苍白，她慢慢闭上了眼，她用尽了力气，她只是喃喃说出了一句有声无力的话：“公子，公子，你是男人，你是男人啊……”

熊皮阿三的刀砍下去了。他想得很明白，他要那一箱银子。他这一刀不能手软，一定要点梅流血最多，但又不死。他要从臂根砍去点梅的一条胳膊。

这一刀砍得很漂亮，熊皮阿三的刀法不差。

叭——刀砍在了胳膊上。但没有血，也没有掉下胳膊。

一个老人，一个蹒跚老人被这一刀差一点儿冲倒，正一只手扶在点梅的肩井穴上，一只手在熊皮阿三的面前乱挥。

这老人是谁？他用什么邪术竟使得熊皮阿三这一刀无功？虎王尤顺、赌客徐梦、白狐都疾步而上，与手持钢刀的熊皮阿三把这老人围住。

点梅闭眼等死，她知道她死不了，她得一刀一刀受苦，她不会武功，又被封住了穴道，只好一刀刀受苦了。她不自禁呼喊梅英，就悲从中来，梅英梅英不会来了，她变成了一个女人，去做阴阳邪神许不天的女人去了。他是不是知道点梅在为他受苦？

突然听得一声响，又觉得浑身穴道一畅，她睁开了眼，看见了扶住她肩头的老人。

“公子！”她忘情地喊着，这一句喊得很清楚。

熊皮阿三、白狐、虎王尤顺、长白山第一赌客徐梦都惊呆了。他就是梅英，就是阴阳邪神许不天的弟子，是那个杀天苍头陀、天门派掌门人印正羽、峨嵋不老尼姑秦越女

的梅英？他就是一个阴阳人？

他们静静地看着梅英，又惊又惧，这人据说已经习得了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七大绝技，在江湖上已经成为一流高手。

他们本来是探知五大门派人进庄搜索之后，俏梅山庄已经成为一座空空巢穴时才来的，可现在回来了山庄的主人，回来了这个阴阳邪神的弟子梅英。

老人慢慢抹去脸上的面具，冷冷笑道：“为什么不来杀我？杀我这个狗男女，你们该多快活？！”

他的手在抖。他完全忘了许不天的话，他不要爱别人，他要杀人，他要杀人！

梅英用一式以掌化刀，就碰飞了熊皮阿三手里的刀。虎王尤顺趁势顺身一纵，去捉这刀。这四人之中只有他武功强些，所以他心中闪念，一定要把刀握在手里，才能与梅英动手。

梅英随手又一式，熊皮阿三判断有误，以为这一式仍是刀法，却不知这只是一掌，是一式莲花掌，叭地击在他胸膛上，熊皮阿三叭地一响，掌如击在败草之上，把熊皮阿三一下子打在墙角，又萎顿在地，一口一口吐血，说了一句：“好……掌法！”便大吼一声，挣扎几下，死了。

白狐的脸色一会儿一变，她那神色有时同身上的狐髯一样苍白，又一会儿变得涨红，就是她的内功心法，也是白狐的媚术。她轻轻走上来：“梅英，你是一个好人，为什么不同我一起上山去，去和兄弟姐妹们快活？男人都是剽悍野性的赶山客，一个个都很有力气的。女人都是放浪有情的补袜女。她们都好温柔。就是我，也想知道知道你多有味儿呢……”那眼光，似在勾引梅英。

梅英向白狐一笑。白狐以为梅英有意，心中快活，嘻嘻而笑。但她的笑突然凝在了脸上，僵成了难看的恐怖之色。

梅英与她站得近，发动赤阳神功，一阵大力涌去，正夺她内力。白狐用力抗拒。她

知道一要退步，便可能死得极惨，所以她咬牙坚持，她盼赌客徐梦与虎王尤顺会助她一臂之力。

这时，虎王尤顺的刀从头上斜斜劈来。这一刀很硬，是虎王尤顺的绝招，一点花哨都没有的绝招。梅英一掌拍斜了虎王尤顺的刀，左手顺势而上，一拳打在虎王尤顺的胸上。

虎王脸色变了：“摧心拳？”

梅英道：“不错。”

虎王尤顺叹了一口气，刀扔在地上，血从嘴往外流，眼睛瞪得很圆，大声吐气，骂：“你这个狗……男……女！”倒地而死。

白狐身子颤抖，疯狂地吼叫着，直扑向梅英。

梅英一拳拍在她额头上，白狐的脸一阵子抽搐，爬到虎王尤顺的身边，抱着他而死。

熊皮阿三的人、虎王尤顺的人见梅英杀气极重，身手快捷，都不敢冲向前来，他们见虎王尤顺和熊皮三已死，就在厅堂外放火，把一个俏梅山庄烧得噼啪火起。

回廊亭柱都是千年古松刨凿而成的，又干又燥，便火借风势，烧将起来。

但人都知梅英手段极辣，只是围在外面呐喊，没一个人肯冲进来。梅英慢慢回头，还有一个长白山第一赌客徐梦，竟稳稳地坐在一边。

梅英道：“你为什么不逃？”

徐梦一笑道：“我往哪里逃？”

梅英默然。徐梦的话不错，只要他向厅外一逃，先倒下的决不是熊皮阿三，不是虎王尤顺，而是他关东第一赌客徐梦。

徐梦稳稳道：“我是关东第一赌客徐梦，我赌你不会杀我。”

“为什么不杀你？”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是谁透了消息要我们来烧杀俏梅山庄的。”

“是谁？”

“江玉，江南江门公子江玉。”

徐梦慢慢走出去了。

梅英真的没杀他，这样的赌徒为什么杀他？杀了他，哪里去找这样的赌徒？

梅英抱起了点梅。点梅的脸上满是喜悦：“公子，公子，起火了，俏梅山庄起火了，公子，公子，你为什么不救它？救火……”

梅英知道点梅的女孩儿心思，她对俏梅山庄很是依恋，自从梅英把她从那个金丝笼子里救出来，点梅在俏梅山庄活得很快乐。她不愿意俏梅山庄被这些黑道人物烧掉。

梅英抱紧了她：“点梅，点梅，我们走吧。俏梅山庄烧了，我们可以重建一个，重建一个比它还大，比它还好的，也叫俏梅山庄，好不好？”

点梅脸上升起了快活，她点头。

梅英抱着点梅，从浓烟中出，从烈火中出。他步法极怪，身姿飘飘，简直像是从烈火和浓烟中走出的幽魂，那些在厅堂外等候的黑道人物一见，马上惊叫着逃散了。

梅英抱着点梅，足不履雪尘，人飘若惊鸿，从墙上跃出，转眼就走进雪原之中去了。

梅英和点梅住在一个樵夫家。

梅英同这樵夫也没什么来往，只是每天要他三担柴，一连要了五年。樵夫挑柴来时，梅英有闲暇，就和他站在廊下说上一会儿话。

樵夫见到俏梅山庄火起，就告诉妻子，他要去救火。他听说了梅英之事，江湖传言汹汹，他挑柴去集市，听得了这个传言。但不管是谁放的火，他一定要去救。他奔去俏梅山庄，途中见到了梅英。

梅英带点梅住在他家。点梅已经奄奄一息了。她在说胡话，梅英为她输送内力，但无济无事，她许多日子没吃没喝，又加五大门派中人和黑道人物折磨，没法救活了。

点梅躺在梅英怀里，这时的梅英是一个男人。

“公子，公子，你是一个男人，你是一个男。不做女人，做女人有什么好？”

梅英抱着她，肝肠寸断。俏梅山庄一十六人，多么和气的一十六人哪。每当庄内没外人时，这一十六个人都坐在一起，和他们的公子梅英或是小姐瑛梅一起吃饭。他们像一家人一样。梅良、枝梅、点梅小心翼翼护着他，让他体味山庄里的温暖。他们不知道眼前的小姐就是公子，眼前的公子也是小姐。但他们知道，公子小姐都好心眼，为什么外面人都说公子不好，说小姐好？

一十六个人只剩下了一个点梅，如今点梅也要离开他。世上又要剩他一个怪物了，他不能与人在一起，他只能寂寞一人，走他的漫长的路。他要为这一十六人报仇！

点梅笑着：“公子，你走了，我就穿上这身……衣服，躺在你的床上，抱着你的枕头，五天，六天，想你……”

梅英流泪。

点梅的声音很轻，在耳边响：“男人流泪，多难看……”

樵夫默默地看着他。

他抱着死去的点梅，已经整整三个时辰了。他不动，无思，像痴呆了似的。他终于又成为一个人，一个孤独寂寞的阴阳人了。

樵夫说：“公子，你把她放下，让我去，把她埋了吧？”

梅英摇摇头，他要自己去埋葬点梅。他缓步向外走。

樵夫问：“要不要我去？”

梅英摇头。

樵夫递给他镢头，他也摇头。

走到门口，梅英回过了头：“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樵夫一愣，随即说道：“知道。”

梅英道：“他们说的是真话。”

樵夫突然大笑道：“公子，你错了。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我看公子有情有义，是男人是女人有什么关系？世人男男女女的混蛋多了，公子何必在意这个？你是个好人。”

樵夫的妻子抱着儿子，站在一边也说了一句：“你是个好人。”梅英没回头，但他的声音在颤：“谢谢你，谢谢你们。”

他走出了门外。

他要把点梅埋在山里。

许不天是他的亲人，许不天被埋在天池池水之中。点梅也是他的亲人，点梅被埋在山里。

雪下的泥土是冻的，他用冻土和雪埋了点梅。如果他活着，春天来了，他要再来看点梅。

梅英哭了，他现在才明白，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是点梅，也许还有枝梅，她们把他看成男人，看成她们自己的男人。她们比许不天更爱他，许不天爱他是因为他们有同样的痛苦。而点梅爱他，却因为她自己是一个女孩儿，一个女人，一个爱他不男不女的人的女孩儿，哪里去找？

他明白这个道理，却已经晚了。

梅英回樵夫家去。他要谢谢樵夫一家人，他要离开这里，他想把他身上带的银票送樵夫两张，让他们能从今后好好过日子。他也许还要来，直到今天，还只有这樵夫夫妻不把他当成怪物，愿意待他像自己的客人。

梅英推开了门。

樵夫死了，樵夫的妻子和儿子也都死了！墙上写着字：不男不女的狗东西，害死人.....

是谁把他们杀死了？

梅英坐在炕上，他心中的悲苦说不明白了，他是怎么啦？莫非他真的是一个怪物？凡是同他来往的人都必须得死？他如今不去杀五大门派中人了，他又得罪了谁？为什么他们要赶尽杀绝？要逼他杀他，要他在这世上没一处落脚之地，就因为他是一个阴阳人么？就因为他是阴阳邪神许不天的弟子么？

他越来越体味到许不天的悲苦了。

也许，他真的该去找许重天，他真应该去做一个女人，做许重天的妻子？也许他真应该不再做这个阴阳人，去做一个女人，一个人人再也不言论她是非的女人？那时，许重天会为他解除这一切烦恼。

可是，一十六个俏梅山庄的人呢？谁杀死了他们？点梅的仇呢？谁为她报仇？又是谁杀死了这个樵夫？他一定要为樵夫一家报仇！

他要做阴阳人！做一个阴阳邪神梅英！

江玉慢慢走进了一个山洞。

山洞里很冷清，洞中有水雾有缭绕，骨碌碌翻滚的水是五颜六色的，有一种硫磺味道，泉水是热的。许重天坐在一块石头上，慢慢在泉水中上下沉浮。

他是用神功提吸这石块的。于是石块的寒冷与温泉的灼热便一热一寒地侵袭他。

江玉慢慢走到许重天面前，静静等着他问话。许重天的神色很淡，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你杀了他们？”

江玉道：“杀了，一个也没留。”

“有多少人？”

“一共是十三个人，都是男人，我杀他们，用的都是江湖黑道人那下三滥手法。”

“她回去了么？”

“她回去了，她去俏梅山庄了。我告诉那些人去俏梅山庄寻宝，被她撞上了，她杀死了熊皮阿三、杀死了白狐、还有关东长白山第一赌客徐梦和虎王尤顺。不知为什么关东长白山第一赌客徐梦没死，他受了轻伤，伤势也很怪，不像是七绝技，也不像是梅英的功夫。我把他杀了。”

许重天冷冷道：“我告诉过你，她不叫梅英，她叫瑛梅。”

江玉很恭顺：“是，她叫瑛梅，弟子记住了。”

许重天道：“你还干些什么？”

江玉道：“我见他抱点梅的尸体去埋，就杀死了她住的那家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我杀死他们，在墙上又写了一句骂她的话，用血写的。在她回那家之前，我就离开了。”

许重天无语，他身子向上一纵一提，便连那一块石头一起，轻轻落在石洞的一角。他合手凝神，用力屏息，让气息游遍三十六周天，浑身衣衫就已经干爽了。

这石洞是许重天的家，一个清冷清凄的家。他如今已经不想再一个人坐在这个家里了，他决心要娶梅英为妻。

梅英会愿意的，那时他再也不是他，而要变为一个她，一个叫瑛梅的俏丽女人。

为了这个，他一定要梅英走投无路。

江玉道：“如果把那几个大门派的人杀了，她的日子就会更难过。那时，她就会呼唤你去帮她……”

许重天冷冷道：“我已经答应不天了，不再去杀人。”

江玉道：“不是你去杀，而是我去杀。你看好不好？”

许重天道：“你当前的手段，要再杀死哭道人，很不容易，至于那个圆痴和尚，他慧根非凡，你更难把他杀死。”

江玉恭恭敬敬道：“请师父再教我一门绝技。我去杀武当的哭道人。这门绝技一定要是阴阳邪神许不天的绝技。那样，天下就都知道这个哭道人是她杀死的了。那时，她

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许重天道：“好，我传你达摩十八剑。”

梅英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五大门派人走了之后，还有人来烧掠俏梅山庄？为什么有人跟踪在他身后，又不杀他，只是杀樵夫一家？梅英放过的那个关东长白山第一赌客徐梦说过，是江玉告诉他们来俏梅山庄寻找宝物的。俏梅山庄有什么宝物可寻？他为什么要对徐梦说谎？

梅英觉得奇怪。他一定要找到徐梦，他要弄明白这个谜。他决不能让人跟踪着他，杀每一个同他亲近的人。

徐梦很好找，只要你进了赌场，就可以找到。梅英进了奉天府一家最大的赌场，找到了一个赌场混混儿，让那小子带他去找徐梦。

那小子只是笑：“你找关东第一赌客啊？他家好找，好找啊。”只是说好找，人却在上下打量梅英，脚下不动步。

梅英抛给他二两银子。

混混儿笑咪咪地带着梅英，来到一栋古里古怪的大房子前。

“你要是会赌，你就能进去，不会赌，就进也进不去。”

梅英一笑：“他在不在家？”

混混儿一笑：“在。”他随手一指房顶。

房顶有一只碗，这是只很大很大的碗，是用铜打成的，这只碗现在向下扣着。

混混儿道：“如果你能走进门，这只碗就会翻上来，告诉你赌客徐梦在同人赌，或者是不在家，去了赌坊。”

这房子很怪，是用石头砌的，砌成了圆圆的，房子四周没有窗。屋子里是不是黑洞洞的？只有一扇门，是一扇铁门。

这门打不开。

混混儿走了，笑着掂着那二两银，回赌房去了。

梅英看这扇门，他会赌，但怎样打开这扇门，他却不知道。

梅英看了一会儿，很快找到了一个门孔。门孔上有一个眼，眼里是一个像银锭形状的洞。这银锭形状、模样大小正好是一锭五十两的大银。这就是说，没有五十两大银，你别想进这门去。

梅英一笑，掏出一锭银子，十足的五十两。

银子刚好放进去，扑通一声响，银子落在门后地上。门轧轧开了。五十两银子打在机关上，才可以打开门，这五十两的银锭就是钥匙。银锭轻了不行，重了不行，形状不对不行。

梅英走进了门。

这自然是赌客徐梦的家。桌子是一个大骰子，桌面是六，对面是一，看来徐梦并不喜欢一，他把一贴在地皮上，旁边是二三四五，满眼看去，这屋子里都是赌具。

“徐梦，我来了！”

梅英连连唤了三声，没人回答。莫非人不在家？

徐梦在家，但他已经死了。他被人用两块牌九嵌进头里，从太阳穴生生拍了进去。看来徐梦很害怕那个人，那个人把徐梦逼退在床脚，把两块牌打入他脑子里去。

是谁杀了他？为什么这一次杀人时，不再写那一句狗男女了？杀了徐梦对谁有利？

江玉！

江玉告诉了四个人俏梅山庄有珠宝的，这四个人中三个已经死了，剩了一个，江玉自然不会放过他。所以徐梦死了。

梅英明白了，他必须去找江玉。江玉杀人，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他上哪里去找江玉？

去追那五大门派中人，去找雁门双翅峰，天门派的老巢就在那里。去找吴风。如果

吴风不告诉他江玉在哪里，就杀了他。

梅英直奔雁门。

唐黑带着三叔、小儿两人，直奔武当山。他们这一次要不声不响地杀死哭道人。

武当山道人极有威风，山上山下几百里都是武当门人，所以唐黑和三叔、小儿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找了三家店，最后选了一家住下来，因为这一家的店老板叫常昊，人家都叫他常唠叨。一个很爱唠叨的店老板，对他们很是有用。他们装成三个出苦力的人，当然引不起别人疑心。

店前走过一个道人，这道人五十岁左右，脸色很白，面上带着微微笑意。常唠叨就念叨道：“人都爱看这个笑道人，我却挺挂念那个不大爱说话，总板着脸的哭道人。说是哭道人去了关东，至今还没回来，算来算去，也该有大半年没见这哭道人了吧？”

这常唠叨是在自言自语。岂知那个笑道人的耳朵却很灵，他在当街口就停了下来，向常唠叨一笑道：“难为你挂念着他，我想，听见你这么挂念他，他大概不会哭吧？”

常唠叨一见这笑道人回头和他搭讪，心里十分快活，就大声道：“那也说不准，说不准他老人家一快活，又哭起来了呢。”

笑道人一笑而去。

唐黑道：“店主和这道爷挺熟的？看这人模样，心肠一定很好。”店主笑道：“这是武当山的三道士之一。人家都说：武当三道，一哭一笑，不哭不笑，戴顶愁帽。说的就是这个笑道人，还有一个哭道人，一个愁道人。愁道人不常见，这笑道人也不常见，只有那哭道人常常下山。如今这笑道人下山去了，一定是有什么大事，要不就是那个哭道人要回来了。”

笑道人果然是下山去会哭道人的。

两个人在小酒店里坐定。笑道人看着哭道人，哭道人神情疲惫。自从他与其他六大

门派人去追杀阴阳邪神许不天起，他就一直奔波此事，至今不得平静。

笑道人道：“大哥，江湖传言许不天已死，是不是此事确实？”哭道人点头道：“不错，我与江门公子江玉、笑丐乐平、天门派掌门人吴风、少林圆痴大师亲眼见他尸体。”

笑道人道：“好，这厮死得好。他一死，也解了七大门派一块心病。”

哭道人道：“我看事情并不那么好办。我们在见许不天尸体时，也见到了那个梅英，他英神内敛，神定气闲，虽然凄伤不胜，但看上去这人已经习得了许不天的七大绝技，后患必然不会小……”

笑道人道：“大哥当时为什么不动手杀死他？”

哭道人道：“旁边还有人。”

笑道人迟疑了，问：“有什么人，能让大哥犹豫，不敢动手？”哭道人：“那个动手救走许不天的人。他说他叫许重天。”

笑道人不语了。如果是那个人在，动手又有什么用处？

哭道人把当时情形一一讲给笑道人听。笑道人听得心中惊惧，那人既然能允诺三月后峨嵋山下见面，自然是有把握将这梅英治成一个女人，到了那时，此事岂不是会不了了之？

哭道人一叹道：“我看不会不了了之，恐怕他若将梅英医好，江湖之中的风波更大。”

笑道人忙问其故。

哭道人道：“我看许重天虽然很少讲话，但三言五语讲出，就见出他对这个梅英有情。”

梅英憎恨七大门派。如果他成了女人，也会报复七大门派之人的。如果她成为许重天的女人，许重天会不会为了她，为了死去的许不天而对七大门派动手？许重天如果动手，江湖上谁会是他的对手？

笑道人不语。他明白情形不妙。

哭道人道：“我要去少林，去思过崖一晤欣悦长老。也许天下能止此劫的只有欣悦长老一人。我去之后，你要同愁弟一起去峨嵋，等这三月之会。不管那一会如何，都该尽力一搏。也许七大门派在劫难逃，我们只好尽力就是了。”

笑道人点头。

两人分手。哭道人去少林，笑道人回山去禀报掌门人，然后同愁道人一齐下山去峨嵋。

哭道人松了一口气。圆痴大师自回少林寺去了，临别哭道人要他去见欣悦长老，告知这峨嵋约会之事，要他劝欣悦长老赴峨嵋一行。但圆痴走后哭道人越想越不妥，圆痴人也淡漠，对此事内中利害却不以为然，又在欣悦长老面前出语木讷，到时欣悦长老不赴峨嵋，七大门派人再多，面对许重天也无胜算。所以哭道人决定，他要去少林寺思过崖，去见欣悦长老，劝他下山。

哭道人走得很快。走得太快，就忘记了注意周围动静。

他没看见这一小桥边，有一个年轻人坐在那里，盯着他。他也没看见身后有一个老汉，一个孩子在慢慢跟着他。他不注意这些，因为他只记住了他与阴阳邪神许不天有怨恨，与梅英有仇，一离开关东，他就粗心了许多。

等到他注意到这年轻人时，年轻人已经迎面站在桥上了。

哭道人不得不停下来。他嗅到了杀气，一股逼人的杀气，眼前这年轻人身上的杀气。

他再回头，身后那老人和小孩，一个站得稍近，靠左；一个站得微远，靠右。

已然到了中原，天吹暖风，这三个人为什么都戴着手套。三个人的手套都戴在右手手上。

哭道人一惊：蜀中唐门中人！

哭道人问道：“你是唐云，还是唐黑？”

年轻人冷冷回答：“唐黑。”

哭道人心中更惊，唐黑是蜀中唐门第一高手。他竭力镇定自己：“蜀中唐门与七大门派关系极好，三年前围攻阴阳邪神许不天时，唐老爷子曾同老道等七人联手，情同生死，你们想要做什么？难道就不顾及七大门派与唐门的情谊么？”

唐黑冷冷一笑道：“说得好听，情同生死？可老爷子死了，你们一个个却都活着。见你们都活着，老爷子在九泉之下又怎么会快活？”

哭道人一怔，唐老爷子之死，并不因七大门派而死，他是由许重天那点指所致，唐门为什么要来扰七大门派之人？

唐黑道：“不是怪你们，而是怕老爷子在阴世间寂寞，他与你们七大门派之人一向处得好，就烦你们去阴世间陪陪老爷子。”

哭道人心中愤怒，脸色便很难看。唐门的人要杀人，竟不问青红皂白，随自己好恶，这哪里还把天下各大门派看在眼里？

哭道人道：“你想怎么杀我？”

唐黑道：“暗器，你中了唐门的暗器，铁相思刺。相思肉骨，不死不休的铁相思刺。”

哭道人身子一纵，扑向唐黑。他纵飞出去两丈，两仪剑法凌厉，剑已要攻至唐黑眼前了。

但他眼前飞来了铁蒺藜，这不是唐黑的暗器，是那个老人三叔和孩子小儿两人的暗器。

这几枚铁蒺藜飞向哭道人的头顶，哭道人不能再纵身了，如果他再向前出剑，这几枚铁蒺藜就会射中他。

他回剑一挥。

唐黑就等他回剑一挥，手一动，一共射出十八枚暗器，这是“十八星宿下凡来”。

哭道人一惊，他明白他应该留神唐黑，而不是那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他挥剑一击，击飞了七八枚暗器。随手又用力一掌，掌击刚劲，拍飞了几枚暗器。

哭道人心中一松，缓缓落地，他知道他已经防过了十八枚暗器。但在他落地时，一枚暗器轻轻咬在他后背里。初咬时只是轻轻，但这暗器却像是知人情意，一旦咬实在人身上，马上向肉里钻去。哭道人脸色大变，他用力一吼，去拔那暗器。

他没拔出来。这暗器已扎入骨缝中去了。

唐黑缓缓走向哭道人：“别动，你还可以活一会儿，一拔出来了，你就没命了。”

相思入骨肉，不死不休的铁相思刺。这是唐群刚刚制出的新的铁相思刺。

哭道人仍觉得很痛苦，铁相思刺在他骨肉一点点刺入，像有十几把刀子在刮割骨肉。

唐黑道：“铁相思刺一旦入骨入肉，便慢慢转动，在它的前头有九个尖刺，尖刺慢慢向四外扎实，扎成一个横面，你拔不出它，除非从伤口处挖开碗大的一块肉……”

哭道人双目圆睁，盯着唐黑：“铁相思刺，铁相思刺，哭道人不想害你们唐门，你们何必总想……”

哭道人死了。

唐黑和三叔把哭道人抬到路边。他们用刀子剝下哭道人一大块肉，又用刀子挖动骨缝，才把这一枚铁相思刺拿出来。

三个人不再看哭道人，默默从小桥走过去。

他们要回蜀中去，如果他们得知唐云那一伙也得手的话，他们就回蜀中去复命。

他们这次出来是要杀四个人：少林圆痴、武当哭道人，崆峒胡铭、淮阳门曾怒。

胡铭已死，他们只需杀死哭道人即可。

曾怒也已死去，唐云只要杀死少林圆澄即可。

路边，只有哭道人的尸体。

一个人飞快来到尸体边。这个人是江玉，是想追踪哭道人，想杀死他的江玉。没想到，蜀中唐门会向七大门派下手。这让他少费了不少心思。

他细细看着哭道人背后那伤口，唐门的暗器又有了新花样，不然他们不会把暗器又挖下来带回去。这让江玉吃惊。

哭道人一死，省了他的手脚，如今他只要在哭道人的尸体上做上一些手脚就行了。

江玉把哭道人的尸体翻过来，叭地一拳击在他胸口上。这是许不天的一大绝技“摧心拳”。

这一拳已把哭道人的心脏打碎。

江玉又随手一劈，这是一式以掌化刀，这一掌已把哭道人的颈椎劈折。

江玉再把哭道人的身子翻过来，让他朝天躺着，然后就匆匆而去。他去追唐黑。唐黑三人是奔少林方向。

第十六章 栽赃

圆痴正走在少室山下。他已经听到了少林寺的钟磬之声。他心头狂喜，离寺入世的时日太多了。

如果他不是达摩堂的首座长老，他就不会受这颠簸之苦，在少林寺中，做一个天天洒扫经堂的洒扫僧，也比这样好些。但圆痴知道，那也只是痴想，他做和尚，只该是个苦行和尚。

他要回寺，向方丈报这一讯息，向少室山中的祖师欣悦长老请教，看是不是可以有什么好方策可以拯救七大门派。他匆匆忙忙向少林寺奔去。

路中间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个瘦子，衣服绽了线，站在那里，十分悠闲。

圆痴看清了，他是唐云。

唐云为什么来少林寺？他来少林寺做什么？他为什么在这道边等待，他在待谁？

唐云笑着：“我在等你。”

他去过少林寺，向少林寺僧打听，知达摩堂首座圆痴大师尚未回来，他便在山下路口等待。终于等回了圆痴大师。

圆痴大师问讯道：“唐少侠一向可好？”

唐云一叹道：“不好，不好，自从上次攻少林寺，回去后直睡不好觉。”

圆痴大师合什道：“阿弥陀佛！唐少侠一念向善，还知道上次犯寺之举实是罪过，这也是回心向善之举了。”

唐云惊讶道：“罪过？什么罪过？上次来少林寺，虽然唐门很是无礼，但最终也没把九妹带下山去，一想起此事，唐门人上上下下都心中惭愧。少林不愧武林领袖，让唐门折了威风。”

圆痴大师一愣，便知唐云居心犯难。他不再言语，心中踌躇，人已近少林寺边，何必再同他纠缠？早日回寺，禀报方丈，去见欣悦祖师才好。

他于是只是微微点首，不再讲话。

唐云道：“唐云此来，是为了寻找圆痴大师的。”

圆痴道：“不知唐少侠有什么事儿？”

唐云道：“唐门知道圆痴大师是少林达摩堂首座，所以请大师试试唐门新近所制暗器铁相思刺……”

圆痴大师道：“老衲明白了。不过这铁相思刺，不是唐门早已制出来的么？怎么又说是新制暗器？”

唐云道：“这又有些不同。”

圆痴大师点点头，他明白了唐云的用意。看来唐门又新制了暗器，这暗器恐怕比原来铁相思刺更是厉害，不然唐门怎么敢来少林寺前犯难？

圆痴大师道：“不知唐少侠要老僧如何试？”

唐云道：“这铁相思刺相思入骨肉，不死不休。唐云只同大师一赌，唐云将这枚铁相思刺刺入大师肉中，大师却拔也拔不出来。如果大师能拔出来，唐门从此不再犯少林。”

圆痴大师心中忖量，知唐云此话的分量极重。唐帆一死，唐云唐黑便是唐门在江湖上走动的两大弟子了，这话当然可以为唐门作主，但圆痴能不能试这铁相思刺？他这一试不是还可以活命，这就很难断言了。

圆痴大师只是略一沉吟，便朗声而笑道：“好，既是唐门如此厚爱圆痴，圆痴又怎能拂唐少侠的美意？”

唐云慢慢走近圆痴，双手捧上这一枚小小的暗器。这暗器看上去也没什么惊人之处，只像是一株小小的单茎花蕊，花蕊头上并无花刺，茎上有几处细细针眼，旁边似又有螺旋开头花纹，像是可以转动。

圆痴大师冷冷道：“不知怎么用？”

唐云道：“拍入肩头肉内就是了。”

圆痴大师道：“要不要入骨？”

唐云一笑：“不必了。”

圆痴大师是少林寺高僧，是少林寺中达摩堂首座，自然知道唐门暗器毒性之烈。他看这一枚铁相思刺虽又细又小，但在阳光之下绿莹莹闪光，便知毒性极烈。圆痴大师心中便有一丝犹豫，问道：“请问唐少侠，这一枚铁相思刺是不是比唐老爷子击伤阴阳邪神许不天的那一枚毒性更烈？”

唐云一笑道：“大师放心，这一枚的毒性同那一枚毒性一样，只是构造上又有一点不同就是了。”

圆痴大师点点头。他心中思忖，唐老爷子打伤阴阳邪神许不天的那一枚铁相思刺，要不是打在乳突穴上，当然不会有那功效。即便是那一枚暗器打中，也不曾要了许不天

的命。这一枚铁相思刺就要了圆痴的命不成？

圆痴大师把这一枚铁相思刺拍在他的左肩上。

圆痴大师问：“我只要将这暗器拔出，唐少侠就与我解药。并从此唐门不再与少林为难？”

唐云一笑道：“不错。”

圆痴大师刚要伸手去拔这枚铁相思刺，突然觉得有了一阵锥心刺骨的疼痛，再一看时，铁相思刺已深入去许多。原来铁相思刺一进热血骨内之中，自己会走，圆痴大师不敢怠慢，马上去拔。奇的是，一拔动时，整块肩头肌肉在拔起，铁相思刺却一动不动。圆痴大师脸色大变。他知道错了。

圆痴大师用尽全身之力，向天一吼，这是佛门无上内力的狮子吼。这一声吼，整个少室山都簌簌而抖。

少林寺中，达摩堂内，圆澄等人正坐在蒲团上打熬内力。忽听山下传来一声狮子吼声。圆澄马上脸色一变：“这是圆痴师兄，快！”达摩堂内八长老先后跃出，人行如箭，飞向寺门。寺门执事僧刚要来问，被圆澄一袖拂去，退至寺门边。圆澄边纵跃边喊：“快去禀报方丈，圆痴与人争斗，情形危急！”

执事僧一怔，见达摩堂八长老长袖飘飘，一个个飞步下山而去。圆澄一出寺门，便啸出一声狮子吼，吼声浑厚，有力，功力竟比圆痴更强。

八长老平日默契，此时下山，却各奔一条小路，只有圆心奔向大路，纵奔而去。

圆澄心急，疾去如箭。他奔去的是下山的最近一条小路。

圆痴一吼，唐云的脸马上变色。他知道只要半刻时辰，山上便会下来达摩堂或藏经楼的那些黄衣老僧。如果下来三四个人，唐云与他的两个助手便命也不保。

唐云提剑，扑向圆痴，想马上杀了圆痴。

圆痴虽然中毒，但心神不乱，他行若无事，以金刚掌力抵对唐云这一柄剑，却也不

落下风。

唐云道：“你再用内力，铁相思刺的毒便入骨了！”

圆痴不惧，只是一心用掌。

听到了圆澄的一声狮子吼。圆痴脸上竟有了笑意，金刚掌凝力，不慌不忙。

唐云急忙之中挥了一剑，转身向后疾射，人转眼就不见了。

圆痴在诧异，圆澄该不会来的这么快。

但他身后响起了脚步声。来的是江玉。

江玉一到，圆痴便有些支持不住了。

江玉脸色一变：“铁相思刺！？”他马上扶住圆痴大师，让他坐下，为他封住穴位，止住毒血，不让它上行下行攻心。

圆痴凝神屏息，一心疗毒。

突然江玉向他后背出掌，出手掌疾变指，五指成环，散如莲花，点在圆痴心脉脉管上。这是许不天的七大绝技之一莲花指。

圆痴大师一扑而出，转身回头，怒吼道：“原来你.....你.....”倒地而死。

江玉忽然一啸，啸声清亮，人向林中扑去。

圆澄来了，他看见了圆痴大师的尸体，随后又来了圆心等人。

圆澄吩咐圆心，马上背圆痴大师，直奔方丈禅室，看方丈用易筋经是不是可救圆痴。

圆心如飞而去。

圆澄几个人刚要去搜索，便见江玉如飞而来。

方丈禅室内。方丈正为圆痴解毒。圆痴心跳似已停止，却衰衰地跳上几下，然后又没了心跳。

方丈便方寸已乱。他不知道圆痴是不是可救，而且怪的是，圆痴身上的毒已不向下行，不向上行，也不攻心，只有心跳极微，像是心脉被打断。方丈突然心内一阵微跳。

他马上屏息凝神，便听到有人在一叹：“他心已不跳，为什么还要让他跳？”

方丈心倒猛一阵子跳，他知道这是欣悦长老在同他对话。

“心要不跳，人就已死。”

那声音一叹：“如果是睡眠而去，又怎么知是不是在跳？”

方丈心中颖悟：“依长老言，是不是可以让圆痴睡眠？”

那声音道：“待心一跳，便用内力助他一阵阵跳强，然后一阵阵跳弱，待他死后，给达摩堂诸人看过，再让圆澄把他尸体送与我。”方丈心里不以为然。如果圆痴心也不跳了，那一定是没救了，但欣悦长老要他如此做，方丈自己又更无良法，只好屏息凝神，用内力催逼，要圆痴心跳。果然圆痴的心一次次跳起来，又跳得快些了，便再用内力一点点逼它跳弱，终致于不跳了。

方丈做毕，已是耗了许多内力。他凝神向着圆痴，心中不知是何滋味。

江玉坐在禅室内，由圆澄等八长老陪同喝茶，他们在等方丈消息。方丈慢慢自禅房出。众僧和江玉都缓缓起立，无人问讯，但从方丈那神色中已经知道，圆痴大师已死。众僧皆合什沉默，江玉心内自然是一喜。

方丈对圆澄道：“圆澄，圆痴与欣悦长老颇有缘份，如今圆痴已逝，劳你将圆痴尸体送去欣悦长老处。”圆澄合什应命，双手托着圆痴尸体，出寺奔后山而去。

方丈请江玉入座，问起江玉救圆痴大师一事。

江玉道：“我见到了三个人，围攻圆痴大师，其中一人好像是个女人，却又像是个男人，身形诡异，我猜是阴阳邪神梅英。待我来到面前，见圆痴大师已然倒下，肩头受伤。刚才达摩堂长老都道是蜀中唐门暗器，是铁相思刺，怪的是这铁相思刺却拔不出，我扶起圆痴大师时为他止穴以制毒上行下行和攻心，却发觉他已经中了许不天的七大绝技之一‘莲花指’，这莲花指点在他后背上，已然点断了他的心脉脉管。”

方丈点头，众长老黯然。

少林寺中，最急难救义的就是这达摩堂道座圆痴大师，谁知这一次他刚回少林，就被唐门的人和阴阳邪神梅英给杀害了。

这时，有寺僧来报，武当有人来下书。

来人是武当派近年在江湖上颇有侠名的少侠俞文仲。俞文仲向少林方丈见礼，又同众长老招呼，及至江玉，连头也未点上一下。江玉知他仍记恨着那一次护棺折剑之辱，只是一笑了之，也不同他说话。俞文仲递上武当掌门玉真道人的书信。信上说明哭道人与笑道人相约之言，约少林寺方丈与武当掌门人会齐七大门派掌门人一起去赴许重天的峨嵋之会。

俞文仲道：“我这次来少林下书，是掌门人听了笑师伯的意思才定下的。如今我笑师伯和师父都一起去了峨嵋。我和两个师弟来少林途中，碰见了哭师伯，他被人暗算而死，中的是那个阴阳邪神梅英的摧心拳。奇的是不知为什么，他的尸体上有一大块肉被割掉，又像是中了毒。我已经要两位师弟把哭师伯的尸体送回武当，请掌门祖师验看。看来这个梅英比许不天更狠，手段更辣。七大门派如不及早设法，恐怕不等到三月之约，他就会杀人无算了。”

江玉道：“少林也丧了一人，圆痴大师也死于他的莲花指下。”俞文仲惊惧，七大门派当年围攻许不天的人如今已无一个人幸免。

方丈请俞文仲坐下，请江玉亦坐，才同二人谈起赴峨嵋之会。

少林寺当然不会退让，少林方丈也要去峨嵋与会。决定先由圆澄等少林达摩堂八长老与江玉齐去峨嵋，方丈自后赶来。

江玉道：“此次我们如果见到了这个阴阳邪神梅英，二话不说，先杀死他，也为圆痴长老、武当哭道人等七位报仇！”

俞文仲见江玉知情识理，便也心中快活，说道：“江少侠所言极是，过去都是因为心慈面软，才让这个阴阳邪神杀了七大门派中许多人。如今咱们一见他，冲上去杀掉就

是，还有什么话可说？”

圆澄心中悲愤，他想震天一吼，但又一想这里是少室山，历代祖师都长眠于山坳塔林之中，恐长啸惊得神魂不安。但他心中悲郁，便不停步疾走，转眼之间人已来到少室山中。他直奔思过崖。来到山洞前，刚想凝力一呼，心中便听得有人说道：“圆澄，你直接入洞来，圆痴身体须抱直，勿让他受惊动才好。”

圆澄慢慢走入洞去。老僧仍稳稳地坐在石笋上。他身边站在唐琳，已是容发焕发，身沐佛光的唐琳。圆澄暗暗心奇，但因心中悲愤难抑，无暇去琢磨唐琳的巨大变化。他捧定圆痴身体，直直跪在欣悦长老面前。

欣悦长老双手平伸，像要接这圆痴的尸体。圆澄忙双手递去。忽觉一阵大力涌来，身子不由得一退。欣悦长老双手并未接到，圆痴尸体叭地一摔，摔在石笋前的台阶上。

圆澄一惊。

欣悦长老合什道：“阿弥陀佛，心随佛去，也有皮囊，皮囊无存，佛心长在。圆澄，你自己去峨嵋吧。”

圆澄心中释然，人已死去，还怕什么闪失？

他合什一揖，转身而过。

江玉慢慢行走在街上。他同少林寺达摩堂八长老、武当派俞文仲等几人在这小城歇息，众人吃过晚饭，都在客店歇息，只有他一个人在街上闲逛。

他走到一个拐街街口，心中突然听得有人叫他：“江玉，江玉……”

江玉心中一肃，不由得向四外看一看。眼前无人，只在他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化子蹲在街角。

江玉回话道：“是我。”

那人问道：“江玉，你杀了圆痴么？”

江玉道：“圆痴已经死了。”

那人一叹：“江玉，你的厄运来了，为什么不乘此时机赶紧回江南去，你回到江门，可以避过这一场灾祸。”

江玉道：“我不走，师父答应教我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七大绝技，我现在已经学到了五大绝技：莲花指、摧心掌、达摩十八剑、以掌化刀、阴冥神功。还有赤阳神功和阴风剑法没教我。我怎么会走？”

那人默然。

江玉道：“我答应杀死七大门派之人，现在连少林寺圆痴和武当山哭道人已被我杀死。我想师父该不食前言，教我阴风剑法和赤阳神功了。”

那人道：“你错了，你没杀死少林寺圆痴。他仍然活着。”

江玉道：“不对，我亲眼见他死了。”

那人一叹道：“他被送去少室山思过崖，他在那里就不会死。”江玉心中一惊。他明白，如果少林寺圆痴不死，他杀死哭道人与圆痴大师一事必将败露。如果他被揭露，自然是躲开为好。但如他没有七大绝技，他躲到哪里都没有用处。他如果学会七大绝技，只要在江门躲上一年两年，他就可以无敌于天下，除了许重天或少林寺那个欣悦长老，他又会怕谁？

江玉道：“你答应我教我七大绝技，圆痴不死，是因为少林寺有那个神僧，你不该责怪我。”

那人道：“梅英已经赶了来，她要杀你。”

江玉冷笑道：“我就那么好杀？”

那人一叹：“她擅赤阳神功和阴风剑法，你如果与她动手，必死无疑。”

江玉心中凄苦，心里一横，就冷冷说道：“我明白了，你为了这个女人，就毁约违誓，借口少林寺圆痴不死，不教我阴风剑法和赤阳神功……”

那人一叹道：“你错了，阴风剑法是女人剑法，你无女人之心，只能学其形意，却

不能得其精髓，赤阳神功你可以学，但它更是艰难，因为它会在你身上与幽冥神功相抗。你不能学它.....”

江玉怒吼：“为什么我不能，为什么我不能.....”

那声音很冷静：“因为她是阴阳人，而你却不是。”

江玉倔犟：“可你却能。”

那人一叹，声音中透无限萧索：“你如果几十年像我一样，心如止水，无心无欲，你也可以达到我这样的进境。可这又有什么用？”江玉无语，他还能说什么？

墙角那个叫化子突然站起身来，一直向江玉走来。他站在江玉面前，慢慢揭下了脸上的面罩。

他是梅英，是那个阴阳邪神梅英。

“是你？”江玉很惊讶。他突然明白了，许重天可以告诉梅英，江玉在哪里。所以他很容易找到江玉。江玉心中很愤懑。

梅英问道：“你为什么要杀关东赌客徐梦？你为什么要杀他？”“有人要我杀他。”

“是谁？”

江玉沉吟，他要不要讲出来？他如果讲出来，许重天会不会杀死他？

他心中突然有人沉声说：“你如果告诉她是我要你杀人，我就杀死你！”这是许重天，这是他师父许重天的话。

江玉道：“我不会告诉你。”

梅英道：“我杀死你！”

江玉道：“杀吧杀吧，想杀死我的又不止是你一个人，看谁能杀死我？！”

一场好杀。

江玉用江门武功对付梅英，因为他也熟悉梅英的五大绝技，这五大绝技是：莲花指、幽冥神功、摧心拳、达摩十八剑、以掌化刀，所以梅英出手一招一式他都极熟稔，方以

江门武功抵对得过去。梅英心中并不知情，还以为江玉的江门武功极为神奇，是他在江湖上头一次遇上的高手。

梅英杀得性起，便运起赤阳神功，用阴风剑法来战江玉。江玉被他逼退至墙角边。剑尖直指他的喉间。

梅英问：“徐梦是不是你杀的？”

“是。”

“樵夫一家呢？”

“是。”

“俏梅山庄那一十三个人呢？”

“也是。”

梅英血凝在心，他打到了仇人，这人杀死了他俏梅山庄的所有人。为什么不宰了他？为什么不宰了他？

但他马上又住手了，不对，他为什么要杀俏梅山庄的人？他为什么要杀樵夫一家？他为什么又去杀徐梦？

梅英的剑停住了：“你为什么要杀他们？你与他们无怨无仇。”江玉一叹：“你要杀便杀，何必罗嗦！”

梅英一狠心，剑便要刺了下去。

他身后这时响起了冷冷的声音：“你动一动剑，则必死无疑。”梅英一惊，缓缓回过头去。是圆澄，少林八长老围住了他。

人成僵势。梅英的剑指向江玉；圆澄八僧的掌都逼向梅英。梅英不动，他不怕死，他死之前一定要杀死江玉。但江玉是不是杀人的罪魁祸首？

江玉好像明白他的心思，猛然一吼道：“不是我，不是我！”

不是江玉，那又是谁？梅英道：“圆澄大师，我放了江公子，你们退开，让我走！”

圆澄沉吟一会儿，道：“好，老衲这次就听梅公子一次。”八僧让开，闪出一条路。

梅英收剑，转身离去。

梅英哪里去找那个人，那个指使江玉杀人的？能指使江玉杀人，那人一定并不寻常，他会是谁？他是不是能找到这个人？

眼前慢慢闪出一个人，这是一个白色的身影，一个在月下很寂寞很孤独的身影。他是许重天。

他的眼睛很锐利，只是默默地看着梅英。

梅英看着他：“我并没呼唤你。”

许重天一叹：“当然，可你现在很难，许多人要杀你。”

梅英的心中升起愤懑：“你们认定我不是人，因为我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许重天道：“你可以跟我回去，你可以完成你对不天的心诺，我可以让你做一个女人。”

梅英摇摇头。

许重天说道：“有人杀死了哭道人，用的是一招以掌化刀手法和摧心拳。”

梅英一愣，这是许不天的七大绝技之一。

许重天道：“又有人在少林寺山下杀死圆痴，也许他并没死，但杀他的人又用的是莲花掌。”

梅英无语。他明白许重天讲这两件事的意思，有人要把杀人的罪过栽赃在他身上，他们要杀他，怕他死得还不够快。

许重天道：“如果你同我回去，就会再也没有这些烦恼了。”

梅英摇摇头。

许重天一叹道：“好，如果你遇到了危险，可以早早呼唤我。”说完，渐渐走远。

少林达摩堂八长老和武当山笑道人、愁道人聚在一起，要去追杀梅英。江玉默默无语，他好像对杀死梅英一事再也没有兴致，他想早日回江南去。

他走到了江边，觅舟渡河。喊来了一条船，登船而去。他现在明白了，他只能练好这五大绝技，他心中也就坦然了，他不是阴阳人，他也不羡慕梅英，他只要回到江门，将来还有在江湖上称雄的机会。他长叹了一口气，口中喃喃自语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突然从船舷边慢慢站起一个人来，这人是白衣飘洒的许重天，他竟然能用一柄剑刺入船舷板内，人蹲踞于剑上随船而行。许重天笑道：“你为什么不跟我去，却偏偏要回你那江南江门？如果三月之约过后，我带梅英回山，你再回江南，岂不是更好？”

江玉一叹，双眼定定地看着许重天：“好，当然好。”许重天站在眼前，他又有何话可说？

梅英向峨嵋进发。他想他一定要参与那个三月之会，虽然现今还只剩下一个月时光，但他一定要去，他要去会会少林僧，会会武当道人，会会七大门派之人，让他们见见阴阳邪神梅英。不天已死，梅英就是新的阴阳邪神。

他夜行昼止，因为他不想同江湖上的人纠缠。他走得很快，已经走出了河南地界。

面前是一座桥，在月光下幽幽流水的一座小桥。桥上有一人，坐在那里饮酒。

梅英站住了，夜深了，能在小桥上独酌的人当然不是凡人。

那人回过头来，向梅英一笑：“梅公子别来无恙么？”

梅英心中一震，这是北方丐帮长老笑丐乐平。

乐平道：“武当派和少林寺僧都要找梅公子，他们怕梅公子踪迹难寻，却忘了咱们丐帮。除了天上仙人，地下鬼魂，什么人丐帮找不到？别说是你这个不男不女的人了。”

梅英望着乐平，她恨这个丐帮少侠，出口伤人，也算是俏梅山庄的一个仇敌。梅英冷冷一笑：“你不怕不男不女的人杀你？”

乐平道：“怕，为什么不怕？你杀死圆痴，再杀哭道人，然后就想杀江玉，最后大

概一定要杀小乞丐了吧？可乞丐并不容易杀。你看，你想杀乞丐，有这多人护着呢，你怎么杀得成？”

梅英回头。月光之下，他看到了两个道人。这两个道人都脸色阴沉，梅英猜二必是武当山的笑道人与愁道人。两个道人身后，站着武当派少侠俞文仲和另外两个弟子。在左边桥边，站出来四个黄衣僧人，为首僧人是少林寺圆澄大师。在右边桥侧，站出来四个黄衣僧人，为首是达摩堂圆心大师。

梅英四顾，他已经被围在中间，无处可去。

他要去峨嵋，但这些人不让他去，他们不想去峨嵋，他们就想在这里杀死他。

笑道人问道：“你为什么要杀我大哥？”

梅笑道：“哭道人虽系中了别人的以掌化刀式，但并不是我杀的。”

笑道人冷冷问道：“你没杀人，又怎么知道他死于这一式以掌化刀之下？”

梅英道：“有人告诉我的。”

愁道人问：“谁？”

梅英答道：“许重天。”

他自然没一点儿迟疑，是许重天告诉他的，他自然毫无顾忌。

圆澄道：“老僧想问梅少庄主一事，世上擅以掌化刀这绝技是不是只有梅少庄主与阴阳神许不天？”

梅英沉吟道：“对。”

圆澄道：“许不天已死，杀哭道人的会是别人么？”

梅英无语，他实在无话可说。他没杀哭道人，但别人谁又会杀他？梅英说自己没杀，又有谁会相信？他轻轻一叹，不再言语。

笑丐乐平冷笑道：“杀人抵命，他又不止杀死过圆痴大师、哭道人，连崆峒胡铭、淮阳曾怒、峨嵋不老尼姑、天苍头陀、印掌门，都是被他杀了，为什么不杀死他？为什

么还要让他这男不男、女不女的妖怪活在这世上？”

乐平一步步迈下桥来，八僧也向他逼近。

他悲愤难抑，仰天而啸。他为什么杀人？人为什么杀他？人不杀他，他怎么会杀人？这些人，除了笑丐乐平之外，其余人他都无怨无恨。他恨笑丐乐平，恨他那脏口污人。

“站住！”梅英用力一呼。他手指乐平道：“我本想杀了你，让你也明白明白，不男不女的狗东西也有血性，也会杀人。但我已经杀了许多人，再多杀人有什么好？你只要不走近我，我情愿死在七大门派人的刀剑之下。”

梅英眼睁睁着，瞪着乐平。乐平知他功夫了得，也不敢动。

八僧走近了他。他们现在举手之间已经可以杀死他。但八僧是有道之僧，怎么会杀他？笑道人与愁道人也站在梅英面前，他们也无力出剑。

梅英的眼中有泪。他在心里呼唤许不天，呼唤点梅，她们是不是在等他？她们会同他相聚，她们会对梅英笑，她们决不会对他有一点儿歧视。他决心一死。

俞文仲道：“为什么不杀死他？让我来杀他，我不怕担这个恶名。这个人恶贯满盈，杀死他有什么不可？”

俞文仲一剑刺去，这一剑刺得很快。梅英不动，他愿意死在俞文仲的剑下。

少室山思过崖石洞里。

坐在石笋上的老僧忽然一叹：“不好，不好。你那个梅郎不好……”

唐琳忙问：“前辈说他不好，他怎么了？”

老僧叹道：“他想死。他以为他一死，这世人对他的怨恨可消，七大门派与阴阳邪神这一怨仇可解。他甘愿一死，是因为他认定世上再也无人可以让他留恋了。”

唐琳道：“不对，不对，他为什么没想我？他一定会想起我……”老僧道：“他没想。”

唐琳突然一扑，抓住老僧的手：“他为什么不想？你让他想，你让他想……”

剑刺在梅英的肩上。

梅英的手一动，突然摸到了一个硬物，一个坚硬无比的东西。这是怀里那一块龙玉镯，那一只与送给唐琳的凤玉可合可分的龙玉镯。他想起了唐琳。他要告诉唐琳，他不是男人，他也不是女人，他只是一个阴阳人。唐琳会说什么？唐琳会不会吓得转身跑开？他为什么不试一试？唐琳对他有情，那是过去，今日唐琳是不是依然对他温情？

他想一试。他忽然又不想死了。

他蓦然一吼：“住手！”

俞文仲的剑正刺向他咽喉，他身子一闪，这一剑刺在他肩上。血流如注。俞文仲一怔，不复出剑。

梅英吼喊道：“我没杀哭道人，当然也没杀圆痴大师！”

圆澄道：“不是你杀的，又是谁干的？”

梅英道：“我不知道。”他确实是不知，但没有人相信他。“苍头陀、天门派掌门人印正羽，还有峨嵋不老尼姑秦越女是我杀的，崆峒胡铭、淮阳曾怒不是我杀的。哭道人和圆痴大师就更不是我杀的了。”笑丐乐平冷笑道：“可他们都死在七大绝技之下。”他有意不讲曾怒之死是自杀，他想让梅英死得更快些。

梅英看着笑丐，他突然明白了，世上有人不管是不是他梅英曾杀过人，他们一定要杀了他，这就是他们的心思。有这么多各大门派的人要杀死他，他死得会很快很惨。

俞文仲的剑又举起来了，还有武山派的另外两个弟子也举剑袭来。

没风声，也没响动，许重天忽然站在这三人面前，三柄剑都刺在许重天身上。剑尖入肉，但再也刺不进去了。

许重天笑道：“这三剑我代梅英受过，请各大门派人让开，我要带她走了。”许重天仍是一袭长衣，月白旧袍，脸色落寞，不再多语，静静地等着众人讲话。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见过的自然是更心悚，未见的也在心中猜到了他是谁。许重天一出手，别人就没命。

没人敢再向梅英动手。

许重天道：“还有不到一月时光，我便可以带梅英来与各大门派人聚合于峨嵋，到那时一切恩恩怨怨自当有个了结。各位如此追杀梅英，就不算是什么光明正大的行为，如果再一味纠缠，我当出手伤人了。”

他神色肃然，身上竟隐隐涌出一股大力，将眼前的俞文仲等人一齐逼退。

许重天回头对梅英道：“瑛梅，我们走。”

梅英此时悲愤难抑，他是梅英，他不是瑛梅，许重天为什么非要总叫他瑛梅？他怅然道：“我并没在心里呼唤你.....”

许重天道：“别讲话，跟我走。”

许重天在前，梅英在后，两个人离开小桥，离开众人，越走越远。圆澄等八僧，笑道人等武当派五人，再加上笑丐乐平只能眼睁睁地望着他们。

梅英与许重天对坐。

许重天让他吐纳用功。在梅英用功吐纳时，许重天凝神助他，或向他出掌击穴，或以点指点穴，让他气血游三十六周天时更快，然后充蕴足内力在气海，下丹田。梅英复又神采奕奕。

许重天道：“梅英，我来找你，不只因为你未呼唤我之故。现在距峨嵋之会已不足月，你到底想怎么办？你该记得我对五大门派人之诺，也总该记得不天临终之嘱吧？”

梅英看着许重天，他不再言语，他不想对许重天讲话。许重天已经是陆地神仙了，他一定会知道梅英的心事，他又何必要向许重天喋喋不休地讲呢？

可他不知道，关心则乱，许重天面对着他，根本就无法平心静气，自然也不能很好地用“天心通”神通来测他心事。许重天难知他心事。

梅英冷冷一笑道：“我想告诉你，我不要变成女人了。”

许重天目瞪口呆，梅英想做什么？难道他不明白只有他变成了女人，他才能在这个

世界上活下去么？

梅英道：“不天一死，世上只有我这么一个怪物了。他们骂不天是阴阳邪神，他一生都是那样。我又何必要变？他们要杀就由他们杀好了，他们杀死了俏梅山庄的十六个人，梅英害世，俏梅山庄十六人并未害世，为什么要罹此大难？我不为他们报仇，从此在江湖上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女人，又怎么会心安？”

许重天道：“你安心做你的人，你的仇自有我去报，你看好不好？”

梅英笑得凄凉：“不，我要自己动手。”

他要杀死江玉，他要杀死那些所谓名门正派的豪客侠士，杀死那些骂他不男不女狗东西的人，一直到他被别人杀死。

许重天看着梅英。这人很像许不天，像许不天一样倔强，一样执著。他很喜欢这个人。他是不是曾做过梦，要把许不天医好，让许不天成为一个女人，一个很可人心意的女人？那样就可以带着她去傲啸山水，那样就可以二人同心，出尘入世，有许许多多的乐趣与快意。他现在看着梅英，梅英的性格像许不天，他就更喜欢梅英了。

“你可以成为一个女人，和我在一起，你也会成为一个陆地神仙，不生不死的人没有，但魂魄永存于世的人总是有的。”

梅英明白他的心意，他是许重天，他是许不天的哥哥，但他只是喜欢许不天，他并没喜欢许重天。许重天不是许不天，他没有许不天那嫉恶如仇的痛快，也没有许不天爽朗直率的性格。

许重天道：“如果你跟我走，嫁给我，你就可以不再去参与这世上的纷争了，从此也不会再有人能伤害到你了。”

他是不是曾经做过这样的梦，梦见他快快活活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伤害他没有人想杀他所有的人都对他很恭敬很和气？

梅英道：“我不要做女人，我要做许不天那样的人。”

许重天很吃惊，他凝视着梅英，他不明白梅英的心思，梅英为什么要这样活在世上，追杀、仇恨会毁灭了他，像毁灭了许不天一样.....梅英轻轻问道：“你为什么不能帮不天，你为什么不能帮他.....”这一句话极难问出口，但许重天还是听明白了梅英的话意，梅英是在问他，他为什么不帮许不天杀人，为什么会容许七大门派和唐老爷子伤他。

许重天喟然一叹：“入魔界易，出魔界难。我已与不天多次谈，要他放弃与世人怨仇，自去深山之中潜习功夫，但他不听。他执意要在江湖上快意恩仇，我没有办法.....”

梅英明白了，他明白许不天为什么不跟许重天走，为什么不去过那傲啸山水的神仙日子了。有仇恨，有恩情，都要自己去了结，怎么能安心入山，去傲啸山水？梅英看着许重天道：“我走了。”话透无限萧索，是一种诀别，还是一种勇气？

许重天无话可说，既然梅英决心已定，他又有什么话好说？

梅英渐渐走远。

突然，许重天又站在他面前：“我变了主意，我一定要留住你。”梅英一笑：“你留住我的身体，也留不住我的心。”

许重天道：“我可以告诉你一件秘密，樵夫一家，还有你俏梅山庄一十六个人，再加上那个关东第一赌客徐梦，这些人都是我要江玉杀的.....”

梅英身子一震，为什么，为什么许重天要杀死这些人？这些人与他有什么关系？他不知道梅良他们是梅英活在这世上的唯一亲人么？杀死了他们，让梅英走投无路，这又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狠？

“杀死他们，让你在这个世上没一点儿眷恋，让你能很快回到我身边来，让你很愿意早一点儿做一个女人。”

就这么简单？世上的事，最复杂的事结果总有一个最简单的理由。

梅英很吃惊。许重天是陆地神仙，据许不天讲，许重天已经有几十年不入江湖，不沾血腥了。他这人已然修成了不嗔不怒的陆地神仙。这一次为什么又动杀心，又开杀戒？

他想要做什么？

许重天的眼睛里也闪出一点幽幽的暖意：“我一个人走了四十年，我已不想再一个人走下去。”

为了这个，是不是连陆地神仙做与不做也没关系？为了梅英，许重天是不是情愿再历一次劫难，过一次情劫之难？

梅英道：“我喜欢许不天。”

许重天道：“我也喜欢他。”

梅英的话，是说他喜欢许不天，却不一定喜欢许重天。而许重天的话，是说他也喜欢许不天，既然他们都喜欢不天，他们何妨在一起？梅英的心在沉，他恨许重天，如果他喜欢梅英，他为什么不直接来找他，告诉他许重天喜欢梅英，要他成为一个女人，一个叫瑛梅的女人。如果他是一个男人，一个善解人心意的男人，他就会这么做。他何苦要杀人？他何苦要杀那么多人？那些人都是梅英的好朋友，是他活在这世上可以相信的朋友。如果杀死他们的是七大门派，这没什么，只是旧恨之上又添新仇罢了。可杀死他们的是这个许重天，许不天的哥哥，这个要娶梅英为妻的许重天。他很狷傲，傲得行事只凭自己的好恶，他为什么做一件事时，心中不想一想这样做梅英是不是喜欢？

梅英心中很是悲痛，他知道他从此又失去了一个朋友，一个可以向他倾诉痛苦与寂寞的朋友了。

梅英问道：“如果我猜得不错，哭道人和圆痴大师之死当然也与你有关了？”

许重天例岸地点头：“不错，是我让江玉干的。”他心中已隐隐不安，他觉得梅英未必会明白他的苦心。他如此做，不都是为了梅英么？和梅英比较起来，那十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但他又知道，这些事并非都是他的心意，他心已入魔，一切事都由江玉去做，做好做歹自然是揣摸他心境而定的。但这行事之法是不是依他心意？他自己也难以分明。

梅英长长叹息。

这个许重天已经不是那个与他一起静静守着许不天逝去的许重天，也不是那个在长白山天池冰面上亲手水葬许不天的许重天，这是个心高气傲，一味孤行的许重天。

梅英流下了热泪：“告诉你，我从此不要再见你，如果再见你，我情愿没了我的生命。”

他慢慢走了，把许重天扔在一边。

第十七章 情探

梅英在心中流泪。他不能为梅良他们报仇了，因为主使杀人的是许重天。不独因为许重天是许不天的哥哥，也不独因为他与许重天有些情谊，是因为他根本无法向许重天动手。他向许重天动手，必然是自取其辱。但他不向许重天报仇，他向谁寻仇？

他要杀死江玉，一定要杀死江玉。向梅良等人的亡灵起誓，他一定要杀死江玉。

梅英心意已决。

他要去赴那峨嵋之约，他一定要在那儿同七大门派做一次了断。他向峨嵋进发，到峨嵋去寻七大门派之人。

少林寺思过崖的石洞。

老僧仍然坐在石笋上，静静地看着这墙上之画。

唐琳坐在一边。她现在已经明白，老僧之所以要这样认真地看这幅画，是为了入魔界，然后又自魔界而返。一入一出，极为不易。老僧告诉唐琳，他自幼颖悟，便一路顺风，参经卷，习内功，得陆地神仙神通，没一丝毫儿的魔难灾劫，这于他的修为并无好处，这使他缺少佛历百劫那更高的领悟和修为。所以他对这魔劫之图孜孜不倦。他

在习入魔劫出魔劫的方法。

他为什么要这么孜孜不倦地看这魔图，是因为他还没获得佛祖身坐菩提树下的一次彻悟么？

唐琳静静地坐着，也看这魔图。她如今看这图画，已经全然不去顾及那往来翩飞的吸血蝙蝠了，不再顾及那累累然积地的白骨骷髅了。这石洞之中，就有一丛白骨骷髅，那骷髅被老僧用掌风打散了，散成的形状也像图画上那样子。这是巧合还是老僧故意这么做的？她看这图画时，只是痴痴地看那画上的飞天形态，她已经在洞中很多日子了，老僧说只有她学好了这飞天之姿，才可以让她走出石洞。但连她自己也明白，她是不会学成这翩翩飘翔的飞天之姿了。看飞天那神姿，多丰腴，又多从容，没有提神吸气那肃然，没有凝神做态那造作，没有唐琳纵飞飘翔那巧思，就显得雍容，没一点儿食人间烟火样儿。更像老僧所言：飞天不担人间心事。哪像她唐琳，面对石洞一面墙壁，竟也心事重重。

她无法凌成飞天之姿。这么说，她就不可能走出这石洞了？唐琳一俟休憩，便坐下来，静静地想心事。她想蜀中唐门，想老太太，想唐门的兄弟姐妹。但她想得更多的是那个梅英，那个瑛梅。她喜欢梅英，也喜欢瑛梅。是不是因为梅英喜欢她，而且瑛梅对她也好？她在想梅英，她要对梅英好，因为瑛梅也对梅英好，她也该对梅英好。瑛梅也好，梅英也好，唐琳都很想念。

在圆澄离去一个时辰后，那个摔在地上的圆痴和尚竟然醒了。他抬起了头，睁开眼，看到了老僧那精湛的目光。是老僧救了他？

老僧摇头道：“不是我，不是我，是你自己救了自己。”

圆痴无语，他不明白祖师这语意。

老僧道：“你心慈悲，慈悲之心就与佛相通，与佛心通者，即可是佛，即可为佛，即可替佛。佛怎么会死？”

圆痴点头，闭目。

老僧道：“你毒已解，但你心脉却断，需用内力去接续，你该在我这石笋之前歇息几日，你不可向那墙上之画看去，你每日只看我坐石笋上打坐神态，看唐琳在石洞内的飞天之姿，这样，你就可以大好了。”

圆痴心内明白，便依老僧吩咐去做。

他只看老僧坐石笋上那苦相。

圆痴入境极快，很快便从老僧那神色中见到魔劫入道之艰难，老僧皱纹无数，苦相极深的脸上，竟也一次次闪出贪婪、徘徊、渴求、追随的神态，那身子虽未动，但心意也随那画面渐渐来去，闪出许许多多渴欲的念头来，终于至最后，又慢慢平静，眼里没了一切渴求，没了一切欲望，只剩下了漠然，剩下了睿智的佛意。

这便是一入一出魔界。

圆痴心中震惊，他有心中疑惑，不能不问老僧：“祖师，修持之心，为不坠魔界。祖师反而求魔界在于眼前，百入百出，体味其穷奢极欲之态，这是为什么？”

老僧一叹：“俗事未了，这是老僧要苦苦入魔出魔的心意。过些日子，老僧这世俗的心意便可让你见到了，你与哭道人不是有那峨嵋之约么？”

圆痴点头，只要他一息尚存，这峨嵋之行是该去的。他去，还要揭露一个大阴谋。他明白了一个秘密，在一死一生中明白了一个秘密。要杀江湖七大门派人的，不光是梅英，也不光是阴阳邪神许不天，还有一个江玉，一个江南武林世家江门的公子江玉。更让人惊惧的是江玉杀他时用的是许不天的七大绝技之一莲花指。显然江玉的莲花指功夫并未练成，否则他五指出手，已然拍击在圆痴背上，圆痴岂会有命在？

他是向谁学的这七大绝技？向梅英学的？向许不天学的？向许重天学的？这三人之中，他向许重天学的可能最小。许重天是陆地神仙，久已不过问武林中的争端是非。许不天也不会教这江玉。许不天是阴阳邪神，一向憎恨世上男人女人，他只喜欢他自己，

又快意恩仇。之所以能与一个梅英相交知道，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一样的。他对梅英情真意笃，定然不会把七大绝技再传别人。

那么就一定是梅英教江玉这七大绝技了。一定是许不天死后，梅英就一直属意江玉了。她会不会是江玉的女人？如果是那样，才合情理。七大门派和江湖丐帮向梅英寻仇，就并没找错仇家。

只有这样，圆痴心中才安心。

老僧一叹道：“圆痴圆痴，心事在身，不利于伤，你有何思忖，为什么不讲出来，让我与唐琳也听上一听呢？”

圆痴便讲出他的疑惑。

唐琳才明白梅英这些日子在江湖上经过了多少风雨。这该让梅英受了许多磨难吧？如今他更是孤独、寂寞了，连那可以栖身的俏梅山庄也没有了。他的凄惶痛苦可想而知了。他们为什么要杀那些无辜的人？

圆痴说，江玉是梅英的情人，这能是真的么？不能，决不会！他怎么会喜欢江玉？唐琳决不相信这个。

但唐琳马上又惊呆了，她想起了他还是瑛梅，他不是“北方春”酒楼为瑛梅寻找男人么？寻找可意的潇洒郎君么？他找了笑丐乐平、白鹰，还有江门公子江玉、平阳山三清观观主冥海，还有一个大辽国的王子，如今白鹰、冥海已死，辽国王子自五月初十之后便杳无音讯，瑛梅会不会属意这个江玉公子？只要她是瑛梅，她为什么不可以喜欢这个俊俏潇洒善解人意的江公子？

唐琳心中悲郁不已。想来想去，都想痴了。

唐琳不再听圆痴与老僧讲话，她突然站了起来，向洞外走去。她决心去找梅英，去找瑛梅，问一问，到底是喜欢谁？喜欢女孩儿唐琳，还是喜欢江家的俊俏公子江玉？

老僧也不阻她，只是一叹。

唐琳站住了：“你尽可以关住我，但你关住的再也不是唐琳了，那人可能是一具女尸，一具也是越变越难看的骷髅。”

老僧一叹：“我何必要你留下？你决心已定，就去寻找他吧。但你的飞天之姿确实没那飘然出世之美，到最后，你的命运如何，只好看你的造化了。”

唐琳听不懂他的话，但她知道老僧的话一定有深意，只是她还不能领会就是了。命运如何，任由它去。只是自己决定如何做，才可以一生一世无悔。

唐琳走出石洞，才听到老僧的一句吩咐：“由此向南，直奔峨嵋，就可以见到你要找的人了。”

江玉坐在桌边，看着许重天。

他似乎有话要说，他似乎已经变了样儿，他不再是一个畏畏葸葸的人了，跟在这个许重天身边，他的变化太大了。过去，他总是一个奴仆样儿，哪里还有一个江南世家江门公子的气派？如今，他好像下了决心，要对许重天说说他的心里话了。

许重天也好像明白了他的心意，就诧异地看着他。他也许不太明白，这个一向唯命是从的江门公子如今想做什么？

江玉道：“你教了我五大绝技，你告诉过我，叫我不要叫你师父。我以前以为，这是因为你要我为你办事，要我为你杀人，杀七大门派中人，杀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仇人。你要我杀人，我为了学艺，两人都为一利，所以才这么做。”

许重天缓缓道：“你说对了，我教了你五大绝技，你替我杀了人，杀了许多人。这便是交换。难道除了这些，还有别的什么吗？”

江玉一叹道：“不错。我以前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你这个人自私、孤傲，自以为是。你要我杀人，不是你不能杀人，不是你不屑于杀人，是因为你懒得动手杀人，你这个人像一只白鹤，除了自己的羽毛，什么都不爱。”

许重天静静地看着江玉，他不明白江玉何以敢这么对他讲话。江玉冷冷道：“我才

明白许不天为什么不跟你走了，因为你从来没真正关心过他，他从来也没有你这样一个哥哥。你眼看着他死了，却不去救他.....”

许重天飞身而上，又倏忽而退，只不过眨眼之间。叭叭——他打了江玉两个耳光。江玉的脸颊肿了起来。江玉嘿嘿冷笑。

“陆地神仙许重天对江门小子江玉打上两个耳光，也值得这么大张声势？你看不起我，待我像一条狗一样，让我为你杀人，为你杀人！可你却不想让我成为你的徒弟。你以为你有多高贵？你并不比许不天好，也比不上梅英好.....”

江玉情知许重天心高气傲，决不会饶过他，但他话一出口，便不吐不快，又怎么能顾及这些？反正最多也不过一死，就是死了，也要骂他一个痛快.....

许重天可以不动手不抬脚，就让他马上死掉。可许重天却脸色苍白，只是看着江玉，呆呆地望着他，没一点儿举动。江玉看到了一个失神的、怔怔无语的许重天。

好半天，许重天才轻轻一叹道：“江玉，江玉，你说得对。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走了。”

江玉见他怔怔不动，就转身而去渐渐消失了。

江玉要回家，他要回江南江门去。此时的江南，该是一片绿色了。江玉走得很苦。头发上满是灰尘，风尘仆仆的旅途让他劳累不堪。他的衣服破了，鞋子张开了嘴，他只想早一天回到江南。

但他只是走在一个小镇的街，就站住了。面前站着梅英，这是他现在再也不想见到的两个人之一。

梅英的话语很冷：“江公子想回家去么？”

江玉一叹：“对，我现在只想回家。”

梅英道：“我看江公子不必这么急着赶路，为什么不随我一起去峨嵋走走？”

江玉晒笑道：“真怪。有两个人逼我去峨嵋走一走了。我这个人没什么人缘，却有

两位大人物要我去那热闹会上一顾。”

“两个人？那个人是谁？”

“许重天。”

许重天也要江玉去峨嵋一会，让他去做什么？去证明杀死崆峒胡铭、淮阳曾怒、武当哭道人、少林圆痴的不是他梅英么？就为了这个，逼江玉去峨嵋一会么？

可江玉逃了出来，他显然并不愿意去对七大门派人说他自己杀了七大门派之中的人。

但梅英却不会放过他。

梅英道：“这一次连许重天也不会救你了。”

江玉凄然一笑：“江玉就是江玉，许重天是他许重天，我又何必要他来救？”

梅英一怔，随即冷笑：“好，好汉子！”

梅英拔剑出来，江玉亦拔剑出鞘。

他们二人在苦斗。剑光闪耀，人掠如烟。

斗了近百合，梅英的剑直指向江玉的咽喉。梅英恨恨道：“你不该杀死梅良，不该杀死那十三个人，也不该杀死樵夫一家，他们惹你了么？”

江玉闭目一笑：“没有。”

梅英道：“你滥杀无辜，是不是死而无怨。”

江玉一叹，手中的剑丢在了地上。

梅英冷笑道：“许重天是不是不会再来救你了，你这一次没救了，对不对？”

江玉不答，却问道：“你是不是俏梅山庄的梅英？”

“自然是。”

“你是不是俏梅山庄的瑛梅？”

“我是。”

江玉冷冷道：“如果你是梅英，你就该记住五月初十是你领我去了俏梅山庄，如果你是瑛梅，你应该记得你当初答应了我什么……”梅英一愣，他当然记得，她也当然记得，但现在一切都与过去不同了。她讲过的话作得数么？

江玉声音很沉：“你亲口答应我，只要我救梅英三次，你就嫁与我。”

她当时如此说，是因为江湖风波险恶，她怕梅英吃亏。但她知道她一辈子不会同这些江湖侠少成亲的。因为她不会让任何人救梅英三次。

江玉道：“我救了你三次。”

护梅英棺柩由天门派天苍头陀那里回关东，途中拦阻俞文仲开棺，是一次；在灵堂上，拦阻七大门派之人开棺验尸，又是一次；秘室之内，他不动手杀梅英，扬长而去，这是第三次。不只有三次，他还杀死崆峒胡铭，逼死淮阳门曾怒，那也是为了他梅英。

江玉肃然道：“瑛梅亲口许我，如果我救梅英三次，就可以与瑛梅成亲，对不对？”

梅英声音喑哑：“不错。”

江玉的声音变得柔和：“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还用剑逼着你的男人，为什么不过来对他温柔一些？”

梅英慢慢放下了剑。他已不能杀江玉，因为这个江玉救过他三次。瑛梅也不能杀死江玉，因为她许诺要嫁给这个江玉。

江玉的脸上浮起了笑意，笑中有快慰，有仇恨，也有邪心。

他为什么不把这个梅英带走，带他回江南江门？那时就是许重天再有神通，也只会七大门派面前没法儿交待，丢了面子。让孤傲而不可一世的许重天丢面子，岂不是比要他去死还难受？

江玉想到这里，竟开心地想笑起来。不管梅英对他如何，梅英对江玉总不能下手杀人了。不管瑛梅如何不情愿与他，她总要嫁与江玉。江玉笑道：“我风尘仆仆，正要赶回家去。我回江门，正愁这一年在外没收获，如果你同我回去，我岂不是会很有面子？

母亲也会乐，父亲也会乐，高兴有你这么一个绝世佳人做我的媳妇.....”

梅英道：“可你杀了我的人，杀死了十三个人，又杀了我的恩人樵夫一家.....”

江玉笑道：“这好办。是不是你答应婚事在先？”

梅英只好点头。

江玉笑道：“我带你回江门，你先成为我的媳妇，然后我们入洞房。一进洞房之后，你便可以杀我报仇了。”

梅英虽然狠，但他也不曾对江湖人食言。他后悔当初太轻率。

江玉道：“我不在乎江湖上的话，江家也是武林四大家之一，我父母也不会在乎江湖的传，你只要换上衣服，跟我走就是了。”两人僵在了当场。

江玉是不是存心想带他回江南？他是不是要逼梅英这一步？你说别人不把你当人看。好，就把你当人看，而且要娶你为妻，你看好不好？要你实践你自己的诺言，看你怎么做？梅英心中犯难，一个江玉，根本就不是他梅英心中来去萦绕的人，他不能去江门，他心中从来就没有这个江玉。但此一次江玉不是逼她杀她，不是害她污言秽语羞辱她，而是要娶她？她怎么办？

梅英长长吐一口气。

“我不能跟你去。”

江玉看着他，等他解释。

“我已经向许重天讲述了，我不愿做一个女人。再说，我心中也没有你。”

江玉嘴角有一丝冷笑，他不以为然，梅英这人同阴阳邪神许不天一样，同那个高傲无比的许重天一样，心中只有他自己。这种人又何尝有一刻时辰想到别人？

江玉嘲弄地问：“你心中又会有谁？”

梅英一叹，无限萧索：“唐琳，我心中人是个女人，唐琳，不是你。你可以杀了我，我答应过你救我三次，我就嫁你，如今不能嫁你，只好任由你杀了我.....”

梅英心中一阵酸楚，他心中有唐琳，可唐琳心中有他么？唐琳知道了他是个不男不女的狗东西，还会喜欢他么？

江玉提起了他的剑。

忽然有一个莹莹身影立在江玉面前。江玉手里的剑不动了。

“唐琳？”

“是我。”

这一声“是我”有无限伤情，有无限愁思，梅英一下怔了。

唐琳慢慢走在江玉面前：“江公子，你与瑛梅有婚姻之说？”

江玉一笑：“当然，你为什么不问她？”

唐琳嫣然一笑：“不用问，我相信你。”

江玉心中暗暗称奇，他想看看唐家九妹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解得了梅英这一场窘困。

唐琳道：“可我与他有婚姻之约。”说着自怀中掏出一只凤玉镯来，向江玉一示：

“你看，这是我与梅英公子的定情信物，这是瑛梅送与我的，是与梅英公子讲定的，而且我手中有一凤，梅公子手中有一龙。这该不假吧？”

江玉道：“不假。可你别忘了，你与梅英公子定亲，我是与瑛梅女侠定亲，我俩并没什么瓜葛！”

唐琳道：“好啊，既是这么说，你为什么不去禀报你父亲母亲，让他们同意你这门亲事，那时你再来议亲，再来娶瑛梅好不好？”江玉便冷冷道：“可据江玉所知，你要与这个梅英成亲，唐门之中也没有人同意这婚事。”

“江公子说错了，这门婚事我同意。”

一语既出，三人皆惊。

从树后又闪出来一人。唐门的大少奶奶！她身后站着唐黑与唐云。江玉真的无话可说了。

他看来今天决讨不到好处，既是如此，为什么不走？但他还是以进为退：“好，瑛梅，今天的事，我不会罢休，我回江门，一定要用江门全家的力量，出来找你，要你履行诺言，要你嫁我！”

江玉转身，把剑入鞘，默默走了。

唐琳站在大少奶奶面前。她如今再也不觉得大少奶奶可恨了。在她为梅郎争情时，是大少奶奶帮了她。大少奶奶为什么帮她，还是不因为她是蜀中唐门的人么？她无论如何，总是唐门老太太的心尖儿。大少奶奶冲唐琳笑：“你逛也逛够了，为什么还不回家？”

唐琳脸色绯红，她看看梅英，又看看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一笑：“梅少爷要去峨嵋与会，他不会同你回家的。”

唐琳笑道：“那好啊，大嫂为什么不同我们一起去峨嵋，然后再回蜀中？”

大少奶奶笑道：“又说疯话了，咱们唐门与这一次峨嵋之会也没什么大关系，咱们去那儿做什么？你记着，如果同梅公子去峨嵋，之后一定要回蜀中，回唐家堡，你再乱逛，老太太会气死了……”

唐琳只是笑，她好久没这么开心地笑了。

大少奶奶走了，唐云和唐黑也走了。只剩下了唐琳和梅英。

唐琳看梅英，这是一张熟面孔，也是一张生面孔。

梅英看唐琳，这女孩子像是很熟悉，似乎又是恍惚如梦。

两人一时不知说些什么话才好。

梅英先讲话：“你……好么？”

唐琳恨不能马上就痛哭。好什么好？她在那山洞里呆那么久，他一个人走了，一个人悄悄走了，把她留在那个山洞里，让她整天和那个老和尚，那幅魔画，那一堆骷髅在

一起。她虽然下山了，但又被带回了少林，又被带回了少林寺。就在她想尽心尽意帮梅英，也帮瑛梅时，她听笑丐说了那秘密。她百感交集，说什么？

梅英也沉吟，他明白了，她肯定知道了他的一切。江湖上风波这么大，她一定什么都知道了。

梅英喃喃自语道：“我不是骗你，我骗别人，但不想骗你。我真的喜欢你，不光是因为你帮我.....”

梅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唐琳怀里：“这东西，你留着，算我送你的念物。谢谢你，你又一次救了我.....”他转身走了。

他突然明白了，唐琳决不会成为他的妻子，看见唐琳那一双挚情的眼睛，他羞愧了，他不配得到唐琳的爱。他只好走开。他只好像阴阳邪神许不天，一辈子什么人也不爱，只爱他自己。

唐琳一看，梅英放在她怀里的，是那一只龙玉镯。龙凤玉石，契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唐琳看着龙凤玉石，忽然潜潜泪下。

“站住！”唐琳声泪俱下地一嘶吼。

梅英站住了。

唐琳走上去。她看着梅英，也就是看着瑛梅，不知说什么好。

梅英在等，唐琳泼在他身上的是刀子，是剑雨，他也得忍受。唐琳想不到她自己会问这么一句：“我救过你三次，你是不是得嫁给我？”

唐琳糊涂了么？梅英的眼睛瞪得很大，心跳得也很厉害。

他是不是也日思夜想过唐琳？他是不是也盼过让唐琳做他的妻子？但他不能不讲话。

“我不是男人。”这话很绝情，不是男人，让唐琳与他成什么亲？唐琳点点头：“我明白。”

“我不是女人。”这话也很难讲，不是女人，又怎么嫁人？

唐琳却也点点头：“我明白。”

梅英的眼里闪着泪花：“有人叫我‘不男不女的狗东西’……”他讲得很艰难，很吃力。他是不是在心中总有这羞辱的烙印？他是不是永远也不能忘记这耻辱的羞辱？

唐琳笑了：“我认得你，你是个人。”

这句话，说得没头没脑。但响在梅英心里，却像响了一声雷。这比樵夫和樵夫妻子那一句“你是个好人”更让梅英震动。

唐琳说他是个人，唐琳说他是个人！

唐琳的眼中有着泪水：“我喜欢梅英，我也喜欢瑛梅。”

梅英呆了。点梅喜欢梅英，许重天喜欢瑛梅，而唐琳却喜欢梅英，也喜欢瑛梅。这让梅英说什么好？

梅英走过去，他慢慢跪在唐琳面前：“唐琳，唐琳，我这样儿，也算是一个么？”

唐琳不讲话，只是抚着他的头。

大地是床，苍天为被，一轮下弦月为他们照明。

梅英躺在唐琳怀里，唐琳为他梳理头发，一根一根地梳，用纤纤玉手的那灵巧手指。

梅英体味着女人的温柔。他是不是这时才想到许不天的那句话，爱别人总比去杀人要好？

唐琳说道：“你自己一个人，总是把那事做为秘密藏在心里，不想让人知道么？”

梅英一叹：“我父母为了我，担忧得要死。父亲到处翻书，他想打听到一个方策，能治好我的病。他盼望我可以成为男孩。他死了，忧郁而死。死时他看着我，喊：英儿，英儿啊，造孽了么？造孽了么？母亲一句话也不讲，就那么看顾着我。她慢慢把家里的所有佣人都打发走了，她怕别人知道孩子的残缺，她也死了，她受不了这惊扰和恐惧……”

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伤心故事，一个残疾人的凄伤故事。

直到他遇到了阴阳邪神许不天。

他是偶然碰上许不天的。那一次他是梅英，他穿着男人的衣服。他有一个习惯，是他的手指.....

唐琳道：“我知道.....”

梅英有点诧异地看着唐琳，她是女孩儿，她是不是早知晓了梅英的心事？

唐琳用手指比划出梅英的习惯，他左手的中指同无名指有夹在一起动作的习惯。

他那天在酒楼时，就有这个习惯，他左手两指夹在一起捏杯，斟酒。他这动作自然，像他自己的呼吸一样，没什么可疑之处。

但他在下酒楼时，注意到了阴阳邪神许不天的目光，那是一种震惊，诧异的目光。他当时并不知道那个人就是江湖上人人惊惧的阴阳邪神许不天，他只是有些诧异，有些惊惧，那人看上去武功不错，而且相貌极为英俊，虽然苍白的脸上总是像有一种冷冷的嘲笑。那人一定是江湖上的武林高手。

梅英从酒楼走出，就向俏梅山庄走去。他走在路上，见到了酒楼上遇到了那个人。阴阳邪神许不天静静地坐在路上。

叭——一粒石子掷向梅英的面门。这石子飞势很急，直向他头上打来。梅英不及思索，左手一扬，就用拇指、中指、无名指一齐，把这粒石子捏住。这时，他仍是中指与无名指夹在一起的。

那人是不是想杀死他？他与那人无仇，也与江湖上的武林人无怨，好人为什么想杀他？

这时，那人站起身来，对他说道：“我是许不天。”梅英的心猛地乱跳，他当然知道这个许不天。这是江湖人人皆知的阴阳邪神。据传说，许不天可以是一个很俊俏的女人，在一个妓馆教坊呆上好久而不被人发觉。许不天又可以是一个潇洒豪客，在江湖上千金买醉，而没有人可以认得出他来。那些认出他是阴阳邪神的人都被他杀死了。他为什么

要找梅英？

阴阳邪神许不天道：“我是阴阳邪神，我刚刚只见了你在酒楼上喝酒，我看见了你这左手的中指与无名指夹在一起的习惯，我就来追你了。你不是一个女人？”

梅英心一沉，他是不是个女人，头一回有人问他这句话，而且问得这么奇怪。他不是女人，他怎么会对阴阳邪神许不天承认自己是女人？

阴阳邪神许不天道：“可你也不是男人。是不是？”

梅英好久没有说话，他为什么不敢向阴阳邪神许不天说他是男人？为什么不敢说？就说他是男人，许不天就会走开。让他快一点走开，他可是名扬天下的阴阳邪神.....

但梅英没有讲话。

阴阳邪神的脸色变得很激动，他上前来一抓。梅英尽力躲他，但怎样躲，也避不过许不天这极巧妙的一抓。许不天抓住了他。

“你是不是像我一样？你是不是像我一样？”

梅英挣了几下，挣不开。梅英哭了，他自己这么大的一个秘密，好久都没有任何人泄露，却不想被阴阳邪神一眼看破了。

许不天道：“好，你住在俏梅山庄，是不是？”

梅英点点头。

“带我去，我要去你那里。”

梅英不想把阴阳邪神带回山庄，他怕惹上麻烦：“不！”他态度很坚决。

许不天又一把抓住了他：“你记住，就凭你这点本事，你没法儿在江湖上混。像你这样的人更得记住这个。人家都唾弃你，骂你。你最好的办法是只要他一骂你，你就把他给宰了，让他再也不张开了那张臭嘴.....”许不天凶劲蛮悍，像一个粗野的蛮夫。

“走！”

梅英只好把许不天带进他的寝室，这是瑛梅的寝室。

“你住在这儿？”

梅英点点头。

许不天叹了一口气。“把门关好.....”

梅英把门关好。

许不天冷冷道：“脱下衣服，让我看看你长成个什么样子.....”梅英脸涨红了，他一向以为这身体是羞耻的，是邪恶的，是比世上的一切都邪恶的东西，他怎么能让许不天这一个外人看？

许不天冷冷说道：“你不愿意，是不是？上天造就你这么一个人，你愿意不愿意，又有什么办法？如果你不愿意，就看看我.....”许不天站了起来，他脸色很肃穆。他对他自己的身体也憎恶过，但他有时又对这身体执迷，上天造人时，为什么产生了疏忽，让他生成了一个既是男人又是女人的模样？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还是上天对他的馈赠？许不天如今已经在江湖上遍尝酸甜苦辣，他已经不再是憎恨或仇视或漠然对待他自己这奇异的身体了。

许不天在脱衣服。

梅英颓坐在椅子上：“不，不，你不能.....”他不愿意看许不天的身体，他怕看。

许不天不为所动。他就那样站在梅英面前，如同他刚刚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梅英不想看许不天，但又不能不看。许不天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上天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完美地造在他身上。这是不是玩笑？

许不天道：“你看见我了么？你的身体决不会比我的更奇怪。我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别人给了我多少痛苦，你如果也像我，我就可以帮你，我可以教你我的七大绝技，可以让你成江湖上的一流高手。那时，任何人都不敢再讥笑你。他们可以不尊重你，但他们没有法儿不尊重他们自己的生命。”

许不天就这样赤裸着站在他面前。许不天已经不再为自己的身体害羞。他是用什么

支撑他自己？自尊、自信？还是邪恶的念头，征服别人的野心？

梅英流泪了，他回身摁了床柱的一个旋钮，他的床轧轧闪向一边，他对许不天道：“跟我走！”

他走下了甬道。

许不天面不改色，只是回身抓起了他的衣服，跟梅英走下了甬道。打开石门，他们进了密室。

许不天坐了下来，他诧异地看着梅英。梅英的呼吸很沉重，他不敢抬头，喃喃如同自语：“我同你.....一样.....”

许不天站在他面前，为他脱下衣服。

梅英就也同初诞之日那样赤裸与许不天相对了。

他确实与许不天一样。

他比许不天年轻，他很美，一个男人的俊美和一个女人的绝世姿容都在他身上见到了。上天如果在混沌之初便造人如他，他便是人世之中最完美的人了。可惜不是，他如今是世上最大的残疾，一个美丽却让人惊惧的残疾。

梅英是女人，梅英终于像女人了，他呜呜咽咽地哭，哭得昏天黑地。他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楚？他是一个俊俏公子，他是一个绝世美人。他为什么不生成一个丑八怪男人，为什么不生成东施无盐那丑恶面容，做一个人见人惧的丑陋女人，那也算是个正常的人哪。

但他不能。

小时候，他时常疯子一样捶打他自己的身体，后来他无望了，越是捶打身体越结实。

他只是这淡漠日子中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怪人。

可如今他竟然知道了，世上有一个人和他一模一样。

许不天也很漂亮，只是比他年纪大些。

上天不只对他一个人开玩笑。

许不天的眼里有泪。他为梅英难受，梅英比他年纪轻，比他要多受许许多多的罪，而他，只有得到唐门的解药才能活下三年。他不让许重天管他，是因为他连这三年也不想活。

可现在看着梅英，许不天心中一震：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把这个梅英弄好，让他能好好活在这个世上。许不天为了梅英，才决定要服唐门的独门解药“笑人”……

唐琳看着梅英，她心中满是柔情。

她从现在起，要用她的柔情让梅英忘记他那些噩梦，让他成为一个快活的人，一个自信的男人。

这并不容易。

第十八章 魔劫

峨眉山，峰峦清秀，在这儿，可以见到峨嵋金顶的佛光，也可浴到峰巅林涛上的日出。

在山下，有一个眉山庵。都说眉山庵是峨嵋山的门楣，这是峨嵋派接待外来各派人的前山小庵，很清静，也很干净。

眉山庵来了七大门派的人。

来了天门派掌门人吴风，他带来了许多人，也来得最早。来了形意门掌门人钟离忌，他如今已经悟到了一种新的蛇鹤龙虎十八打绝技，形意门将在他手里发扬光大。也来了武当派掌门人玉真道人和武当派的笑道人、愁道人和十几个与俞文仲同一辈份的武当弟子。也来了少林方丈和以圆澄为首的八个达摩堂长老，他们也静静居住在峨嵋山眉山

庵。又来了峨嵋派的善因师太，崆峒派的护法云天鹤、雨天鹤兄弟，淮阳门的掌门人白毛苍鹰淳于威。

七大门派的人毕集于峨嵋山下，他们在等待着阴阳邪神梅英，等待着许重天到来。

他们忧心忡忡，因为面对着许重天，他们并无胜算。

还有许多江湖豪客、武林中人也来到峨嵋山下，他们不想误了这一次好时机，他们要看看七大门派如何同阴阳邪神梅英动手，看着七大门派同许重天如何较量。他们比要动手的七大门派还要兴奋。终于到了这一日。

七大门派人推少林方丈为首，依次是武当派掌门人玉真道人、峨嵋掌门人善因师太、淮阳门掌门人白毛苍鹰淳于威、形意门掌门人钟离忌、天门派掌门人吴风和崆峒护法云天鹤、雨天鹤兄弟，还有笑丐乐平。

他们站在山坡上，济济众众，很有威势。

从山坡这面走出来许重天，他仍然是那一袭月白长袍，仍是一副落寞神情，无可无不可地看着这七大门派之人，看着远远躲在一边的江湖豪客、武林人物，冷冷地哂笑，不置一词。

从山坡边走上来两个人，是梅英和唐琳。

很多人惊奇地注视着他们。

梅英不是阴阳邪神么？唐琳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她绝不会不知道这件事的，她为什么要跟这个不男不女的狗东西在一起？

梅英和唐琳是牵扯着手走上山坡来的。许重天回头看了看他们，也感到有些惊讶。

许重天对梅英道：“虽然已到了约定之日，但我仍可以带你回去，让你变成一个女人。你是不是想好了？不然，你可能会像不天一样，这一生只有仇恨与懊悔……”

梅英一笑，摇摇头。他就是一个阴阳邪神，他就是一个不男不女的狗东西，唐琳一样喜欢他，唐琳生死和他在一起，他还怕什么？他在以后那可怕的长长的寂寞人生路

上，已经有了一个心上人做伴了，他怕什么？

许重天对唐琳道：“唐姑娘，他……”他想告诉唐琳，让梅英这样去敌视世界，她会后悔的，她会什么也得不到，但他又不讲话了，他看到了唐琳那神采飞扬的脸色，他明白了唐琳的心思。

只要她喜欢梅英，梅英是男人是女人又有什么关系？

她认定要同梅英共生死，梅英这一生艰难也罢苦难也罢，她也决心同他一起承受。

许重天心中一震。他心中闪念：这个梅英是不是比不天幸福？他是不是会比不天更可以有一个幸运的未来？

许重天慢步而出。

他讲话声音极轻，只像是在喃喃自语，但这喃喃自语却像在对着这山坡上每一个人的耳边讲话，让所有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三月之约，是在关东与武当哭道人、少林圆痴大师订下的，许重天约定，三月之后在峨嵋山前眉山庵下，给七大门派一个了断。”

七大门派中人以少林方丈为首，都慢慢向前迈出了一步。

三年前，他们派出了七个人去剿杀阴阳邪神许不天，如今，这七个人都已经死了，他们是少林寺圆痴大师、武当山哭道人、峨嵋派不老尼姑秦越女、形意门天苍头陀、天门派掌门人印正羽、淮阳门大师兄曾怒、崆峒护法胡铭。如果细算起来，还应算上一个唐门掌门人唐老爷子。

少林方丈心证大师道：“许施主是方外高人，也来与七大门派了断此事，这足以让七大门派人宽怀放心，许施主必然会给七大门派一个公平的。”

许重天一笑，少林寺方丈心证大师是高僧，但这几句话也是给他许重天面子，天下人哪有谁敢不给许重天面的？

许重天笑道：“放心，有许重天在，一定给七大门派一个公平了断的机会。”

少林方丈心证大师道：“好！既然许施主已经这样说了，还请梅英站出来讲话。”

梅英松开了唐琳的手，他见到了唐琳的微笑。唐琳的笑在告诉他：不管武林中怎样众口汹汹，骂他是不男不女的狗东西，他也会有唐琳，有一双温暖纤巧的双手在等着他。

梅英走了过去，他要面对七大门派。

武当派玉真道人道：“梅英，我只想问你一句，天苍头陀、印掌门、不老尼姑是不是你杀的？”

梅英朗声而应：“是。”

玉真道人又问道：“崆峒胡铭、淮阳曾怒、武当哭道人、少林圆痴是不是你杀的？”

梅英道：“不是。”

淮阳门掌门人白毛苍鹰淳于威冷冷笑道：“不是你，又是谁？”梅英道：“我自然知道是谁，但我又何必要告诉你？”

白毛苍鹰淳于威冷笑道：“你不光杀我师兄，还从我淮阳门中劫走了我师嫂和师侄，这二人如今生死下落不明。你欠我淮阳门就有三条人命！”

梅英冷笑。他已经知道，世人污水，尽可泼来，许多时刻，竟连解释也容不得你。

武当派玉真道人道：“许重天，你是当今的世外高人，梅英与许不天作恶多端，杀死七大门派中人，七大门派中人与梅英仇怨，与你无关，还请你闪开，让七大门派与这个阴阳邪神梅英了断此事。”

许重天一笑道：“我曾答应圆痴、哭道人，在峨嵋一会中还他们一个瑛梅女侠，而不是原来的梅英。这事许重天没有做到。这原因并不是我医学无术，而是梅英他情愿自己了断此事。他情愿做阴阳邪神，他同你们之间有恩怨之争，同我许重天也有恩怨之争。不管梅英如何做，也不管你们七大门派如何想，梅英杀天苍头陀、印正羽、不老尼姑这三人，只应记在许不天的头上，是许不天杀死了他们，只不过假手梅英而已。许不天与你们江湖各大门派的恩怨，自然由他的亲哥哥来与你们了断。”

七大门派人都吃一惊，本以为这个梅英会听从许重天这一计，成为一个江湖女侠瑛

梅了。但他不去求此上策，反而执意仍然要做这阴阳邪神，他是不是疯了？他们也暗暗快意，他们也可以对梅英动手了。他们与梅英之间的仇恨，可以在此一战了结。

没人对许重天答话，谁都知道，要同许重天抵对，在今日天下，或许只有一个人可以办得到。

从七大门派之中，走出了天门派掌门人吴风。这是一个瘦瘦的汉子，一个在江湖各门派中均没什么威名的汉子。

但他是印正羽的弟子。杀师之仇，不可不报。

许重天看着这个年轻汉子，愣了半晌，才轻轻地吐了一个“好”字。他或许想过与七大门派人敌对，或许想过七大门派人会与他群殴，或许想过与名震武林的少林、武当掌门对敌，但决没想到会同这个天门派的掌门人的吴风动手。

许重天站得很直，他对这个敢于出手的天门派掌门人很是尊敬。吴风为自己套上了鹰爪。先向雁门双翅峰方向一跪，磕了九个头。这是辞祖之礼，也述他必死之心。

然后就拼命扑向许重天：“还我师父一命来！”

吴风的鹰爪功很凌厉。天门派用鹰爪功，是一种凌劲但小巧的功夫，多擅贴身近捕。

但吴风贴不近许重天去。他的鹰爪正要抓向许重天时，便有一股大力自许重天身上振出，使他鹰爪一阵颤抖，逼不下去。吴风知道，他无论使出多少招，都会被许重天的这内力震开。

吴风住手了：“你内力极强，我不是你的对手……”

许重天一笑：“我不用内力，你也伤不了我。”

吴风又一吼而上，鹰爪愈加疯狂。许重天这一次没用内力，只是轻闲起步，走起一种极怪的步势，在吴风的鹰爪之中走来走去，极为自如。

吴风停手了。他知道他没法儿再动手了。他又一叹：“师父，师父，我技不如人……”

吴风回手，倏地把鹰爪拍向自己的太阳穴。众豪之中一阵惊叫，但已来不及出手

拦他。

许重天向吴风低头肃然，十分敬重。

但吴风的双爪滞在太阳穴边，抓不下去。

吴风吼道：“许重天，许重天，你这混蛋，我自己要死干你什么事？”

许重天一叹，抬头看他：“不是我，是别人不让你死，我怎么会那么没趣，定要拦你去死？我敬你是条汉子，所以就没拦。拦你的是他！”

许重天一指。

在七大门派与许重天之间。草坡上站着两个人。两个和尚，一个满脸苦相的老僧，瘦得没了人形。但双目却很有神。另一个是达摩堂的首座圆痴。

圆痴没死。

梅英与唐琳一笑，他们知道圆痴没死。

老和尚自然是少室山中的欣悦长老，他对吴风道：“你要一死，天门派可以复仇么？”

吴风看看他，摇摇头。

老僧道：“那你为什么不回去，静等看七大门派与许重天了断？”

吴风无奈，只好快快退回。七大门派人欢欣鼓舞，有了欣悦长老，他们必操胜算。

武林人传，只有这欣悦长老与那许重天是绝世无敌的武林高人。欣悦长老默默注视着许重天。

许重天也看着欣悦长老。

都说他们是两座山峰，两座谁也摸不到顶的山峰。因为这样，他们就从来也不相逢。可今天，他们却相逢了。

许重天道：“你天天历魔劫，不知今生今世是不是可以过得了这场劫难？”

欣悦长老一笑道：“你一生超脱，想不到临了却又多欲了。”

一言一语，便道出了二人的疵瑕，二人都有可攻之弱处，自然难一分高低。

欣悦长老道：“你想杀人？”

许重天一笑：“人不杀我？我为什么杀人？”

欣悦长老道：“不天一死，孽缘应该也了却了。你为自己又沉溺于俗情，就难免动杀心了。”

许重天一笑道：“多说何益？为什么不动手？”

欣悦长老道：“好，圆痴，你退下。”

圆痴自退下去，与圆澄等师弟站在一边，侍立于心证方丈身后。欣悦长老与许重天将一战。

梅英与唐琳也退后了许多。

只有欣悦长才老与许重天对面而立，相距约有两丈左右。

许重天一笑道：“魔劫难，魔心难，一出一入易往还。我送大师死滋味，却渡人生两重天。”

说罢，许重天用袍袖一拂，出手点指，向欣悦长老面前的草坡上点了点。

劲风拂过，许重天点指的这一线绿草突然如至秋末，如遇冬霜，马上变成了一条枯黄。

众豪与七大门派人都暗暗吃惊，知道这许重天功力确实惊人。如果他用那点指指你一指，人岂不是要枯干失血而死。至此才有人相信当年许重天救许不天一点指点伤唐老爷子以至于不治这一武林风传。欣悦长老见眼前这一线枯草，也心中着实吃惊，许重天这阴风剑法确实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以指为剑，阴风过处，草枯人亡，不见锋镝，生命已死，这剑法怎不让人吃惊？

欣悦长老亦道：“生相难，死相难，一生一死不往还。我送重天一片绿，也知风吹又一年。”

说罢，欣悦长老的掌向前平推了推，一股大力涌去，涌向许重天点指处的这一片草

地。

刹时，草地上也生了怪异之事，在许重天点指处那一线枯草两边的绿草忽然都像被催逼过花信之期，一个个疯生疯长，转眼之间，那一丛丛草就长高了起来，这丛草滋蔓，就把那一线枯草埋了起来，两边人只见这绿草，而看不见枯草了。

七大门派与众豪客中就喝起雷鸣也似的一片彩来。

许重天道：“我有天下绝技，长老有少林经卷。我与长老相较，都是那一着一式，费力又不能分出高低，为什么不来一次生死较量？”

欣悦长老道：“好！”

两人都知道这生死之较讲的是什么。

从众豪客之中，弄来两杆长枪。两杆长枪便插在地上。

许重天从背上解下一个包袱，这是许不天死后他一直不离身的一个包袱。包袱里是许不天用他生命的最后那些时日织就的那一幅图画。

图画悬挂在那两杆枪上。这是一幅诡异无比的图画。

欣悦长老与许重天就坐在图画前。

两上人相距只有一臂远近，两人如果同时抬臂，欣悦长老的右手可以搭上许重天的左手。

许重天道：“欣悦，你还是认输算了。你这人虽经人世百年，但你心慧眼明，不翻而阅少林经书，不问而达天下事理，不练而习少林武籍，少林秘技七十被你全部练通研习，你一生如滔滔江河，顺畅无比。所以你苦于无魔无劫，你在崖洞里刻下这一幅画，想历劫难成佛心。可你忘了，那一幅画毕竟不是这幅画。这画是许不天的血凝成的，有魔心，亦有魔难。你那画其实只是你自己依样画下来的线罢了。你真看这画，你就要陷入魔劫，万载而不复了。以你如此一个有道高僧，退出此争，慢慢去参禅说佛，不难有一生进境，又何必在这里一日身溺，成万载不复之身呢？”

欣悦长老心中一惊。他明白许重天的话，许重天的话讲得不错。如果单是历劫讲身历磨难，欣悦长老这一生的定力也许不如少林方丈心证，不如少林寺达摩堂的圆痴、圆澄这几个高僧。他们一生多坎坷，多磨难，从劫难磨练之中得定力，得悟性。这是你欣悦所不曾有过的。佛给了他悟性，给了他智慧，却不给他磨难，百岁一生，顺顺畅畅，偏有此劫，此劫不过，就万劫不复了。他那些理性、智慧又在哪里？但他已是在弦之箭，不能退让。

欣悦长老面色微变，向许重天道：“你的话不错，你自以为自幼磨难，生生死死，几历魔劫。但你这人到了此时，却又生人欲，多杀心，不知不觉之间，你已经又入了魔道了。此画一展，你自己也难过此关。许不天此画用心血画出，难道你面对许不天的心血，就没一丝一毫心愧？你如果心愧，就也会堕入魔道，入万劫而不复了。”

许重天也心中一惊。他明白欣悦长老的话很对。他不能面对许不天无愧于心。

他很狷傲。他太爱惜自己了，像江玉所说的，他不愿他自己身上不清洁。他怕被许不天染上恶名，所以他早早从江湖退隐了，再也不在江湖上出现。他从来没关心过许不天，他只关心他自己。如果他带着许不天，让许不天心中快活，欢乐，许不天是不是还会成为人人憎恨的阴阳邪神？现在他面对许不天这张心血制成的画儿，是不是有愧于心？如果他有愧于心，或许也会像欣悦长老所说的，会堕入魔劫而万世不复？

这是一幅魔画。

七大门派人与众豪杰都抢一个方便座位，或坐于欣悦长老、许重天身后，或坐在这画的后面。一刹那，这山坡上就坐满了人。

这画是由堕入魔界而不再复返的许不天画出来的，他把他那一腔复仇的血，那一颗憎恨世界的心都织在了这幅画中。

画上的人体是男人，是女人？

那飘飘欲仙的飞天之姿在动，这是一个姿容绝世的女人在动，在飘渺之中展现她的

倩影丽姿。但她为什么和那个男人纠缠在一起？她为什么不挣开那男人可恶的躯体？但如果你细细地看那男人，便也知道那男人也极俊俏，而且那动作又似在用一招一式天下无敌的武功招数，这招式可以抵御天下的剑法，枪法，棍法，鞭法，掌法……那男人和女人为什么头颈都并联，他和她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男人和女人都那么俊俏，都是世上难觅的仙人模样，但他和她为什么是两颊边不出耳朵，却偏偏出了牙齿？只长牙齿在鬓边，而不生耳朵的人谁看见过？他和她的嘴上不生嘴巴，却生一只横生的耳朵，这是怎么一回事？

欣悦长老一叹道：“颊生齿，嘴生耳，邪恶，邪恶，就只为说这一个‘邪’字！”

许重天道：“口中生耳，只为听，不能向人言。听来入心，扎心。颊边生齿，听处却要用齿，所听来的，全是污言秽语……”

两人解许不天之心，是不是解得完全？

众人看那画上，吸血蝙蝠在飞，在蠕动，蝙蝠那薄薄的翼在抖，在空中扇出一股股死亡气息，像扑出一股股腐臭气味，弥漫于这草坡之上。血蝙蝠那小小鼠头上有一双豆眼，豆眼闪烁有光，扑下一滴滴含茹着的人血来。这血是从哪里吸来的？这血为什么这样浓，浓得有一股呕人的死味？

有人看着，已经眼看着那些吸血蝙蝠在眼前飞舞，看着血蝙蝠无声无息地飞入自己的头脑，在咯咯滋滋地吮吸头脑里的汁，在喝着自己的血，就突然哇地一声呕吐开了，便狂吐不止，先是呕吐食物，然后是呕吐苦水，最后便是吐血了。

人如长时呕血，便要吐血身亡了。但奇的是，明知道再看那画会很危险，却舍不得不看。

有人注目着那两人脚下的累累白骨。白骨成灰色，骨质像是很坚实的。但那骨骷髅之中却时时像散发出一种怪怪的磷火，磷火扑扑而来，化为星星点点，一点点扑入眼前。顿时让这些江湖豪客心如死灰，意如枯骨。他们眼睁睁望着这枯骨，心中忖念：何苦何

苦，人生努力，为这为那，忙忙碌碌？何不像这骷髅，安安静静，躺在地上，闪着磷火，嘲笑那匆忙，那算计，那诡计，那忧虑，岂不更好？

便有人在惦念：我的兵刃呢？为什么不自尽？为什么不自尽在这里，为什么不用我的兵刃杀死我自己？我要告诉周围这些人，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再要我忙忙碌碌地闯江湖，我不会再干了。我要休息，躺在这草坡之上。

他们一心只想自尽，只想自己杀死自己。

也有人在惦念那一左一右两处的太阳与月轮。

像淮阳门掌门人白毛鹰淳于威，他就在心中反复琢磨那一轮太阳和那半片月亮。太阳为什么那么晦暗？这倒像是父亲那天给曾师伯喝药时那太阳。父亲叫他去喊曾师伯回来喝茶，他就兴冲冲去喊了，曾师伯回来喝了茶，就倒下了，一边倒下还一边挣扎：

“你.....你下了毒.....从那天起，父亲就不教给曾怒师兄淮阳门的绝技了。我问过父亲，父亲冷笑道：你如果教会他，他就可以杀了你。你记住，我死之后，放曾怒在外面为淮阳门做事，每三年让他回来三日，让他与老婆孩子相聚，只准三日。而且曾家世世代代都不能传他们淮阳门的绝技.....当时自己答应了他。如今曾怒死了，师嫂不见了，师侄也不见了，她和他在哪里？他们会死么？月亮为什么血红，那月亮血红的一日，是不是淮阳门流血的一日？淮阳门被曾师侄杀上门来，他不知道从哪里学了些绝世的武招数，他杀人好快，一个个都杀死了，杀得淮阳门内血流成河.....”

白毛苍鹰淳于威喉咙里咯咯作响，他怕，他怕眼前这画，画上的女人像是他师嫂，画上男人像是他师侄，两个人浑身是血，直刺向他.....

白毛苍鹰淳于威从地上猛然跳起，口中厉声喊叫：“曾师伯，曾师伯，不是我毒死了你，不是我毒死了你！是我爹干的，是爹干的！曾师兄，嫂子和师侄走了，别回来，别回来杀我！别回来杀我！”

淳于威的两手如爪，在空中纵跳横飞，向空中那虚幻中的对手使出他那淮阳门的绝

技来，他身子一纵一纵，像一只大鸟，须臾便疯疯张张，奔下山坡而去。

淮阳门的人都连忙起身，去追他们那永远成为一个疯子的掌门人白毛苍鹰淳于威去了。

太阳沉下山去了。

月亮升起来了，恰恰是像那初七、初八时的上弦月。

像极了画上的那血红之月。

望着这画的人全都觉得这画上的月亮比那真月亮更好，更美，更真。

他们把火把放在画边，让火把映照着这画，他们仍然痴看这画。从这夜色中，挤挤地逼近了冥冥鬼气，挤挤地逼近了这些武林中人，逼近了这一幅画。这画不知不觉就与夜色连成了一道魔界。

众人的目光、神力已被这幅魔画吸去。

欣悦长老突然一叹道：“许重天，你背着这画走，你已经是满身鬼气了，你一心一意只想杀人，是不是？”

许重天慨然答道：“不错。我让江玉杀了崆峒胡铭，也让他逼死了淮阳门曾怒。我又让他杀死了武当派的哭道人，再让他杀少林的圆痴。圆痴不死，是天意……”

少林心证方丈的话显然功力不够，声音只是隐隐约约：“你为什么要杀七大门派中人？”

许重天冷笑：“你们也许不会明白，我只是为了一个人，为了梅英，为了让他答应我，回来做一个女人。我为了不天，苦心一生，知道如何让他变成女人，可不天死了。我不能再爱不天了。我喜欢这个瑛梅。如果你自己能生出一个女人来，你再爱她喜欢她，那情景一定是妙不可言……”

江湖豪客们听得许重天这一讲，心中明白他那计策，知道了他那心思。为了梅英，

为了让梅英变成瑛梅，他才入了魔界。许重天一入魔界，世人便受杀戮。

少林方丈心证不再讲话了，他已无力再讲话。

武当掌门玉真道人说道：“江玉学得了你的七大绝技了么？”

许重天一晒道：“什么绝技？只是我教不天对付那些世人的一些技法就是了。江玉学会了五种。这五种是：阴冥神功、莲花指、达摩十八剑、以掌化刀、摧心拳。”

江湖人士中就有人轻轻叹息，他把这五种绝技说成是一些对付世人的技法，这都是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江湖绝技啊。七大门派中人心中自忖：原来果真不是梅英杀死胡铭、曾怒这四个人的。

少林寺达摩堂道座圆痴大师此时也说道：“许重天所言不错，我确实是被江玉在背后施莲花指杀伤的。”圆痴心慈，不提他九死一生之事，只是轻轻说这么一句。

欣悦长老道：“许重天，许重天，你已入魔劫，为什么还不迷途知返？你苦苦求瑛梅，须知这世上没瑛梅，你苦苦求那心安，实是因为你对许不心愧，既是心愧，就该彻语，你为什么要这样杀人？不知道你再背这一图你就会堕入魔界么？”

许重天此时脸上也忽喜忽忧，他的双目也注视着那图画中的人物。他定力极高，不时的心中告诫自己：不要去看那画，不要去看那画。那画中人物只是不天自道心境，自陈心苦。你何必当真？但他的目光渐渐也被这画吸引住了——

不天，不天，你想说什么？你想告诉世人，男人女人本来就是一体么？这不对。如果我把这个瑛梅治好了，我就可以有一个女人在身边了，她有声音，有容貌。声音迷人，容貌也可人。为什么不可能有她？而且她就是你呀，你不是说我把你医好了，你就可以嫁我了么？你不是要这个瑛梅嫁我的么？那时我与她傲啸山水，徜徉于天地之间，该有多美……

许重天的眼中渐现凄迷之色。

他是不是从那男人女人的超群飘逸之中寻找到了他自己？他是不是在那男人妇人

的情境之中找到了他的期冀？

他为什么双目凝定，眼光凄迷，渐渐地进入那情境之中了？

欣悦长老亦不再讲话。

他从这图画中渐渐看出了形体，看出了动人形体。画面上的男人女人都那么栩栩如生，原来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呼吸有颜色有气味的人，他们却来自那个有色有形的世界，这个世界多怪，为什么不走进去？走进去时，他就可以彻悟，他就会成佛。到那时，他的魂魄就会升腾而去，剩下的遗蜕也会有几十粒上百粒舍利子，那是些闪闪发光的舍利子，舍利子里那些花纹是散状的，一个个美不胜收。那时，人人都会说前世最高明的大师就是欣悦大师。欣悦将是古今少林第一僧。

欣悦长老的目光也渐渐痴迷了，他也被自己那心思神念吸引了，他自己已渐渐走入魔境。

——欣悦，欣悦！别人再不会看轻你。他们会请你回寺，不让你再久久呆在那一个石洞里。你将在少林寺大经堂里说法。你将比方丈心证大师更善于说禅。你会对他们讲“动”，讲“不动”。你的禅宗比他们都高深。他们都会说道：历代方丈对欣悦祖师那待遇实在不公，少林寺高僧，非欣悦长老无他。

山坡上，渐渐升起一片晨曦。晨曦之中，火把闪闪，映着蓝光，让画面上如同闪动着一片片磷火。

随后，画面上像蒙上了一团团雾，那雾又淡又轻，似有似无，让人无法看清图画。这给那画涂了一层神秘的朦胧。

山坡上，已有许多人倒下了，昏迷了过去。他们有的口吐白沫，有的嘴角流血。有的已然昏迷，有的还在梦中谵语，不断地向人倾吐着心中久藏的秘密。

只有很少的人在坐着，他们在继续熬煎着他们自己。

许重天已然觉出，他的双腿有些沉重了。他知道了他执迷于画，就会堕入魔劫，他

不会再重新一无伤损地站起来了。他是不是要为不天付出代价，他是不是该懊悔他当初该好好看顾不天，让不天体味到一点亲情，一点爱心？

欣悦也有些身子沉重了，他像一直向那画走去，一直走入到画里面去了，他知道，他心一旦入画，他就再也不会复返了。

欣悦长老和许重天心思相同，他俩想抵御这画这境的诱惑，想站起来，想把手拉起来。如果他们二人手可以拉起来，他们一定会站起来。那时，他们会免受这一场灾难。山坡上的众武林豪杰、七大门派掌六人也会免去这一场灾难。

但他们不能，他们做不到了，他们已经无法伸出手去，把手拉在一起了。

梅英与唐琳始终在手拉着手。他们很吃惊山坡上这变化。

他们一开始还想着哪些人与他们有仇怨，哪些人与他们有恩情，但直至天明，他们已经看明白了，连欣悦长老和许重天都没有多少内力了，他们只是痴痴迷迷地看画，人像睡熟了一样，动也不动。梅英看画并无异状，因为他自己就是那画人。他是魔界中人？所以他并不动心？

唐琳是时时想入画，但被梅英拉住手，就心中也一心一意想那飞天之姿，心中波澜虽起，但并不痴迷。

他俩见许重天和欣悦长老那神色不对，就想冲过去救他们二人。但他们冲了几次，都被一股大力顶了回来，他们没法儿冲入那大力的涌浪之内。他们束手无策。

谁还会来拯救这些人？

扑通——从外面扔进来一个人，这是一具尸体。这是淮阳门掌门人白毛苍鹰淳于威的尸体。

没人注意这个。只有唐琳和梅英抬头看去。

他们看到了一群人，一群包围在众人外面的人。这些人都用血红血红的红纱罩在眼上。

唐琳惊叫了一声，她紧紧抓住了梅英的手。这些人是唐门的人，虽然他们有血纱罩面，但唐琳还是认出了他们。唐门之人倾巢而出。当先的一个女人飘然而上：“杀吧，杀啊，把这些傻瓜都杀了，江湖再也没什么七大门派了，只有咱们一家岂不是更好？那些各派掌门，送他们一枚‘铁相思刺’，好不好？”

这人是唐门的大少奶奶。

许重天和欣悦长老很焦急，但他们站不起身来。这些人之中，怕只有许重天同欣悦长老才是真正的不惧唐门暗器之毒的人。可现在，他们要一齐受难了。

他们互相望了一眼，又都从心中一叹：此劫难逃！

唐门的人都站在周围了，他们都眼蒙血纱，这是为了不看那画。他们都手戴鹿皮手套，这是为了向人发射出那些淬了毒的唐门暗器。他们手中已经握满了暗器，只等唐门的大少奶奶一声令下，就会把暗器射向众人。

山坡上，这些豪杰、各大门派之人命已危在旦夕。

忽然，响起了羌笛之声。

一辆车从山坡上缓缓驰来。拉车的竟是四匹白毛骆驼。

笛声嘹亮悠扬，像响在人们心中，在山坡上凝目看画的人心中都震响着这笛声，乐音飘飘摇摇，直荡入到人们心中去了。人们恍惚如梦醒，像刚刚从一场噩梦之中醒来，却没法恢复他们的力气。

这辆车一直驰到唐门大少奶奶面前。

这是一辆很奇异的车，车厢是一种极怪的色如鲜血一样的红木雕成的，那图案也不像是中原所常见的车前垂无数流苏，流苏都编成下垂的悬绦穗子，这些悬绦穗子中间似乎嵌有金属，车辆一走动起来，叮当作响，像是清澈笛声中有了琴韵在伴和。

笛声停止了。赶车的是头戴玄狐帽子的大汉，他把车帘挑开，从车慢慢走下来一个年轻人。

这人走到唐家大少奶奶面前。向大少奶奶一笑一揖道：“唐门掌门人，耶律重辉这里有礼了。”

唐家大少奶奶一惊。这个人不是中原人氏，他是谁？

只有梅英这时啊地一声惊叫，他抓住了唐琳的手。梅英认识，这是曾在五月初十来俏梅山庄求婚的那个辽国王子。

耶律重辉？他不是自称叫耶律思楚么？

唐门的大少奶奶冷冷一笑道：“你是不是来救这些人的？”

耶律重辉不是汉人，便不知讲话要委婉，直直说道：“不错，他们虽该有此劫，但也不至于死。望掌门人能收回成命，让唐门人都退后才是。”

唐黑就走向这个辽国王子。

耶律重辉道：“你是唐黑？唐门的第一暗器高手？”

唐黑阴沉着脸，点了点头。他的手里握着暗器，只要大少奶奶一声令下，他马上可以把这个耶律重辉的身体打成透眼筛子。

耶律重辉一笑道：“都说是唐门有一种暗器，叫做铁相思刺，相思入骨肉，不死不休，为什么不让我来领教领教？”他这是向唐门暗器挑战。

唐黑在冷笑，他不怕挑战，连武当山的哭道人、少林的圆痴都死伤在这铁相思刺下，这个辽国王子又有什么能耐避得铁相思刺？

谁想到，这个辽国王子竟然面含笑意，向唐黑伸手：“你送我一枚铁相思刺，我要看看它能不能毒死我。”

唐黑一惊，他回头望向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点头，她想要快，只要这辽国王子中毒，她就可以下手了。

唐黑递一枚铁相思刺与耶律重辉。耶律重辉接过这铁相思刺，仰天一叹道：“铁相思，铁相思，我不相思，你能奈我何？”回手一拍，竟把这一枚铁相思刺拍在肩头之上。

唐黑、唐云都心中一惊。大少奶奶笑了，她笑得很得意。

铁相思刺向耶律重辉的肩头里钻了钻，大概那尖刀在向肉里搅扎，可以听得那轻轻的嘶嘶响声。耶律重辉的肩头在流血。

大少奶奶冷笑道：“你大概还没尝过相思入骨肉这滋味吧？你的肩头要废了，除非用刀剑去剜肉剔骨，否则你怎么也拿不下来这枚铁相思刺的……”

耶律重辉一笑：“做这暗器的人，必定寿禄不永。我想你是唐门的大少奶奶吧，为什么不劝你的丈夫唐群，不要做这种暗器杀人？”大少奶奶冷笑道：“唐门暗器，奇绝天下。如今这些各大门派中人都要尝尝唐门暗器之毒了。在场的人，除了峨嵋一派之外，一律杀无赦！”

唐黑、唐云都扣暗器在手。唐门所有的人都扣暗器在手。

各大门派的人都想挣扎立起，奈他们沉溺太深，坐得太久了，一时还不恢复内力。但他们都持兵刃在手，他们怕唐门暗器，不想让唐门暗器沾在身上，他们不想死。

耶律重辉突然哈哈大笑：“铁相思，铁相思，这个名字不错，可惜心太毒了些……”他话刚说毕，手用力一拔，那一枚相思入骨肉，不死不休的铁相思刺竟被他用力拔出。

众人吃惊，但见这枚铁相思刺的前头，果然有九枚小小尖刀成星状向外旋出，平平贴入肉中，咬入骨里的尖刀没人能拔出来。可他耶律重辉怎么拔得出？

耶律重辉一笑道：“小小暗器，也显疯狂。如果欣悦长老不是此时要走火入魔，他哪会像我，他把你这些碎铜烂铁统统吃进肚里又有何妨？”耶律重辉谈笑之间，已用手指把这一枚铁相思刺捏成粉碎，一点点绿色粉末从他手中落在草地上，那些沾上粉末的绿草马上枯萎变黄。

大少奶奶脸色阴晴不定，她看看唐黑、唐云。她是想忖量唐云、唐黑是不是可以制得住这个耶律重辉。如果他们能制住这个辽国王子，唐门的人在转眼之间就可以把这天下各大门派人全都杀死。

唐云摇了摇头，唐黑低下了头。

耶律重辉道：“大少奶奶密室之夜，还是不要在这里讲起来的好。如果我是你，我就带唐门的人回去。杀死一个白毛苍鹰还不算大罪，如果想杀掉天下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和各派高手，你这罪可就大了。”大少奶奶脸色一红：“王子讲什么密室之夜，叫我可明白了。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

耶律重辉道：“我这话，死去的唐老爷子知道，在场的唐家人也明白，大少奶奶为什么还要问我？我只是劝大少奶奶退让，自回唐门，七大门派大约也不会一齐去找唐门的麻烦。你看这样好不好？”大少奶奶在沉吟。

耶律重辉突然道：“都为春情误，才把情意牵；拿来掌门送与汝，焉知重如山？总想回头向梦，梦里误说婵娟，不说德行，却说孽缘……”

他这话儿刚完，就见大少奶奶像被雷殛了一样，呆呆立在当场，神情恍惚，又像是有点痴迷，怔怔地看着耶律重辉，又惊又惧，竟然好半天一个字也吐不出。

她终于能讲话了：“你……你说什么？”

耶律重辉道：“你善用掌门人之权，别让唐门去跳火海刀山。须知人死也有魂灵，唐老爷子之灵未必会样样依你去做。”

大少奶奶一叹，她低下了头，说道：“多谢大辽王子。”回头向唐黑、唐云挥手，带着唐门的人走了。

山坡上一片静谧，笼罩着一片神秘。

耶律重辉向梅英和唐琳一笑，算是打了招呼。然后他身子一飘，坐到了欣悦长老和许重天前面，与他们二人对面而坐。他的身子正好遮住了那幅画，遮住了画中的男人躯体那一部分。

耶律重辉坐在欣悦长老与许重天面前，立即感到有一股绝大内力从二人身上涌出，这内力是扑向那幅画，是扑向那画中的人物与魔界。但如今这一股股涌来的内力被耶律

重辉拦住了，他勉力而行，才能够承受这极大压力，他用全身功力去抵御这涌来内力，口中却在笑道：“欣悦，欣悦，一生顺遂，一世无过。何必争竞，历代功过？你终是你，我终是我！”

欣悦长老正迷迷怔怔于他自身经历之中，纠缠不已的思虑让他心仙烦躁，此时一听耶律重辉所言，心中顿时一悟：你即是你，我即是我。你可以为方丈，自然有你做方丈道理，你为你所言，你为你所做。我做我的欣悦，又有何相干？

欣悦长老心中狂喜。顿时彻悟。

他之所以执著要入魔劫，也不是佛祖经百难而修身之意，他历魔劫是为了证实自己，为了向少林寺证实欣悦自己。他为什么要这么痴迷？佛无世相，便是万个世相了，他为什么不能参悟透这一玄机道理？天天枯坐石笋，百历魔劫，却是为了一个“看不透”？

欣悦长老顿悟，便身体渐渐内力收敛，脸上现出笑意，向耶律重辉合什一笑道：“但有菩提树，使我明镜台。何须问俗世，染未染尘埃？”

耶律重辉知道欣悦长老已悟，知道他这是在用五祖传六祖衣钵时口占一偈那旧故事，便也一笑道：“菩提心中树，明镜胸中台。不须问俗世，有无有尘埃。”

二人对面而礼，俱都一笑。

众豪杰虽不明他二人对话禅机，但只见这欣悦长老能一笑而起身，肃然立在耶律重辉身边，低头静立，不再言语。

许重天仍在努力看那画，他用力发动内功，想把耶律重辉抛开，好继续看那画。

耶律重辉对许重天一笑道：“许重天，许重天，你这一生最大的憾事是什么？”

许重天心中一震，他最大的憾事是什么？自然是许不天终于不治，终于被伤而死。

“不天之死。”

“你对许不天怎样？你对他好不好？”

许重天在凝神思索，他对许不天好不好？他对许不天好，他总想着许不天。可他对许不天也不好，他没治好许不天，让许不天死了，怎么能说他对许不天好？

耶律重辉一叹：“许不天对你好不好？”

许重天一惊，他从来没问自己这一件事。许不天对他好不好？许不天对他好不好？

当然好，许不天愿意一生变为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他，虽然这只能是疯话，但许不天如果真是变为一个女孩子，她是一定会天天缠着许重天的，她很依恋许重天，这没有错。

“不天对我很好。”

耶律重辉此时用尽全身力气，凝聚成一句话，他的声音在许重天的耳边震响：“错了，你错了。因为你错了，你才堕入这一场魔劫。”许重天此时在凝聚全身力量，他在想，我错了，我错了么？为什么说我错了？不天对我好，不天对我好，不天对我很好……许重天突然冷笑：“如果你再说不天的坏话，我一定要杀死你！”

耶律重辉道：“你答应过许不天，要为他治好病，让了成为一个女人。他本来受不了这世人的折磨，他早就想死了，但他没死，活下来了，他听你的许诺，等你。但你没办到这一点，最后，他被人伤了，已经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你才告诉他，你可以治好他。所以他恨你，他恨死了你……”

许重天呆呆而坐，喃喃自语：“不天恨我？不天会恨我么？不天，你恨我么？”

“他恨你。让他没了希望，他不会恨。等他要死了，你才给了他希望，但这晚了。所以他要让你也入魔劫，他才给了你这一幅画，让你一生一世，几生几世也要带着它。你自从带着它，就已经不由自主地入了魔界，你想杀人，派江玉杀人。你想娶梅英，想让他成你的妻子。这也是许不天的意思，他要你娶梅英，而仇恨的种子已经种在了梅英心里。你想不去杀人，梅英也不会不杀。那时，你只好又去沾染江湖血腥了……”

许重天突然一声厉吼：“你胡说！你胡说！不天，不天，你不会害我……”许重天昏

厥倒地。

耶律重辉上去，疾忙点了他的昏睡穴。

许重天沉沉昏睡，但他眼角仍有泪水，这是撕心裂肺的泪水。

耶律重辉又掏出那支笛子。这一回，他吹的是那一首“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扬曲调。在这笛子的欢声中，天是蓝的，草地一望无际，在如波如浪的绿草中间，可以见到雪白的羊群，可以见到滚动的马群和一簇簇的牛群。野草是香的，天地是辽阔的，只有悠扬的笛声……各大门派的人都在静静坐着，在这无血无尘的草原静谧中调匀内息，渐渐恢复自己的功力。

第十九章 再生

梅英和唐琳在等待。

石洞内，是耶律重辉和欣悦长老，他们正在为许重天疗伤。许重天病得很重。

本来他可以治愈，但他自己不调息不修持，每日只是静静躺在石床上，喃喃念叨着：“不天，不天，我送我这幅画，本来没什么恶意的，是不是？你说，对不对？”

他瘦得没了人形，只有两只眼睛睁得极大，瞪瞪地看着石洞顶。他再也不想看这一幅画了。

是不是他已经在心中认可了耶律重辉的那话，认定了许不天确实是用这一张画来害他，他才会这样衰毁自己？是不是他一向自信，认定他自己无论如何爱惜自己的羽毛，但毕竟还是为许不天做了许多事，可以为许不天献出生命，而最后知道他全然不会那样做，他才这么羞愧懊悔？

耶律重辉与欣悦长老想为他调息，为他输些内力。但许重天绝不接受，让他二人没

一丁点儿办法。

三天之后，许重天睁开了双眼，他对耶律重辉说道：“谢谢你。”耶律重辉凄伤地一笑，他不得不这样做。不这样做，许重天会怎样？他会入魔愈深。

许重天道：“我想见见唐琳。”

唐琳进去了，她慢慢跪在许重天面前。她跪拜许重天，是因为他救过梅英，救过她的梅郎。

许重天双目看她：“你不恨我？”

唐琳摇头。

“你喜欢他？”

唐琳点点头。

“他.....就这个样子，你也喜欢他？”

唐琳点头，很郑重地点头。

许重天一叹道：“他比不天幸运，他比不天幸运。”

许重天这一叹，是不是明白了他自己也不能像唐琳一样，喜欢一个不男不女的阴阳怪人？是不是也认识到他不如唐琳那样真挚，那样有勇气？唐琳是女人，女人喜欢一个人的躯体，要对它不畏惧不憎恶，才是真的喜欢。看来唐琳是真的喜欢。这个唐门的女孩儿，也是个怪女孩儿。许不天的一生不幸，是不是因为他没碰上这么一个怪女孩儿？

许重天一笑：“你出去吧，我愿你快活，像飞天那样快活。”

唐琳走出来了。她看见了梅英，她冲梅英笑，笑得粲然。

她很可爱。

梅英进了石洞。也跪在许重天面前。他告诉自己，不要记恨他，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要娶梅英，想要梅英做他的妻子，他爱梅英。许重天道：“唐琳爱你，比我更喜欢你。”

梅英轻轻点头：“我明白。”

许重天道：“有人真心爱你，你是个丑八怪也没什么关系。”

梅英又点点头。

许重天问道：“你还想不想变成一个人，一个女人你是不是愿意做的了，一个男人呢？”

梅英沉吟了一会儿，他是不是想变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想过，他真想过，他曾经想做一个好女人，那时他情愿做瑛梅。如今呢，他情愿做梅英，做一个让唐琳永远爱的梅英。但他不能求助于这个许重天，他恨许重天，恨许重天杀死了梅良等十三个人，杀死了点梅，杀死了樵夫一家。他恨许重天杀了他最亲近的人，他决不会让许重天为他医治身体。

许重天一叹，知他心意，但委婉说道：“天下之大，奇人颇多，但能医好你的病的人，大概只有我自己了。你是不是愿意让我帮你？”

梅英想了想，摇摇头。

他不愿意。

许重天的身体很差，他马上就不行了。他告诉耶律重辉、欣悦长老，他要见见七大门派的掌门人。

七大门派人俱在。许重天让欣悦长老、耶律重辉扶他起来，道：“七大门派与许不天之争，使江湖风波迭起。如今不天已死，我便要独力承担与七大门派之仇怨。现在我已快死了，请各位前来，如果诸位想到报仇，想到丧失门人或掌门人之辱，尽可以冲我报仇。从今之后，不必再去找梅英。梅英与七大门派无仇，他杀天苍头陀等三人，完全是为不天所做。这仇恨也当然归我。其余四派死人，皆是我命江玉所为。如今我在这里，各派掌门人或弟子都可来向我报仇，如果死在七大门派人之手，我也死而无憾了。”言罢，便挣开欣悦长老与耶律重辉，走下石床，缓缓坐在七大门派人面前。

七大门派人自然没有想到许重天会如此，他们惊呆了，痴痴地看着许重天。

他们应该向阴阳邪神许不天寻仇，应该向这个许重天寻仇。

但这是许重天，是江湖上武林中不可一世的许重天，他们怎么会有报仇的机会？许重天给了他们机会，他们怎么办？

天门派掌门人吴风缓缓走出，他向许重天一揖道：“天门派虽然同阴阳邪神为敌，但不曾与许重天为敌。既然你说你将代许不天受过，这杀师之仇自然是不可不报了。”说毕伸手出去，指变为勾，叭地搭在许重天胸前。

吴风咬牙，用力一扯，许重天衣襟尽裂，胸前被抓出五道血痕。吴风转身出洞而去。

形意门掌门钟离忌道：“既然你有此心，我也该为天苍头陀报仇。”他向许重天击去一掌。

许重天不以内力抵对，便猛地一咳，吐出血来。

形意六掌门钟离忌向许重天一揖道：“形意门从此与阴阳邪神许不天的仇怨一笔勾销。”他也慢慢走出石洞去。

峨嵋派善因师太合什道：“许施主一心向善，不老尼姑秦越女之死自是与他们不同，梅英与她一战，虽是正邪不同，却也是堂堂正正，我之报仇之心，也从许施主这里一并了却。”善因师太把拂尘轻轻扫在许重天肩头，然后转身出洞而去。

淮阳门的掌门人白毛苍鹰淳于威死了，淮阳门前来峨嵋赴会的便由白毛苍鹰淳于威的大弟子陆旗主事。陆旗站了起来，走至许重天面前，他看着许重天，心中明白淮阳门曾怒之死并不因为有了许重天或阴阳邪神许不天所致，所以，他只是向许重天默默施了一礼，转身便走出洞去。

崆峒护法云天鹤、雨天鹤兄弟走上来，两人朝许重天一揖道：“许前辈的胸襟开阔，让晚辈佩服，但胡护法为本派至好兄弟，无辜被杀，自然该一报此仇。”

说着，云天鹤、雨天鹤便都从肋下佩剑，要向许重天全力一击。欣悦长老、耶律重辉想上前去阻止，但被许重天用眼色止住。

云天鹤、雨天鹤是不是想要一击而杀，杀死许重天？谁杀死了许重天，在江湖上也算是石破天惊的一举了。

云天鹤、雨天鹤纵飞而起，直扑向许重天。这是两兄弟在江湖上成名绝技“鹤飞九霄”。

许重天闭上了双眼，静静等死。

双鹤分飞，又落在许重天身后。许重天觉头上一凉，便如飞雪纷纷飘落了他的长发。他的发髻被削落，长发垂飘，又被削去许多，飘落在他的胸前身后。

许重天仍一动不动。

云天鹤、雨天鹤兄弟朗声道：“崆峒与你许重天之仇怨，也从今日了却。”转身走出。

武当派玉真道人慢慢走到许重天面前，他瞅着许重天，慢慢说道：“杀死哭道人与少林圆痴的，不唯是你，亦由唐门。我见过哭道人的尸体，中毒在先，所以武当与你，也只是一击之仇。”

话一讲完，玉真道人倏忽出掌，击向许重天。这一掌击在许重天身上，透背而出，将许重天身后石壁打得哗哗坠落石屑。许重天也不由得变色。这掌力确实惊人。

玉真道人转身走出去。

少林方丈心证大师合什而礼道：“许施主，果然回心向善，一切孽缘皆当化解。你杀本寺圆痴大师，却也没使圆痴致死。如今许施主一心回头，老衲就向施主恭贺了。”

向回一引，把许重天又慢慢带回至原处。

少林方丈也转身出洞。

许重天睁开了眼，他的眼里闪着泪。不知这泪是悔恨，还是羞辱？他向耶律重辉、欣悦长老一笑，脸色顿时变得十分开朗，人也有了盈盈笑意。

“我去了。”

耶律重辉一笑：“好，好，该来时便来，该去时便去。”

欣悦长老道：“悟透了就去，只知今生残缺，不问来世完全。许重天，许重天，你该自去。你该自去了。”

许重天眼里有泪：“我去之后，还望大师与王子来看我，待我初生之日，却也能沐佛光，知今世……”

欣悦长老道：“好，好，老僧一定来。”

耶律重辉也笑：“我也来，我也来，你看好不好？”

此时，正是深夜。漫天星斗时。

唐群从他那密室走出，他要回他的屋子里去，他屋子里有一个娇妻，一个身为唐门掌门人的娇妻。

他想，他不该太早回去，或许此时她还没有睡。他希望能等她睡着以后再回去，悄悄地偎在床脚睡上一觉就是了。

他推门进了。却看见了一个凌乱的屋子，大少奶奶斜倚在床边，肩头流血，黑血淹红血。她肩头上插了一支铁相思刺。

唐群忙扑上去，他想拔，但枉自用力，拔不出。

他去抓解毒之药“笑人”，但他撬不开大少奶奶的嘴。大少奶奶咬紧牙关，仿佛想带走一腔心事。

她右手攥紧了，攥紧的手里有一粒解药“笑人”。

她是不是把那一枚铁相思刺拍在了自己肩头，然后就去抓“笑人”？为什么她抓到了“笑人”，却不吃药，只是把它紧紧握在手里？她改变了主意，还是来不及把这粒“笑人”吃下去？

唐群的身子在颤抖，脸上热泪双流。他念叨着：“其实，你不必死。你何必要死？你为什么要死？该死的是老爷子，他该死一千回一百回。你何必要死？你……你……”

他去抚摸这个死去的女人，把她抱好，放在床上。他为她理好头发，一点点梳齐她

的头发，就又把她的衣服扯平，然后呆呆地看了她半晌，才轻轻叹一口气，走出门去。

唐群站在了老太太面前。老太太正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忍受寂寞。因为她是老人，老人必然会寂寞，即便是白天整天有人前后簇拥说闲扯闷儿，晚上，还是得一个人认认真真地体味寂寞。

她用她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望着唐群，目光中是怜悯，也是同情。唐群的日子很不幸，他的不幸是由他娶了那个峨嵋派的心瑟姑娘后就有的。

老太太轻轻一叹：“你为什么不去睡？”

唐群道：“我睡不着。”

老太太的话很慢：“我已经告诉了唐云，他为你准备了两样，你就不寂寞了。”

唐群看着老太太，不讲话。

老太太觉出了异样：“你怎么啦？你想说什么？最好你什么也不说，回去睡觉。”

唐群的声音很低沉：“她死了。”

老太太陡然站起来了，她的脸上有了光彩。

唐群道：“你不用再盯着她了，她死了。”

唐群讲完了这一句话，就向外走，他要回他自己的屋子里去。唐群坐在屋里，把帷幔放好，然后来到窗前。窗外，是漫漫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唐群点亮了一盏鲜红的芙蓉灯，把这盏灯放在窗口。然后他又吹熄了灯，坐在暗中静静等待着。

楼下响起了脚步声，脚步声很轻，很犹豫，也有些踌躇，慢慢地上了楼。

这是个男人。他喘息声很粗，一个一心一意想着女人的男人。他慢慢摸向床边，摸到了女人，摸到了一动不动的妇人。

女人有时愿意一动不动去体味快活与温柔。她是不是在这样寻求快活？

只是唐黑的身子僵住了，他摸到了肩头的那枚铁相思刺，摸到了鲜血。他慢慢站起

身子，让心悬着，身体一点点转过来。

唰唰唰，从角落里飞过去一点点弧光。这是带光的火线。火线飞至灯烛上，便点起了蜡烛。屋子里变得很亮。

唐群坐在屋角落里，目光孤凄，没有一点热度，他的身体很懒散，人像散了骨架。他看着床前这人道：“唐黑，她死了，不是她用芙蓉灯唤你，是我。我想，她一个人死了，太寂寞。”

唐黑道：“你想怎么样？”他已经转过来了，身子正对着唐群。

他想起他是唐门的第一暗器高手，不怕别人。

唐群笑了，笑得凄凉：“既然你总是对她说那些山盟海誓的情话，你就该同她一起死。”唐群的脸一变，变得有些恶毒：“可惜你们生能同枕，但死不能同穴了。”

唐黑戴鹿皮手套，他不想死，他要用暗器救他自己。他很有信心，因为他是唐门的第一暗器高手。

他抓起了铁相思刺扎入唐群的身内，是不是也一样相思入骨肉，不死不休？

唐群缓缓地站了起来，他没戴手套，他甚至都没带那些淬毒的暗器。

唐黑没一点儿迟缓，他一扬手，十八枚暗器飞向唐群。这是一招“十八星宿下凡来”！

暗器飞向唐群，一枚枚或上或下，或直或斜，直嘶嘶吼叫着，向唐群吼叫着，呼唤死亡。

唐群不动。

暗器都到了唐群眼前。

唐群的手动了，他像螳螂捕蝉，左右手一捏一拈，便将这些暗器一一拿在手里，最后回手一捏，拿住了那一枚铁相思刺。

唐黑惊呆了。他从来没见过唐门人会有这种怪异的身法。

唐群道：“你不知道这铁相思刺另有一种用法。”

唐群把铁相思刺向墙上一摠前头花蕊般探出九片刀尖。唐群用手指去拈刀尖，让前头在后，把这一枚铁相思刺掷向唐黑。

这一枚铁相思刺很快，飞得比平常暗器快上几倍。

唐黑一转念间，这一枚器已经射在肩上。入肩后，暗器后九片刀尖仍旋飞不已，使这一枚暗器飞转，瞬间就刺入唐黑骨内。

唐群道：“这才是真正的入骨入肉，不死不休！”

唐黑看着唐群：“你才是唐门的第一……高……手。”

唐黑死了。

唐群讲话了，对着只有两个死人的屋子讲话：“唐云，你站出来！”他是不是看花了眼？他为什么要对着灯火闪烁的幽静屋子，喊起唐云来？

就真有了个鬼魅似的人影，站在了他面前。果真是那个袖口绽线的瘦汉子唐云。

唐群凄笑道：“你把唐黑背出去，把他放在花园里，就可以去告诉老太太了。你告诉她，说是我杀了唐黑。”

唐云的声音很冷淡：“我为什么要背他？”

唐群道：“你不背他，我就杀了你？”

唐云是唐群的亲弟弟，他眼盯着唐云，好半天才明白如果他不背唐黑，唐群真会杀死他。唐云抓起唐黑，背着他就走。

唐群在冷笑。他先把那一盏被大少奶奶用来召唤唐黑度销魂之夜用的芙蓉灯扔掉，把它狠狠掷下楼去，芙蓉灯在楼下焚烧，好久方熄。群又坐在床边，静静地痴看着大少奶奶：“心瑟心瑟，既是心中之瑟，又何必要有什么声音？心中之瑟，是不是不会有什么响声？你何必要在那一次站出来向老爷子说那么多话？”

唐群把一枚铁相思刺扎入他自己心窝，然后慢慢躺下。

毒性发作时，他狠狠搂着心瑟，死了过去。

梅英和唐琳手扯着手，来到欣悦长老和耶律重辉面前。他们心中很坦荡，虽然知道自己今后的日子很艰难。但他们准备相依为命，准备被世人诅咒，他们有了两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孤苦伶仃更好些。耶律重辉道：“梅公子，请原谅五月初十那天的唐突。如果我自报姓名叫耶律重辉，说不定公子就会认出我来，所以我只好说我是耶律思楚。”

梅英一笑，他提起那事儿，也有些羞赧。

耶律重辉道：“梅公子以为你这样与唐女侠浪迹天涯，就已经人生得意了么？”

梅英一笑不语，他有了唐琳，又复何求？

欣悦长老道：“梅英，梅英，你这人毕竟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你现今同唐琳一起，你就不想变一变你自己么？”

梅英看着欣悦长老。他怎么变？做一个男人？点梅希望他是一个男人，如今这唐琳也希望他是一个男人。

欣悦长老同耶律重辉两人手执一张绸帛，同向墙上用力一掷，墙上便又悬挂起那张魔画来了。

欣悦长老道：“画有魔意，是因为人有入魔之心。你不入魔，谁又能让你走入魔境？也许许不天并未有害人之心，但人生邪念，这画便可害人了。”

梅英和唐琳看着这画，不知欣悦长老与辽国王子耶律重辉是什么意思。他们还要梅英参悟这画么？

欣悦长老道：“唐琳，唐琳，飞天之姿，本是痴人说梦，世人以为女人，最美之容，也不过是像这飞天之翔，雍容俊美，潇洒至极，你为什么不学学她，也做一飞天之姿？”

唐琳心中一震，她想起了欣悦长老在少室山石洞内对她讲过的话，欣悦长老说到，梅英历劫，是不是可能过去，也要看她，难道这飞天之姿至为重要么？如果是那样，她是不是要尽力而为，学好雍容，仿那俊美，做那飘逸？

唐琳心中一动，内力便向上提引，人虚虚地在石洞壁前来回飞绕。美哉，飞天！

梅英看着唐琳的俊美身姿，不由得看呆了。世人无福缘，便从来也不曾见过女人像蝴蝶，像鹤一样翩翩乎来去，飞来飞去的女人那肢体，那神态，那心境都尤为神奇，让人目驰神奇。梅英此时就不再顾画，而专去看唐琳那翩翩美姿。

耶律重辉也身姿一飘，随同唐琳，在她身前后飞旋。这是一幅极美的男女嬉戏图。但这图中的男女是神而不是人。世人有几个可以达到耶律重辉和唐琳这境界？

欣悦长老道：“梅英，梅英，你是男人，你是男人，你该去同唐琳傲啸山水，遨游五洲，你该同她形影相亲，肌肤相近的，对不对？”梅英看着唐琳与耶律重辉飞在一起，心中突然一阵阵难过，耶律重辉是男人，而且是一个很出色的男人，他同唐琳齐飞翔止，却像是一对珠联璧合之人。他梅英，能算是一个好男人么？

他不能。

耶律重辉突然落下，将两手从梅英腰间一提，把他向唐琳飞处掷去，梅英便在中无形之中和唐琳做飞天之翔。

梅英本来以为他自己的幽冥神功和赤阳神功之力并不能使他像唐琳一样来去自如，他认定他身子狼，飞来飞去也会十分不雅。但他飞在空中，才知道女人与男人在一起那和谐，那奇妙。这是空中，是无左无右无前无后无上无下的空间，唐琳那美妙肢体那婀娜飞姿都让他惊讶不已，让他体味到做人从来也不曾体味到的激动与欢乐。他是男人，他从唐琳那俯仰承接中嗅到了她的呼吸，他的飞天之姿也渐渐与唐琳和谐。他渐渐如入无人之境。他只能看见唐琳。他与唐琳在山洞内飞翔回旋，无时无境，无人无己。

欣悦长老和耶律重辉都凝神正坐，以意控力，在助他飞翔。

他是不是成为了画中的那个男人？

他是不是和唐琳在一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时才能织成这一幅画？

他猛然落地。

他静静地站在欣悦长老、耶律重辉面前。眼光很亮：“我要做一个男人，我要做一

个男人。”

耶律重辉和欣悦长老一笑。

天已暮春，在北方，也正在绿草丛丛，暖气流地的日子。

小巷里走来了四个人，欣悦长老辽国王子耶律重辉、梅英公子和唐琳九妹。

梅英已经是一个男人了，他再也不是不男不女的狗东西了。许重天留与耶律重辉和欣悦长老的那奇妙仙方果然灵验，梅英在许重天那石洞里，用那热泉和寒冰石块终于把自己变成了男人。他身上已没了一点儿女人的痕迹。

过去的瑛梅是不是一场梦？

现在，唐琳天天扯着他的手，天天在他耳边叫“梅郎”。

梅英只是浅浅一笑。他那脸色有些苍白，仍有一丝丝的羞涩。这是唐琳说的最后那一点儿的“女人气儿”。唐琳又蜜语绵绵，告诉他她喜欢这一点儿“女人气儿”，为这一点女人气儿她快活得要醉。既然唐琳喜欢，他又何必顾它？

四个人来到奉天府成家。

成浩雷，奉天府豪客，天下富豪，擅使一双花枪，花枪联而变长，断而为双，是天下闻名的好汉。

成府很大，府门豪客，一派帝王将相侯门世家气势。

欣悦长老上前道：“请通告一声，就说方外之人前来，要赴成府公子汤饼会的。”

成府家丁一愣：公子汤饼会已过三天，这四人又来做什么？莫不是来扰府上，混吃混喝的人不成？但一看这老僧，心中暗暗吃惊，这人骨瘦如柴，样子似乎给风一吹就倒地不起，他如何敢惹这个老僧？如果他死在成府门口，岂不成了天大罪过。

家丁又一看老僧身后这三个人，又不由得心里暗暗一声喝彩。这三个人生得好。一个是昂昂臧臧的七尺汉子，宽额高隼，眼凹额突，分明是辽国人氏，那神态举止却十分雍容有礼，像是高贵人物。这一对跟在身后的男人女人却生得好，简直像是从画上下来

的。男的俊俏丰朗，妇的飘逸婀娜，两个人手扯着手，都对着家丁笑。

家丁虽然心中打鼓，却也不敢把这四个人放进去，他沉吟道：“汤饼会已过，又不知几位与老爷有什么交情，如几位与老爷有交情，请告诉小人，让小人向老爷禀报，好让老爷来接各位。”

耶律重辉笑道：“我们与你们老爷素昧平生，倒是与你少爷是世交好友。”

家丁愕然，他望着耶律重辉，说道：“这位公子说笑了，我家老爷有五个女儿，只有一个公子，公子三天前才满月，你怎么会同我家公子是世交？”

欣悦长老笑道：“是世交，是世交，这绝对没错。也是好友，是好友，这也没错。既是世交好友，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家丁瞠目，这四个人是不是要找成府的麻烦？他想飞身入内禀报老爷，让老爷决断此事。正犹豫间，就听得一声低喝：“成三，这里是怎么回事？”

来人是成府老爷双枪成浩雷。

他向这四人望去，四个人都很怪：一个离阴世不远的老僧，一个显然非我华夏华裔的胡人，一对郎才女貌的璧人。

他们要做什么？与初生一个月的儿子是世交？是不是要调笑他？

但成浩雷是江湖豪客，自然明白江湖规矩，他向欣悦长老、耶律重辉施礼，又向梅英唐琳施礼，然后说道：“不知四位驾到，有什么吩咐？还请长老和公子通名，也好让成某知道接纳的是什么贵宾。”欣悦一笑道：“少林寺中僧，欣悦。”

成浩雷一怔：“难道是天下陆地神仙欣悦长老？”

“正是。”

成浩雷一揖，这一揖是又惊又喜。

耶律重辉道：“大辽王子，耶律重辉。”

成浩雷眼中有惊喜之色：“王子是辽国第一高人，怎么也有幸来我舍下？”

他又去行礼，再看梅英二人。

耶律重辉说道：“他二位是梅英公子、唐琳九妹。”

成浩雷忙又一揖。这三年之内，江湖之人，谁不知梅英唐琳？

成老爷喜出望外。他快活极了，能见到这些武林奇人，岂不是缘份？但他很诧异，世外高人绝不玩笑，但为什么么要说是与他才一个月的儿子是世交好友？

成家公子被抱了出来。是一个好孩子。小手在比比划划，一双眼睛很明亮。

“叫什么名字？”

“成重。老成持重之重。”

欣悦长老道：“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叫成重天？”

成浩雷一愣。武林之中，与欣悦长老齐名的另一个陆地神仙就叫许重天。他儿子为什么叫重天，这好么？何况姓成，叫重天也不合适。但欣悦长老是陆地神仙，他说叫重天，自有其道理，就叫重天也好。

耶律重辉也笑：“好，重天，重天。”

梅英二人也点头微笑。

欣悦长老笑着，逗这小小孩儿：“重天，重天，我们答应，一定来看你，是不是很守信用？”

那孩子看着欣悦长老，竟然能点点头，连连点三次头。

成浩雷惊呆了。

梅英和唐琳逗弄孩子。

这孩子是许重天么？是，分明他是一个许重天。但他又不是，只是一双眼睛亮如漆的一月余的娃娃儿。

这时，那孩子突然左手伸出，向梅英挥动。那左手三指不动，只有中指与无名指夹在一起，向梅英勾动。

梅英和欣悦长老、耶律王子、唐琳，还有成浩雷都听到了这孩子出生之后吐出的第一个字：“梅……梅……梅……”

梅英笑了，唐琳笑了，欣悦长老也笑，耶律王子也笑。

（全书完，1993 年第一版，1997 年第二版，2006 年修改毕）